



方望溪先生全集

二



附琴各家鈔輯遺文序跋

傳貴刻外集跋

先曾祖侍郎公望溪文鈔數十卷賣出門人王兆符程
 崑所編集其書之行於海內固已久矣傳貴幼時則見
 家藏遺文十餘篇不載於集及長遊歷四方見有先公
 手跡遺篇必弔產質物期購得乃己今所收者蓋數十
 篇矣恐久而散失謹問序於當世名人而雕板行世或
 疑集外之文必當時先公所交棄是不盡然今集外與
 張相國論澤望事宜篇手書具在而先公以為緊要之
 文自跋其後然則集所不載者蓋有當時不欲遽出以
 待後人之意不盡先公所交棄也惟家藏于忠肅論則
 文鈔所已刻其書韓文一篇文亦具刻於文鈔第彼題
 云書祭裴太常文後云耳又考文鈔有答友書云家諭
 為賢尊作表志或家傳賢尊惟以某事屈廷議云云今
 家藏文作與喬介夫書稱其父為賢尊侍講公而所謂
 某事者則謂開海口始末而侍講奏對車邏河有回不
 可之奏議也然其下文則不殊矣凡此者今率不更刊
 而但著其同異如此當王程編集時文自為篇不用古
 人刻書首尾相銜之法恐編後復有所增加也今傳貴
 意亦正然故刻書仍用其體焉嘉慶十七年冬十一月
 會孫傳貴謹跋

此刻五十二篇內有書符節婦
 即前集與蔣相國論澤望書蓋一時未檢對耳又傳
 君墓誌銘王彥孝妻墓附已刻前集傳貴所藏本蓋缺

此二文性與喬介夫書即前集答友書是
 跋自言凡此類率不更刊而又刊入也

邵鈔奏議序

望溪先生奏議十九篇白桐城桂林方氏家譜鈔出惟
 江南閩廣積貯議一篇先生曾孫傳貴刻集外文有之
 而題目刪去讀字餘十八篇皆前後刻所不載昔按奏
 議既載人家譜傳貴不應不見而續刻未收豈以文有
 未工而屏之不使與諸用意之作相開闢與然自古奏
 議之體皆取明白剴切不矜琢鍊之工觀韓歐諸家集
 所錄奏劄類俱較雜作稍似放筆為之蓋體裁不得不
 爾而骨氣故在識者自能辨察且建白國家大計忠君
 愛國之意溢露言表足以規儒者之實用胡可廢也上
 元縣志稱先生當官敷奏俱關國計民瘼今觀請定經
 制等劄子煌煌鉅篇乃經國遠謀足與斬文襄公生財
 裕餉諸疏並垂餘亦直抒所見不寫一字詭隨生平端
 方嚴謨之概可以想見曩嘗病望溪集獨闕奏議一體
 今喜得而錄之他日當益搜先生遺文重刻以惠學者
 庶表區區私淑之志云道光丁酉九月三日仁和邵誌
 辰記

鈞衡曰邵鈔奏議吾鄉方伯已刻入龍服書
 起人才一疏煌煌大文不知方譜何以失載今以配經
 制劄子分冠二卷之首而各以類從又成先生敘交
 文內言朱相國稱子所吉三事及九篇之書吾未嘗
 一日忘則先生所議尚不惟屯田苗編等文已也

王鈔逸文序

余舊有望溪先生集為其門人王兆符程崑所編凡二

百五十九篇壽州呂君敬甫所有較多百廿二篇其外集五十二篇刊於先生之曾孫傳貴敬甫亦有之昨歲敬甫得初刻本於江甯書肆出以示余則余所無者幾半焉敬甫未見者則有六十四篇而劄奏之文居多敬甫檢其已有者贈余余更鈔集之曰望溪文補遺則百廿二篇也曰望溪逸文則六十四篇也外集則亦鈔之而仍其名并附於原書之後而倍之得十二册吾不知已刻而復刪已編而復減者出自先生之心否又不知外集之拾遺而補闕有當於先生之心否書此聊志是書之由來云爾道光庚子七夕後二日太倉後學王寶仁識於六安學署鈔衡日二百五十九篇之本初刻本所得近稿者也多百二十二篇之本程氏增刻者也增刻本多寡又微有不同近日坊間所行無是此本王君稱曰敬甫得初刻本於江甯書肆呂本不可見觀王鈔本內夾裝呂贈刻文數十首乃初印本上有朱墨筆校正為字且有加鈔云此板撤去者詳加參對乃知呂氏所得非初刻本蓋程氏增刻初印本也世雖不見然則王君所謂逸文六十四篇皆程氏所已刻而傳貴所刻之文亦開有程氏已刻者是則海內之士所未聞也

恩露鈔遺文跋

先侍郎公遺文百餘篇先曾王父厚堂公所手輯也會王父跋識其尾謂奏劄之文前曾鐫板未編入集以當日所奏均發九卿議其中有行有不行議而不行同時諸公率多齟齬不合文出恐觸所忌將俟遲之又久而後入集而其板旋廢其雜著遺稿數十篇則得之家藏

廢麗蓋先公所刪汰而亦有散佚於四方者恩露嘗展讀之每釋一篇覺義理充足於中悉能闡明聖賢立身經世之道足以垂範來學每思補刊艱於力之不逮而此志固未嘗一日或去諸懷今年春吾桐戴君存莊重刊全集而搜羅遺文蘇君厚子以書來告戴君所為自是藝林公事而為人後者當之有感激於中而不知所云者矣敢不悉出所藏俾世之景仰先公者爭覩為快邪因取家藏遺稿錄出若干篇以寄閱來書凡已得者不復錄恩露反復紬繹是皆確為先公之文無疑蘇戴二君最深於先公之文其自為搜致者必能辨真偽嚴去取也先是從大父勤之公外集之刊皆經姚姬傳先生手訂二君紹先賢之志事知有後先同揆者矣謹書數言於簡末以慙小子之有志未逮而感戴君之古誼有足多焉咸豐元年夏四月來孫恩露謹識

蘇跋

惇元壯時讀望溪先生文集遂篤嗜之購得新印本其闕有前已刻而新本刪去者乃覓舊本錄補并蒐緝未入集之文隨時繕錄尋友人邵映垣於方氏家譜中鈔出奏議祠規余亦並錄且假方譜而警校之歲戊申余授徒城中見光律原方伯購得舊鈔先生文假歸校閱其文皆五十四歲以前所作改竄塗乙之處似為先生親筆其改本與刻本悉相同乃錄出未見者數首彙前

後所得爲遺文一册凡六十餘首去年秋友人戴存莊毅然貸貲重刊先生全集與余商訂體例遂舉藏本并遺文授之旋映垣寄來先生與陳可齋尺牘十九首存莊又於王研雲學博處假鈔奏議雜文二十六首多老年之作皆程崑道與前曾鐫板而撤去者余又介方子觀騰書金陵先生來孫恩露寄到詩十五首文十九首多少壯之作存莊乃合傳貴所刻外集編爲集外文十卷合正集并余所編年譜刊之於是海內可見先生文集之全洵鉅觀也亦快事也余久欲刊先生遺文而力不能及友朋中亦有擬刊先生全集者而卒未能行今樂觀成事非存莊任事之勇安能若是乎至韓理堂所編逸集任心齋所藏逸稿高密單氏所藏遺稿今雖粹不得見然審思之恐此集所遺者亦不多矣刊將竣存莊屬爲遺文跋語惇元於先生文如菽粟水火之須前編年譜管序而論之茲乃縷述輯錄頭末以識於後咸豐元年辛亥五月十二日邑後學蘇惇元謹書

望溪先生集外文目錄

邑後學戴鈞衡編

卷一

奏劄九首

請定經制劄子

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劄子

請定常平倉穀糶糴之法劄子

請復河南漕運舊制劄子

請備荒政兼修地治劄子

請禁燒酒事宜劄子

請禁燒酒種烟第三劄子

請除官給米商印照劄子

論山西灾荒劄子

卷二

奏劄十一首

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才劄子

擬定纂修三禮條例劄子

論重刊十三經廿一史事宜劄子

請定庶吉士館課及散館則例劄子

論考試翰林劄子

請正孔氏家廟祀典劄子

請以湯斌從祀文廟及熊賜履郭琇入賢良祠劄

子

論九卿會議事直劄子

謝授禮部侍郎劄子

辭禮部侍郎劄子

進四書文選表 井條例

卷三

議八首

修

祖陵廟寢議

喪禮議

貴州苗疆議

塞外屯田議

臺灣建城議

江南閩廣積貯議

渾河改歸故道議

黃淮議

卷四

序二十一首

周官辨序

春秋直解後序

湯文正公年譜序

文昌孝經序 代

傳信錄序

徐司空詩集序

考槃集序

蔣詹事牡丹詩序

楊千木文稿序

何景桓遺文序

喬紫淵詩序

隱拙齋詩序

古文約選序例 代

明御史馬公文集序

甯晉公詩序

張彝歎稿序

劉巽五文稿序

朱字綠文稿序

余西麓文稿序

伍芝軒文稿序 代

溧陽會業初編序

跋十首

跋先君子遺詩

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二則

刻百川先生遺文書後

附刻弟椒塗遺文書後

書先君子家傳後

書諸友公祭先母文後

書時文稿歲寒章四義後

記時文稿行不由徑三句後

題舒文節探梅圖說

卷五

書二十六首

與鄂張兩相國論制馭西邊書

與鄂少保論治河書

與鄂相國論薦賢書

寄言

與謝雲墅書

與劉函三書

與某書

與喬紫淵書

與吳東巖書

與熊藝成書

答劉拙修書

與白玫玉書

與劉古塘書

與劉紫陶書

與陳滄洲書

與徐蝶園書

與龔孝水書

與王崑繩書

與劉言潔書

與賀生律禾書

與顧震滄書

與韓慕廬學士書

與慕廬先生書

與徐貽孫書

與章泰占書

與劉大山書

卷六

紀事十五首

湯司空逸事

湯潛菴先生逸事

安溪李相國逸事

敘交

記長洲韓宗伯逸事

記徐司空逸事

記開海口始末

記所聞司寇韓城張公事

記太守滄洲陳公罷官事

記張彝歎夢岳忠武事

記姜西澗遺言

書羅音代妻佟氏守貞事

記吳紹先求二弟事

獄中雜記

結感錄

卷七

墓表四首

禮部尚書韓公墓表

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劉公墓表

武強令官君墓表

內閣學士張公夫人墓表

墓誌銘十四首

明故兵部郎中劉公墓誌銘

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湯公墓誌銘

彭訥庵墓誌銘

顧飲和墓誌銘

長甯縣令劉君墓誌銘

誥封內閣中書張君墓誌銘

李友楷墓誌銘

楊干木墓誌銘

弟屋源墓誌

刑部郎中張君墓誌銘

大理卿熊公墓誌銘

少京兆余公墓誌銘

高素侯先生墓誌銘

全椒縣教諭甯君墓誌銘

卷八

論一首

方正學論

送序三首

送馮文子序

送韓祖昭南歸序

送吳平一舅氏之鉅鹿序

傳一首

康烈女傳

記一首

柏村吳氏重建宗祠記

家訓三首

教忠祠規

教忠祠祭田條目

教忠祠禁

雜文三首

自訟

擬除泰安州香稅制

禮闈示貢士

卷九

哀詞二首

舒子展哀辭

余石民哀辭

祭文三首

祭徐幼安文

祭某公文

祭彭夫人文

銘贊頌八首

象尺銘

硯銘二首

澄泥硯銘

胡蘅洲像贊

浮屠髻珠小像贊

北征頌二首

賦一首

七夕賦

詩十五首

擬子卿寄李都尉

裴晉公

明妃

嚴子陵

將之燕別弟攢室

赴熱河晚憩谿梁

薄暮自樅陽渡江赴九華

送楊黃在北歸

展斷事公墓二首

川姑墓

輓李餘三方伯三首

別葉爾翔

卷十

尺牘二十三首

與陳占咸十首

與魏中丞

與雙學士

與雷質一

與族子觀承七首

與從弟雪泉

與顧震滄

答尹元孚

右望溪先生集外文十卷其會孫傳貴昔刻五十

二篇今芟複正集者鈔四十七首合以吾友仁和

邵映垣所錄奏議同里蘇厚子所輯遺文共得八十九首編既定房丈掖垣來言六安司訓太倉王君研雲藏有先生逸稿介許叔平走書假鈔復得不同者三十六篇先生來孫孫露聞是刻復自金陵寄來遺文十九首詩十五章乃並取諸君所接尺牘附之合得百八十二首原所以不入正集之故蓋有先生割去不欲存者有記論時事顧忌不欲出者又或散在他人未及收者今觀與人才定經制諸疏與鄂張兩相國書煌煌大文求之古名臣不可多得餘亦關係國家大計先生忠愛之忱明體達用之學舍是莫見書諸公逸事陰陽消長所係不惟足傳懿節而已餘亦隨事立言類有裨於倫理風化學術嗚呼世之徒以文章供人愛玩者後人猶且補佚綴殘不遺餘力矧先生有足傳於文章外者爲之又矜慎不苟可任散落也哉邵君欲舉奏議及遺文佳者合之正集蘇君則欲盡所得統編爲一意謂奏議逸事等文不宜列之集外恐讀者有所重輕余則以爲正集先生自定當還其舊茲亦不標外集別集之名但題曰集外文俾讀者知此百數十篇非盡先生所不欲存卽其不欲存者亦非他文士所可幾也獨是先生遺文恐猶不止於此昔淮縣韓大令夢周先生次子道

興皆有輯本韓本未禁道興本交震澤任氏兆麟亦未行世今恩露所寄未知卽道興本否合肥徐懿甫又言曾於山東高密軍徵君伯平所見手鈔先生遺文甚夥舉其所記文目與王本多同韓本單本較以今刻所遺當亦無多然不得滙諸本而覽其全不能無歎也更有憾者先生經說自坊行十數種外尙有朱子詩義補正讀易讀尙書偶筆未見人間昨懿甫寄到高密單氏所琴詩義補正勸令重禁以貨金不足事有待又先生生平窮極心力自謂大有關於前賢後學者莫過於刪錄崑山徐氏通志堂經解此本想在人間韓夢周云聞別本此傳海內儻有見其書者力足則爲傳之不足廣播聞以疎能者是更予所望於同志之士也已辛亥五月十二日鈞衡再識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一

奏劄

請定經制劄子

伏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發政施仁敦典明教無一不本於至誠惻怛之心用此期歲之中四海喁喁嚮風懷德人心之感動未有過於斯時者也但土不加廣而生齒日繁游民甚眾侈俗相沿生計艱難積成匱乏欲其衣食滋殖家給人足非洞悉其根源矯革敝俗建設長利而摩以歲月之深未易致此臣聞三王之世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下逮六國紛爭且戰且耕猶各粟支數年漢唐以後歲一不熟民皆狼顧猶奔海內爲一挹彼注茲暫救時日然每遇大祲連歉君臣蒿目而困於無策者比比然矣蓋由先王經世之大法墜失無遺故生民衣食之源日消月削而不自知也孔子見衛國之庶首曰富之孟子謂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至聖大賢豈有漫爲游言以欺當時而惑後世哉臣嘗通計食貨豐耗之源詳思古今政俗之異竊見民生所以日就匱乏之由實有數端矯而正之即漸致阜豐之本但人情狃於所習立法之始必多爲異說以相阻撓愚民無知亦未必皆以爲便而斷而行之三年以後饑寒之民可漸少十年以後中家資聚漸饒二十年以

後則家給人足而仁讓可興矣臣伏見我皇上憂民之切體道之誠毛舉一二事之利弊未足以輔

盛治故竭愚忱陳積漸足民之法分條敘列伏候聖裁

臣聞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蓄積足恃蓋必通計天地生物之多少與用之之分數而後民生可得而厚也民以食爲天而耗穀之最多流禍之最甚者莫如酒故周公之法天下無私酒即官亦不得擅作必有事而後授酒材所謂事酒是也民間祭祀冠昏老疾所用則鄉遂之吏主爲之而小司徒掌飲食之禁令又特設萍氏之官以幾酒謹酒其嚴如此漢法三人無故飲酒罰黃金一鍰文景詔書於酒醪糜穀蓋諄諄焉至明洪武務絕其源遂禁民種糯及明中葉燒酒盛行諸穀皆爲所耗至於今未之能革也竊計天下沃饒人聚之地飲酒者常十人而五與瘠土貧民相校以最少爲率四人而飲酒者一人其量以中人爲率一日之飲必耗二日所食之穀若能堅明酒禁是兩年所積即可通給天下一年之食也其藏富於民較古耕九餘三之數而更益其半焉但民愚無知一旦盡用周官之法不無駭詫若先嚴燒酒之禁而他酒仍聽其作蓋西北五省燒酒之坊本大者分鍋疊燒每歲耗穀二三千石本小者亦一

三百石燒坊多者每縣至百餘其餘三斗五斗之穀則比戶能燒卽專計城鎮之坊大小相折以縣四十爲率每歲耗穀已千數百萬石北方平壤無塘堰以資灌溉生穀之數本少且舟楫鮮通猝有荒歉輸運艱難而可使歲耗千數百萬石之穀哉自

聖祖仁皇帝以來無歲不詔禁燒鍋而終不可禁者以門關之稅不除燒麴之造市肆之沽不禁故眾視爲具文禁示每下胥吏轉因緣以爲姦利不過使酒價益騰沽者之耗財愈甚耳禁之之法必先禁燒麴兼除門關之稅毀其燒具已燒之酒勒限自賣已造之麴報官注冊逾限而私藏燒麴燒具市有燒酒者以

世宗憲皇帝所定造賭具之罰治之縣官降調不准級抵

特下明詔嚴勸天下督撫責成守令則其弊立除矣其爲異說以相撓沮者約有數端必曰除天下門關酒稅則歲不下十數萬不知專除燒酒之稅未必如是多卽果如是之多但能使菽粟陳因水旱無憂則所省賑荒之庫帑倉儲亦不少矣或曰口外軍前嚴冬沍寒非此難禦其然則弛禁於口外內地已造之麴許領官批運至口外自賣盡而止口外所造麴酒則不許入塞如此則耗穀無多而用亦不缺矣或曰一旦行此則失業者多不知燒酒非擔負私鹽比也貧民朝不保夕盡棄

私鹽將歐而爲盜賊若燒酒之坊則非中家以上不能辦也燒具雖毀錫鐵木材仍可用其資本可別爲懋還何傷於其人之生計哉或曰燒酒雖斷彼改造他酒穀仍不能無耗不知他酒非富民不能家造非多本者不能成坊苟失其法則味敗而本折放棄此者稀又其價高貧民併數日之資不能一醉則久而自止矣燒酒盡斷則西北五省歲存穀千餘萬石東南十省以半爲率亦千餘萬石卽造他酒者較多所耗不過十之一二耳周官之法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不櫛不績者不衰周公當重熙累洽年穀順成之日而使天下有祭無盛葬無櫛喪無衰者豈故欲拂人之情哉不如此不足以齊眾阜財而使長得其樂利也而况酒之耗民財奪民食廢時而失事者乎且隸卒貧民於燒酒尤便因此起爭鬪興獄訟甚且相殺傷載在秋審之冊者十常二三而可無重禁乎自古矯弊立法創始最艱而在今日則甚易蓋我

皇上愛民憂民之實心恤民之實政深山窮谷老稚男女無不感動則令出而民無所疑自非兇頑下愚不敢犯也若變通周官漢明之法而盡用之眞可使菽粟如水火然治教必積漸以興若符節然不可以先時而發故臣亦未敢豫陳伏乞

勅下門關核查三年內燒酒及其麴稅實數報部以憑

定議

臣聞善富天下者取財於天地而愚民所習而不察者
尊農家上腴之田耗衣食急需之費未有如烟者也民
用之最切者莫如鹽丁男匹婦食鹽之費日不及一錢
而弱女稚男之烟費則倍之自通都大邑以及窮鄉下
戶老少男女無不以烟相矜詡由是種烟之利獨厚視
百蔬則倍之視五穀則三之以臣所目見江南山東直
隸上腴之地無不種烟而耳聞於他省者亦如之又種
烟之後更種蔬穀皆苦惡不可食取國土而耗民財視
酒尤甚焉而禁之則甚易限期示禁凡種烟者以其地
入官別給貧民耕種罰及左右鄰有司失察者降調則
立可斷矣但聞塞外軍前苦寒之地嶺南瘴癘之鄉行
旅風雪之晨烟亦有小補焉若

認定經制塞外弛禁惟不許入塞各直省郡州縣城內
隙地亦得種烟則以禦瘴癘資行旅有餘裕矣城以外
尺土寸壤皆植五穀百蔬通計海內歲增穀亦不下千
餘萬石則雖烟稅國所損什一而民所益千百月計不
足而歲計有餘矣伏乞

勅下門關核查烟稅報部以憑定議

昔孟子欲明王道以平治天下所反覆申明者農桑而
外不過雞豚狗彘魚鼈材木之無失其時蓋自聖帝明
王御世之經下逮霸國能臣救時之策舍此別無根柢

也周公之法凡山澤皆不授於民官為厲禁使民守之
而竊木者加刑罰焉水蟲別孕則川衡身駐其地以守
之蓋大懼愚民竭取而生長難蕃與盜竊者之無所畏
忌也臣所目見齊魯燕趙沿河傍山沮洳沙土之區彌
望而無樹及扈從

聖祖仁皇帝巡行口外山隈林麓灌漑連叢入口內則
大山廣阜彌望而皆童臣生長江介素稱魚米之鄉而
以邇年較臣弱冠時則薪炭魚蝦價皆三倍蓋緣有司
急於民事凡盜樹竊魚一切置之不問用此林麓池塘
少遠於宅舍民皆荒棄以雖出資本而數寸之魚數尺
之木皆不能生殖也又約計州縣田畝百姓所自有者
不過十之二三餘皆紳矜商賈之產所居在城或在
州異縣地畝山場皆委之佃戶佃戶租課不清歲更時
易豈有為業主守護而盜竊公行官置不問業主亦不
有空棄資本用此蕪廢恆產坐失土利伏乞我

皇上著為功令俾督撫嚴飭州縣專委佐貳官分界管
理凡業主鄉居者督令自勤樹畜而其居城鎮及他州
異縣者令業主出本樹畜而佃戶嚴為守護分其樵漁
之利佃戶竊取業主訟之官必究他人盜竊佃戶訟之
官必究小有爭則鄉約保長平之既成訟聽之務得其
平則民皆爭先而勸作矣至於山麓河壩道路之非民
業者官種之民閒沮洳沙土之不殖穀麥者亦勸之種

樹官爲厲禁而使自巡綽則十年二十年之後材物漸饒而民之生計日易矣

臣生長安池流寓江甯皆湖廣江西上游米粟所匯聚海關未開新米上市每升制錢五文食物皆賤及海關既開洋船每至蘇州沿江諸鎮米價騰貴登萊亦然文武官弁以及胥吏兵丁皆有陋規

世宗憲皇帝時始禁海關出米然所出較少而未能盡絕也故至今豐歲沿江新米制錢必八九文又百貨及紗羅綉緞葛布夏布出洋於民用尙無大損惟棉布則窮民所以禦冬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而可使內地男耕女織之粟布日流於洋外乎伏乞

皇上勅部定議無論內商出洋及洋商人市每船一號計人口及往返程期每人糴米日二升爲率則雖遇風濤阻滯經時累月亦綽有餘裕矣其放米遠數及私放棉布守關胥吏兵丁重懲不貸官弁降調督撫提鎮亦有處分則粟米之存積日多止計松江蘇州常州三郡出洋之棉布流轉內地可多被數百千萬窮民矣

嘗考自周以前經籍所載中原平壤雩祀之外別無救旱之方故桑林之禱雲漢之呼雖聖賢之君莫可如何凡周官溝洫滄川之制禮記導達溝瀆完隄防謹壅塞之令皆以防水患也是以禹貢首言濬汭滄距川而孟

子亦曰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則專以通水道明矣臣數十年中目見耳聞北直山東河南大率水災爲多東南之田則惟恃通川之支河障水之大圩依山傍田之塘堰苟能興作則雖遭屢旱鄰畔皆焦而此田蔚然臣前奏凡通川大河及大塘大堰民力不能自浚築者宜於儉歲官爲興作因以食其民已蒙

聖恩允行但州縣之吏訟獄催科日不暇給常恐以他事自撓非淳德長才安宥爲民興利伏乞

皇上切諭直省督撫凡西北五省下流不通時困於水災之地東南十省支河通漑及大塘大堰宜浚築者准紳士耆民具實呈報擇賢能練事之員相度詳議工大者具奏

勅部定議其小者則豐年勸民浚築官爲監視而鼓舞之荒年則官爲興作以救民飢如此則西北除害之半而東南獲利之全循數推理數年之後所在蓄積漸多而災患之小者不足以困之矣

臣苞所陳五條皆民間日用細微之事然通計物材民用生長撙節之分數則植基甚廣而取數多驟視若迂遠而無近功然漸而行之以久皆有一二可徵之實效蓋天地之生財有數不在官則在民民生之用物有經少所損卽多所益昔

聖祖仁皇帝念天下無事常以三年之內輪免天下地丁銀兩三千二百餘萬屢告廷臣欲永以爲例及西邊設戍遂不能再行我

皇上御極以來所免臣民應追之銀應徵之賦約計已千餘萬海內臣民雖感戴

聖恩淪肌浹髓而欲其一且富實固不能也惟廣開生物之源而節其流俾菽粟日多畜產豐饒百物皆賤致銀錢雖艱而足衣食則易然後可積久而致富安也臣非不知致治之要在官恥貪欺士敦志行民安禮教吏粟法程然是數者不可以法驅而威禁必萬邦臣庶無貴賤貧富各守其分而仰事俯育寬然無憂然後曠之而易明導之而易赴伏惟我

皇上審察詳議而斷行之臣不勝戰汗悚冀之至

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劄子

奏爲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以紓民困事邇年徵收地丁銀兩四月完半十月全完此於

國課無分毫之益而農民苦累不可不急推

大行皇帝聖恩撥雍正八年寬徵川陝之例以廣

皇仁而紓民困也蓋自三月至六月正農民耕田車水刈麥插秧之時舉家男婦老幼雜作兼僱閭民助力尙恐後時乃令奔走鄉城經營借貸伺候官府延接吏胥以奪其時力爲累大矣計一州一縣富紳大賈綽有餘

資者不過十數家或數十家其次中家有田二三百畝以上者尙可那移措辦其餘下戶有田數畝數十畝者皆家無數日之糧兼糶采買販僅能餬口正當青黃不接之時而開徵比較典當無物借貸無門富豪扼之指苗爲質履畝計租數月之閒利與本齊是以雖遇豐年場功甫畢而家無儲石不厭糟糠者十室而七也在有司初爲此議不過慮歲有豐凶四月已徵其半則後此徵收爲易耳不知秋成果有四分五分小民本不作拖欠

國課之想而守土之吏亦不容其拖欠若在三分二分以下則我

皇上視民如傷方且憂其流殍獨租賜賑豈忍豫斂其財而不顧其後哉且農忙停訟盛夏減刑

聖朝舊制而每至四月則一州一縣所比日數百人皆責以五七十爲率若過四月則備加笞責以備折減之數近聞閩撫所參縣令至有用夾木以比較者蓋惟限以四月完半青黃不接窮民束手無措故忍受肌膚之痛至於此極也臣伏念自

大行皇帝時寬陝西四川徵收之期六月完半十一月全完數年以來未聞其有逋賦則少寬徵收之期於國課分毫無損可知矣更有請者舊制二月開徵六月停徵八月開徵十月全完次年五月奏銷原不定所徵

分數是以有司得各視土之所出以爲所徵多寡先後之分故河北五省種麥甚多之地麥熟可徵十之四五江淮以南種麥甚少則雖二月開徵而完至三四分者不過商賈紳衿饒裕之家其餘中家不過一分二分大約皆八月開徵歲終全完耳至於江浙賦重之州縣則次年五月奏銷以前皆完賦之日也自

國初行此八十餘年非遇水旱之災未聞大虧

國課自有司變爲四月完半十月全完每月俱定分數徵比曾未數年而中家漸貧貧民益困至於江浙賦重州縣則雖限以四月九月終不能如期完納而常有逋賦也如謂各省有春夏調發之軍需則宜於上年錢糧內豫爲撥定本年春夏所徵又不足恃也凡此無益國事而徒爲民困之實有心者皆知之有口者皆言之非臣一人之私見若蒙寬復舊制則膏澤之及民益深將見民生日厚而

國賦之徵收亦益易矣伏乞斷自

聖心勿下廷議特頒

諭旨大沛恩施謹奏

請定常平倉穀糶糶之法劄子

爲請定常平倉穀糶糶之法以便官民事欽惟

大行皇帝深恤民艱允釐吏治覈天下常平倉穀使無

虛冒定存七糶三之法出陳易新此洵視民如子誠求

惠保之至意也而有司奉行失宜必待穀價既貴各州縣始得申詳府道藩臬督撫請定官價并示開糶之期一處文未批發不敢開糶不知平糶本以利民而穀貴早晚無常若商販熾至則旬月之間價復大減是以胥吏得借此要索苟或上官失察批發後時穀貴之期既過不獨窮民不得邀平糶之恩而官定之價且不能充有司當此欲不糶則紅腐可憂欲賤糶則秋糶難補投足兩陷罰無所逃誠可矜憫且惟河北五省地勢爽塏風氣高燥倉穀數年不壞存七糶三之法尙可遵行若江淮以南地氣卑溼民閒三二百石之倉每遇伏暑稻必發熱若不盤倉米多折碎味亦發變價值大虧五嶺以南但逾一年底面卽有霉爛若通行存七糶三之法則南方諸省每至數年必有數百萬石霉爛發變之穀有司懼罪往往以既壞之穀抑派鄉戶強授富民是化有用之物爲無用本以利民而轉重以爲民累也伏乞

我

皇上特頒諭旨嚴飭南方各省督撫驗察州縣存倉之穀不用盤倉三年全然不變然後可歲存其半兩年不變則糶七存三但逾一年底面卽有霉爛則春盡糶而秋糶之其或年歲大歉本州縣及鄰境穀皆騰貴春糶之價不足以糶充原數則詳明上司銀交郡庫俟次年有收或鄰境豐穰如數補糶至河北五省備遇歲歉春

夏穀貴亦聽各州縣詳明上司不拘糶三之例督撫司道郡守止於歲終實覈入倉之數一至開春一任各州縣照所定存糶分數隨時發糶永杜詳請定價示期之弊實則胥吏絕無要索之因窮民實邀平糶之澤現在有司可無變爛賠補之累新舊交代永絕彼此相持忿爭告訐之風揆之

大行皇帝深恤民艱允釐吏治之至意始曲盡而無遺憾至於穀之存倉則有鼠耗盤量則有折減移動則有腳價糶糶守局則有人工食用春糶之價即稍有贏餘亦僅足以充諸費更祈

勅諭督撫嚴飭監司郡守歲終稽查但穀數不虧不得借端要挾使有司別無過慮庶幾中材可守無累於民若有廉能之吏實心愛民適逢秋糶價賤贏餘較多詳明上司別貯一倉以備歉歲發賑督撫按所積穀數彙題量加紀錄加級以示鼓勵此臣積年博訪周諮灼見情弊而後敢入告者伏乞

聖鑒施行

請復河南漕運舊制劄子

為請復河南省漕運舊制以甦民困事查河南漕糧除河以北州縣舊徵本色外河以南之祥符等五十州縣共應徵米十三萬六千七百餘石自雍正六年至今概徵本色於運次交兌河以南各府州縣俱遠水次又中

隔黃河厥土墳壤一經雨雪牛車淖陷日行不能十里而漕期刻不容遲雇夫盤駁價且十倍中家破產貧民鬻子恆由於此是以

聖祖仁皇帝深念民咨於康熙二十二年改令全漕折銀解部而有司胥吏陰為阻撓多方扇惑至二十九年復徵本色三十二年以民終不便折徵銀兩官為採辦五十八年無臣楊宗義題請附近水次之衛輝彰德懷慶三府並開封府屬附近水次之州縣仍徵本色其不近水次之歸德河南南陽汝甯四府及汝州開封府屬遠水州縣照常令民間折銀交糧道在衛輝府水次官為採辦格於部議刑部尚書張廷樞以讞亢廷獄奉使河南小民籲號屬路復具疏題請又格於部議

聖祖仁皇帝盡絀羣議

特旨允行民皆感泣雍正六年督臣田文鏡題請通省全徵本色以眾心洵洵尋題五百里以外陝靈等九州縣改徵折色蓋已心知其悞特以變法未久不敢盡反其前議耳其實祥符等四十二州縣雖較之陝靈等處略分遠近而不通運道中隔黃河民閒輪輓之苦累則一也謹查浙江漕米甯紹等八府不分遠近均以中隔錢江例徵折色解交糧道於嘉湖水次採買兌運行之經久民咸稱便今河南祥符等五十州縣中隔黃河與浙省情形無異應將應徵漕米十三萬六千七百餘石

悉照從前折徵定例解交糧道在衛輝水次官為採買
衛輝乃豫省糧倉總匯之區其附近小溝李家道口楚
望等鎮鄉米雲集足敷辦漕之數再查河以北滑濟內
黃等州縣向止額徵銀兩不收粟米而其地與運道水
次甚近宜令將應徵銀兩酌半改收粟米就近運送通
倉以充遠水州縣糧數所不足至於豫省漕糧眾議皆
謂京通各倉不敷支放是以改徵本色今豫東兩省每
年運倉粟米五十八萬石而支放官兵歲需不週三十
餘萬石加以薊糧四萬石共需粟米不及四十萬石每
年除支放外尚約計存倉二十萬石是即將祥符等五
十州縣米石徵收折色於

天備未嘗有損而國計民生均有裨益是乃

聖祖仁皇帝二十二年初改折色之本意也河以南數
百萬生靈所仰望

聖主高厚之恩無過於此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請備荒政兼修地治劄子

為請推

聖恩以備荒政兼修地治事

皇上御極以來至孝深仁遠猷善政下通民志上順天
心時兩時賜百產殷阜豐穰相繼不卜可知但以四海
九州之大雖堯舜之聖不能保其無一方一隅之偶歎

也臣往年十月初五日伏讀

聖諭摘發督撫及州縣報荒不實情形洞晰無遺本年

二月初一日臣等於通州恭迎

聖駕臣到

行轅諸臣已先進見而出宣告臣苞陝西督臣劉於義

奏摺

皇上硃批古語救荒無奇策皆由庸臣見小惜費不同

實播上恩

聖謨深遠足以破前古之疑而垂教萬世又准廷議獨

存捐監一項以備賑恤勿充他費凡此皆古昔聖王視

民如傷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之實政也臣苞竊思救荒

宜豫故周公設保章氏之官以星土之法五雲之物先

期而知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修政政雖其法無傳然

每至夏末秋初則水旱豐歉之情形十可八九得矣舊

例報荒必待八九月後取口噉噉情狀顯見然後入告

是以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每聞荒報立下諭旨開倉發帑截漕通糶

惟恐後時然被災之民朝不及夕而奏請得旨動經旬

月流殍者已不知其幾矣故備荒早則民無流殍而國

費亦不致過多救荒遲則勞費十倍而功猶不能一二

此古今所同然賢愚所共曉也伏乞

皇上勅下督撫嚴飭州縣凡有水旱五六月卽據實詳報七月中旬卽核定災傷分數并乏食人數造冊上聞蓋一州一縣之中田有高下傷水傷旱被災亦有淺深但得實報無欺則災小之地不過量免被災之戶本年正供錢糧十分中幾分發常平倉穀招商通糴勸諭富民挑塘築堰賑恤孤寡無告者而災可弭矣其災大者則許動庫金修城浚隍整理倉廩官署以招集附郭貧民於四鄉相度支河橋梁大塘大堰招集各鄉土人官給廩穀使任浚築惟老弱孤寡力不能任土工者乃計口給粟則爲數無多易周而可久自古救荒之政莫善於興工築而其事宜早若待民已飢疲則雖壯者亦力不能勝工築矣更有請者古者城必有池故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周公立司險掌固二官以通守政所恃惟溝樹耳凡國都暨近郊遠郊必設溝樹三重鄙邑一重蓋無池則城不可守故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詩曰築城伊洑池與洑卽周官所謂溝也本無城而創作則起土而溝形已具矣本有城則以築外垣使附城之民得保焉卽春秋傳所稱郭與郊保也不獨通川之地浚溝卽以爲池卽地不通川而溝深三丈則行潦所匯聚城市之流漸必成葦淤可以限戎馬之奔馳制盜賊之遁遁春秋戰國時有連數國之師攻彈丸小邑而不能入者有溝以爲限有樹以爲蔽則守禦

易而圍攻難也自秦人墮城平塹漢魏以後盜賊猝起破州屠邑千里無畱行蓋古法盪滅州縣或無城或有城而卑且惡或城雖可憑而無溝樹以爲阻固耳詳稽前史證以近代所見聞苟城堅而有溝樹守禦得其方雖敵強援絕莫能驟拔也聖人安不忘危則國家閒暇城堡溝樹之政宜及時修舉明矣更有請者吳楚蜀越嶺徼之地皆賴川流塘堰以灌秔稻不專恃雨澤明太祖嘗慮民間不敢擅開支河而大塘大堰又有民力不能自興築者洪武二十八年官開天下支河九千二百有奇興塘堰四萬九百八十有奇民皆利之伏乞皇上勅下督撫令各州縣詳詢耆民躬自踏看凡通川之地可開支河沮洳之區可興大圩與大塘大堰宜創作修復者一一詳報督撫核查審酌并估計工程於一年內陸續造冊具題存部北五省塘堰圩堤可興者少則查千家數百家之鎮集宜開溝渠築垣堡者亦造冊具題存部但遇減收之年卽及時興作以聚窮民其要地城池則豐年以次治之數十年之後天下郡州縣治及大鎮大集莫不有外垣溝樹之阻平時可以備盜賊有事可以固疆圉天下河道橋梁圩堤塘堰無不修治可以助人力所不逮補早潦之或偏一舉而眾善備焉至於溝樹之地雖不能無廢民田而當荒歉之年官給原價以買之民之權什踴躍與受我

皇上之賑賜等所慮者官費用之不充然聞從前捐例

通計監生一項歲不下五七十萬今諸例盡閉則此項

所入必較多而下規民氣上驗天心自今以往荒稔必

漸少且審度緩急量歲入而次第舉行亦不患其不充

也通計每年賑荒工築所餘以興逼近洞苗出入各州

縣之城堡溝樹而沿邊要地次之吳楚蜀越嶺徼之支

河圩堤塘堰次之北方大鎮集之溝垣次之海內要地

之城池次之然後僻小者以次而徧焉然後吳楚蜀越

嶺徼之大村鎮亦以次而徧焉然後北方之小鎮集亦

徧焉其餘散居山澤及二三十家自為聚落者聽民自

便蓋吳楚蜀越嶺徼之支河圩堤塘堰先修則農收倍

多北方鎮集之溝垣先修則盜賊易詰故興作之序次

如此臣夙負罪愆荷

聖祖仁皇帝矜容之德特達之知又荷

世宗憲皇帝宥及全宗擢居今職又荷

皇上再召入南書房臣陳三事皆蒙

俞允放敢冒言國政之大者伏候

皇上裁察謹奏

論禁燒酒事宜劄子

欽惟我

皇上特降諭旨永禁燒酒此誠經國之大猷足民之本

計備荒之實政也嗣因孫嘉淦條奏發王大臣九卿公

議所見不同各為一議並陳

御覽復發北省督撫公議所議次第奏到本月二十四

日九卿復齊集會議謂不宜禁者十之七八在諸臣惟

慮開燒鍋者之失業而臣所慮者則在燒鍋屯穀既多

雖遇豐年米價亦貴而窮民艱於得食諸臣所慮者大

豐之年穀賤傷農故爭言惟儉歲宜禁而臣所慮者則

在儉歲雖禁亦無穀可積儻遇灾荒少劇雖不惜

國帑亦無穀可糴終不能救窮民之流殍而厘

聖主之憂勞臣一介寒儒年力衰殘初列班聯之末雖

竭誠無隱而終不能解異議者之惑故敢直陳於

聖主之前伏念自漢唐以及元明流民起而為盜賊皆

由饑饉我

國家運方邱陸毋庸慮此而蓄積備荒之道自不可以

不豫即如雍正八年河南衛彰等處旱荒田文鏡匿而

不報九年二月

世宗憲皇帝訪聞立遣侍郎王國棟馳驛往賑盡發數

年所積倉穀五十餘萬石兼截漕糧以散之穀尙不敷

乃折銀以代穀而無穀可糴惟中家素有儲蓄者尙能

自保其餘得賑而免於流殍者十之三其就食他省者

雖荷

先帝仁恩命所經州縣稟給資送而轉死於疾病者尙

不可勝數此天下所通聞也伏乞

皇上徧詢謂燒鍋不可禁之諸臣設更有如雍正九年
衛彰等處之旱荒將何以贍之儻有如漢唐宋明一二
千里之水旱

皇上卽不惜數百萬帑金以賑之而水路不通之地雖
有米糧將如何轉運况鄰省亦無積穀乎諸臣果有善
策卽聽開燒鍋之禁若並無其策則臣願我

皇上熟計審處斷自

聖心勿以浮言而阻實政也至內外諸臣前後條奏言
燒鍋不宜禁者其大指不過二端其細目不過八條
謹一一剖析於後伏乞

皇上存臣所奏俟王大臣九卿議上時一一察驗彼此
相參則孰爲中乎事理當乎人情自無能遁於

聖鑒矣

一則謂驟禁燒鍋恐失業之民多不知開燒鍋者非大
有資本不能具房倉什器屯積穀穀此種豪民卽不開
燒鍋亦可用其資本經商行買何患失業凡城市村鎮
賣燒酒者多與油鹽雜貨同一店雖不賣燒酒他貨未
嘗禁其市賣亦並無失業之虞惟大路之旁間有搭草
棚零沽於行旅者此不過百分之一然燒酒雖禁黃酒
豈不可以零沽則慮民失業乃似是而非之說明矣
一則謂恐穀賤傷農果爾則周公耕九餘三爲厲民之
政孟子菽粟如水火爲亂政之言矣史稱唐太宗時斗

米三錢民行萬里不持尺兵用致刑措而我

朝康熙三十年前後臣時往來京師米麥之價僅及近
歲之半彼時百物皆賤家給人安未聞以穀賤傷農目

今卽令民間歲歲積穀行之以久尙未必能復康熙三
十年前後之舊而諸臣豫以穀賤爲憂實臣之所不解
然則穀賤傷農爲似是而非之說明矣

一謂穀糠不以造酒則無糟以飼六畜此乃情理所經
無者夫穀糠去其精華以爲燒酒其糟粕尙可以飼六
畜則精華尙存之穀糠以飼六畜必更肥碩此物理之
最易明者若謂必爲糟而六畜乃食則是未經造酒之
穀糠委之於畜畜竟不食也其誰信之

一謂高粱有味澀者止可喂養牲畜卽就所言北五省
大家小戶六畜需用高粱之處正多且李衛前奏宣化
一府瘠地所出高粱味雖微澀值荒歲百姓亦願賴以
充飢則是高粱無不可食之明證也

一謂禁止燒鍋則當先禁燒麴此說是也但謂凡鎮市
開廠造麴耗穀累千萬石者在所必禁而民家自釀燒
麴者則聽之此說乍看似爲近情其實積少成多耗穀
與開廠等小民逐利既開其端則人人皆託名自用而
無以禁之是向之聚造於一處者今特使分造於各州
各縣各鄉各鎮耳是名爲禁而實縱之之術也

一謂高粱難於久貯其說甚爲荒唐且五穀未有不可

久貯久貯則未有不生蛀蟲略有損壞者小民歲蓄每家不過數石數十石收藏曬曝甚易非有成千累萬之相困也卽富戶糧穀豐盈有累千百石者每歲皆可推陳易新豈坐而視其損壞乎卽據尹會一所奏亦只云大約朽蛀則是亦難直斷以不可久貯也其爲影響之說明矣

一謂嚴禁燒鍋則私燒者多必致比戶擾累不知惟開燒鍋難於密秘雖高牆深院氣味必達於外不比私造賭具銷燬制錢可藏匿而爲之也地方官果有實力奉行查禁最易豈有比戶擾累之弊

一謂禁燒酒則造黃酒者必多轉致費耗糯黍精鑿之穀殊不知黃酒不可久攔尤不可致遠車載則色惡而味變又深春炎夏初秋皆不可造且價高而難以充量飲燒酒數兩者非黃酒三二勛不得一醉卽有中人之產亦豈能用十倍之資以縱飲窮民則不禁而自不能沽所省民間飲酒之費十居六七又其顯見者也

一謂驟禁燒鍋恐胥吏乘此以擾民不知前此惟陽奉陰違或開或禁故有司胥吏得緣爲姦利若通行禁止官能守法民自知畏更何緣以擾民見今直隸山東嚴禁燒鍋已經數月未聞擾民別生事端其明驗也

一德沛奏稱膏腴之土植無用之材已屬暴殄况登場之穀爲亂性之資又自古及今皆知其不可者等語是

其意謂不可不禁也而又慮州縣官有刑名錢穀之責千把總有操防訓練之司不得不委之兵役番捕恐愚民受其侵擾此則爲有司所蔽惑耳國家設守土之官以察民間之疾苦與利除弊皆須必躬必親實心爲之經理若除刑名錢穀操防訓練外一切委之兵役則不可以任州縣之寄爲百夫之長矣伏念燒鍋之禁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所屢申也所以陽奉陰違者皆由不肖有司及本地勢紳有所利而爲之護持是以胥吏土豪得因緣以爲姦利今聞

聖主特諭永禁則有司勢紳千方巧說以惑九卿督撫之聽九卿督撫以言者眾多遂謂此眾人之公言而不知其爲不肖有司及勢紳之私意也若千百萬窮民之苦穀貴而望禁燒鍋則何由達於九卿督撫之聽哉臣區區之心不勝激切仰企之至

請禁燒酒種烟第三劄子

竊惟自古開創之初臣主一心萬民畏法故變更制度縱橫任意立見成功承平之後百吏因循姦民抗巧而欲更化善治必得其機會因勢以利導之然後無沮格中廢之患故唐之中葉議復府兵久而無成會吐蕃以牛運糧至原蘭牛無所用李泌建議以爲急市其牛可得六萬頭以給沿邊戍卒開墾荒地願畱者給爲永業

則府兵漸次可復但需急爲之計過旬月則不及矣而當時不能用讀史者莫不痛惜焉乾隆二年

皇上特降永禁燒酒

諭旨以九卿督撫各持一議久而未定今年三月復降

諭旨命禁鹽麴前月中又

特命嚴禁燒鍋

聖主至仁至明爲國家樹根本之道洵億萬世生民之福也臣之愚心竊謂永禁燒鍋惟此時爲易臣前年奏

請先禁河南北五省者以南中粟米尙多恐愚民不知其宜禁也今江南早荒浙江福建米價騰貴江西湖廣多米之地亦幾倍於前若以此時

特頒諭旨布告天下各省俱行永禁則民心感說可以不勞而定蓋前此在內之公卿不過牽於莊頭之厚利

在外之督撫不過惑於有司胥吏之浮言又恐有虧關

稅今見萬民飢殍

聖主憂勞則九卿督撫必不忍飾浮說以相阻撓卽莊

頭土豪亦不敢干

功令而犯眾怒明年春夏當無異議至秋冬卽大有農

收

皇上堅持而申諭之則此法可永定矣九卿中言禁之未便者惟孫嘉淦尹繼善二人非有私意乃所見實然

但孫嘉淦止知燒酒永禁以此營生者一時不無失業

之苦至永禁以後利益溥徧則未嘗籌及卽如今年孫嘉淦請弛鹽麴之禁各省督撫未有以爲是者可知人心之公自有不能曲徇之是非也况去歲直隸地方嚴禁燒鍋業已半載有餘山東則自始至今未嘗弛禁兩省之民未聞以此爲病則謂擾民而難禁乃胥吏有司之姦言而督撫誤信之明矣尹繼善曾與臣言非謂燒酒不宜禁乃謂愚民習便無法以禁絕之然行之於此時則無貧富賢愚皆知其宜禁矣此正可以永禁之機會也至於種烟所減之粟米較之燒酒所耗亦十分之六七而禁之又不若燒酒之難蓋種於田野半歲乃成不可掩藏無俟嚴刑峻罰第拔其苗扑責其人卽不敢再犯矣如謂入旗祭祀舊制必用燒酒兵丁巡夜寒冬難盡禁烟則特開古北口一路塞外燒酒與烟官給印票許載入京城則可給矣如謂廣西雲貴瘴厲之地烟微有補則飭督撫查明瘴癘州縣聽民於山澗種烟不得出境販賣而永禁於平地則亦可以兼濟矣前直督李衛曾奏稱宣化府地方所產高粱有味苦者惟凶年乃以充飢豐年宜聽其燒酒則卽如所奏豐年聽其燒酒而不許出境販賣可矣昨聞邸報見甘撫元展成奏稱甘肅苦寒嚴冬風雪口外兵民非此不足以資溫暖卽如所奏凡沿邊及口外駐兵防守之地自十月聽其燒酒二月嚴禁其餘州縣則概行禁止可矣且臣積年

確訪宣化一府所以種苦高粱獨多者以燒酒利大運販遠方爲便也若不許出境販賣則所種苦者日少而不苦者日多儻遇荒歉宣化一府之高梁不需官移而商自轉販鄰封以濟飢乏矣至元展成所奏窮民祗褐不完必借杯酒以敵寒威尤屬窮言果身無衣腹無食杯酒豈足以禦晝夜之寒威果有餘錢以酤酒則積兩月之酒價可得寒衣以禦三冬矣至於商旅則用酒無多黃酒本無禁令而必欲用燒酒以耗至可寶貴之黃米何意乎况自漢唐以至元明皆苦邊地少粟多方運餉而於春秋和煖之日多作無用生事之燒酒以耗有用難致之軍糧可乎且以宣化一府之私利西邊數鎮之嚴寒而廢四海九州之長利釀生民之隱憂撓國家之本計可乎但永禁之法若不毀燒鍋不除烟酒關稅終非拔本塞源之計伏望我

皇上斷而行之如羣臣尙有異說伏乞

皇上詰問除禁酒禁烟更有何法可使粟米日多令其陳奏庶幾諸臣爲百姓思之爲

皇上思之而知顧私利之非忠執淺見之誤國也更有請者凡羣下所奏若實有當於事理則祈我

皇上特旨行之蓋以人情熱於揣摩且多嫉妬知議出羣下則思多方以破壞之臣伏見我

皇上敬天仁民之實德虛已樂善之實心洵可以興二

代之治而羣下之結習不除則雖我

皇上日夜憂勤而庶政終難於興起至於開源節流乃自古聖王使菽粟如水火之常經上腴之田半變爲烟圃五種之美半化爲糟醕民間積貯日少若疊遇水旱雖盡發太倉常平之積粟費數十百萬之

國帑實不能遍濟千百萬之窮民思之令人寒心卽如今各路凶荒向使民間多留一石之粟米較之官爲採買輸運所省

國帑不止一倍若目下早定一日之大計則後此可早釋我

皇上一日之憂勞而諸臣猶以永禁燒酒爲未便者眞愚臣之所不解也臣今年血氣日衰初寒則晨夕戰慄飲食日減誠恐一旦遂填溝壑則諸臣阻撓之淺見國家久遠之深憂不得復達於

聖主謹罄竭愚忱盡言無隱伏惟

鑒察謹奏

請除官給米商印照劄子

臣聞邸報兩江督臣那蘇圖奏請備荒宜照去年部議定例凡米船過關卽詢明係往被災某州縣售賣免其納稅給與印照責令到境呈送地方官鈐印於回空過關時呈驗查銷如偷運別省并沿途先行雜賣將寬免之稅倍追治罪已蒙

硃批照所請速行在案仰見我

皇上愛民深切不緩須臾督臣仰體

聖德計畫周悉但所稱查照定例內有急宜變通者凡販米客商逐貴去賤本不待教而喻凡米價貴賤視被災淺深災淺者價貴災深者價必尤貴若必限定到某處糶賣不可改移假如沿途米價更貴於所報往賣之處則此地之飢困必更甚於彼地客商不敢違法而擅賣貧民嗷嗷待哺必欲強買竊恐爭奪搶攘之患必更叢生矣大凡米價騰貴之地一遇客商湊集價必稍減此地稍減又爭往他所聽其自便流通更速若價昂既不敢賣價減又不得不賣商費用本求利必視此爲畏途而觀望不前又地方官鈐印一節卽官長不敢留難而胥吏隨處需索往返再三視納稅費增數倍更有慮者客商挾資往來江湖多隱秘其踪跡惟恐生人識其面目所以防盜賊之拘執拷索也若使出入官署投批請印人人知其爲商尤所深懼臣少時授經四方時附客船深知此中情事故故冒陳愚見伏乞

論山西災荒劄子

臣本月十五日閱邸鈔始見御史楊嗣璟奏山西歲歉

奉

旨著巡撫石麟速行明白回奏仰見

聖心憂民之切但州縣旣匪荒不報於先而大吏又失

察於後今奉

旨查問恐地方官不無多方掩飾幸免罪愆之弊萬一

石麟回奏未能盡實再遣大臣往查非越月不能

上聞而被災之民朝不保夕恐難久待伏乞我

皇上卽召山西在京大小臣工清問俾各陳所知如與

御史所奏相符則求

特遣忠實大臣前往會同巡撫覈查被災淺深之地卽

照直隸山東之例一體動帑賑濟庶被困飢民不致流

離失所我

皇上視民如傷四海蒸黎感戴

聖恩皆如赤子之仰父母故敢竭其愚忱不勝激切悚

惶之至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二

奏劄

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材劄子

臣聞人臣之義國爾忘家君爾忘身士大夫敦尚氣節東漢以後惟前明為盛居官而致富厚則朝士避之若浼鄉里皆以為羞至論大事擊權姦則大臣多以去就爭臺諫之官朝受廷杖諫疏夕具連名繼進至魏忠賢播惡自公卿以及庶官甘流竄捐腰領受錐鑿炮烙之毒而不悔者踵相接也雖曰激於意氣然亦不可謂非忠孝之實心矣惟其如是故正嘉以後國政傾於上而臣節砥於下賴以維持而不至亂亡者尚百有餘年臣竊見

本朝敬禮大臣優恤庶官遠過於前明而公卿大臣抗節效忠者寥寥可數士大夫之氣習風聲則遠不逮也臣少遊四方所至輒問守土之吏之為民利病者無何而大病於民者已列薦章矣民所愛戴者多因事罷黜矣叩其故則曰此富人也非然則督撫之親戚故舊也非然則善於趨承詭法逢迎者也其罷黜者則以某事忤某上官耳聞有貪殘而被劾循良而得舉者則督撫兩司中必有賢者焉而亦寥寥可數矣至於九卿乃九牧之倡萬官庶事之樞紐也督撫臺垣之條奏特下九卿必國體民生所繫猶叩樹本百枝皆動而可

或有差忒乎以臣所聞見凡下廷議其為督撫所奏諸則眾皆曰此某部長官所交好也或

上方嚮用未敢駁正也已而議上則果謂宜從矣其為科道所條奏則眾皆曰原議某所建也其事某某所不利也已而議上則果謂必不可從矣同官中即有持正而力爭各部院即有心知其非不冒書題者而其議之上達自若也其保舉僚屬半出私意亦不異於外吏但偏近

鞏毅耳目眾者出於公道者尚可參半耳是以聖祖仁皇帝中年以後灼知此弊刑誅流錮以懲奸貪拔擢矜全以勸廉吏而親信清公樸實之人

世宗憲皇帝敬承此意極力廓清宵旰孜孜惟務發外吏之欺蒙破在廷之結習十餘年間少知畏法而終未革心蓋由營私附勢之習深而正直公忠之人少也我皇上至誠惻怛諄諄開諭可謂深切著明矣而

特旨薦舉服在大僚尙或引用富人以便身家在外督撫多以報荒為難而州縣又以匿荒為自安之計其有不肖者每遭歲歉轉日夜徵比以迫蹙貧民冀邀免因緣為利此風不改則

皇上日夜憂勤於上而治教禁令不能不墮壞於冥昧之中尙安望百度之皆履實德之及下乎臣伏讀三年中前後

諭旨於臣所陳之積弊亦既洞晰於

聖心而思有以矯革之矣然所以矯革之者則有本統焉文武之政非其人猶莫舉而知人則哲帝堯猶難之治道之興必內而六部都察院各得忠誠無私深識治體者兩三人然後可以檢制僚屬而防胥吏之姦欺外而督撫兩司每省必得公正無欲通達事理者四三人然後可董率道府辨察州縣以切究生民之利病能如此者乃有才有識有守而幾於有德者也雖數人十數人不易得况一旦而得數十人哉然不如是終不可以興道而致治孟子云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自古聖君賢主未嘗借才於異代亦惟我

皇上勤心以察之依類以求之按實積久以磨礱之信賞必罰以勸懲之而已所謂勤心以察之者一則明辨部議會議是非之實也凡一事之興廢其利害常伏於數轉之後故雖周公之聖猶有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而未得者况庸常之人雜以私意而揣摩瞻徇乎而姦邪文法之吏每能巧飾偏辭變亂是非言之鑿鑿使觀者難辨孔子所以惡佞之亂義惡利口之覆邦家也是以唐宋以來凡廷議皆以宰相斷決之以學士參議之以給事中駁正之自明中葉以後姦相擅權毒流天下聖祖仁皇帝時亦有以招權寵賄家累鉅萬者賴

聖明剛斷同時罷黜而自是以後潔己自好者皆以避

權爲安內閣擬票雖有兩簽從未有所摘發部議之非而奏請改議者古者御史之外別設給事中專駁宰相成讓上及詔旨而南宋以後舊典寢廢以故朱子屢歎之以臣所聞見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暨我

皇上時有盡屏廷議而獨斷其行止者

命下必大服眾心故臣愚以爲凡部議會議有關於國體民生者勿遽批發必再三尋覽以究其事理之虛實意見之公私微有所疑必召平時

聖心素信其忠誠無私通達事理者盡屏左右每人而

獨問之參伍眾說然後內斷於

聖心此卽虞舜好問好察以輔其惟精惟一之學而孔子所歎爲大智也臣伏見

皇上於部議從者十九於九卿兩議大抵從其列名眾多者道路之口頗有未協

聖心如天或以爲主議者眾必人心所同而不知其實乃本部一二人之私意或九卿中一二人之偏見怯懦瞻徇者明知其非而不敢辨也抑又聞用人之道惟知之爲難凡人之智識必叩之而後知其材勇必試之而後見其忠邪誠僞必久與之習而後得其眞太公望文王之師也武王用之猶反覆窮究相與問答者凡數萬

言管夷吾齊國之望鮑叔牙所深知也桓公川之猶每事諮度相與問答者凡數萬言方今四海九州萬事百度皆總歸於六部而決於卿貳五六人每日文書到部最少亦一二百件苟一事之失其理則姦心必滋於臺吏實害必被於兵民此卽五六人皆至公至明虛己和衷日夜講求尙慮其有失誤而我

皇上於六部卿貳中灼知其才識深信其忠誠者凡幾人乎古聖王用人惟己必先勞於求賢臣伏願皇上惟盛暑嚴寒宜安養

聖躬不可過勞外此少有餘閒卽延見廷臣凡六部都察院奏事披覽之下微有所疑卽召見問訊使各陳所見聽其言語則明昧可知矣觀其氣象察其心神則公正私曲大略可見矣卽有利口而飾爲忤直邪媚而貌類恪恭者以我

皇上之至誠至明久與之習必有呈露於幾微而不能自揜者矣其餘京堂科道條陳屢台事理翰林敷奏深當

聖心者亦宜慎選其人俾輪班侍直事有疑難隨時召問以習察其志行而劑度其材能至於大僚中已爲我皇上所深信者尤宜朝夕燕見與議論天下之事以窮究其底蘊果能忠誠無私而又通達事理則於同官百吏皆能助

皇上以檢察而得其實矣所謂依類以求之者天下惟君子與小人性情心術如水炭之不相入小人所悅必諛佞側媚者雖有才智而爲國患更深樸直清慎者雖無才智尙可奉公守法竭力自効是以周公立政之篇所三致意者惟勿用儉人而求吉士以勸相國家而已所謂儉人諛佞側媚而有才智者也所謂勸相樸直清正之士雖才智不足而率作策勵尙可以有輔於庶政也自古有君子而誤信小人者斷無小人而能進君子者故求賢之道必以其類爲招保舉舊

例臨時按品秩資格俾各舉一二人法本無愆而人多難信我

皇上於在內之九卿在外之督撫深信其忠誠無欲者必各有數人伏願

特下密旨命盡舉所知而別其材之所宜然後考覈試驗而次第用之比之按資格以汎舉者必爲得實而聽請託利身家之結習不禁而自除矣所謂切實積久以磨礱者自漢唐以後雖仍六官之名而職事多非周官之舊矣而就今功令所宜秉承者則吏部之職非獨按籍呼名循例黜陟也其實在使請囑者望風而自止巧法者百變而難欺戶部之職非獨謹守管鑰會計出納也其實在明於萬貨滋殖之源生民實耗之本禮部雖奉行舊典而事有特舉必當酌古準今可爲後法且寅

清端直無玷其官兵部之實在輯將校之驕氣以綏靖兵民消禍變於無形以折衝萬里刑部之實在時情罪之寬嚴以砥維風教辨四方之僞獄以震懾職司工部之實在識海內山川之形勢以知疏鑿之宜覈水土人功之等差以定工程之度至於都察院之設本以肅朝廷之綱紀儆百吏之官常劾中外文武大臣之不法而自副都御史郭琇排擊要人以後五十年來未聞力爭國家之大事斥指大吏之非人者不過掌行過文書而已然則此職蓋幾於虛曠矣伏願我

皇上於部院卿貳必慎簡忠誠而以明達者佐之辨其材之所宜而各責之以實使日夜訓勵其僚屬而隨時以進退之則中材以上咸自矜奮數年以後公正之風可作而練達事理者亦漸多矣所謂信賞必罰以懲勸者凡中人之志行多以獎進激勵而成平時主部議者不過正卿中一二人主會議者不過九卿中

皇上所嚮用之數人順從緘默者長得自安據理直言者必遭忌嫉積習爲常所以靡靡日趨於瞻徇而非果竟無人也倘我

皇上時時延見一一考驗忠誠者篤信之明達者褒嘉之懷私者廢斥之庸昧者退罷之則旬歲之間勃然而興起矣

世宗憲皇帝於大計保舉之員贓罪敗露督撫降調司

道革職條例甚嚴而奉行不實惟奉

特旨獨舉一人者降調甚多而督撫司道之計典無聞焉蓋以所舉眾多不能盡詰而姑從寬貸耳用此賂請陰行舉劾顛倒無所顧忌若一依雍正六年定例執法不移則孰敢徇私任意以自累乎自耗羨歸公以後州縣之繁劇者養廉至千數百金猶不足以做屋賃僕秣馬供車伏願通計天下之耗羨及經賦所餘詳加籌畫必使州縣得備其公事諸司得贍其身家然後一犯贓私嚴法不貸其聲績顯著者則時賜金帛進爵秩而使其於其任如此則凡爲吏者皆得俯仰寬然潔己以奉公孰苟苟且行私以自取終身之墜陷乎信能行此四者則忠良有恃以不恐姦邪有術而難施中外大臣日夜孜孜以進賢退不肖爲己任庶司百吏皆知奉公守法潔己愛民之爲安數年之後畝正盈廷官守經法民無倖心雖大艱猝投無難共濟而况舉先王足民之大經布前代屢驗之良法尙何慮其阻撓廢格縱私生事以擾民乎至於民食既足則當漸爲禮俗之防官常既修則當實講教士之法內治既定則興屯衛於邊關設軍田於內地使精神可以折衝立制防於海嶠謹治教於苗疆使患害消於未兆皆宜次第修舉而臣不敢以爲言誠以積習不除人材不足官常不立則爲之而必不

可成之而必不可入也凡所陳奏皆臣五十年來所
耳聞目見確知其狀不得不入告

聖明者臣老矣生世無幾時如以臣言為可用伏望雷

臣此摺以驗羣情以考治法時復

賜覽如用臣言而無利於民無益於

國雖臣死之後尚可奪臣之爵

命播臣之過言以示懲責也昧死上陳不勝悚息瞻企

之至謹奏

擬定纂修三禮條例劄子

臣竊惟明初五經大全皆各主一人之說且成於倉卒

不過取宋元儒者一大家纂輯之書稍摭眾說以附之

數百年來皆以為未盡經義不稱大全之名是以

聖祖仁皇帝特命重修四經頒布學官昭示羣士然惟

周易多裁自

聖心所取至約而前儒未發之蘊開闢實多故特名折

衷餘三經則曰彙纂我

皇上躬履至道重念先聖遺經未盡闡揚

詔修三禮乃漢唐以來未有之盛事而三禮之修視四

經尤難蓋易詩書有周張二程以開其先而朱子實手

訂之典謨以下亦抽引端緒親授其徒胡氏春秋傳雖

不免穿鑿而趙啖二陸劉孫胡程之精言採錄實多諸

經大義已昭然顯著故折衷彙纂但依時代編次先儒

之言而不慮其無所歸宿也陳澹禮記說自始出即不
鑿眾心詆讓紛起周官儀禮則周程張朱數子皆有志

而未逮乃未經墾闢之經欲從大全之例則無一人之

說以為之宗欲如折衷彙纂但依時代編次羣言則漫

無統紀學者終茫然莫知其指要必特起凡例俾大義

分明而後兼綜眾說始可以信今而傳後臣等審思詳

議擬分為六類各注本節本注之下一曰正義乃直誌

經義確然無疑者二曰辨正乃後儒駁正舊說至當不

易者三曰通論或以本節本句參証他篇比類以測義

或引他經與此經互相發明四曰餘論雖非正解而依

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所發明如程子易傳胡氏春秋

傳之類五曰存疑各持一說義皆可通不宜偏廢六曰

存異如易之取象詩之比興後儒務為新奇而可欺惑

愚眾者存而駁之使學者不迷於所從庶幾經之大義

開卷了然而又可旁推交通以曲盡其義類伏惟我

皇上聖學崇深剖析經史通微抉奧故略陳愚見仰

求

聖誨鑒定施行以便排纂為此謹奏

奏重刻十三經廿一史事宜劄子

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大學士兼管翰林院事張廷

玉福敏奏稱重刊經史必須參稽善本博考羣書庶免

舛誤

武英殿爲內府藏書之所就近校閱實爲便易今擬於編檢內選派六員咨送到

殿俾校勘刊刻會於一處則錯誤可免而書易成奉

旨依議編檢六員恐不敷用着添派庶吉士六員欽此
臣等卽通知莊親王令

武英殿監造等查庫內存貯書籍並無監板十三經廿一史竊思經史惟宋板字鮮遺謬目今不惟宋板難得卽明初刻本亦少臣生平所見惟嘉靖以後之板已屢經改補無三五頁無遺謬者而現今監板更剝蝕無一完善可憑以校對伏祈

皇上飭內府并內閣藏書處徧查舊板經史兼

諭在京諸王大臣及有列於朝者如有家藏舊本卽速進呈以便頒發技勘并飭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五省督撫購求明初及泰昌以前監板經史各送一二部到館彼此互證庶幾可補其缺遺正其錯誤更有請者目唐初孔穎達賈公彥等所引十三經及傳註並周秦開諸子已多譌誤宋明刊刻未經訂正我

皇上博極羣書倡明經學臣等當詳悉技勘一一開列進呈

御覽酌定改正昭示來茲庶幾此書刊布度越宋明以副我

皇上嘉惠後學至意又前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曾博

訪宋板校正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遺謬臣曾見其書並求下江蘇巡撫向其家索取原書照式改注別本送館原本仍還其家毋得損壞其餘技勘事宜具列於後

伏候
聖裁

一校勘經史與見修之書不同見修之書卽有遺落可增刪上下文以就合之經史行世已千數百年遺落一句數字卽需重刻數十板勞費甚大必更番校對一字無謬始可寫樣必樣本對清始可登板若限期催促一部未成又發一部必多錯誤

一翰林院送到編檢六人奉
旨添派庶吉士六人臣等擬擇原在

殿編校翰林十二人合同分派先對十三經互稽經傳以考舛誤限八月內將底本對完臣等細加斟酌繕摺進呈然後次及史記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四史皆有注解亦宜詳勘以下諸史則參伍舊本增改落字錯字加功較易矣

一舊刻經史俱無句讀蓋以諸經注疏及史記前後漢書辭義古奧疑似難定故也因此纂輯引用者多有破句臣等伏念必熟思詳考務期句讀分明使學者開卷了然乃有裨益

一前明所刊經史每卷之首止列校刊職官姓名而漢

唐先儒轉附第一行每卷之下且或止稱某氏或具姓名鄉里或并詳官階封臣諸經諸史款式各殊聞彼時書出即眾議譁然其後馮夢禎為國子監祭酒重刻史記始變其例眾以為是今擬倣其例王大臣監修校勘列於目錄之前漢唐先儒列於每卷之前分校諸臣列於每卷之末卷內若有遺諱則分任其責者無可推諉庶幾各竭心力又在

殿翰林內有詹事府正詹事陳浩左庶子周學健翰林院侍讀學士呂熾編修朱良襄行走年久向來一切編校之事承辦居多今擬將諸翰林所對經史仍派合此四人分領以專其責合併聲明

一刻字之板材有老稱乾久之後邊匡長短不能畫一取自來書籍止齊下線惟

殿中進呈之書並齊上線臨時或烘板使短或煮板使長終有參差仍用描界取齊數烘數煮板易朽裂凡字經剝補木皆突出散落再加修補則字畫大小粗細不一而舛誤彌多經史之刊以垂久遠若致剝落則虛糜國帑伏乞特降

諭旨即進呈之本亦止齊下線不用烘煮庶可久而不敝為此請

旨欽定程式以便遵行謹奏

請定庶吉士館課及散館則例劄子

昔宋臣蘇軾進言河北五路乃自古豪傑之場其人可任以事然欲使之治聲律讀經義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則惟有不仕而已請特為五路別開仕進之門蓋因爾時以詩賦設科河北五路雖有直方魁傑之材而自達靡由為可惜也

國家會試以南北中路分額士多爭論

功令屢更乃定議分省計卷

欽定名數此誠至均至平之法惟翰林一職專司文學河北五路及邊徼遠省與選者甚稀臣自有知識補見內閣九卿出於翰林者十常七八蓋因職親地近材識志行之美易達於

大聽若散在州縣則或掛於事故或抑於上官雖有介節長才或趨超以終老故天下士尤以翰林為清華而恨不得與本科進士已經

朝考我

皇上復命王大臣選擇以備引見此作育人材公溥詳慎之至意也而

朝考取備庶常之選者三十有六人江南浙江江西湖廣四省數已三十其餘僅六人耳豈吳越三楚而外材識志行可以登清華列侍從者竟無其人與徒以聲律辭章素所不習者多耳選館之期伏乞

聖明少為留意至於教習庶常臣請嗣後江南浙江

西湖廣福建仍課以詩賦其餘各省則專治本經義疏及資治通鑑綱目所載政事之體要散館之日試以所專課各二篇其兼通者亦得自著所長而不相強如此則東南之士益留心於經濟之實用而河北五路以及邊方之士亦不至困於聲律之末諳可以陶冶羣材使予自淳礪蓋政事文學皆人臣所以自效而政事之所關尤重使海內昭然知我

皇上取人不專以文辭而必求其實濟則有志之士當益思自奮於

聖明之世矣天下之事苟有偏重則積重積輕之勢以漸而成而弊亦隨之惟

聖主能見其微故臣敢冒陳末見上瀆

聖聰謹奏

論考試翰林劄子

為冒陳末見以備採擇事我

皇上特降諭旨親試翰林俾有學有識者得自見於

聖明之朝而鄙樸無文者不能冒濫誠陶冶羣材磨礪

激勸之至意也但如雲貴川廣諸省地本荒遠學少師

承詩韻文律俱非所諳是以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每值選擇庶常及散館之期於諸省恆多寬假非特鼓其向學之志亦懷柔遠人之一道也伏乞

我

皇上於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及陝西湖南諸省其文義荒疏應加罷斥者較他省稍為矜恤概

賜引見相其材質分別改任以示優容蓋其地登朝之士較中土為稀苟有膺清華之選者即鄉邦之眾望屬焉儻蒙格外垂

恩不惟可廣教思於無窮亦可使邊荒之民奉揚

皇仁感激勸勵臣不揣愚昧上瀆

聖聰不勝戰慄悚息之至

請定孔氏家廟祀典劄子

欽惟我

皇上躬履至道復先聖之喪紀考三禮之遺文事關名

教莫不周諮詳議以求其當洵好問好察之至意也前

副都御史臣陳世倌奏請加封崇祀

先師前母奉

旨九卿議奏臣愚陋之見與九卿所議未能盡一又忝

列禮官值茲鉅典不敢不敬陳末議以候

聖裁謹按啟聖王娶於魯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有

足疾既老求婚於顏氏顏父問三女孰能往

先師母最少對曰從父之制將何問焉見於家語見於

史記注見於闕里志其言歷歷可據家語為東漢時孔

氏所出家藏書至王肅而顯朱子學庸集注乃晚年所

定於哀公問政章兩引家語總注云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其文尤詳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據此則子思未作中庸以前孔氏原有家語之書明矣朱子又嘗曰孔叢子乃後人所偽作家語蓋王肅編古錄雜記語或有疵然非肅所自作夫所謂有疵者謂引大戴禮帝繫姓及雜記墳羊與骨節專車之類耳至

先師之生母前母肅豈敢妄爲構造則其爲孔氏之舊聞明矣朱子之言炳著如此而或欲據此以爲朱子不信家語之徵不亦誣乎若史記註之正義索隱則取諸孔安國馬融鄭康成何休杜預范甯賈逵服虔諸儒周以後之書莫古於遷史而孔子世家所載

先師父與

先師母顏氏配合甚爲誣妄又云孔子不知父墓乃其母諱之故注引家語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有足疾既老求婚於顏氏以辨史記所傳之謬若以家語施氏之事爲非真則是以遷史所傳爲可信矣此又人人知其不可者也至於闕里志所據本於祖庭廣記乃孔氏世守之書假令啟聖王元配施氏稍有疑似何以自著於家乘而不之削邪然而孔氏家廟至今無施氏之主者蓋亦有故緣唐哀帝天祐二年朱全忠逆亂天下分裂孔氏之洒掃戶孔末作亂殺

先師四十二代孫光嗣而自爲曲阜令孔氏苗裔幾絕

是時光嗣子仁玉生始九月其母張氏挈之逃匿外家比九歲魯人以聞於梁梁始命仁玉嗣位仁玉孤幼童昏復立宗祔於危難搶攘之餘其祀顏氏而不及施氏豈可以爲典要哉仁玉以後貽常習故不復自反其初而歷代以來則亦但知崇祀

先師於太學膠庠無由知其家廟並無施氏之主也而諸臣多謂顏氏篤生

先師不可以施氏之主位於其右此大非也

先師母顏氏明於大義人也觀其聞父命而請行則持身一稟於禮而無俗情可見矣身廢

先師之封典秩祀二千餘年而與啟聖王相守至老之

施氏竟不得祔於廟不獨

先師怒然心傷而

先師母顏氏之心亦有缺然不自得者矣我

朝重熙累洽至

世宗憲皇帝及我

皇上之世如周家之制禮作樂大備於成康故曲阜令孔敏瑤既申詳撫臣陳世倌以請於前世倌今爲副都

御史又復以爲請誠以數百年來未舉之曠典欲及

聖明之世以補其廢闕也昔程子荅友書嘗言若前母

無子似宜以生子之母配朱子深以爲非謂宜遵唐禮

以前母與生母並配此萬世之定論也况我

朝封典必先前母而後及生母今明徵於經傳之載紀
折衷於朱子之定論揆以

先師

先師母孝敬之仁心斷以我

國家之令典施氏之應受封於

朝設主於廟義無可疑者况本乎孔氏子孫之自請必

其實有不妄於心者可知也陳世倌前奏未經部允今

復陳奏則其爲人心之不可以已者又可知也臣愚以

爲應

特勅錫封施氏與顏氏並祀寢殿以昭我

皇上錫類之仁恩邁古之盛典臣一介寒微非好與諸

臣爲同異以瀆

聖聽誠以此事繫海內之觀瞻關萬世之公議不敢不

詳悉慎重苟徇眾議我

皇上聖學崇深必有以察臣言之是非臣不勝戰慄企

瞻之至謹奏

請以湯斌從祀文廟及熊賜履郭琇入賢良祠劄

子

伏惟

世宗憲皇帝特詔故御史陸隴其從祀

孔廟故工部尚書湯斌又荷我

皇上特恩賜諡文正補入賢良祠頃讀

聖諭求直言極諫之士首舉隴其爲標準

兩朝

聖王尚德褒賢非獨二臣之榮乃

邦家之光也臣竊思湯斌實學躬行與隴其相匹而立

朝大節則尤彰顯故五十年來學者號稱湯陸或謂其

講學之書雖宗朱子而亦間取陸王殊不思陸王身

已從祀

孔廟而乃以議斌義無所處又

世宗憲皇帝特建賢良祠以褒前厲後而故大學士熊

賜履左都御史郭琇尚未得與想當時禮官未有以一

臣生平入告者竊思賜履當四輔臣柄國時獨上萬言

書劾之是以

聖祖仁皇帝甫親大政卽擢居輔弼專以尙書周易及

朱子之書啟沃

聖心及晚年再起立朝則不附權要私居則泊若寒儒

可謂終始不渝矣郭琇首發柄臣之朋黨奸欺

聖祖仁皇帝赫然震怒同時罷斥朝政爲之清明善良

由茲坦步其功最著竊觀賢良祠諸臣有遠不及二臣

但以廉靜勤慎而得定祀者矣而二臣不與海內公論

多以爲疑臣聞古昔聖王操三重之道可進退百代以

制祀典故唐虞以前稷祀句龍至成湯而易之以姬棄

皇上勅下內閣九卿定議俾湯斌從祀

孔廟則可以昭

本朝理學之昌明俾熊賜履郭琇入賢良祠則可以爲公卿臺垣之模楷此海內有心有口者之公言非臣一人之私議也

論九卿會議事宜劄子

爲敬陳末議以覈事實以肅風紀事伏惟我

皇上布德彰教興利除弊所以惠保黎蒸者

聖心所運無遠不周羣下所陳雖微必錄臣每自念生

逢不世出之

聖主愧無嘉謨以勳盛治近在九卿班見有二事返之

愚心欲緘默而有所不安故敢敬陳以備採擇

一 九卿會議宜少爲變通以責實濟也凡發九卿會議

必因事體重大或理有疑難故博稽於眾期詢謀之僉

同其或意見各有所主本許並陳以俟

宸斷此執兩而後用其中之道也邇來值奉

旨發議事主稿之部先期將原奏傳送九卿及期會集

則主稿之部書吏將原奏宣讀一過隨將所議之稿宣

讀一過卽以次送九卿畫題聚三四十員之九卿而取

決於俄頃之間未議之先既不知主稿者如何定議俄

頃之際豈遂能耳順心通則是有會議之名而無其實

也亦聞有一事而再議三議者亦不過主議數人相與

商論餘惟旁觀受成而已在九卿受

皇上深恩豈敢以雷同附和苟且塞責但啟口而有言

無答之者並無辨之者不過聽其自言自止而畫題者

已紛紛相繼矣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凡有會議事宜令

主稿之部先行定議然後移送九卿俾得從容審度如

所見相同卽於移稿之上畫押送還主稿之部不必更

行齊集如其中尙有數人未協所議則主稿之部專會

同未協各員至公所詳悉商酌以求其是或必不能

同則異議者將所議斟酌畫一畫押送主稿之部使並

列上奏以俟

聖裁蓋凡物之理偏舉其一端皆可以言之成理而不

見其罅漏兩端並列而相形則可否立見矣是非之心

人所同有主議者能平心以察異己之說則必無護前

自用之失知異己之說可並達於

宸聰則不敢不虛公詳慎而偏執所見如此在諸臣既

得各抒其敬事之心而

皇上亦可以收兼聽並觀之益且可藉是以知諸臣之

明昧自不敢以不當理之浮言上煩

聖聽矣

一 詹事科道應照舊例使與會議也查

本朝典例九卿而下詹事科道並列會議班所以盡眾

人之思慮以求事理之至當非具文也而十餘年以來

批發會議事件多止及九卿而營事科道不與臣以爲國家大事諮詢不厭其周九卿而外未必無一得之可採者况詹事班資清要不日卽列九卿科道本屬諫官唐宋以來雖制詔皆得封駁官雖卑而專司言責於天下之利弊朝政之缺失大吏之過愆皆得抗言不諱使凡百有位莫不嚴憚於臺諫之風裁所以立制防違壅塞也我

皇上虛懷從善每諭大小臣工以時納言不必嫌畏何獨九卿所議之事不使臺垣諸臣得與其末邪且諸臣與議事之班則觀其所見同異卽可以驗其才識而有心於國是者亦得以熟練政務則卽此可爲陶冶人才之助矣自唐宋以來國家大事以臺諫抗言維挽救正者史不絕書卽我

朝百年以來科道與會議之班未聞以狂迂之見阻撓國事者亦其明驗也請復舊制詹事科道仍與會議班其有卓見與主稿之部不符者亦得隨九卿之後公同商酌畫一並奏以候

聖裁如此則小臣咸思自奮而我

皇上明目達聰之用未必不少裨萬一也臣愚昧之見偶有所懷輒敢輕吐誠以生際

聖明土壤細流或可裨山海之崇深於此而不思自效是上負

聖恩而內欺本志也臣不勝悚慄企瞻之至

謝授禮部侍郎劄子

本月二十四日內閣傳

旨授臣禮部侍郎聞

命惶悚無以自容念臣夙負罪愆蒙

聖祖仁皇帝赦除

特命內廷行走又蒙

世宗憲皇帝不次拔擢於雍正十一年授臣內閣學士

臣以步履維艱非扶翼不能趨走具列下情求別簡賢

才以充閣職蒙降

諭旨命臣勿理閣務專司書局凡

御門朝賀大典臣不能隨班趨直俱荷矜容我

皇上御極

召臣侍直南書房憐其衰疾

恩慈備加至優至渥朝夕趨走亦不責以常例

殊恩疊被每自恨毫無報稱尤恨弱足並不能與諸臣

隨班供職撫心內忤對眾汗顏今復蒙

恩授臣卿貳伏念秩宗爲典禮之司臣廁其閒非惟職

事難供抑且有玷

國體伏乞

鑒臣老病別任賢才仍令專力書局不勝至願若

聖意不可更易臣自忖衰疲力可勉強自奮於

聖明之朝者惟胸有知見不敢不從諸臣後醫竭愚忱以仰報

聖恩於萬一其一切筋力自効之事仍祈

曲賜寬恤庶不至顛頓失儀自取罪戾爲此恭謝

天恩瀝陳愚悃無任感激涕

命之至

辭禮部侍郎劄子

臣以一介寒儒罪累衰殘之餘疊荷

殊恩擢居今職常思竭誠殫力上報

主知但夙抱足疾已二十餘年自閏九月下旬左體偏

痿時復拘攣兼以心營首痛畏寒氣喘計一日之內能

強起伏几者不及一二時雖題奏之稿循例披閱亦不

能詳細審度與諸臣面議至於一切行稿竟不能辦自

知於部務毫末無裨而書館承修之事轉皆底滯竊思

三禮之書自前世未經釐正而周官之駢蝕尤多雖經

程朱論定以爲非聖人不能作而莽歆所增竄未嘗辨

明羣儒所交攻未嘗駁正聖經深遠眾說混淆折衷義

理信今傳後事實不易用功四十餘年尙未能得其

會通若不及臣精神猶可勉強之時早完此書恐衰疾

日深昏疲益甚討論不能精密前後或有牴牾則重負

我皇上委任之專而虛此盛典伏乞曲

鑒愚忱解臣部職別簡賢能俾臣得專力致勤於禮書按日分功兼理

武英殿事務及評選時文勘定一統志教習庶吉士等

事庶部務不致虛擲而諸事得盡實力非敢以老羸而

萌引退求閒之私意也且臣忝廁卿班而不能親理部

務不獨撫心自愧抑且爲清議所不容叨榮書館而不

能切究聖經不獨職事有虧抑且懼後儒之指摘反覆

思之惟有據實陳情上告於

聖主伏乞俯

賜俞允臣不勝激切悚息之至

進四書文選表

食禮部侍郎俸教習庶吉士臣方苞謹奉乾隆元年六

月欽奉

聖諭命臣苞精選前明及

又迫衰殘恭承

嘉命爲愧爲恐竊惟制義之興七百餘年所以久而不

廢者蓋以諸經之精蘊匯涵於四子之書俾學者童而

習之日以義理浸灌其心庶幾學識可以漸開而心術

羣歸於正也伏讀

聖諭國家以經義取士人心士習之端倪呈露者甚微

而徵應者甚鉅故風會所趨卽有關於氣運至矣哉

聖謨洋洋古今教學之源流盡於是矣臣聞言者心之聲也古之作者其氣格風規莫不與其人之性質相類而况經義之體以代聖人賢人之言自非明於義理挹經史古文之精華雖勉焉以襲其形貌而識者能辨其偽過時而湮沒無存矣其閒能自樹立各名一家者雖所得有淺有深而其文具存其人之行身植志亦可概見使承學之士能由是而正所趨是誠

聖諭所謂有關氣運者也臣敬遵

明旨別裁偽體校錄有明制義四百八十六篇

國朝制義二百九十七篇繕寫成帙並論次條例恭呈

御覽伏望萬幾之暇俯

賜刪定俾主司羣士永爲法程臣無任戰汗隕越之至

謹奉表恭進以

聞乾隆四年四月初三日

凡例

一 明人制義體凡屢變自洪永至化治百餘年中皆恪遵傳註體會語氣謹守繩墨尺寸不踰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爲時文融液經史使題之義蘊隱顯曲暢爲明文之極盛隆萬閒兼講機法務爲靈變雖巧密有加而氣體茶然矣至啟禎諸家則窮思畢精務爲奇特包絡載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題以發之就其善者可興可觀光氣自不可泯凡此數種各有所長

亦各有其蔽故化治以前擇其簡要親切稍有精彩者其直寫傳註寥寥數語及對比改換字面而義意無別者不與焉正嘉則專取氣息醇古實有發揮者其規模雖具精義無存及剽襲先儒語錄膚設平衍者不與焉隆萬爲明文之衰必氣質端重閒架渾成巧不傷雅乃無流弊其專事凌駕輕剽促隘雖有機趣而按之無實理真氣者不與焉至啟禎名家之傑特者其思力所造塗徑所開或爲前輩所不能到其餘雜家則倘棄規矩以爲新奇剝剝經子以爲古奧雕琢字句以爲工雅書卷雖富辭氣雖豐而聖經賢傳本義轉爲所蔽蝕故別而去之不使與卓然名家者相混也凡此數種體製格調各不相類若總爲一集轉覺尤雜無章謹分化治以上爲一集正嘉爲一集隆萬爲一集啟禎爲一集使學吾得溯其相承相變之源流而各取所長至於我

朝人文蔚起守洪永以來之準繩而加以變化探正嘉作者之義蘊而挹其精華取隆萬之靈巧啟禎之恢奇而去其輕浮險譎兼收眾美各名一家合之共爲一集前代之文總四百八十六篇

國朝之文總二百九十七篇昔宋臣曾鞏嘗稱詩書之文作者非一相去千餘年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惟其理之一也况制科之文詎四子之書者乎故凡所錄取皆以發明義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爲宗

庶可以宣

聖王之教思正學者之趨嚮

一唐臣韓愈有言文無難易惟其是耳李翱又云創意造言各不相師而其歸則一卽愈所謂是也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已卽翱所謂創意也文之古雅者惟其辭之是而已卽翱所謂造言也而依於理以達乎其詞者則存乎氣氣也者各稱其資材而視所學之淺深以爲充歎者也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經而切究乎宋元語儒之說欲辭之當必貼合題義而取材於三代兩漢之書欲氣之昌必以義理洒濯其心而沈潛反覆於周秦盛漢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後能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故凡用意險仄纖巧而於大義無所開通敷衍割裂鹵莽而與本文不相切比及驅駕氣勢而無真氣者雖舊號名篇概置不錄

一有明正嘉以前先輩之文有極平淡簡樸而清古可味者惟閒存一二蓋必天資最高變化於古文久乃得之非中材所能做效也啟禎雜家餘習至於園初猶未能盡滌一時名稿中頗有膾炙人口而按以文律求以題義則未能脗合不可以爲法程者必嚴辨而慎取之至鄉會試闈墨則有其文未爲極致而章妥句適脉理清晰亦閒存一二俾中材之士得量其力所能至而取道焉庶不致茫無畔岸而誤入於歧途也

一先輩名家小題文多備極巧心但美不勝收且非鄉會場程式茲編不錄其單句有實理可發揮及中截數句承上起下轉關過脈者或上全下偏下全上偏者仍自入選

一向來程墨房書行書各有專選今總爲一集惟程墨於本篇人名下註記餘不細加區別間有生前未與甲乙科而文已行世不可泯沒者亦併登選俾皓首窮經之士無遺憾於泉壤焉

一文章之道與年俱進故曹植自言其文必隨時改定每見名家文稿多晚年自訂或生徒編輯往往有與初本絕不相類者故凡其人見存者文皆不錄

一文之義蘊深微法律變化者必於總批旁批揭出乃可使學者知所取法然題有定理理無二致其中指要若已經前人闡發不可復易則仍舊承用以原評二字別之

一前人流傳名篇間有字句率易義理或未妥者向來各家選本多有節刪互異之處今擇其尤當者從之其未經諸選摘發而稍加改易者亦閒有之至於全文俱佳語句偶訛難爲改易者必細摘出亦恐貽誤後學

議

修

祖陵廟寢議

乾隆元年二月初二日奉

上諭

祖陵廟寢宜重加丹雘特命_臣等稽古禮文謹按禮記春秋修其祖廟周官守祧職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勤堊之蓋古者近廟每耐必新故專舉修除祧或久而剝泯故專舉勤堊其實臨祭則祧必修除或遠則廟必勤堊亦互相備也言勤堊則丹雘可知矣春秋書魯世室屋壞左傳曰書不共也公羊穀梁傳曰譏久不修也然則年代久遠牆垣棟桷皆宜審察而謹修之宗廟之禮然則山陵廟寢不應異義請

勅下工部擇堂司官明慎者周視詳度具奏謹議

喪禮議

欽惟我

皇上仁孝性成踐行古昔聖王之道致喪三年再下

明詔命羣臣詳稽典禮此在

聖躬為至德而教孝作忠實化民成俗之要道也_臣等

謹按夏商之禮自孔子已歎其無徵周衰典廢后王不

降德司徒不黜象籍藏故府黎獻無_以是以諸侯喪禮孟子亦未之學漢興河間獻王得邦國禮五十六篇上之而武帝便安秦儀莫能承用自東漢魏晉六朝以逮唐初羣儒議禮之文尚有引用者而其書遂亡自是以後皇王喪紀類皆隨俗傳會隱情失義與禮經不應用此顯學之儒深惜庸臣淺識雖有賢君不能將順其美坐使天經地義曠絕不行猶幸先聖遺文散見周官儀禮載記及七十子所傳述者猶未盡泯_臣等謹詳考經傳參互相證擇其無戾今制而可存古義者條具以聞竊惟我

皇上徇齊典學凡聖經賢傳及儒先所論辨

聖心洞然具見其表裏伏望立中制節定為

本朝國恤之經俾四海臣民惟

皇之極觀感率由自飭厥性永永年代守為典法_臣等

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禮記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

蓋天子承統於天為祖宗守社稷故雖親喪可暫以私

屈也謹議二十七月內

大地社稷之祭

皇上躬行暫用吉服終事而釋

周官大宗伯王若不與祭祀則攝位量人職凡宰祭與

鬱人皆受竿瀝而皆飲之天地社稷既親承事宗廟之祭胡為不可以親也古者父為繼祖之子斬祖為適孫齊統之上承彌重則哀之下逮彌遠故緣祖考之心達孝子之義雖既葬時祭不可廢而使宰宗人將事焉謹議既葬

宗廟時祀前期以聞命諸臣攝祭

周官小宗伯之職大田帥有司饁獸於郊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大哉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肆師之職與祝侯禳於冢及郊餘小祭祀大祝小祝將事不惟宅憂可使人攝也謹議自朝日夕月以下凡外祭祀前期以聞遣官致祭

禮記開傳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禮有以故輿物者衰杖經帶是也故漸易而輕使哀情象之謹議百日以後

皇上衣青絹裏以縞冠裏亦如之加青緯帶從衣禮記喪服四制父母之喪十三月而練檀弓篇練練衣黃裏縗緣此小祥之易服也謹議小祥之後

皇上衣青紬裏縗淺藍冠緣亦如之禮記問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玉藻篇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謹議大祥之後

皇上衣元青緞裏以縗冠裏亦如之自受服易青至大祥朔月月半之奠或朝夕上食仍用白衫冠無緯終事

而釋大祥後不復服

儀禮士虞禮中月而禫禮記問傳禫而纈無所不佩謹議

皇上禫祭後衣藍緞表衣石青冠朱緯帶佩畢具

古者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後世加以二十七月何也禮記喪大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蓋既禫居外寢婦人可從而與執事矣然必更四時吉祭始復內寢吉祭之期寬以浹月然後無弗逮故於古有加焉謹議二十七月內元旦冬至不受朝賀遇大典

陞殿暫服吉終事而釋

春秋之義臣子一例故曰事君猶事父也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父至尊也禮記昏義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古者端衰無等謹議自齒朝以上冠衣宜從上所服在師中則仍其常服

禮記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疏謂邑宰之士歸其所治邑也又曰大夫居廬士居室室尊卑外內之有別蓋以稱情而責其哀敬之實焉謹議文臣在京四品以上及翰林科道在外兩司以上中外武臣二品以上皆終喪不得嫁子娶婦下此以周期為限本身則終喪不得娶妻聽樂宴賓視此謹議

貴州苗疆議

臣聞貴州羣苗與他省世有土司者異蓋散居谿谷彼

此不相統屬寨大者不過三五百家一戶中丁斂力強則小戶服焉此戶衰弱又別推眾強者爲頭目萬不能爲大害於州縣聞近日守土之官以苗人傷殘病死地多空虛議募人屯田乘其衰弱而據其要害以臣所見惟熟苗所居州縣壤接建堡與屯扼其要害可以制生苗之出入誠爲有益若生苗所居山峻谷深地勢陘隘難立城郭而山徑四通萬不可招募屯田蓋天地之德本宜並育並容况奪其世世生長之地絕其妻子衣食之源使無以自存雖目今救死扶傷未敢妄動而少生聚則必奮死以相爭奪阻兵殘殺終無已時至於從前已經設兵戍守如清江丹江等處止宜擇水路深通湖南之粟可方舟而下廣西之粟可溯流而上者增兵開鎮據其中央臨制四旁每年兵糧皆自他省載運其地若全無苗民則量招屯戶與戍兵相倚爲氣勢若尙有苗民則止於戍兵住宅前後各畱地二畝以種菜蔬外此仍還土苗耕種聽通商旅列市肆其水路不通與通而灘淺不利船行之地則戍守之兵盡數撤回其與鎮戍鄰近及水路之旁土苗百家以上則擇其爲眾苗所信服者授以百總之職置土兵五人二百家以上則置把總土兵十人三百家以上則置千總土兵十五人皆照綠旗兵并賜俸給糧而絲粟不取於苗其不願者亦聽之如此則近苗慕歸附之利遠苗無侵擾之害

而苗疆可永遠安定矣我

皇上深識遠見盡除苗地租賦誠和輯苗民之要道但新改歸流之苗以納租爲苦而歸附熟苗尤苦差役聞各省苗疆不獨

欽差及本地上司往還路過搬運行李盡役熟苗卽家丁書役承差出入亦然是以熟苗不得自營生業深爲苦累宜著

功令惟

欽差量定夫役其餘官員俱照內地雇夫不得空役熟苗至於戍守之兵舍熟苗無人運糧山谷崎嶇盡一人之力不過負米三斗食至戍所存者一斗交糧之後歸途竟無糧可食如此而不思變計則未得生苗之地先大傷熟苗之心熟苗離心則生苗之地恐終難久據臣所以請水路難通之地戍兵盡數撤回者此也又環苗疆大小村落皆宜勸土人築堡開壕種樹冬月習武而量減其租賦於一堡之中擇二三雄武老成爲眾所信服者爲堡長給以頂帶比樂舞生有司加禮

朝廷開歲小加恩賞則到處皆有土兵緩急足恃視舊綠旗當差之兵更爲得力而所費無多此所謂爲難於其易圖大於其細也

塞外屯田議

自古控扼關塞制馭戎狄莫善於屯田蓋省運餉之費

則國用易充而民力不至於疲且以農夫爲戰士則習飢勞耐寒暑筋骨堅強緩急足恃今準噶爾外雖歸順其心尚不可知必

廟謨早定戰守有備將材士武然後精神可以折衝不敢妄動臣聞塞外開墾之地已經注籍者自臣以西

至歸化城東西將及五萬頃臣請卽籍其現在耕農爲

衛卒無論兄弟親戚奴僕必家有餘丁三人然後許其

受田以正身爲衛卒而餘丁力耕盡免其租賦未墾之

地則召募山陝邊民官子牛種立房舍歲給銀糧期以

三年地熟然後使自食其力環歸化城三百里內凡有

可開之田漸次召募開墾務可養衛卒二萬家伏乞我

皇上先遣滿漢大臣宅心公平材識出眾者二人巡視

規度以地之肥瘠爲差凡正卒一人所授之地必可給

十二三口衣食農功畢則帥餘丁開濠築堡二三月農

功未與亦然十一月至正月則聽其結伴不拘人數入

山步圍則數年之後塞外正卒得二萬人並羨卒得勝

兵八萬口內之兵可以有缺不補漸次減半部署既定

然後擇大臣一員爲屯田經略歸化城以東設屯田兵

道三員其西其北各設兵道一員武弁至參遊而止聽

兵道節制鄂勒昆戍守處設都統一員聽經略節制環

歸化城三百里內衛卒必半有妻子每年七月發萬人

草甘美則隨處築堡建墩以通烽火凡田連二三十頃必於西北畔開濠種樹當要路者至兩三重則居者有蔽而寇不能測永爲金湯之固矣至於歸化城以東已墾之田有係諸王大臣及各旗官弁產業者環歸化城可開之地有蒙古駐牧者以皇上之命量其所值賜以金帛自無所難爲國家建萬世之業不可以惜官費用也

臺灣建城議

臺灣府治建城眾議皆以爲難然不過慮其土疏地時震難成易毀工役甚大勞費無已時耳不知設守重洋與內地異而臺灣變亂皆自內作非禦外寇比也其地之門戶曰鹿耳門近府治號稱天險港容二舟旁皆巨石鋒稜如劍戟舟行失尺寸頃刻沈沒內設礮臺所恃以爲固也然往者

王師平鄭克塽近平朱一桂皆乘風潮水高港平眾艘奔赴毫無阻礙大兵一人卽獲安平港巨舟斷賊去路而招撫府市人民南北路農商聞風絡繹細載而至相依以自保物力既充軍氣自倍賊戰不能勝守無可據惟散而逃耳追而躡之隱死無地故旬日可坐定也曩令朱一桂有城可據收府市人民財物以固守南北路隔絕不通大兵雖入攻之不拔坐守安平曠日相持兵罷食盡欲出鹿耳門饋餉濟師則風潮不便勢難更入

智勇俱困自拔之不能違言克敵哉若謂築城以禦外寇則又闇於形勢者也兩征臺灣皆先整兵泊舟澎湖之南風澳以候風潮風潮之便歲不過一時時不過數日若盜賊竊發或外番窺伺泊舟於澎湖則夕至而朝捕之矣至南北二路可通之地雖多然如南路之曉港北路之八掌溪海翁港鹿仔港甲西二林三林中港竹塹達山惟小舟可入其巨港大舟可入者不過南路之打狗東港北路之上淡水其次則北路之笨港鹹水港耳地遠府治縱有外寇不取道於此備設墩臺增益汛兵朝夕巡視足矣大洋之中舟難久停循數推理絕無萬有一然之慮也凡闇於事理之人妄議建置更革未有不滋後患者

國初以海賊入寇議於海船可入處下梅花椿不知黃河入海氣力峻猛海船必不能溯流而上妄於雲梯關下椿覆舟敗草遇椿而止壅以濁流數十年後淤爲平地海口路塞淮黃泛溢

聖祖仁皇帝親巡再三指授方略費

國帑鉅萬僅乃復通松江海潮出入之地舊有戈船底繫鐵索鐵菱三角小毛朝夕乘潮出入不知所事或奏罷之其後沙停成港海潮大入而不能出漂流崇明太倉諸州縣六七萬家蓋害伏於無形非明者不能見也今議臺灣築城毋乃類此若不早遏後此悔不可追矣

江南闕廣積貯議也今從王本厚子云方氏家譜所獻同此鈞衡識

周官以荒政聚萬民其十有一皆庶政足以寬民者也捐上所有以予民者僅居其一曰散利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是也而其本計則在五黨之相賙司稼之均民食士師之通民財易所謂勞民勸相也三年耕則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則有三年之食所以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也然古之爲積貯者與今異古者上公營國不過九里而民皆散處於中田故管子曰野與市爭民言其聚散之數相倚爲多寡也自井田廢而民之聚香不可散歷世相仍通都大郡有人滿之患其尤聚者如江以南之金陵嶺以南之番禺其土之入所贖者十之一又如閩南諸郡崎嶇山澤地狹而人眾其土之入所贖者三之一是不待天爲之灾苟有風潮之阻遠方之粟不至寬者數月劇者旬時而民已坐困矣捐上所存以賑之當其時則不易徧屢而行之則不可繼故今之計莫若使民自爲積民自爲積而後事可常也令牧民者比次境內中家以上使家爲困倉秋冬之交遠商屢至中家計日而自備其食富民倍之其上三之其上五之歲十一月官稽其入二月而出之聽其自糶富者斥其餘不失十二之利而貧民皆有所恃矣所患者胥吏之紛擾與不肖有司之假貸而若是者可責之大吏

也雖然此一切之計也察萬貨息耗之情則固有其本焉以中人爲準日再食不過一升鹽費不過一錢而酒之耗數倍於米煙之耗數倍於鹽故上腴之地皆爲煙圃五種之美半化爲糟醢此東南之公患而在人聚土狹之區則更劇也若嚴斷二者其於民食可益三之一此世所目爲迂闊鄙瑣之談也然古之治天下者至纖至悉也故蓄積足恃蓋分數明也雖周公之建典管子之易政亦若是而已矣

渾河改歸故道議

渾河改歸故道其名甚美而切究事理則其患有來年即可徵驗者有十年之後不可救藥而今尙伏於無形者蓋始爲此議者但見五十年前渾河時漫於固霸秋稼雖傷麥收常倍民咸利之不知爾時本無隄岸任其漫流故二三百里閒雖不廢耕稼而室廬甚少自改故道入勝芳淀往時濁流游盪之地民皆定居村堡相望勢難遷徙今雖令民自築護村土埕而無竹木石畜卑薄墟疏不惟難禦伏秋之漲卽春夏水潦少昌固南霸北之民已不免蕩析離居之患此情勢已見萬口同咨者也爲此議者但見永定河未開以前水至固霸則泥沙盡停而清流會白溝河以入淀數百年淀無停淤以爲改復故道當與昔同而不知水勢地形今昔迥異蓋河湜未築任其游盪力穰勢散故泥沙盡沈而會於白

河者皆清流又有深廣數百里之淀以容之故久而無患及隄岸既立水束力強奔騰洶湧泥沙難定且見今金門閘壩之外固南霸北長東永西不過百里視當年容水之地僅得四分之一則伏秋汎漲會入白河者必不能無泥沙白河力弱則先淤白河白河力強則必淤淀內白河淤漲過猶可開通淀內淤人力萬難挑溜十年之後全淀盡淤自渾河入勝芳淀後已淤十之六七子牙河所挾畿南畝水渾河所挾塞門畝水不能入淀必橫穿運河不惟漕運難通而沿河之地城郭人民皆一朝而化爲巨浸矣聞自建金門閘後渾河已半行三角淀外惜下流仍入淀中恐終不能無淤塞耳必就渾河下流別開河道引入淀之流盡行淀外按圖揣度惟由東沽港北至青光以下會大清河可以達津入海然必於上游引玉帶河爲尾水以刷泥沙新河兩旁堅築泊岸外寬作遙隄以防異漲然後無潰溢以淤淀湍悍以穿渾河之患古人治水至險艱之地焚石鑿山必開通而後止今淀外之地不過高下不齊用力不至若此之艱難也如慮工費浩繁以改復故道爲簡便則未知伏秋汎漲近河村邑告災請賑將無虛歲卽置黎民之死病於不問而

國家勞費正自無窮是所謂以冥冥決事也

黃淮議

黃河有六七十年以前久釀之患淮河運河有二十年來積漸因循隱伏之患黃淮合流東至雲梯關入海相傳從前關下卽海口

國初以防海寇下楛雲梯關覆舟敗葦遇楛而止河流旁漱淤沙漸移漸長迄今由雲梯至海口約二百四五十里中有青沙夾沙又有仰面橫沙正當口門俗稱鐵門檻灘康熙三十五年童家口決河督董安國以海口淤淺別開馬家港引河導黃河由小河入海新民王釋之利黃水能腴已田倡議建閘黃壩堵截河流三年後始知其害拆壩而受病已深且壩址尙存下流愈淤愈高矣三十九年二月河督于成龍堵塞馬家港口六月復決建議留二十丈口門至今未閉河分二道流愈發沙愈停矣此久釀之患萬口所同咨也康熙六十一年河決朱家海黃流入洪澤湖者逾年湖底日墊日高而人不悟數年前折磨盤墩建新開改故道每歲伏秋黃流倒灌清江浦以入運河河身日墊日高人雖知之而偷安目前以至有今日此所謂積漸因循隱伏之患也洪澤湖之底日高則無以受長淮聚匯之眾流運河之底日高則無以受清口之暴漲故連年皆患伏秋水大其實非水大也乃湖河底皆淤墊容水之地少耳洪澤數百里之淤墊雖神禹復生無道以疏淪清浦運河秋冬閉閘可濬而在此時亦不急之務以難濬而地狹河

淺不足以洩洪澤之異漲也黃淮上流既無法可施惟海口深通下流暢洩無壅然後上流可免衝決方今急務莫如乘霜降水落卽急築馬家港口此口原寬二十丈今衝開百餘丈每遇伏秋倒瀉低湖支河之內漸漫無際安海阜三州縣限內居民頻年水患甚劇若得閉塞亦可以慰數州之民使河流不分則勢猛而新沙不停做古戈船之法急作方底淺船之船二三十號船尾左右各立兩柱底繫鐵索鐵菱三角小矛於鐵門檻上流兩岸排豎鉅石設轆轤每船用篾纜麻索八條分繫船尾四柱繩結轉轆人挽篾纜乘流下灘過灘三五丈卽轆轤人挽而上分班復下灘沙雖堅屢經菱矛爬搔急流乘之不過旬月必次第開通此費少而功大實奇策可用若鐵門檻倘有三五里則只須每船多三五健卒乘流直下萬一隨轉舵赴岸引纜而上兩岸轆轤繩纜井不必用沙堅如鐵掛菱矛而不動則港口既閉引河可以挑濬馬家港引河至出洋處約一百四五十里現在通流宜卽開闢此河使深廣與大河等束以遠隄挑築旣畢便引全黃之水直注新河而堵塞舊河可使二瀆安流百年無變舍此別無救敗之策但開通馬港恐淮安海州境內諸水無歸則宜於鄰河趨會之處別開支河總匯入海州之漣河會同入海然後有利無害雖工費必數百萬金而錫數百萬生靈以數百年安瀾之福每歲省修築之費數十萬收淹沒田禾蠲免之正賦數十萬每遇異漲省賑濟之帑粟數十百萬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明者當能辨之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四

序

周官辨序

凡人心之所同者即天理也然此理之在身心者反之而皆同至其伏藏於事物則有聖人之所知而賢者弗能見者矣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代之政蓋有日夜以思而苦其難合者以公之聖而得之如此其艱則宜非中智所及也故周官晚出羣儒多疑其偽至宋程張二子及朱子繼興然後知是書非聖人不能作蓋惟三子之心幾乎與公為一故能究知是書之精蘊而得其運用天理之實也然三子論其大綱而未嘗條分縷析以辨其所感故學者於聖人運用天理廣大精密之實卒莫能窺而幽隱之中猶若有所疑畏焉蓋鄭氏以漢法及葬事詰周官多失其本指而莽與歆所竄入者實有數端學者既無據以別其真偽而反之於心實有所難安故其惑至於千數百年而終莫能解苟非折以理之至是而合其心之同然則是經之蠹蝕終不可去夫武成之書周人開國之典册也守在官府傳布四方不宜有譌而孟子斷為不可盡信亦折之以理而已余懼學者委生三子之後而於是經之義猶信疑交戰於胸中是公之竭其心思以法後王者將蔽晦以終古故不得已而辨正焉孟子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以余之淺見寡聞豈足以有明而志承乎三子則知道者或猶能察其心而不以為妄也夫

春秋直解後序

始余治春秋惟與學者商論而不敢筆之書乙未丙申間衰病日滋雁門馮衡南河閩王振聲趣余曰凡子所云皆學者所未前問也子老矣設有不諱忍使是經之義蔽晦以終古乎余感焉為著通論九十六章分別其條理而二子少之曰是誠學者之所治也必合舊說節解句釋然後蒙士喻焉踰歲而書成凡通論所載悉散見于是編而不復易其辭蓋余之為此非將以文辭耀明于世也大懼聖人之意終不可見焉耳其義非學者所習聞復變易其辭使反覆以求其端緒曷若辭之複而易熟于目哉昔墨子之著書也言多不辯恐人之懷其文而忘其質也是則余之志也夫

湯文正公年譜序

同年友湯之旭每言其祖潛菴先生之歿垂數十年而編年之譜未就以所難者事信而言文余告之曰譜與誌傳異體惟事之信言雖不文可也乾隆七年首夏公之叔子沆以時賢所為狀誌傳記屬余編定且序之時余告歸行有日矣乃以付武進楊椿農先冬十月沆使使奉書以譜來去取詳略一無所苟公之生平顯著於世人之耳目者蓋具矣抑余因公譜之成而歎

聖祖仁皇帝大知至仁乃前世所罕見也自古忠良生亂世事暗君困於奸邪而危死於非罪者無論矣周亞天之勳庸申屠嘉之正直而殺之者漢景帝也宋真宗亦繼世之賢君寇平仲以股肱心腹相臣爲丁謂所逐遲之又久而後以目中不見爲疑不甚可怪乎當秉鈞香疾公如寇讐要結九卿臺垣乘閒抵隙巧發奇中必欲擠之死地而

聖祖終不惑於讒言以全公之終始豈非易所稱大君之宜記所謂聰明睿知足以有臨者乎自古小人構陷忠良暗昧奸欺之迹必待世遠人亡野史家乘流傳而後暴著惟公之歿則同時士大夫訟言柄臣之陰賊羣小之朋從長洲汪琬爲誌銘四明萬斯同慈谿姜宸英作傳記大書深刻無所還忌其他各述所聞播於四方者不可選紀此雖諸君子砥廉隅不能自闕其義心實

聖祖仁皇帝淵然深識公歿未幾時構公諸臣同時器黜有以大作其公正之氣而不爲權勢所懾威故茲編有所據以徵其信也逮我

世宗憲皇帝特命設公神位於賢良祠我

皇上賜諡文正御製碑文誠意正心先憂後樂布在制辭然後公之志事依日月之光而益明而

聖祖之至德

二聖之繼承就此一事已卓然可爲萬世法故終之旭之身未敢爲譜而今乃出之至公之生平其顯者已略具是編而僉壬朋謀作惡久散見於時賢之傳述而不忘於天下之人之心余無庸更置一辭也

文昌孝經序代

不艷于利不怵于害生有不取而死有不去此士大夫之所謂奇節美行也然觀春秋內外傳所紀廝與賤士往往確然必伸其所志而以死生利害爲甚輕蓋先王之道有以立民之命其漸之也深雖更衰亂而其流不息如此自戰國秦漢以來士君子之族正誼明道而不雜于功利千百年數人而已北宋諸儒之興始卓然有見于人性之本而深探先王以道立民之意其言善之當爲未有及其利者也言不善之當去未有及其害者也使人皆得其利以爲善惡其害而不爲不善則世亦可庶幾乎治而君子之爲說斷然不出于是者以爲不正其本則當天道之駁而不應而人事之可以冒得而苟免也其爲善之心可易以趨利而爲不善去不善之心可易以避害而無術以移之朱子有言今之學者割股廬墓皆爲爲人嗚呼非窮理盡性而能爲是言與余令上元踰年邑人汪珂刊其所藏文昌孝經而請序于余發之則明宰相邱公濬王公鑿所傳述也謂宋西山真氏蓋深取焉而自敘爲諸生得第之事以爲神明之

應嗚呼其信然與孝之道傳所載孔子曾子之言備矣
二公以文儒遭時行志有教化之責固宜明先王之道
使民盡性以立其命者也而區區于是豈好事者所託
而非其真與舍聖人賢人之言而徵諸鬼神取人所以
盡之孝而論其感應吾知眞氏之必無取于是也雖然
世之知命而不惑者鮮矣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不
爲不善士君子之族其果能是哉而令之職民無秀頑
皆當訓之以道是編所載通明易曉雖山農野老婦人
小子皆能諷于口入于耳而動于心有欲布之余安得
而阻其意也

傳信錄序

古之所謂學者將明諸心以盡在物之理而濟世用無
濟于用者則不學也古之仕者自下士以往皆實有可
指之功以及物故其食于上也爲無愧而受民之奉也
安自學廢而仕亦衰博記覽驚詞章翫多言而不足
以建事平民是不知學之用也治古聖賢人之說斂然
爲儒者之容以取世資而出于身者不必然是不知學
之本也故其仕也不大刻于民則自以爲無愧而人亦
諒之其遇事而惘然不知所措與失事之理以枉于人
而自以爲安者皆是也朱子曰凡事之難以通曉于事
者之少也知其分寸而一一以應之則人無欺慢而事
易集夫周之季世先王之教衰矣而自公卿大夫以暨

小臣隸圉當官治事而井然不紊者皆是也豈材之獨
盛于古而通曉于事者之多歟毋抑其所學者然歟會
稽章君惺村爲江南都使司政教所及吏士翕然尤善
治獄雖老姦宿豪從容以數言折其機牙莫不畏服屢
董大役嚴明無犯而役者懷之蓋其存于心者隨在恐
背于義理而又明于在物之數誠所謂知其分寸一一
而應之者也使非局於官之所守則其功之及于物者
豈可量歟君居官甚貧而下車卽治明道先生祠功訖
費逾千金暇時輒採古人嘉言善行手錄而藏之蓋其
設施之所自者非苟然也然君語人每曰吾未知學此
君之學所爲不類于今人歟習于君者集其治政處物
之方可以觸類而有所開通者曰傳信錄行於世而以
余之善于君也請文以弁之余傷夫學者之昧所以也
屬序其文若詩而謝不爲者已數年矣茲所以云者咸
君所學之能濟世用而非以其相好之私也

徐司空詩集序

詩之用主于吟詠性情而其效足以厚人倫美教化蓋
古之忠臣孝子勞人思婦其境足以發其言其言足以
感動人之善心故先王著爲教焉魏晉以降其作者窮
極工麗清揚幽眇而昌黎韓子一以爲亂雜而無章蓋
發之非性情之正導欲增悲而不足以感動人之善心
故也唐之作者眾矣獨杜甫氏爲之宗其于君臣父子

夫婦昆弟朋友之閒流連悽惻有讀之使人氣厚者其
于詩之本義蓋合矣乎司空徐公以忠孝大節著聞海
內餘三十年余晚而得交朝夕同役居常欬然其交友
盡義處眾直而溫雖隸卒惟恐有傷踰年如一日也嗚
呼觀公之接物如此則其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之間端可知矣聞出所為詩示余即境以抒指因物以
達情悲憂恬愉皆發于性情之正而意言之外常有冲
然以和者蓋公生平夷險一節務自刻砥以盡其道而
無怨尤故其詩象之如此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
其人可乎異世以下誦公之詩而得之所以為人忠孝
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考槃集序

眾人之於仕宦常逐逐而不休者彼上之不求所以自
致于君下之不思所以負責于人而惟其身之利焉故
操之則懷舍之則悲君子難進而易退非以為名也所
見者大故其進也常覺其志之難稱而其退也如釋重
負然昔歐陽公生北宋之隆遭時行志功見而名立自
世人觀之不可謂非仕宦之滿志者矣及讀公思穎詩
然後知公之胸中固有欲然不自足者也古之君子自
待厚而不欺其志者類如此渭師范公家世將相嗣宗
職當官侃侃常從

天子出征絕域以材武名師中及凱旋論功遽引疾眾

皆託焉而不知公之勤心奉職與勇于乞身其道固相
為表裏者也公夙好詩及退休益寄情焉集平生所作
名曰考槃蓋素志然也公詩格律必依于古而意思閒
遠愉然自得譬諸草木枝葉必類本觀公之行身有方

視仕宦如脫屣則其詩之不類于眾人右以也夫前此
依傅貴本王本有徐蟬罔詩集序前數行即此文自
符厚而不欺其志者類如此止下云徐公蟬罔方少壯
若素及晚歲與余交則已破上知還出秉節或入參
帷幄信用體貌班駘中莫與此並而自視常然惟以
過不得問為憂非自待厚而不欺其志為能及此乎聞
出其詩屬于序觀其前無哀怨之音暨其後無摧慘之
言而仁孝忠誠時益於華髮之外蓋其性行亦於斯可
見矣傳曰譬諸草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抑吾觀歐
公之思穎也豈期退休以待老而務自暇逸哉且以居
高位受主知任天下之責而大懼德業之弗終耳故吾
亦公之詩而備論平生之志事以承德業之弗終耳故吾
空詩序一首或此二首先生所
塗去而改為彼一首聯鈞衡識

蔣詹事牡丹詩序

余性好誦古人之詩而未嘗自為之蓋自漢魏到今詩
之變窮其美盡矣其體製大備而不能創也其徑塗各
出而不能闕也自賦景歷情以及人事之叢細物態之
妍媸凡吾所矜為心得者前之作者已先具焉故驚奇
鑿險不則于古則弔詭而不雅循聲按律與古皆似則
習見而不鮮以此知詩之難為也惟心知其難又嘗欲
得期月之間一力取焉以試其可入與否而卒未暇也
康熙丁酉仲夏詹事蔣公以其所為牡丹詩百篇屬余

序發而讀之粹然有當于余心蓋余之所難于詩者詹事已備悉之故能則于古而與之不相似也是變窮美盡而復有所入者也故其意義多前人所未及而一物之微詠之至于百篇之多而莫有自相因襲者焉余于詩畏難而不敢試者有年所矣今詹事苦其心以力取之余時得而觀之以足吾意樂何如也今而後余益可絕意於為詩矣

楊千木文稿序

自周以前學者未嘗以文為事而文極盛自漢以後學者以文為事而文益衰其故何也文者生于心而稱其質之大小厚薄以出者也菱菱焉以文為事則質衰而文必斂矣古之聖賢德修於身功被於萬物故史臣記其事學者傳其言而奉以為經與天地同流其下如左邱明司馬遷班固志欲通古今之變存一王之法故紀事之文傳荀卿董傳守孤學以待來者故道古之文傳管夷吾賈誼達於世務故論事之文傳凡此皆言有物者也其大小厚薄則存乎其質耳矣魏晉以降若陶潛李白杜甫皆不欲以詩人自處者也故詩莫盛焉韓愈歐陽修不欲以文士自處者也故文莫盛焉南宋以後為詩若文者皆勉焉以效古人之所為而慮其不似則欲不自局於蹇淺也能乎哉時文之於文尤術之淺者也而其盛行於世者如唐順之歸有光金聲窺其志亦

不欲以時文自名吾友楊君千木才足以立事義足以砥俗聽其言觀其貌不知其為文士也及出其所為時文則窮理盡事光明磊落輝然而出于眾蓋其心與質之奇不能自秘者如此既為論定因發其所以使學者知所務焉

何景恒遺文序

余嘗謂善教化敗人材者無過於科舉而制藝則又甚焉蓋自科舉興而出入於其間者非汲汲於利則汲汲於名者也八股之作較論策詩賦為尤難就其善者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故溺人尤深有好之老死而不倦者焉余寓居金陵燕晉楚越中州之士往往徒步千里以從余遊余每深贖太息以先王之教古人之學切於身心者聞之始聽者多惘惘然再三言其精神若為之震動惜其人皆散處四方不獲久與之居而觀其誠有所變化也歲辛卯以事返桐光甥正華持一編示余曰此何生景桓文也吾女弟歸於生生不蚤早天垂死屬某曰方子與吾生同鄉而未得一見其人子能使序吾文死不恨矣發而視之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蓋其心力嘗竭於是而有得焉無怪其至死而不能釋然也夫死生亦大矣生中道夭不以為大感而獨惓惓於制藝之文蓋科舉結習入人之深如此而况先王之教化所以漸人於性命者或使移生所以好制藝者而大

用之則守死善道不足爲生難此古之人材所以強立而不返者眾歟生與余生同鄉又嚮余之篤如此惜乎吾不及其生之時而相與往復其議論也序其文所以恨余之不遇生也

喬紫淵詩序

余兒時見家君與錢飲光杜子皇諸先生以詩相切劘每成一篇必互相致或閱月踰時更索其稿以歸而更定焉余慕其鏗鏘欲竊效之而家君戒曰汝誦經書古文未成熟安暇及此且爲此非苟易也年二十客遊京師偶爲律詩二章數日涇陽劉跛千忽相視而嘻曰吾有所見子詩信子之云乎藝未成而褻之後自悔焉而莫可追也子行清文茂內外完好故以詩自暇吾爲子毀之矣余自是絕意不爲詩或以詩屬序則爲述此而以不知謝焉丁丑夏授經白田喬君紫淵請序其詩三數而未已也余雖心知其工而猶持前說以謝焉君書識古法余愛而索之因錄漫興一章示余其次聯云文章幾輩誇行遠性命初知有苟全余誦之瞿然若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而足垂在外也蓋是時余方治春秋辨正註家之紕謬而自爲義例生徒朋游有來叩者爲陳其義往往侃然自任以爲必傳于後無疑而君因以詩諷也嗚呼其用意爲不苟矣昔歐陽子以勤一世盡心于文字爲可悲蓋深有見于逾遠而存之難

而近時浮誇之士不求古人所以不朽之道而漫爲大言將以惑夫世之愚者君之意若歐陽子所云則望我厚也其以浮誇者見疑則責我嚴也且中有疑而正告焉非交友忠而不務爲道諛者能如是與余因是欲序其詩以爲報而未嘗面許之又數年至今壬午君來金陵謂余曰子終不序吾詩豈吾詩不足以序乎余于詩雖未之能也而其得失則頗能別焉家君有言孔子論詩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漢魏以來作者非一情無貞淫事無大小體無奇正辭無難易其傳于後者必于是微有合者也君一爲詩而使余數歲之中苟發言而怵然苟廢學而惶然余于是得與觀焉其爲賜大矣君旣開余以道余安得而靳其言也

隱拙齋詩集序

仁和沈生椒園少喜爲詩嘗受業于鄉之耆長舊有位人月鍛季鍊其詩遂工大江以南稱詩者多歎以爲莫及也已而來京師能詩之聲日著京師之人亦無與相甲乙如在江南時今又學于余顧其意若有不安于其所已學者而求進焉余體其意而竊自慙非其人也雖然當聞之矣先王採詩之法行不獨士大夫能爲詩闔巷之間氓隸之賤以至婦人女子率意歌謠咸可觀焉今十五國之風具在可考而知顧其後列國諸侯卿大夫燕饗聘問其所稱引况喻率不出三百五篇之詩無

一人焉自爲詩以相贈答者孔門七十子之徒皆異能之士而許其可與言詩者僅賜與商由是言之詩之爲道淺者得淺焉深者得深焉生思進乎其所未學者卽于詩焉求之其可矣噫今之士爲詩者多未嘗爲生之學而輒自喜者尤多然則如生者人第謂其詩莫能及抑又何也雍正庚戌八月朔日桐城老友方苞

古文約選序例代

太史公自序年十歲誦古文周以前書皆是也自魏晉以後藻繪之文興至唐韓氏起八代之衰然後學者以先秦盛漢辨理論事實而不蕪者爲古文蓋六經及孔子孟子之書之支流餘肆也我

國家稽古典禮建首善自京師始博選八旗子弟秀異者並入於成均

聖上愛育人材闢學舍給資糧俾得專力致勤於所學而余以非材實承

寵命以監臨而教督焉竊惟承學之士必治古文而近世坊刻絕無善本

聖祖仁皇帝所定淵鑿古文闕博深遠非始學者所能徧觀而切究也乃約選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家之文刊而布之以爲羣士楷蓋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得其支流而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然各自成書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割其次公羊穀梁傳國語

國策雖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紀數百年之言與事學者必覽其全而後可取精焉惟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擇其尤而所取必至約然後義法之精可見故於韓取者十二於歐十一餘六家或二十三十而取一焉兩漢書疏則百之二三耳學者能切究於此而以求左史公穀語策之義法則觸類而通用爲制舉之文敷陳論策綽有餘裕矣雖然此其末也先儒謂韓子因文以見道而其自稱則曰學古道故欲兼通其辭卓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經語孟之旨而得其所歸躬蹈仁義自勉於忠孝則立德立功以仰荅我

皇上愛育人材之至意者皆始基於此是則余爲是編以助流政教之本志也夫雍正十一年春三月和碩果親王序

一二傳國語國策史記爲古文正宗然皆自成一體學者必熟復全書而後能辨其門徑入其窾突故是編所錄惟漢人散文及唐宋八家專集俾承學治古文者先得其津梁然後可溯流窮源盡諸家之精蘊耳

一周未諸子精深闕博漢唐宋文家皆取精焉但其著書主於指事類情汪洋自恣不可繩以篇法其篇法完具者間亦有之而體製亦別故概弗採錄覽者當自得之

一在昔議論者皆謂古文之衰自東漢始非也西漢惟

武帝以前之文生氣奮動個儻排宕不可方物而法度自具昭宣以後則漸覺繁重滯澀惟劉子政傑出不羣然亦繩趨尺步盛漢之風逸無存矣是編自武帝以後至蜀漢所錄僅三之一然尚有以事宜講問過而存之者

一韓退之云漢朝人無不能爲文今觀其書疏吏牘類皆雅飭可誦茲所錄僅五十餘篇蓋以辨古文氣體必至嚴乃不雜也既得門徑必從橫百家而後能成一家之言退之自言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是也

一古文氣體所貴清澄無滓澄清之極自然而發其光精則左傳史記之瑰麗濃郁是也始學而求古求典必流爲明七子之僞體故於答難解嘲答賓戲典引之類皆不錄雖相如封禪書亦姑置焉蓋相如天骨超俊不從人閒來恐學者無從窺尋而妄摹其字句則徒敵精神於蹇淺耳

一子長世表年表月表序義法精深變化退之子厚誦經子永叔史志論其源並出於此孟堅藝文志七略序淳實淵懿子固序羣書目錄介甫序詩書周禮義其源並出於此概弗編輯以史記漢書治古文者必觀其全也獨錄史記自序以其文雖載家傳後而別爲一篇非史記本文耳

一退之永叔介甫俱以誌銘擅長但序事之文義法備

於左史退之變左史之格調而陰用其義法永叔摹史記之格調而曲得其風神介甫變退之之壁壘而陰用其步伐學者果能探左史之精蘊則於三家誌銘無事規撫而自與之並矣故於退之諸誌奇崛高古清深者皆不錄錄馬少監柳柳州二誌皆變調頗膚近蓋誌銘宜實徵事迹或事迹無可徵乃敘述久故交親而出之以感慨馬誌是也或別生議論可與可觀柳誌是也於承叔獨錄其敘述親故者於介甫獨錄其別生議論者各三數篇其體製皆師退之俾學者知所從入也

一退之自言所學在辨古書之眞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蓋黑之不分則所見爲白者非眞白也子厚文筆古雋而義法多疵歐蘇曾王亦閒有不合故略指其瑕俾

一易詩書春秋及四書一字不可增減文之極則也降而左傳史記韓文雖長篇句字可雜芟者甚少其餘諸家雖舉世傳誦之文義枝辭冗者或不免矣未便削去姑鈎劃於旁俾觀者別擇焉

明御史馬公文集序

有明御史馬公經綸奏議雜文詩語錄凡十卷其孫暨集錄而屬余序之公之仕也適當神宗晚節上怠於政而君臣不交邊方軍紀漸蠹蠹於幽昧之中而朝士大夫邪正之黨禍孽方萌未知勝負之所在公於此時遇

事直言每有所教正補益而卒以此蒙大譴而奪其官
昔吾高祖太僕公事神宗居御史臺與公先後數年在
朝極論時事與夫巡按楚豫所設施於治所者皆人情
所難公與吾祖當日之居臺中號爲中正和平不務矯

激以收時譽而所言所行之卓卓如此使當教化陵夷

士節不厲之時而有一於此其功名震乎人心而文章

播傳於宇宙當何如者然則當時士大夫之砥礪名行

而守官者概不慙於其職不可以想見哉夫教化之興

非一世之事也三代之衰自公卿大夫以至叱隸皆知

守道與官而以死生之際爲甚輕者先生教化入人之

深而萬物皆有以立其命也遷謫放流人情所畏惡毒

肢體濱死亡士大夫之危辱莫甚焉而明時臺之以言

事廷杖者接踵而蹈之如歸蓋高皇帝以廉恥禮誼爲

陶冶士自居庠序之中而已知上所以待之不苟矣進

而歷於朝廷益凜然上之所以相屬與己之所以自處

者故方其盛時上下清明幾無一職不得其理至於神

宗之季亦少貶矣而士大夫之居清要矜節行者十常

八九雖不足以語于三王之盛而要豈漢唐所能望哉

惜乎神宗不能審察于邪正之閒如公類者非惟不用

其言又顯棄其身而其後明政卒以黨敗也公詩文俱

有典則而論學之語尤洞然見斯道之大原非剝襲於

口耳間者然則公之排擊僉壬至於顛頓而不悔皆有

所由然非激於一時之意氣而以爲名也今騏能暴公
之遺文而吾祖所論著經兵火書皆散亡今其存者獨
寶錄所載章奏然亦略矣故余攷公之遺文盡然於纂
述之無由而嘆斯文之傳亦有豈有不秀也

甯晉公詩序

辛未壬申閒余在京師與吾友崑繩日夕相過論文而
崑繩所與交善者多與余游是時崑繩客觀齋甯君之
家而其弟晉公愛余甚厚閒以其北游詩詣余曰吾所
爲詩未嘗以示京師之人吾欲子與崑繩序而藏焉崑
繩既有言矣余應之而未暇以爲嗣是相見必以爲言
余曰凡吾爲文遲速未可以期待吾意之適而後得就
焉吾與子朝夕游處而以事屬於此者且數年何患余
文之不就哉是時京師人多乞余文者余時時勉應之
獨以謂序甯子不宜苟又計其時之多暇以爲爲之當
無難而不知浸尋解滯至於久而未之就也癸酉之秋
與晉公朋試京兆竟事相見王氏宅顧余曰子許序吾
詩今踰年矣吾非以競於世士將歸而示吾鄉之人與
子弟焉吾自吾之鄉聞子吾鄉之人多慕子之爲人而
吾今與子爲兄弟交子無言惡知吾與子之交如是哉
旬日後各當歸散會見不識何時吾安能待子余聞之
愜然急歸旅舍爲序序方成未以示晉公而以事南還
及家肘囊發書檢數年客游所爲文未嘗有所脫落而

獨序晉公者不與焉又逾年而觀齋自穎來金陵遽相省問晉公息耗則聞其歸而貧且病益憊退而蹙然顧念從事朋游以來鄉曲之人好之者蓋寡而海內之士或聞其風聲氣烈一見相信如骨肉兄弟平時游處往還無閒朝夕疾困憂喜相聞一旦蹤跡離異如參商思其形貌辭氣則胸氣爲之繚轉又以余之窮於世而凡世之術業志趨與余同而心誠有愛於余者其迺遭坎珂必與余類若晉公者所見皆然吾以慨於心也晉公夙好余文故書此遺之以開其心至其詩則徒能記憶其工而論之未得以詳也崑繩之文備矣

張彝歎稿序

余年十四五從先兄百川與里中及近縣朋友往還問其人可與久要者則稱古塘彝歎二君子問其文可相拔以至於古者而先兄難之有頃而言曰亦二子也余疑焉蓋是時二子之文實無以異於眾人也兄曰余察於二子之爲人矣劉直樸而有恆張儻朗而不僞語曰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猶斥鹵礪瘠不能生良材也故質美則必能務學而文之成常肖乎其人古人之文淺深純駁未有不肖其人者也不肖者非其人之未成則其文之未成也若二子者有其本矣其後兄與余俱年長奔走四方朋游中相親信者漸廣而不相見則思之深相見久而不能捨去者未有如此兩人也古塘初

爲鏗鏘絕麗之文其後沈潛於六經之訓義而歸於簡實按其義不當於聖賢之意者亦寡矣彝歎之文凡數變皆能闡事理窮人情其境無不開也其體無不備也蓋二子能務學以成其文而卒各肖其爲人如此余與二子居議論則相抵文章則相駁往往詰難紛紜彼此各不相下必先兄出一言折之乃各得其意而無爭彝歎家高淳去金陵二百里而古塘與余兄弟孤行遠游蹤迹常不得合併獨辛已歲先兄與余家居而古塘歸自楚中彝歎亦以事數至金陵時先兄已負疲疴獨二子至輒據几談笑怡然終日殊自樂也而先兄竟以是年冬齋志以歿自先兄之歿也余愴然無所依獨與二子相見則心暫開而二子之思先兄幽痛隱默亦僅次于余也今年秋彝歎舉于鄉總其所爲文數百篇使余與古塘決擇而刊布之古塘欲獨存其近歲淡樸深老者六七十篇而余慮庸于學者不能知也欲兼存其少作以誘進蒙者而古塘持之惜乎吾兄亡而無所取正也余心氣敗傷家事紛擾竟未得備觀其文而爲之決擇聊爲序其大意如此其取舍評論則多出於古塘云

劉巽五文稿序

己巳冬余自督學宛平高先生澄江公署歸過無錫訪先儒東林講學遺址因就其杖者張君秋紹而求其邑人之可交者秋紹曰吾邑劉氏有二賢士一曰言潔今

皆久而無成閱巽五是編未嘗不爽然而自失也

朱字綠文稿序

貢入成均一日巽五爲諸生因與秋紹就巽五於其居其爲人冲和平易容婉而氣清退謂秋紹是有東林人遺意也後隨宛平公至京師介鄉人宋潛虛以交於言潔其爲人剛大嚴毅使人一見而斂其邪心與驕氣退謂潛虛是其氣象儼然東林人也言潔愛余如兄弟在京師踰年旬日中未不再三見者問問其世係則與巽五同出自光祿本藩公蓋東林賢者之子孫也言潔幼工時文在京師則專爲古文稿成余必見之而巽五之時文亦多流播四方余嘗私評二家之文或剛大而嚴毅或冲和而平易又莫不各象其爲人也言潔行身爲學介然不苟同於流俗余與潛虛每擬之高顧諸公而不忝中道以歿則所以繼光祿之傳而推大其鄉先生之遺業者獨在巽五矣余與巽五皆宛平公所取士又同舉於鄉而不得時見今年秋巽五授經金陵始熟而察焉其爲學其行身與言潔異其外而同其中者也巽五爲諸生時其課試之文已布於四方成進士後有制義二集並行於世而巽五自擇其尤者彙爲一冊而屬余序之巽五之學於經史百子無不淹貫而以爲時文故其擇之也精其語之也詳雖其外不爲驚人之言而理精體正時文之可久存而不敝者必此類也言潔嘗勸余盡棄時文之學以治古文而余授經自活用時文爲號以召生徒故不能棄去以減耗其日力而兩者

余自與朋友往還未有先於字綠者其始相見也在丙寅之春朋試於皖江時余爲童子字綠爲成人而以時文之學相得爲兄弟交其後壬申余授徒京師而字綠亦自山東來時學爲古人文成必以示字綠而字綠亦出其贈醫某一篇示余余曰子才可達於作者盍遂成之字綠曰吾多事未暇也又其後丙子闈字綠定居於杜谿而往就焉字綠方築室而未成見余至忻然曰吾忝有數椽之庇百畝之殖可以老於是矣子年方壯儻不爲時所棄則資我於山中以卒吾業而亦以成子之名豈不快哉出其數年客遊之文則所蓄愈厚而其光輝然而不可遏矣又其後辛巳字綠來白門其所著書已數十萬言余始見之甚喜繼復大駭久而慙且懼也字綠曰子母然物之至者不兩能吾時文之學亦不逮子余曰是所謂家有琬琰而羨人之瓦缶以爲富者也且子獨不屑爲此子爲之亦當勝余時字綠棄時文而不應有司之舉者已數年或勸其入京師就決於余余曰子之學成矣而力有餘雖復爲此無害吾門祚衰薄而家事多累子昔曰我當出而子處今子當出而我處因舉字綠前所以語余者以屬字綠而字綠北行果驗年而成進士復與相見京師謂之曰子果用吾之言

乎字緣曰子之言皆信吾時文之學亦可概於子矣余索視之自愧不如三復而審究焉則不如遠甚夫字緣之年長矣其用功當艱於余而其古文之學數年而成時文則數月而得其勝雖其資材有過人者亦用心與力之篤且專故能成功若此之速也余得於天者既劣而復因飢寒疾病憂患以廢日力而蔽其精神豈獨慙於字緣雖欲所就之比於中人不可得也字緣自訂其時文百三十篇屬序於余因念與字緣爲交之始末而歷其進學之難易而又以嘆夫治道術者苟毋怠而止皆可以造其極而世之不能盡其才者眾也

余西麓文稿序

昔吾師宛平高公視學江南士之尤當公心者於吾鄉則苞與齊生方起於歙郡則汪生鴻瑞余生華瑞嘗語余曰子之文深醇而樸健齊生之文從容而典則汪生之文幽渺而參差余生之文微至而切實苟勤而不已皆于斯道能有聞焉者也又曰凡吾所取于二三子者非徒外之文也觀其言軌於道而氣不佻其於人亦概乎能有立者也苞從先生游蓋十年餘凡三至京師皆就學先生之家每歷歲歲時而至先生之所必曰子曾見於某乎抑有聞於某乎癸酉冬余自京師歸遊宣歙見余生於祁門之西郭而未暇叩其所藏也乙亥再入京師而汪生適至與持所業以正於先生先生忻然而

喜因爲汪生道齊生余生驗年余以事南還而汪生留又三年至今庚辰正月余復至京師而汪生以客死淚旬而先生歿焉見齊生於先生之喪次相視飲泣而不能語蓋余與齊生皆於己已侍先生于江州違隔而不見者越十年矣余將歸而齊生以文屬余序余愴恍不能就其詞至金陵而余生亦以其文來所造益深於曩時各有變化而大意不越先生之所云也夫先生向之所許於吾數人者蓋有所試以知其將然爾時未之能也今二子之所造則庶乎能實先生之所云矣獨恨先生所望於吾數人者非徒外之文乃二子之文成而先生已不得見焉而汪生者其身既死其文亦散失而不可收則余於二子之文豈能默然而已哉故書以示余生且遺齊生以志先生所望於吾黨者蓋不止於是也

伍芝軒文稿序代

往者丁卯之歲吳中士人論天下乙科選首之文之稱其舉者皆曰浙東伍生索而視之犁然有當于余心也又數年余奉詔至闕而生尙與其曹偕計吏于京師余既已訝其久而未遇而生以其業朝夕請余然後知余向之所得于生者猶未足以既生之實也夫上之人莫不欲下無遺才而才者不必收下之人莫不務精其業而精者不必遇豈真有莫之爲而爲者邪生始一舉而駕浙東八郡之士何其易也而今蹇不進者且十年餘

又何難歟然生用此學日以富文日以奇充然溢于中而輝于其外則生之屈未始不爲伸也漢史傳諸儒或久不得舉而明經義蓋古而然矣今生于世尙未爲無所遇者而其才猶不能盡伸如此其他一無所試以枉其才者可勝道哉

深陽會業初編序

古者教民必有其地所以聚其耳目心志而使之一起與同業者非兄弟姻親則鄉鄰熟識其行旣得相觀以善而詩書六藝之文鄉先生長老旦旦而言之而子弟耳熟焉各竭其資材以相鑽礪故其入之也易而漸者深後世所以教民者旣非其具而所號爲庠序學校者不過有司按期以蒞而士不得朝夕從事焉故事雜言麗而志益以苟其間學與道之代張反出於私有所承而非以從上之令也夫經學始於漢而盛於宋其間老師宿儒自召其徒以講誦之故其學者各以爲己所私得而惜其傳而施於事見於言者亦能不易其所守自帖括之學興而古人所以爲學之遺教墮壞盡矣然當有明盛時其能者頗於經義有所開闡而行身植志亦不苟同於流俗之人及其中葉尤尙文社連州比郡必擇眾所信服以爲之宗其旨趣各有所歸而不可易與同業者文學志行之顯於時則榮之若身有焉而取敗者恥之若身與焉雖其所學與古異而一其耳目心志

以相鑽礪而惜其所私得者猶之古也今世之爲時文者其用意尤苟以爲此以取名致官而已其是與非不必問也而余聞見所習則宜與深陽之閒其學者猶兢兢然重之蓋其地僻罕舟車商賈而多桑麻之業其學者羣萃州處耳目心志一於是而以爲不可苟焉亦其習尙然也今年春余客澄江宜興儲君禮執示以在陸草堂課文用意多不苟其尤者氣質雅近古文而今深陽狄太史向濤復聚其子弟鄉人課文遠問於余發而讀之其材雖各有所就而并沐浴於古以發其英華波瀾意度大略與在陸草堂之文相近也余多病少學於時文尤踈誦諸君子之所爲嘆賞其工而已豈有足以相益者哉諸君子之鄉薦紳耆儒多深於文律者太史之文固嘗流通當世足爲精法而儲氏有老師曰同人太史昔與同學而在陸諸君所取衷也壤地相接諸君子往而問焉必有相得而益彰者若余則勞苦憂病患日力之不足有晷刻之暇必併力於先儒解經之言而其所得往往與科舉之士所守者異道以故朋游閒多見謂迂誕而莫與翻覆其所疑諸君子若於是有取焉則余固願褰裳而前以相質也

跋

跋先君子遺詩

先君子自成童卽棄時文之學而好言詩少時耕牧樞陽黃華有江上初集旣而遷於六合有棠村集康熙甲寅還金陵舊居有愛廬集庚午後有漸律草辛巳後有卦初草計三千首有奇先君子弱冠卽與宗老塗山邑人錢飲光黃岡杜子皇遊諸先生皆耆舊以詩相得降行輩而爲友諸先生名在天下當世名貴人立聲譽者皆延頸索交而先君子遊於酒人日與山農野老往來酣嬉用此窶艱衣無著日不再食諸先生或爲諸公道之卽動色相戒曰公毋累我使以詩爲禽犢廣陵人鄧孝威嘗於杜于皇所見先君子詩以入詩觀二集先君子再致書必毀所刻而後止晚歲小子苞請錄諸集貳之弗許曰凡文章如候蟲時鳥當其時不能自己耳百世千秋之後雖韓杜作者以爲出於其時不知誰何之人獨有辨乎且諺曰人懼名豕懼壯爾其戒哉先君子旣歿四年而苞以南山集牽連被逮下江甯縣獄制府命有司夜半搜書籍江甯蘇侯夕至諭婢僕凡寫本皆雜燒而諸集遂無遺惟姊夫曾退谷口熟五言律五百六十三首斷句二百四十五聯又於里人篋藏壁揭者得各體九十八首嗚呼苞以冥頑玩先君子所戒以禍其身終不得歸守邱墓而先君子平生精神日力之所

寄以不肖子之故而灰燼焉苞之罪上適于天矣乃涕泣取所得遺詩校錄錄諸板以志悔痛且以廣先君子之戒於無窮也

書高素侯先生手札二則

己巳夏四月余以歲試見知於先生秋七月招入使院辛未從遊京師先生軫其飢寒開以德義一出入未嘗不詰所有事也所與往還未嘗不叩其爲孰誰也蓋自癸酉以前未嘗旬月去乎先生之側而凡所爲文先生皆指畫口授焉甲戌後授經四方閱月踰時先生通書必索所爲時文蓋知余素厭此而督之丙子試京兆罷歸將不復應有司之舉悉散所爲時文於生徒朋游獨先生所點定不敢棄擲並數歲中手札巾笥而置之先世藏書櫃中戊寅先生以書督應鄉試己卯果得舉將請先生序其文以行於世至京師而先生已寢疾數進見未忍言入試於禮部未竣事而先生歿歸至家發向所藏則與遺書並朽蠹矣余文以散在生徒朋游聞收之尙得十七而先生所論次無一存者余天資蹇拙尤不好時文累日積久以至成帙皆先生督責敦率以爲之而先生所講授反不得少畱集中以誌師弟存歿之誼此余所以日夜悔痛自責而無以容也是書乃戊寅見遺命就鄉試者以得之最後未入巾笥中故得獨存而今丙戌六月朔後七日復於散帙中得之時生徒朋

游以余登會試榜彙刻前後所爲時文因以冠於簡端並記先生所以切劘之意以見余時文之學之所自而先生筆墨素不有假手於人故評訂之語皆不敢妄託焉

先生孝弟之行自鄉人及朝士大夫皆載其言而才識卓然足爲物所倚賴則有待而未施故世無知者余於誌銘旣陳其大略至於處已待物博大敦篤粹然有古賢之風叢細之事無不可以法後學苞生長山澤獲事先生時甫去父母膝下絕不知交際中所謂世情者徒見書傳所載古人語言行事以謂直可推行於時先生四十爲文以壽謂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孝弟者人之庸行而先生所表見於世尙未有赫然如古人者苞大懼先生之無成也先生命張於庭踰月語余曰生所與交慎毋以文贈余請其故先生曰今之贈言者以爲禽犢也而生所陳皆古義恐重爲尤余未答先生曰吾有所試也世不可與莊語日生所以壽我者意良厚而吾客見之皆謂吾有不肖之行而爲生所譏切也余曰何弗撤也先生曰吾正欲使諸公一聞天下之正議耳余始至京師下帷先生之廬夜讀書有童奴若歛爲鬼聲余惡而扶之越日先生遍召府中童奴指曰某某有過生爲吾扶之某某使吾弟鞭之是尤頑梗生恐不足以初也自是府中童奴皆懾莫敢忤余又踰年

始聞余所扶乃太公侍者太公患余之妄讓先生甚切先生恐童奴恃此以無禮於余又恐余時親扶之以損太公之歡也余臥齋在兩宅中間其東爲先生賓廳之堂其西爲太公燕私之齋僕某邁厲疾公移余於西齋京師人言是疾善傳染致湯藥者隔簾牖而委之溲溺並積久之臭達於外近者不堪余議僦屋以遷焉先生急止之曰吾賓從可暫謝出入謹避其惡無傷也吾聞疾甚者不可以變更震蕩之無生理矣數月竟瘳先生之心厚於仁而能盡在物之理如此凡余所不及聞知者可類測也使天假之年而得展所蘊於世雖赫然如古人者豈不足以致哉以此知古之發名成業與無所顯於時者皆會其所適而然未可以旣人之實也余以重得先生遺跡追念夙昔所感破於先生者因並志之又以見余之所師於先生者蓋不徒以文術也

刻百川先生遺文書後

先兄六歲能爲詩十歲好左氏太史公書未冠通五經訓義且晝治事暇則與朋游徜徉郊原墟莽閒夜誦書或危坐達旦不寐叩所以不答也爲諸生自課試外未嘗爲時文苞每遠遊歸出所爲詩歌古文及詁經之言相質先兄亦不喜曰古之爲言者道充於中而不可以已也汝今自覺不能已乎同學二三君子會刊先兄課試文曰自知集者行於世先兄弗快也乙亥丙子授經

姑孰登萊開學子課期必請文爲式遂積至百餘篇而與朋游往還酬贈亦開爲詩歌古文常錄爲四冊貯篋中苞請觀未之出也會出以示溧水武商平高淳張彝歎旋復收匿蓋恐苞與二三同學復刊布之辛巳冬十月先兄疾困苞偶以事出入戶見鑪灰滿盈退問侍側者則錦篋中文也自先兄之歿四方同學愈思見其遺文遍索於生徒朋游僅得二十篇因與前集並刊布焉蓋時文雖先兄所不好而其發之必有爲所謂充於中而不可以已者亦於是可見矣癸酉余客京師先兄郵寄十餘篇相示內邱王君永齋持去姪道希云庚辰春無陰夏君虎文相過別時手一冊與之今二君皆歿其子弟若能求索得之以暴於世不獨先兄之心神賴以不泯亦可以見其父之能知言而取友也詩歌古文竟無存者獨曾爲督學磁州張公賦絡緯一篇擬南樓識集序一篇載江左文選廣師說一篇上長洲韓公朋游間多有之因附錄以見先兄之蓄於中者有待而未發而偶發者又自以爲不足而焚滅之使學者因是思想其所用心焉

附刻弟椒塗遺文書後

弟椒塗少穎悟以余與兄困于諸生授徒在外家君命視米鹽而弟暇竊觀書余與同臥起往往寐覺弟猶伏几體素羸余與兄恐致疾每爲文必怒之未嘗一給視

久之弟亦不敢自出將卒始出制義二十餘篇曰吾心力嘗困于是異日尙爲吾存之余與兄封識不忍發也又數年發之始知其已得慶歷諸公奧祕以文少不成帙未可單行今擇其尤者十篇附在先兄遺文之末弟性情質行略見余所爲誌銘故並列簡端以志余兄弟三人少小相依之艱中道別離之痛而余單獨一身無以奉二親之歡所以計慮身心者獨難也

書先君子家傳後

此亡友宋潛虛作也潛虛少時文清雋朗暢中歲少廉俾晚而告余曰吾今而知優柔平中文之盛也惟有道吾幾此吾心慕焉而未能然世所見潛虛文多率爾應酬之作其稱意者每積而藏之曰吾豈求知於並世之人哉度所言果不可棄終無沈沒也是篇其中歲所作自謂稱意積而藏之者潛虛死無子其家人言積藏之文近尺許准陰某人持去或曰尙存或曰已失之矣嗚呼是潛虛所自信爲終不沈沒者其果然也邪

書諸友公祭先母文後

此光生正華作也正華於余爲彌甥戊子余歸故里見其時文異之遂從遊龍眠山中一日晨起讀莊子齊物論未朝食已成誦試以他書日誦萬言因與至金陵以女甥妻之入贅于馮氏數年中徧誦五經及周秦間諸子書於古文詞皆得其門徑余北徙復來相依授其徒

數家皆不合衣敝履穿而歲時必少有所蓄以遺其親
妻子之生計弗問也戊戌冬館某家資用始少給而腓
下腫踰歲七月竟死正華美鬚髯狀貌偉然見者皆爲
動容而賦命之薄至此賤貧固不足道使造物者不奪
其年其學之所就豈可量歟孔子曰秀而不實者有矣
夫嗚呼惜哉

書時文稿歲寒章四義後

憶辛未秋余初至京師偶思此題成四義言潔潛虛詒
孫三君子深許之遂訂交余每以事出必詣三君子三
君子以事出必過余問辨竟日往往廢其所事而歸王
申冬言潔還錫山引余至其寓教以植志行身之事相
語至夜半已寐復起坐達旦既歸後余客涿鹿又遺書
過千言示余以所處癸酉秋詒孫還青陽余與共乘單
輪席車出郭門已交手背行近半里詒孫復下車呼余
立道旁哭失聲曰吾與子會見不知何時或數年或十
數年不終隔絕足矣詒孫在京師時不三數日必宿余
寓酒罷往往無故悲嘯夢中或大哭余驚起而詒孫尚
未寤詰之則終不甯言既歸余見青陽人問徐子悲憂
窮蹙之故乃知其天屬遭遇蓋古聖賢人所難處者余
恐其以恨苦殞生再致書喻以徒死無益而詒孫已成
心疾矣再答余書漫言他事不及所以去年冬余在澄
江夢見詒孫面積垢向余赫然無言心忤忤不能自克

尋復自解以謂夢寐之事不足深究噫城七月歸金陵
而潛虛來告余曰詒孫死矣有吳生者至自青陽言其
心疾至昨歲轉劇泣笑類顛者一夕張燈書數十紙不
休妻子問故曰告吳君此書教我友宋子方子旣又索
書展視一一自焚之開戶出苦將便溺久不返妻子怪
而迹之則已死村外小溪中頭面泥漬時余一子始傷
意忽忽不樂及聞詒孫凶問出郭西向號而哭之不復
覺子死之痛矣言潔先三年丙子以疾卒余與潛虛俱
在燕南其邑子邵君義書客金陵偶心動歸往省之旣
眼復蘇惓惓以不得見余與潛虛爲恨義書爲余言未
嘗不流涕言潔蓄道德而有文章余意其爲天所生以
扶樹道教之人而不得竟其業以死此理數之不可究
測者然觀荆公之銘深父則古嘗有之若詒孫之孝弟
純明粹然有儒者之質行而死於非命則自書傳以來
吾未之見也使天下不知詒孫之所以死則無以白詒
孫之志使天下知詒孫之所以死又恐傷詒孫之心此
余與潛虛所以幽痛而不敢言也言潔詒孫皆有子雖
幼願能承父學恨余與潛虛困窮無聊未有以扶進而
存恤之欲刻其遺文亦未得就近以坊人刊余文稿檢
舊篋得此四義覆閱之詞義甚粗鄙然念得交于三君
子自此始因不自棄四義向者自寫兩通一言潔閱一
潛虛詒孫閱以硃墨別之言潔閱者畱北平方允昭所

數年素歸崑山張閣成持去潛虛語孫閣者內邱王永齋持去而允昭閣成永齋先後皆奄忽矣念之終夜氣結晨起志之時已卯十一月朔日船過寶應書

記時文稿行不由徑三句後

余已巳歲試受知宛平高素侯先生辛未後從入京師先生命閉特室勿與外通大司成新安吳公謂先生曰吾急欲識此生吾擇生徒之尤者與子弟會文先生能過我乎余以疾辭又數日召飲酒再三辭公因自訪余於萬齋余因先生以謝曰某名掛太學而部牒未過以賓客見義不敢也以生徒見又非所安請稍俟之公以辛酉二月禮先於余秋闈畢余始報謁仍執不見之義而公愛余益厚公卿間或問太學人材必曰有方生者將至矣秋介拔俗之士也吾未得見而知之最深用此見居門下者皆若有憾焉是題乃所以試教習諸生者余偶擬作篇末云云蓋感公知己之義也及余名過牒而公已去太學尋歸道山竟未得一見每與公子東巖兄弟言之未嘗不氣結良久也

題舒文節探梅圖說

以芳潔之物自比其體原於橘頌公之遭遇眾皆見爲芝蘭之萎折而公乃自比於西山之梅托根僻壤含華結實得自全其臭味振古忠良求仁取義之心皆可於公言見之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五

與鄂張兩相國論制馭西邊書傳貴本作與鄂張

蔣張兩相國文中略有字句不同三相國皆先生至交一書蓋通與三公而標題特舉其二故偶有不同觀傳貴本與清河書即正集與蔣相國論征澤望書可知今標題從傳貴本文從王本以文義王本詳備且傳貴本世既共見王本世未見也集中新刻凡與傳貴本小有不同者皆據王本也鈞衡識

苞聞出位之謀先聖所戒然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周官少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王與三公六卿以敘進而問焉蓋以食土之毛皆有忠君憂國之心而詢於芻蕘所以盡天下之耳目思慮以廣忠益也而士之義又與庶人異學先聖之道仁義根於心視民之病猶吾兄弟之顛連焉視國之疵猶吾父母之疾痛焉故先王之制使士傳民語則己所欲言得自達於君或因公卿大夫以達可知矣苟卿論將以爲事莫大於無悔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往歲西師坐失機宜僕先事爲公等言之而卒如所料其可悔者非一事矣王將不能料敵制謀偏裨不能決機應猝而宿兵絕塞日引月長苟非吾

君吾相先定其規模以固根本而徐俟孽賊之瑕釁則異日之悔且有不止於是者苟荷

知而不言是虧仁而愆義也故敢冒陳其大體惟詳擇焉

一古者守在邊塞而

本朝之守在四十八家故謂澤望小醜無事誅鋤皆愚儒也懸軍深入士馬力竭彼更遷徙鳥舉則我師不戰而自屈且山谷阻深徑路盤互設以偏師截我輜重其害將不止於無功此有心者所同知有口者所共言無煩瀆告苞所慮者守非其法與無守等且將爲國宿憂而別生瑕釁耳古之制馭戎狄者必設聞示弱誘使深入而後能一舉而路之姑勿遠引

聖祖仁皇帝親征噶爾丹惟誘至昭木多故西師得而邀擊之也往年之事儻主將奸謀偏裨材武用昔人易將減寵之法設伏警備而大創之則其氣奪其謀沮矣卽來寇者他部使擊賊聞之亦足以折其奸心明者不倬往事苟能懲此而定兵謀易前轍則未必非我國之福也軍志曰攻不足者守有餘今若易攻而爲守則用其兵之十三用其財之十五而泰然矣十取其三則兵精以財之五養兵之三則士宿飽而能力戰賊不至則以休吾力而盡之於溝樹壘屯賊至則以逸待勞以銳擊罷旣得人和又乘地利可使匹馬隻輪不返是謂廟謨精神可以折衝者也

一往年之事循數推理造謀者孽賊而寇掠者非盡孽

賊之部也嚴冬沍寒地鮮宿草水堅無泉安能舉大畝行數千里而襲人哉必青海鄰近諸番深怨年羹堯誘殺其族類陰附孽賊聽其指使而伺閒竊發宜詰實於軍將邊吏而赦其欺蔽之罪且周諮博訪邊人歲市於諸番者必具得其迹其然則必以銳師進勦殲厥渠魁以彰

天討但國威旣立卽可肆赦奮從開以恩信使畏威懷德而悔心漸萌乃可長久語曰強不能偏立智不能偏謀若欲斷絕根株恐不能盡其種類是愈堅孽賊之黨而益吾敵也

一自孽賊跳梁

先帝命設守於阿爾太以護西北舊屬諸部設守於巴里坤以鎮青海新附諸部近聞大軍所駐過此各千餘里按以兵法急宜撤還故地蓋以言進勦則去賊界尙遠而馬力旣竭之後輓輸倍難所謂行百里者半於九十也遷聞變法糧至察汗洩兒交卸更易車馬轉運到軍其地之人甚以爲苦恐亦未可長久以言設守則我軍撤回千餘里賊若來寇亦更遠千餘里其力愈疲其心愈孤而我師得還久駐之地眾心安定氣勢自倍兩軍各設左右翼去大軍百里駐以偏師爲犄角之勢並築城墜壕壘再重可樹則樹之近泉則溝之壕外錯設梅花阮與品字阮賊至則所寇之地固守而無寇之軍

更番出勇士數人篝火緄敵夜再三擊其營使驚起卽潛歸賊晝夜不得休息兼旬之內未有不遁者矣遁而截其歸途或衝其肘腋內外夾攻不盡殲必大創矣此所謂帝王之兵以全取勝者也

一兵不在多而在精况遠戍荒微勢不能多但使將得其人士皆壯猛衣糧倍加樂佚輕戰則一可當十假而飢寒羸怯雖多無益且慮心怨氣餒臨敵恐駭一隊奔潰合軍搖心阿爾太之地羣山盤紆徑路回互我軍設守則形勢可據賊欲來寇則顧盼恟疑又喀爾喀諸部與彼世仇而託我宇下便於徵調戍守之兵大軍五千左右翼各二千足矣巴里坤地勢平曠餉道少近大軍可萬人左右翼可四五千人以情勢揆之戍守之地賊必不敢再窺主闕外者不徒尚健勇必得有文武材略識大體者駐阿爾太則於西北舊屬諸部千里之內其酋長之智惠卒伍之勇怯必周知之嘗試剋度而勤撫馭俾緩急能爲我用駐巴里坤則於青海諸部及近邊雜番必開以威信使知作慝則勢必剪除順服則永得安集而又嚴關塞互市之禁使其貴賤男女日用必需之物非誠附於我必不可得則賊黨日披而我軍之勢愈壯矣

一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內地且然况遠戍荒微不獨各路徵兵心孤意怯卽召募於山陝腹內亦不可用

惟極邊之民耐寒習苦天性勇悍披甲戴胄負糧嗜水日中而趨百里用以守禦則忍飢勞而能力戰閉居無事則習耕種而利輿屯但人情非得厚利及有配耦不能使久居危苦之地凡應募之兵實係壯勇在軍則受兩人衣糧其有父母妻子本州縣歲給口糧五年番代仍補沿邊行伍與其家鄰近者且賞銀五十兩爲資本以贍室家其有願娶妻者長住屯所者以兩口爲限官爲裝載到屯之日計口給銀俾轉資於獨身而倍受衣糧者十數年之役屯田大興丁男漸眾應番代者卽以在軍丁男充補田廬相望姻親作伍愛護身家眾心成城便爲金湯重鎮兩地主將必任沿邊宿將久著威名者偏裨必屢經戰陣或素有謀略者小校簡之行伍能服百人始得爲百夫之長如此則爵必稱材而人思奮矣巴里坤兵將專用漢人而以忠實滿大臣一人贊畫賜衛卒百人阿爾太則用滿甲士千並妻子以往如各省駐防之兵而使重臣將之宗室郡王監之其餘兵將亦用漢人凡耕戰責之漢將撫馭西北諸部責之滿將而

勑以彼此一心協規併力毋得掩功推過則蔑不濟矣一塞外凡有山之地其旁卽可耕種又民物所聚則天地之氣應之而煥熱河風氣早寒及

聖祖皇帝每歲駐蹕商農輻輳末年遂與內地無異山

腰湖側皆宜四種百蔬其明效也阿爾太山谷週互最宜屯田巴里坤雖無高山大陵尚有平岡小阜旁近土魯番之地水泉皆熱頗宜杭稻且無山之地但築短垣高至尋丈蔽遮西北疾風以護新生弱植之苗即可有穫但人情習于偷惰而官吏視爲具文故未得其效凡利之所在人皆責育宜著功令應募之兵除例給衣糧外但能力耕有穫歲終加賞以多寡爲差所收高粱菽麥可充軍食者官出倍價以糴之其餘蔬穀聽其以土性所宜自畜犬豕雞鶩官吏將校有敢侵牟強丐者臺髮以上必置重典如此則貧者襁負而至併力爭時而上利可博矣數年之後屯積既饒饋餉可減又關中沃野千里古稱上腴加以河泉可資灌溉故土人稱水田百畝可當山田四五百畝值歲旱荒且勝一二千畝聞鄭白二渠及甯靈涼肅舊興水田外如終南沿山州縣與鳳翔之岐山寶雞甘州之秦涼洮岷山泉川浸可引溉者甚眾但創始疏鑿非民力所能任若設專司選能吏依山瀕河所在相度發國帑就農墮爲民通渠引泉則水利可倍關中粟多然後增價招商而漸致之塞上塞上粟多則轉運軍前較之輓輸於他省及陝西腹內道齋減半此似費而實省暫勞而久逸之術也

一自古制馭羌戎惟恃茶絲布帛銅鐵諸物聞西北諸部惟澤望絕遠不仰給於中國其餘蒙古雜番非此無

以爲養生送死之具年羹堯領川陝所以能使戰士盡力而民不困於供億者徒以私人販茶布於諸番所獲不貲耳古者欲責邊將成功必使大饒於財蓋不饒於財無以養奇策之士則不足於謀無以恤戰士則難作其氣不能厚雄毅過人之士則不能責其臨敵奮死以爲侶况縱開謀餽敵情非有重賞深恩能出入於死地而不貳乎今出奇計宜禁一切出口之貨而立四市西北諸部則立市於阿爾太青海諸部及雜番則立市於巴里坤縱商賈轉貨而官司之非歸附

本朝者不許互市則近我諸小部不招而自來不約而自固矣其東北舊屬諸部則立市於東邊西南徼外諸部則立市於四川雲南邊界皆略計來市各部人口眾寡而量出之無使多取而轉販阿爾太巴里坤市租卽賜主將偏裨使繕戎器厚養戰士所謂事一而兩得者也所慮道里踔遠途多侵盜商旅不前則仍於山陝沿邊酌立二市而歲撥二邊市稅以賜兩軍各數十萬金然後諸用不匱但設立稅格甯輕毋重嚴飭市司甯寬毋刻但使商賈爭趨番戎總至所獲自贏從來司關嚴刻則正稅難充寬恕則遠近爭湊轉得奇羨此恆物之大情不可不察也

一管子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此言壅蔽之傷國也凡事皆然况行師萬里之外使

士出入死地而軍情不得上達可乎李牧守趙邊市租皆輸幕府日擊數牛以饗戰士所以守不可搖而戰則大克也往年進勦土坂日不再食飢羸疾困凡解衣糧軍器火藥歸自軍前者言人人同而主將不以聞其後我

皇上明目達聰量增口糧然猶未能盡飽也春夏之交阿爾太軍前羣馬驚逸卒伍飢死數千言人人同而主將不以聞西北諸部惟丹津王効忠

本朝諸部轉心嫉之喀爾喀徹臣汗部曲六百餘騎自軍前背主潰回遇丹津王部落殘殺婦孺劫掠牛馬不能盡驅者猶刺傷之諸部坐視不救棄其載妻子什物從容遠去則眾情居可知矣而自軍前來者私語親故皆憂形於色及至公所則言四十八家樂從征調人情如此凡事可以類推陝西承辦軍需十七年矣聞往年造車買驛民間所費遠官價六七倍不等我

皇上得盡聞乎猶賴

聖恩屢蠲田租故民力雖竭心猶能諒苟曠日持久勞費不息或遇水旱實可寒心蓋墮蔽者凡事之大患而軍情尤甚此弊不除雖有深謀至計無所用之二公必切言於

上凡先事蒙蔽後乃敗露或訪問得實者必置一二人於重典然後遣文臣有器識者參軍事遇要事得陳奏

與主將副將參相制然後情實得聞而措注可無悞也一我

皇上聖明天縱所以決計進勦聞因俄羅斯荷蘭諸國環澤望之西北者皆與孽賊有隙而應

本朝時不可失以情理揆之疑奉使者甘言取好而非其實也往年徹臣汗部落叛逃聞收匿者卽俄羅斯俄羅斯久與我互市猶陰險若此則其他可知聞孽賊所畏惟俄羅斯歲納貢獻或與俄羅斯要約能禁孽賊侵盜然後互市可常不然則止亦牽制之一策若謂我師深入諸部實心相應共爲犄角疑未必然

一古者官立監牧以頒馬政我

國家疆圉無外公私耕戰之馬皆資於口外邇來武弁空糧革除殆盡犒軍繕器苦無餘財宜出自

聖恩凡大小武臣願販馬於蒙古諸番以自資給者不拘馬數入塞過關毫釐不稅其餘商民出口販馬亦大減稅額且於山陝邊鎮酌立馬市三五

勅諭近邊蒙古雜番期以四月九月將馬赴鎮具數報官任與兵民交易亦毫釐無稅嚴飭鎮將約束牙販不得希圖小利遇馬到者多勒減馬價若兵民不能盡買官給時價盡數收留散布軍屯蓋一次失利則來者漸稀但得馬到者多則耕戰有恃官民交利且良馬盡入中國卽番勢漸弱欲爲寇盜益難而附屬中國不得不

固矣

一聞大西洋去荷蘭國不遠西洋國俗所不可缺者惟內地之茶不識俄羅斯荷蘭諸部亦賴茶以愈熱疾否果爾則與西洋人要約既久與中國互市必爲我通荷蘭諸部俾與我同心探賊東來卽出兵以乘其虛果能摧破賊軍或牽制使不敢動我國歲以金幣名茶凡所寶貴之物酬之若受吾約則賊必相猜而不敢輕動西洋人若不用命卽不許互市必深懼而求得其要領矣又茶之爲物輕細易運凡閩廣海關出茶宜有定數不得多載以防轉販

一從前因罪發往邊外屯田職官吏民宜以

聖恩赦宥輕者還籍重者安置別省蓋士大夫素知禮義繫心室家宗族當無異志若凶狡小人孑然一身寒苦飢羸必懷怨忿竊恐日與番戎往來黠者誘之或潛探軍情或逃奔爲用異日必爲邊境生釁造禍漢之中行說宋之張元李昊亦前車之鑒也

昔唐太宗元世祖皆百戰而得天下智略如神將良士武師行有律異代莫及焉太宗之征高麗世祖之征日本或土壤相接或舟楫可通然且殫力竭財亡眾無功以成大悔徒以攻守之勢殊客主勞逸之情異耳苞於西域山川形勢及軍中情事未得備悉第就傳聞一二以意揣度自多未中然循數推理斷可信者則攻守之

本計耳苟欲刻期進剿窮其窟穴則形勢甚難恐未能必達昔年額倫特之師可爲明鑒若未能必達而更懸軍深入運餉倍艱經年累歲無傷於賊之毫末而我已重困萬一四十八家心離於征調秦民力竭於徵輸諸番窺伺別生事端何以善後二公不於今日懸惻開陳以定

廟謨異日情見勢屈

聖主責言將何辭以對謂計慮不到則非所以副委任之專若知而不言更非至忠體國之義卽今眾口咎訾愚者直歸怨於二公其明者則深望二公之能轉移而或無由自達或可以達而不言苞臥病兩月氣息厭厭自念生世幾何既爲知己懷憂而喑默自便則愧負此心故於伏枕呻吟之際日記數語涉月而後其略粗具欲藉手於二公以報

兩朝聖主如天之德而亦以答二公夙昔知愛之深會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惟鑒其忱恕其愚直而審聽之

與鄂少保論治河書

考工記云善溝者水漱之明嘉靖中潘公季馴以治河顯名論者以比禹功其實不過引山東駱馬諸湖之水入黃河東北岸以盪其沙引洪澤湖之水自清口入黃河西南岸以盪其沙用是黃運安流百有餘年自康熙

初年總河靳公開中河以避糧船溯黃而上百八十里風波之險於漕運實便而清水之出東北岸者下移百八十里地平而流緩不能復刷北岸之沙由是河身日墊而高歲加黃堤以防其決繼事者莫知省憂以致康熙三十年後黃水倒灌清口淤塞下河州縣歲被其災聖祖仁皇帝指授方略命張公鵬翮塞高堰諸壩疏清口引河四十餘年漕運客商皆便此其前鑿也

一自靳公奏請自淮安至揚州運河止宜每歲加堤不必挑濬永著爲例淮揚士民萬口同聲謂堤與城並人將爲魚鼈怨詛百端某嘗譬曉之曰靳公知河道者也舊制冬三月閉天妃閘以濬運河以黃運河身相等故可濬耳自中河既開徐州以下北岸無漱黃之清流河身日高安得不每歲加堤以防潰決乎黃河加堤而運堤不加則自黃入運勢如建瓴清水雖大亦不能敵黃而濁流之灌運必矣况又濬而深之乎其土人終迷不悟不料有倡濬運之謀者而其害立見矣此目今運河病證之最難救療者也將來必仍每歲加堤如靳公初議然後其患可除然非增築堤基廣厚加倍其上難更加堤雖強加之亦難成而易潰此理勢之必然也

一明時有欲洩洪澤湖之上流自盱眙鑿通天長六合出瓜埠入江者潘公季馴以爲中互山麓必不可開况上流洩則清口入河之水弱而不足以敵黃此百年以

前之形勢也自康熙末年河決武陟入洪澤而湖之淤墊幾半矣目今湖水小則不足以敵黃大則漫高堰而衝下河諸州縣漕運亦爲之阻若上流可洩於江則開建石閘十餘所水小卽下板實土蓄水以敵黃水大則量開閘板以洩暴漲實此時之良策但開鑿山麓甚難必數年而後成功苟可行不宜畏難而蓄患也

一水土之性必土著者民乃究悉其原委明潘公季馴自言嘉靖中受命治河道憂懼無措所至卽進羣叟與長年三老而問之乃知河性喜故三已四起終以此成功兩年來淮揚土人皆言新開河口閘壩乃故河督靳公曾用之而未見其利者其後張公鵬翮再三審度始定舊開黃淮相安四十餘年自開新閘害已立見萬口咨嗟尙可專已護前而置漕運之險艱下河數百萬生靈之陷危於不問乎黃淮異漲必在伏秋春末夏初水勢中平卽新口舊口皆可通行亦不足特試思有明中葉潘公季馴承淮黃並決之後修復故道而安瀾者百有餘年康熙初靳公易之別開新河釀成河身日高俯臨城郭永不可救之患遂甯張公亦承河防大壞之後修復清口故道而河沙漸散海口復通後人守之安瀾者已四十餘年奈何堅信一二愚妄人之言而欲掩已見情形行旦夕難保之危道乎目今兩河眾兆皆言大有益於河者莫過於張公所築磨盤墩宜急復之最有

害者莫過於新築之攔黃壩急宜毀之河督仁明豈難從民所欲特恐造謀之愚妄人復進筮言變亂是非以虧賢者之德業宜苦口以忠告之

與鄂相國論薦賢書

聖主求賢之諭殷切感人但其中尚有宜分別者如湯陸二先生湛心聖學深明古賢以道事君之義誠難多觀若陳瓊不過絕包苴守官碌碌無一事可稱彭鵬晚節且私利身家矣目前已蒙

上知者如徐士林王安國宜任正卿陳德榮魏定國晏斯盛久練吏治使爲巡撫可保境內和甯雷鉉陳仁熊陳瓊必有過之無不及也其告歸不出者如西安太守王紹文沈於下僚者如莊亨陽之勁直王之銳之孝友純篤鍾晚之澹然名利黃世成之好學砥行如或進用以視陳瓊必有過之無不及也其他不知其才識志行而不受一錢如李梅賓者尚不一而足以某一人所灼知如此果能實心搜揚何患無人古之人豈能借才於異代哉九卿不言無怪也公若不言恐

聖主自此有忽視天下士之心所關不細望必上章列奏或進見面陳存此論於天地之間卽異世而下可使人間風而興起且使蔽賢者內自慙而外懼公議中材勉於爲善非公不能用此言非某不敢以此聞於公惟

鑒之

寄言

康熙六十一年河決朱家海漫入洪澤湖時滄洲督河僕告以障塞黃流入湖之口急於塞決河滄洲深以爲然而尋卽世繼事者遂以黃流入湖而清湖中見田數千頃爲瑞則此時已成不可治之疾矣今淮揚徐泗之民惟知歸怨於高公拆磨盤墩開新閘不知淮流漲溢成於洪澤之淤墊者十之七增於清口運河之淤墊者十之三土人之議及友人之書附覽望博咨審察若果有當則以至誠開導任事者告以萬口同聲而吾兄亦實見其宜然萬不可言聞之於僕緣高公移闢坵墩時淮揚士民積薄爲厚聚少爲多而言其誤洋溢於京師僕與高舊好再書爭之而事已垂成不得已以告於吾君西林出視河又切言早宜修救不意西林至淮旬月中水落波平轉謂僕所言不實以至有今日目今舍土人所建三策雖神禹復生無能爲謀蓋非利害切身積久考驗不能灼知水土之情非實有與民同患之心不能以身任利害僕見惡於九卿要人自廷議北河始僕謂非於淀外別開一河導濁流直達海口則憂無可弭要人日子書屋中人也顧總河李宮保之明達久諳河事吾輩乃絀所奏而用書屋中議如無成功孰任其咎僕曰其然諸公連章治某之罪可也不得已乃私於用

方及西林鄂公參用僕議之二三數年中喬無大決及直督決計復霸州固安故道則不崇朝而災及於田疇矣蓋故道本不當改既改至數十年後地形人事物理大異於前必不可復用方解任與僕相見於京師乃曰吾今而知子旋外開河之議終不可易也夫以用方之實心爲民與僕相信之深尚不能全用僕議於泣事之初蓋隱伏之害與勦建之法惟水土爲難先見若吾兄不能得於同事者則惟直陳於

聖主除蒸黎之沈憂建百年之長利雖以身任怨惡可也且旣入事中此時不言他日情見勢屈

聖主責言可以不知謝乎况眾口嘵嘵安知無以上達者餘不贅

與謝書

南歸時未得晤語接手書并贈詩氣意惻惻感人至援皇天信斯文之不絕三數誦之不覺胸氣勃然發動僕十年來辛苦不休屢摧折不以悔退者幽默中實以此自恃不意自足下發之也僕學與時違加以性僻口拙與世人交不能承意觀色往往以忠信生疵覺在京師數年見其文好之而不非笑者寡矣知其文不苦其人之鈍直而遠且憎之者又寡矣足下獨相察于幽默之中而愛之厚如此何用心與世人確然異向也然僕竊有懼焉古之能以文章振發於世者多出於賤貧

羈旅憔悴之人非以其心無所繫於事用功專而日力暇乎賤貧羈旅憔悴未有如僕而用功之不專日力之不暇亦未有如僕是僕徒抱古人之憂而失其所可樂也僕以窘窮授經客游以自活近十年矣資求於人不得任胸臆雞鳴而起德精越神舍己所務以事人之事其得執古人書沈潛反覆者計唯山行水涉旅宿餘閒與夫嚮晦獨坐人事歇息之候耳而又嬰久痼之疾每作輒數月坐起眠食昏憊不得甯世間百物人情所喜好者賤貧羈旅憔悴之身旣一無所覩獨於古人之書自謂可以飽足其嗜好與世無爭而其艱難不獲行意至於如此彼造物者之苦其生亦甚矣哉夫古之人固有崇高顯榮事業功德光著於身而又得優游于文學以永其沒世之名者矣蓋天之所與不惜多方以致其厚如此則所薄者惡知不徒以坎珂屯塞苦其生而并不使發憤於文章處有所立以自表見哉僕恐足下之望僕者深而所以信天者太過未見其誠然也僕以十月下旬到家八日復飢驅宣歙聞風雪寒苦臘月來歸開春將遊吳中并棹浙東西未審與足下繼見何時胸中之思不能宣盡頓首頓首

與劉函三書

苞白自君侯出官廬陵僕頓頓東歸潛伏荒江與外事隔絕邇來京師始知君侯到官數月旋復棄去歡豫怵

蹈不能自名僕既于今人中得君侯而中心疑者復四三年乃今釋然大暢風昔慕用之心而悔小人隱度之不當君侯君子也敢不究悉所懷始者與君侯相見江淮閒得聞所以去官之由後遇池陽徐生爲言其邑劉侯悼爲吏者不得行意動以戕賊其民視去其官如機阱僕聞而慨然以爲不使不仁加乎其身乃今復有其人及至京師遂與二三同儔交相傳說奮顏攘臂稱干多人之中以醜頑鈍叨穢之徒旣而君侯復至京師待補諸君驚愕走問于僕日四三人僕雖爲君侯解于諸君而私心惴惴竊懼君侯之不實吾言也遂爲文以道前事之善且要言焉屢置懷袖中相見則蹙蹙不敢出非敢以世俗人疑君侯僕竊有所懲也僕自客遊以來所見當世士大夫不少與之虛言理道或論他人出處去就其言侃然其狀毅然雖好疑者不忍謂其欺及觀其臨事或至近之理蔽而不察微小之利繫而不舍今君侯當官而僕以棄官爲文好忌諱者見之必以爲不祥之言而今而後始可出吾文以相示矣君侯實爲君子而僕自虧知人之明僕以愧于心然君侯之言可以復于僕而僕之言可以信于諸君數歲以來所願望而不可必得者此也聞君侯定家金陵與敝廬相違數武惟鄰是卜僕今得所歸矣杪冬到家相見不遠先此馳候不宣

與某書

僕與吾子孩提遊處如兄弟自僕餬口遠方十年不再三見而吾子所以交僕之道若異于往時豈僕有所得過邪疑焉而不敢請非所施於吾子與僕之閒也往者僕在江南聞吾子入京師處虞山翁尚書門下名譽籍籍公卿閒及僕至京師或告日子知某所以交於尚書之道乎有某人者於尚書言無不行素嫉子某於稠人中數詆子怪僻謬妄以啗之其人果欣然願交以此得志於尚書僕曰怪僻謬妄吾或有之吾友偶道其實耳旣而告者同詞僕退而思日記不云乎管子困時嘗欺鮑叔叔終善遇之吾友親老家窘空尚書力能振之徒用我爲質以苟慰某人者耳其心豈非我哉旣而見吾子相歡如平生遂不復疑乃者禍甫謂余某短子每顧我而瞿然大山亦云吾子言僕好忌克與人相鎮以名僕聞而惕然子短僕於他人僕何敢疑二君子之言然則子眞以僕爲不肖矣僕誠不識子之所謂名者何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修身立言以有望於後則百世之人不可欺雖忌克無所用也若雕文騁辭以誑時無識者而取譽焉又可以爲名乎且忌雖不肖之心其發必有由未嘗田弋豈忌獵者之有鷄豨哉吾子其未之思乎憶兒時與吾子嬉戲北山之陽坐草閒歌呼相屬未嘗知有學問文章今乃以名相鎮邪僕與朱劉二

君子雖以道義相砥勛而爲交未若吾子之久故也僕有不善吾子豈不可面責之而必借二君子之言以相警哉僕與吾子非可以離異之交也不敢匿所懷惟吾子示之

與喬紫淵書

僕生平不喜爲人序詩今爲足下強發之以曩者詩句相規之切以爲報也篇中有一二須自明者在足下好古晰于文律豈復有疑恐時人怪之可持以解其惑耳晉歐陽公嘗自發所以爲文之意而深恨困于羣愚然所辨皆立言之意愚者昧之無怪也近人好爲詆訶凡稱謂之一定與字句之裁于古者已所未講皆亟亟下疑誠可歎也子者男子美稱秦周以前風氣質古儕伍得爲君臣之稱故諸子之書有稱時人曰某子某子者唐宋以後討論益密凡口語呼子代爾汝也筆于書非其師不稱某子不則其生平道術所宗無泛施者僕曾爲朋友作文稱某君或譜以爲薄且疎之之詞不知王介甫序其舅詩蓋君之韓退之稱柳君崔君乃子厚斯立也所字義兼虛實童子習誦者所共知僕庚辰試禮部文有同功異所乃荀子正名篇語而一時譁竄謂以虛字斷句如見怪物不崇朝而徧于都下足下所目見也夫諸子之書闕者或不經意若所字斷句則五經四子中可按者以十數卽不本于荀子而以意爲之亦

無可深怪也篇中吾有所見子詩以實字用本史記捕世家時人見此僕毋乃又負前者之謗耶僕又嘗與同學張彝歎過時輩齋中凡上列某君文集極推其經學僕信手翻見其輓詩以龍輻作仄韻詫之廿八自漢因稱曰引用之誤雖古人有之僕曰六朝詞人有之唐宋作者吾未之見也其人求勝不已詰朝過我曰韓送陸欽州序專而不咸曹成王碑劄黃梅鑿廣濟使今有此子其或恕之僕曰不成見左傳又見國語又見諸子書不可悉記管子小匡篇制令支斬孤竹韓師其意也况此類卽意爲之亦造言之奇非引用之誤世人少見多怪有爭氣而不可與辨如此僕非畏此輩人譏訕偶牽連及之以發足下之笑耳然足下能謹藏吾文而勿以示世之人則愛我尤厚矣引筆不覺盈紙無復檢局惟鑿之

與吳東巖書

苞白前月中聞足下南歸一書附遞卒馳候接手教具悉別後動止甚慰又聞褐甫諸君欲刻足下所爲時文此僕私懷所素蓄也僕許序足下之文數歲而未報者非敢慢也凡吾爲文必待情與境之自生而後能措意焉重其請則發之愈難是以久而舐滯而今則雖欲爲之而勢不可也僕往在京師十年以時文序請者未嘗一應蓋謂文所以立義與意也時文之爲術淺而蘊之

可發者微再二序之其義意未有不雷同而相襲者矣况局於情勢違其心以枉是非之正而交相蒙朶立言者所禁也自癸未爲朱君字綠張君彞嘆舛爲之遂不能復卻數月中所作至十餘篇雖不敢過違其心而困於義意之無措者屢矣其許而未及爲者尙倍之而謝不爲者不可勝數也因此爲戒以正告於朋齒非特著一書義意有可開闢者不敢承命爲序守此而不變已數年矣今若爲足下復發之是資未爲者以相責之分而後更無以謝也足下與僕交厚而文又甚工人將疑僕有擇而爲之其視發於他人得過必甚焉或謂僕當爲足下作序而遷其時日既而思之亦欺德也文之意義必緣情與境而生使僕爲此於數歲之前其情與境必有所發矣今既過而追之則情與境非真而義意無由立也足下淹貫經史所注古詩子史皆卓然可以行世僕出荒言以附不朽未爲無日若時文之工則曩與褐甫篇疏而句訂者不少矣又安以序爲哉僕生平自期無不復之言深悔爲此不早致負諾責惟足下愛我之厚當能鑒察不宣

與熊藝成書

辱書命序所爲時文僕邇年自禁非特著一書者不爲作序非敢要重緣以時文來屬者多力有不給非此無以免責讓也所惠教檢閱一週既駭且歎足下齒甚少

足不出戶庭而觀所爲文已似深練於世事者取材之博用意之精雖與老師宿儒較其毫釐分寸無不合焉以僕之久故亦未知足下所造能至於是也然古人有言善養生者在鞭其後爲學亦然僕始見虞山陶子師示以時文子師曰吾不願子爲此吾亦無暇爲子決擇也僕曰子柰何號爲時文之家而言若是子師曰固也惟子如聽虎者變色而心知其痛也惟子如賈者遇盜於中山而盡失其資故呼後人以勿由而不覺其聲之疾也世之人材敗於科舉之學千餘歲矣而時文則又甚焉唐宋文家世所推者八人自蘇洵外未有出三十而不登甲科者也蓋天將誘之以學必使其心泰然無所係戀而後功可一也其英華果銳不銷錄於叢雜猥鄙之物然後氣不挫而精盛強苟無七君子之遭則決而去之如洵可也僕時心感其言顧如傭隸備極困辱終不能離其故地日思自脫以至於今而犬馬之齒已不後於子師見語之歲矣每恨所學無似輒悔不用其言遇朋游中資材日力足以有爲者必舉以告之而聽者多漫然蓋其所難在決而去之也今足下爲天所相而與七君子者同其遭使僕不發此於足下則爲失人足下聞此如眾人之漫然則亦爲失言矣以足下之銳敏苟用所盡心於時文者以從古人之學僕任其將有得焉異時特著一書藏之名山而使僕序之則僕亦可

挂名簡端而無所還忌矣僕與足下非一日之好故敢發其狂言秀勿以示外人

答劉拙修書

承示馮君詩說命質言其當否想因僕于朱子詩說有所補正恐其異趨故以試之此吾兄盛心也僕說詩雖有與朱子異者而所承用皆朱子之意義至馮氏紕謬本不必爲吾兄陳述然往聞吳中人甚重其學姑因吾兄所舉少發其誕俾宗之者有省焉馮君之言曰朱子說詩只成山歌巷曲絕不似經異哉雅頌二南就令鄙俗人說之豈能成山歌巷曲若變風之鄙俗者必曰此經也皆合于韶武則朱子所云不知以教何人用之何等鬼神賓客者也又曰詩人不以比興分章如朱子則所謂興者皆重複無謂朱子說詩以意義切附者爲比其全無交涉與少關而不甚切者爲興未聞以複者爲興也詩人雖未嘗先以比興分章而及其既成則或出于比或出于興不可比而同至複而不厭則本文固然楚辭及漢魏詩人猶師用之馮君縱不解亦不得爲朱子罪其他無稽之談尤背誕不足與辨也僕嘗謂經者天地之心說之果當則必合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而世人多曰吾欲云云所以病也僕曾見楚人某于廣座中議論風發詆朱子無纖完座人無不變色動容者僕徐進曰君所不足朱子者可實指乎其人首以變

易小序爲言僕曰請舉毛詩義若者如彼若者如此而君自決焉至十餘發僕避席而請曰其然則纔自今願君毋詆朱子凡君所可皆朱子之說也所否則小序也然則朱子之說合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明甚矣其人意阻竟酒默然凡馮君之說皆此類也乃小序與朱說兩無所用其心而漫言以欺世者也僕生平不喜道八文字短長以馮君所言關於經義又爲吳中學者所宗恐波蕩後生故質言之有不當者望吾兄反覆焉

與白攻玉書

僕少誦書史竊慕古豪傑賢人求之鄉里閒惟劉君古墉張君彝歎有狷者之操因就而友之然嘗惜其規模過隘長遊四方所見當世知名士不少未有如古所云者而二君子且侷乎遠矣及與足下相見至再三退而自喜以爲乃今始見三秦豪傑而二君子常疑焉及僕禍起倉卒大吏中夜閉門會鞠勢若湯火近者糜爛足下微服冒眾隸相調護既就逮爲紀家事拮据藥物以供老母逾年如一日二君子始以僕爲知人今賴天子仁恩及於寬政二君子及眾戚黨作計御老母而北已於二月下旬抵京故特馳報俾足下胸中痞結早得消釋也方秋中僕在塞上忽聞賢兄下世肅然心傷寢食不能自克者久之念賢兄忘長吏之勢與僕爲布衣交勸善規過孜孜若不及戊子己丑間僕數歸故里

吏事之暇輒相呼言笑連晨夕今遂成異世事詩曰相
彼雨雪先集惟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古之人當朋友
燕樂之時而豫計及此有由然也足下久無四方之志
然望以僕故附知交車馬之便一至京師足下試思與
僕訣江甯縣獄時意中料僕作何狀今委不死又免四
裔之投相去三千里豈可使此生不再相見邪僕知足
下尚吾言將中夜以興徬徨衢路而不能自己也僕鬚
髮已白十之五六想足下尚不至此願努力自愛西望
於邑頓首頓首

與劉古塘書

得手教隨奉答首夏復致書并古文付徐于皇想尋已
徹前示云去年曾兩賜書訊之于皇無有也而僕寄兩
札後絕無音耗殊不可解退之嘗怪時人有耳不自聞
其過每用自懼願與二三君子交警之近聞彞歎去浙
叩所由乃以書院課文吾兄每易其次第及封入俾自
定則久而不發吾兄天資孤直僕所心畏然亦有用意
過當者以彞歎之智豈猶不能定課文之高下果有不
當豈不可面商而顯易置之彼爲人師不能主決課文
尙何顏面立於諸生之上邪又聞徐中丞爲彞歎買妾
而深拒固辭尤可駭痛僕爲此進規于彞歎屢矣皆曰
無其資今得賢者代爲部署而復避去何以見先人于
地下邪僕于彞歎切直之言已前盡不敢復致書吾兄

尙宜自引過而申勸之二君子行誼僕無能爲役而改
過之誠交友之忠敬則有可相觀而善者願足下平心
察之兼以語彞歎止園近者行身植志頗能堅定否爲
我道薄遽不暇別爲書所欲切劘卽所進于二君子也

與劉紫函書

昔見吾兄居季弟之喪隕然氣盡得長籍凶問卽爲吾
兄憂今子之病吾昔日所屢經也若之何若之何每念
窮愁抑塞以及疾病憂患在吾輩處之頗無甚難而造
物者必使天屬凋喪以糜爛其心腸則降罰亦稍過耳
吾兄所遇信爲慘痛然尙其順而常者若僕邇年爲人
數中不足置之人死不足塞責而又不可卽死猶逐逐
眾人中語言飲食每見天日之光輒悚然自愧畏所以
措置此心者不大難乎行身至此尙欲抗言先聖之經
以示來者卽此自覺愚妄無羞惡之心但念先世四百
年爲清門一旦以別族疑罪盡室播遷不得奉邱墓惟
於斯道粗有所明使後世讀其書而知其所承學於祖
父者猶或可覆蓋前行之惡耳來示云子弟中近頗有
好古者此不獨爲劉氏光卽蒙者所述亦庶幾有所付
託矣長籍到官已七月僕作誌時未得其詳其可傳者
彞明示之當更表而碣焉古人修辭貴立其誠以聞之
晚而覆書之與前誌不相悖也會見無期惟各努力自
愛東望於邑如何可言

與陳滄洲書

南豐曾氏所謂蓄道德而有文章者當吾之世惟明府兼之先母得銘不肖子所藉以覆蓋者多矣前所呈行狀尚有未盡者先母性惻怛僕婢負罪必求其情而得其所可矜苞兒時見婢某竊蔬材匿戶下以告母徐曰彼自需用耳非竊也苞兄弟三人弟早夭兄亦多病歲已卯苞舉于鄉母泣然曰汝兄弟倦遊始歸汝自今又不得恆在吾側矣里中某官母七十歸爲壽踰月其母趣之北上吾母聞之曰是謂不有其子也苞與亡兄以窮乏常客遊燕齊母積憂思晚歲成心疾每作必命苞扶持登城東北望惘惘不能歸蓋苞兄弟遠行時母心神遂而往也誌銘每事必詳乃近人之陋古作者每就一端引伸以極其義類茲更舉數事恐或有感發非以多爲貴也

與徐蝶園書

首夏一札寄候想尋已徹某夏中病幾困入秋始少間然髮鬚黑者無幾莖矣行與心違俯仰內疚不復自置人數中想亦知已所心惻也浙中水災得上達足覘賢者能急民病救荒之政古人多有然某所目擊無益而有害者莫如設廠作粥蓋飢寒之民離家就食晝暴夜露或遭風雨必成疫厲不若用曾子固之說計所應得一舉而賑之尙微有益也每見大府賓客家僕出在外

必生口語近聞北新關併歸節下勢不得不遣人分守津隘所望時加督察蓋往時關吏自府道以上皆得糾詰商民大刻尙可訴之大府今併歸大府則無一敢言者矣儻付託非人則課滲于隸胥而怨歸主者所關不細大君子設施必各有條理而蹇拙之人尙復云云者恐利權所集壅蔽者必多方也楊孝廉三炯以不得志於禮部自効南河洗手奉職屢障險阻自河督以下皆知其才而委署題補輒歸捷足者蓋積習使然不識可昌言以達之否當官幹實之才耳目中甚少如楊君者守一職則能一職在一方則利一方今將老矣而蹉跎不進大君子愛惜人材爲國家樹根本不當以爲分外事故敢私布之非爲楊君謀也

與龔孝水書

冢語王生諭以不宜過舉先儒之名不勝刻著僕以治經與胡公所見多別又怪其於召陵之盟謂齊桓能以禮下楚庶幾王事於紀魯禦寇之師責以憤然與戰非已亂之道竊疑曲學阿世心不能服而口不覺象之然及聞誨言考公生平志事若揭日月而行愧悔之深若負瘡痍蓋未詳古人本末而妄生疑議乃心體之病非口過也久不奉教于君子閉門孤學轉增其放自今當痛懲艾仍望時時訓迪抑其邪心庶幾不至冥行而自以爲得也

與王崑繩書

苞頓首自齋中交手未得再見接手書義篤而辭質雖古之爲交者豈有過哉苞從事朋游閒近十年心事臭味相同知其深處有如吾兄者乎出都門運舟南浮去離風沙塵埃之苦耳目開滌又違膝下色養久得歸省視頗忘其身之賤貧獨念二三友朋乖隔異地會合不可以期夢中時時見兄與褐甫輩抵掌今故酣嬉笑呼覺而怛然增離索之恨苞以十月下旬至家留八日使飢驅宜歛閒入涇河路見左右高峰刺天水清冷見底崖巖參差萬疊風雲往還古木奇藤修篁鬱盤有生氣聚落居人貌甚閒暇因念古者莊周陶潛之徒逍遙縱脫巖居而川觀無一事繫其心天地日月山川之精浸灌胸臆以鬱其奇故其文章皆自以出使苞於此閒得一畝之宮數頃之田耕且養窮經而著書胸中豁然不爲外物侵亂其所成就未必遂後於古人乃終歲僕僕向人索衣食或山行水宿顛頓怵迫或胥易技保束縛於塵事不能一日寬閒其身心君子固窮不畏其身辛苦憔悴誠恐神智滑昏學殖荒落抱無窮之志而卒事不成也苞之生二十六年矣使蹉跎昏忽常如既往則由此而四五十豈有難哉無所得於身無所得於後是將與眾人同其蔑蔑也每念茲事如沈疴之附具身中夜起立繞屋傍俛僕夫童奴怪詫不知所謂苞之心

事誰可告語哉吾兄其安以爲苞策哉吾兄得舉士友閒鮮不相慶而苞竊有懼焉退之云眾人之進未始不爲退願時自覺也苞邇者欲窮治諸經破舊說之藩籬而求其所以云之意雖冒雪風入逆旅不敢一刻自廢日月迅速惟各勸勵以慰索居苞頓首

與劉言潔書

僕北發時曾寓書褐甫以問未得息耗心常懸懸僕以四月中旬至京師曩者南中故交分散殆盡出見諸少年佻達輕靡爭玩細娛逐微利終日羣居漫爲甘言鄙詞以相悅僕於其閒噤不得發聲因念與吾兄同在京師時見時輩剽竊浮華以干時譽蹙蹙然惡之不謂今之所見更異于昔也五月中去京師授經涿鹿所居左山右城岡巒盤紆草樹翳翳四望無居人鳥鳴風生颯然如坐萬山之中平生所樂不意于羈旅得之暇時登城遙望太行西山氣色千變下視老農引泉灌畦天全而氣純意欣然慕之因悟十年來好古學文辛苦勤厲古人或無以過而所得未有若古人之可以久而不亡者道之不聞而不有諸身之過也道之不聞而其言傳自古至今未有一得者也身則無是而強爲聞道之言則其出也不能如其心而其傳也人能知其僞卽以僕身言之去膝下色養而思以所得于外者爲親榮皆古人所明戒而躬自蹈之其他行身處世道載古聖賢人

之書口則誦之心則知之而行則背之者甚熾如此而不悔悟不獨古聖賢人所羞雖欲其身無媿于山農野人將不可得既以自懼亦願吾子之思之也僕先世有遺田二百畝在桐山之陽歲入與佃者共之故不足給衣食使能身負耒耜麻菽畜雞豚便可瞻朝夕之養伏隍潛深而疲疴疊筋骨肥委不能任力作獨行遠遊乞食自活窘若傭隸有終身不息之役聞子之鄉有先民遺風子弟敦樸儻爲招學子數人稍有所資以釋家累且息于近地漸可爲歸山之謀君子成人之美况吾兄愛我甚厚當不以爲後圖苞頓首

與賀生權禾書

賢到官學計已浹月學子中聰明秀傑有志於通經希古者頗得三數人否所留四書文一帙已閱一過大概有所感觸而後爲之借題以發摠胸臆明季幾社復社前輩文多如此其後行身強半有氣骨但以賢之銳敏宜乘年力方盛而盡之於經書古文庶幾濟於實用而垂聲於世亦當十百於時文卽官學中亦宜擇其少有志者使各治二經治詩者兼春秋治書者兼三禮暇時講問資治通鑑所載歷代政教賢奸已事管夷吾所云多備規軸也異日人材必由此出餘不宜

與顧震滄書

近世治經者有二患或未嘗一涉諸經之樊前儒之說

罕經於目而自作主張以爲心得不知皆膚學舊說前賢已辨而繼之矣或摭拾陳言少變其辭氣而漫無所發明吾子寄示春秋大事表凡漢唐宋元人之書皆博覽而慎取之其辨古事論古人實能盡物理卽乎人心此僕所以許爲之序而不辭也而負諾責以至於今則有說焉鄒安溪李文貞公周易通論初成屬余序之愚自忖于易概乎未有所明覺虛爲讚美之言無實跡可附以立也高淳張彝歎少與余共治春秋及書成以道遠難致要言他日必爲之序今僕治儀禮九易稿而未

與韓慕廬學士書

能盡通若舍己所務究切李張之書則力不能給後二故人所屬而先新知之請則心不能安故南歸後新安程起生晨夕相見而所著易通至今未序也若天秀儀禮之業得終李張二書既序當次第及之太倉顧玉亭亦言有詒釋古書數種欲寄余訂正聞其身近已淹忽歐公所云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洵可悲也不識其書已成否吾子與久故宜問其家人餘不宣苞頓首

自昌黎韓子有言莫爲之前雖美弗揚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士之取名致官有所希於當世者莫不挾此以要於王公大人王公大人不得已而強應之前與後兩非其人而交相蒙以苟爲名或迹勤而意不屬或交合而道無可稱苞竊恥之往者壬申與同邑錢先生飲光道

遇楚江言閣下有書極贊苞所爲文苞心識焉昔歲客遊京師適會閣下敦召至闕邊巡驗年未嘗敢以足迹接乎堦墀閣下以大雅之業剗刮俗學振起吳會之閒數十年以來絕微荒陬被儒服者莫不挾册咨嗟望若雲漢其在京師布衣鬻旅之士尤欲得一言之譽矜而誦之以自張於朋黨獨苞與閣下未見而相知積數年之久垂而合併於一地其勢可以相通而猶逡巡於一見者蓋自懼所學之無成而無以厭屬乎好我者之意也其後宋子潛虛爲言閣下辱問至於再三不獲己以其未成之業質於左右而閣下乃深進之以謂深山窮谷尙有能者掩匿潛藏而無所窺尋其聲迹或未可知至於耳目所及無能敵者苞聞之怵然不克於心夫天下賢人君子而於我有溢美之言雖或有所試以知其將然而既以重遠之事屬我則在我懼其不堪而其人亦將卹焉憂我之無成苞自童稚未嘗從黨塾之師父兄命誦經書承學治古文及年十四五家累漸迫衣食不足以相通欲收召生徒賴其資用以給朝夕然後學爲時文非其所習強而爲之其意義體製與科舉之士守爲法程者形貌至不相似用是召謗於同進屢僧於有司願頓佗祭直至於今而幼所治古文之學日亡月削寢以無成語曰物之至者不兩能三數百年以來古文之學弛廢陵夷而不振者皆由科舉之士力分功淺

末由窮其塗徑也而時文之行必附甲乙科第而後傳終始有明之代赫然暴見而大行者僅十數人而此十數人者皆舉甲乙歷科第者也其間一二山谷憔悴之士窮思畢精或以此見推於其徒發名於數十年之閒而若存若亡侵尋沈沒以歸於盡蓋由其用無所施於他事非舉甲乙歷科第科舉之士常棄而不收不能自張於其時安能有所傳於其後邪夫時文之學欲其可以傳世而行後其艱難孤危不異於古文及於既成而苟不爲時所收則徒厲其心而卒歸於漫滅可不惜哉若苞之爲文其不篤於時以自困躓效已見於前事矣常欲決然捨去自放於山林不復應有司之舉以一一其耳目心思於幼所治古文之學而家窮空資求於人使斯言一出便爲怪民當時無所用其學生徒不欲聞其言雖欲爲黨塾之師鉤章斷句以騰朝夕且不可得其不亦難乎抑又有難者誨人不倦古之道足於己而思以同其所得於人者也若苞者方當從師務學之不暇而違心拂志以事此者且十年餘每當發書翻覆生徒小大更起問業廢輟數四不能終卷講畫既畢神志耗然衰竭如物緘封不可復出日復如此何由得見古人情狀苞有先世遺田百餘畝在桐山之陽茂無旱潦可食家人之半使更得相知有氣力者少潤澤之使其身寬然無求於人便可屏百事抱書窮山以竟其所志願

世有力者既不相知而相知深者又力不足以振之混
混塵事中德然若終身之虜雖欲不爲眾人以沒世不
可得也私心所蓄素不敢爲世人道偶然感發不能自
己言非其量惟閣下愛我之厚進我之勤當不以爲狂
惑懇悃之私不能宣備苞頓首

與慕廬先生書

逾歲以來未得以書問自通緣家兄疲疴蹙蹙無暇不
意昊天不弔遂使不得延其一日之命以亥月二十一
日泯焉長逝先兄之生也三十有七年自成童以至於
今於古聖賢之道無分寸之不合而獨困於修短之
數此天不欲封殖善人使人之類有知於先兄何恨獨
令生者無以自處此心耳先兄於苞自六七歲時即同
臥起課以章句內有保母之恩外兼師傅之義乃自少
有知識即各奔走四方閱歲踰時然後得一歸歸又不
能並時其並時則豫懷離別之悲欣暢未畢感慘繼之
庚辰五月苞歸自京師七月兄歸自桐城舊疾漸已私
心自喜以爲兄疾不至大困而藉兄之疾以羈係此身
旬歲中可以并依庭闈從容食息以安神形而數歲獨
學所蓄疑義私旨因得從兄講問不意踰月而臻踰歲
而極而兄弟之分遂止於斯也嗚呼酷矣閣下所知獨
先兄課試之文耳此最所不措意也其少之所蓄蓋將
以萬物之不被其功澤爲憂其於文章蓋不得已而託

焉耳而傳誌記序固已可錯於柳歐之間每誦經書輒
得疑義尋端竟委開通與曠皆前人所未嘗云苞嘗以
說經見推於朋齒皆先兄之餘論耳而不肖自爲書每
日世士苟有論述以欺並世愚無知人特易耳求其精
氣之久而不亡暉光之日新而不晦蝕非所受之異而
積終身之力以盡其才未可以苟冀也吾與汝發年少
當更以數年經紀衣食使諸事略定然後結廬川巖以
二十年圖之或可自擇其有能所立否耳苞嘗意天之
生兄必非無爲豈謂中道而摧之如此每出見市人有
首有趾蠢然羣動者不可計數而兄乃不得與此輩共
處天日之中老氏所謂造物之不仁斯爲甚矣計苞此
生無日不在辛苦憂患中然未嘗以自懟者以有吾兄
共事二親耳天若更以他凶害加於其身固受之怡然
乃獨使與兄中道而相捐不己極邪老親旦暮強爲開
顏或側聞中夜而啼時見幼孤羣呼笑嘻此心盡然如
劇步趨庭闈形影如值坐對書史或觸手迹感平時授
受之意心神慘沮不能終卷繞屋徬徨自今以往不惟
世俗所謂功名視猶泥滓即夙昔妄意古人立言之道
而會竭其不肖之心力者亦棄之如遺迹矣而又有不
可已者小妹適謝氏孤子其家資累萬皆爲姻家馬姓
所奪姊及其家人數口衣食於某兄弟者蓋數年矣近
以先兄久疾未得客遊授經先世遺田百餘畝蕩棄已

盡不能復相顧老親於慘痛之餘增此沈憂無以自解
妹姑王氏向者屢赴有司求直輒爲馬姓所抑置之不
問近聞制府廉靜無欲此正孤寡有告奸豪束手之日
也而大府例以此等爲細故不加省錄方今閭閻公患
無過豪強侵陵孤弱所以然者皆緣大府不加省錄而
州郡有司則皆其氣力所能傾動也大府若能時發一
二以警千百則吏民折服威風遠馳所益不細未審閣
下能一爲誦言否先兄彌留猶歎歎及此且命以告閣
下曰知我無如公公爲文以表吾墓且爲了此吾死不
恨矣兄生平無遺行疾且革惻然語某曰君子成身實
難吾自謂植志已固乃昔督學邵某以非刑加我友劉
君吾將率諸生倡大義攻之既而恐嬰暴人之怒委蛇
中止至今恨此兄生平大端可爲學者標準甚眾苞既
誌銘將納諸壙敢請閣下表而揭之阡誌銘別錄敬呈
其語多流俗人所驚妄勿以示人方寸膺亂言無倫次
伏惟鑒察

與徐貽孫書

苞自去年五月中自褐甫處得吾兄手書云池陽賈人
持來比欲作書相報違隔久遠所懷蘊積措筆不知所
從越日而賈人遽歸日延月滯以至於今想吾兄久不
得吾息耗意中殊不自得也苞嘗歎近世人爲交難號
以道義性命相然信者察其隱私亦止借爲名聲形勢

其確然以道相刻砥見有利止之勿趨見有害勉之勿
避諒其人之必從而後無悔心者無有也顧念朋好中
獨吾子能行此於苞獨苞可行此於吾子耳苞與吾子
性各僻隘才用不宜於時苟逐眾人汲汲取名致官雖
倖獲之適足以來時患其所志者終豈可得哉私計已
所得爲而不爭於眾者獨發憤於古人立言之道以庶
幾後世之傳然所爭愈大則其成也愈難自有載籍以
來志節功業光顯耿著之人纍纍相望而文章之傳愈
久而彰者數千百年中往往而絕也豈其爲之者之不
眾歟母亦所積者薄而精氣不足以自存也苞向謂吾
子才可逮於作者相期以此事自任蓋謂能盡其才所
得當有不止於是者若據所已至不獨苞之無似卽吾
子之果異於眾人者亦未見也苞近者自悔向所學皆
登枝而捐其本背源而涉其流久之當就蕪絕用是自
創卽欲抱經窮山以求古聖賢人之意而家累係牽日
爲事物凌雜所困吾兄居遠州部夙少人事宜以數年
掃除百務聚古聖賢人之書沈潛翻覆使其義貫貫達
於心然後擇性所喜好而力可以幾者專治其一體窮
探力索以輔其徑塗然後行之不息以待其久而至焉
人生少壯而老事境參差百出轉相糾纏其得從容無
爲委身於問學者常無幾時失而不爲則終不可復且
聰明智慮當其時濬而導之使有所藏以出則終以不

亡時過而昏不能復爲我用苞之生二十八年而吾子
加長焉使侵尋玩暘年倍於今而所得於中者與今無
異雖欲不與世俗愚無知人混混以沒世豈可得哉又
凡骨肉天屬雖古聖人賢人不可奈何竭吾心而正其
道可也而悲憂窮蹙以苦其生則君子亦無取焉憶在
京師與吾子時起居怪子意色閒時有不自得者因爲
我敘述平生遭遇搢腕歛歔若無所樂其生時時如此
恐致疾病他患且蹙然茶然意緒日以隳敝將不能復
發憤於詩書以自強吾子勉之日觀古聖賢人之書則
知所以自處有所業而孜孜以望其成亦可藉以自理
其心而通其鬱塞也語云交淺不可言深若苞之交於
吾子若此者豈不可得而言哉吾子書云欲往廬陵省
其令劉君聞劄已去官想此行可已苞以朝夕不能自
贍仍將北遊託所知者旬日間必發恐吾兄不曉故語
此以報賤貧屯塞各竭蹶以謀其身非以事故適然會
合不能特賃舟車以相存顧一朝解手終不知繼見之
期惟各淬厲毋自同於眾人其義乃不相負苞白

與章泰占書

苞白泰占足下僕自少習爲時文四方君子所以不棄
而願與爲交徒以時文爲可也而僕與諸君言此若見
癯瘠而代爲不適者雖謂僕匿情以翹明無以解焉而
僕非敢然也計人之生自離童昏聰明思慮可用於學

問文章者不及三十年過此則就衰退其端緒旣得而
充長以俟其成可也及是而致力焉則勤而無所矣自
時文之學興雖速成而悔悟早者無慮已耗其半可用
獨向衰之半耳孟子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孔子稱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者謂性命之理我固有之者也至從事
于學問文章則才有能有不能苟限於天雖勤一世以
盡心無所益也而才之庶幾者多爲世味所溺以自敝
於章句無補之學又或心知其不足事而束於父兄之
命雖欲捨去而其道無由至能悔悟自決則已後而夫
其時矣此近世之學可比並於古人者往往而絕也足
下資才可從事於斯向之所學亦少有可藉而身復無
所牽制使能絕意於時文以從所當務雖古人不難至
所難在足下之自決耳僕嘗恨往者心力誤役以至時
過而不可追也每遇以術業相商者不憚盡言極辯以
起導之而聞者多不信今發此於足下則無慮不見信
也足下之學向者蓋兩用之而於此非未嘗一涉其樊
者也使由是而致一焉將有味乎吾言不然而他日如
僕之悔亦有以信僕之不妄矣足下於時文以視並世
知名者誠無所先後然苟欲窮其徑塗如明時唐歸諸
君子非更以十數年之力未敢爲足下信之也移此以
一於古人之學則所進豈可量哉且以諸君子之才而
所學未有若古人之卓卓者力分而不能兩達也安知

其不用此爲悔而足下乃欲復蹈其轍乎語曰無告不知足下宜可以知此而僕不言則爲失足下至僕不序人詩文其義具答吳東巖書並以奉覽所惠教如命點定不敢逆相委之意也區區之懷言不備宣伏惟鑒察

與劉大山書

辱手教命序新編時文僕不爲詩文之序已數年矣况自先君卽世肝疾愈劇脊骨偏痛經絡痠傷惴惴焉惟不能保其軀命是懼尙安能含意連辭而就其說邪來示云是編之文世多不好此無怪其然也僕始於南中見之意謂吾兄之文自當異於眾人况覽三數十篇猶未悉其精蘊也後至京師每自爲是題必取吾兄所爲較之然後知用意之深其辭與理確然不可易也每欲逞思力以出於吾兄所云之外而皆多駢旁枝之義然後心折意阻而歎爲不可及出語朋游則已有謂阿其所好者矣以僕與吾兄之昵好而又夙所敬畏也然閱是編至三數十篇而有所未喻必待自爲以相較而後知之况眾人之寓於目而不求其意者乎自古文之不敝於永久者往往當其時則鬱焉韓杜之文其暴見而大行乃在北宋中葉近世歸有光同時人亦不相知蓋言之出於己與顯晦於世非偶然也吾兄前稿始出時不旬月而遍於天下然僕從朋游几案間竊窺之其所驚好大抵皆少時氣勢充溢聲容鏗鏘之作耳其達於

理而辭無枝葉者十不一二取焉是吾兄前者之文雖舉世人好之而未必能知也然則今此所爲苟有知者何必舉世人皆好哉抑吾更有疑焉自有知識所見同學諸君子凡以時文發名於世者不惟其身之抑塞而骨肉天屬多伏憂患遺慘傷使其心怒焉若無以自解獨吾兄所遇近順而亦微有不快於心者豈區區者而能爲祟邪抑獵取古聖賢人之言以取資於世而踐於身者不能實是謂欺德而爲造物者所不祐邪吾兄行身之篤素信於友朋而僕猶以是爲言蓋古人之相切劘不嫌於嚴且密至於文之不諧於俗乃其所以逾遠而存也復何惑哉爾憂無聊獨思與平生故人相見而散在四方無一數晨夕者有南來人發時示我音耗以通遠懷兼語二三好我者言無倫次伏惟諒察

紀事

湯司空逸事

國朝語名臣必首睢州湯公公自翰林出為監司年四十從孫徵君講學夏峰質行著河漳其治績吳淞十郡兒童女婦皆耳熟焉立朝之節同時士大夫多知之惟受特知於

聖主而卒困於僉壬其致怨之由相構之迹雖門人子弟或不能詳也公巡撫江蘇時執政明珠有家隸言事多效公卿震懾所至大府常郊迎過蘇畏公威聲弗敢謁自監司以下朝夕候其門公聞使召之將命者用故事以容禮請從騎數十至轅門顧謂左右主人出迎何遲也久之辟大門傳呼大驚窘迫脫輿服被之入至階下見公南面坐乃跪而聽命公曰汝主與吾同朝聞汝來故以酒食犒汝命門卒為主人其人慙沮即日去蘇歸訴之謀致難於公而公聲績甚焯

上方鄉公念公在外無從得事端會東宮出閣讀書乃為

上言湯某以理學為時所崇輔教太子非某不稱上然之遂以詹事徵公之內召也比郡士民爭以農器什物塞水陸道不可行公示諭吾在外不能為父老德往者屢請核減浮糧並為廷議阻今人見

天子且面陳之余相國國柱者執政私人也得此以告曰曩議皆

上所可也善則歸君過則歸己而市於眾以為名使

上知此立歷矣比公至語已

上聞而公未之知進講東宮首大學財聚民散數則畢講東宮入侍

上問所肄具以聞

上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海內一統民散將安之試詢之公具陳秦隋土崩狀且言一統而民散禍更烈於分國時

上聞猶諒其忠會靈臺即董漢臣上書指斥時事及執政大臣下內閣九卿廷議執政惶悚不知所為議與同列囚服待罪王相國熙繼至貌甚暇徐曰市兒妄語立斬之則事畢矣執政曰

上聞奏至再三親點次類嘉與之奈何君言若是王笑

曰第以吾言入視何如時公為宗伯最後至余相國述

兩議以決於公公曰彼言雖妄然無死法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吾輩當自省國柱曰此語可上聞乎公曰

上見問固當以此對執政入奏國柱尾其後而與之語

命下董漢臣免議自是

上滋不悅公戊辰余國柱宣言

上將籍公內府為旗人表率時公以興作度材於通州

某月某日日下午哺忽返招鄉人某官與語咨退獨坐一室嚮晦語家人吾腹不宵夜半遂歿既歿踰月

上與諸大臣語曰吾遇湯某特厚而怨訕不休何也眾曰無之

上曰廷議董漢臣彼昌言朝無善政君多失德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尚不為怨訕乎眾乃知公為執政及國枉所傾也非

上寬仁夙重公含怒而不發公以此無類矣公之以執政家隸生費也余聞之蘇人蔡忠襄之子方炳及其族

子又詔其以董漢臣之議見誣聞之相國桐城張公英安溪李公光地余國柱與執政比而傾公聞之冢宰錢

塘徐公潮公之死聞之孫徵君之孫淦公之孫之旭余同年友也叩公遺事皆未之前聞恐久而眾說異端故

著其所聞於目擊公事者

湯潛菴先生逸事此篇厚子自湯公年譜錄出所與而文較簡明今從蘇錄而分注王本之不同者於內鈞衡識

睢州湯公內召時吳人已建生祠刻石紀德政其歿也

巷哭里奠薦紳學士爭為誄表傳記其家有狀有誌銘有編年之譜而德教在民及詐不信之先覺耳目眾著

足為萬世標準者尚逸四事焉公巡撫江蘇時上言歲

禮免租民困少蘇而已必屢舉於豐年富乃可藏於民免當年之租半中飽於有司胥吏故每遇

國有大慶或水旱形見不肖者轉急徵以待賜除必豫免次年然後民不可欺吏難巧法

聖祖皇帝深嘉與之遂定為經法康熙年間特諭戶部自今以往海內農田正賦編折銀通三年輪

免一年周而復始直省均以徧皆豫免不問豐凶王本為經法下云凡免地丁編折銀必於前一年預諭康熙三十年十二月特諭戶部各倉儲積計足供用應將起運漕糧逐省蠲免以紓民力除河南省明成清糧已頒諭免徃外湖廣江西浙江江蘇安徽清米自三十一年始以次各其後雖以西邊事起中較而蠲免一年

大訓炳然籍藏於故府聖子神孫當重熙累洽之餘必將繼志述事焉是公之

訂謨實受其福者非一世也淮泗漲漫山陽鹽城寶應高郵興化泰州如臯七州縣蕩析離居

上南巡命濬海口以洩積水勅于成龍主工植尋以廷臣議使受靳輔節制成龍議工費八十餘萬輔議海口

沙淤非起高郵車邏鎮築高堤束內水高丈餘不能出海費二百七十八萬

上召輔及成龍面詢成龍力辨輔議淮南士大夫懼傷墳墓田廬亦廷爭之乃命尚書薩木哈學士穆成格會

公及總漕徐旭齡合勘兼問七州縣耆老云何輔議本執政主之至是

上心頗是成龍廷臣知輔議勢不行欲并罷成龍功役淮南士民言海口不宜罷工者十八九謂宜并罷者亦

淮南士民言海口不宜罷工者十八九謂宜并罷者亦

十之一二使者意嚮之公力爭使者曰公言吾當口奏及公內召

上語及海口公對開一丈有一丈之利一尺有一尺之利

上愕然曰爾時汝胡不言公乃具陳前事詰旦二人與質對二人強辨公徐曰某故知有此汝行後卽彙士民呈牒並某議具文書印册存漕臣所漕臣亦如之存巡撫所撤取旬日後可覆視也二人語塞

上怒立罷之而發官帑遣工部侍郎孫在豐往濬下河公里人有受業公門者以黃門奉使過蘇謁公曰吾師方嚴孰敢以事請但東南鹽政大病于商民已聞知否

公曰吾不知因條舉數事每發公詰難正言其非乃出謝商人曰吾師素明達獨於茲事未諳見謂無一可行比使歸踰月次第禁革壹如所言黃門每語人曰吾師

主誠而或以術馭人賢者固不可測也蘇之巨室有優恃容儀每闖入民宅多見貌相悅而與之私或結黨行

強所犯累有司不敢詰聞公至數月不出公使人微迹而得之痛予杖戒毋傷筋骨嚴伺守故瘡將合更薄

吾朔望縛載以徇於市及四郊久之膚剝見骨逾半歲殆瘵死由是奇衰浮淫者心悸相勸改前行蓋公之誠明仁勇皆自學問中出故道足以濟物而政無所偏卽此四事已足徵公治法之全矣而記述者乃逸之以是

知紀事纂言非於道粗有所聞不能無失其體要也余遊吳門與蔡忠襄之子方炳善告余以勢家深心疾公之由咨京師見四明萬斯同傳慈谿姜宸英逸事記備載構公者之陰謀巧言而狀誌年譜皆闕焉或事相抵或大體合而節目有異同乃徵於桐城張文端安裕李文貞長洲韓宗伯錢塘徐家宰皆曰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蓋公未嘗以語家人而士大夫各述所聞之顯迹亦未能究悉其所以然故語焉而不詳耳乃並著之俾公之子孫就而求索以上之史館而三家之子孫亦藉是以不及其先人所傳述也

安溪李相國逸事

康熙己亥秋九月余臥疾塞上有客來省言及故相國安溪李公極誣之余無言語並侵余嗟乎君子之行身固難而遭遇蓋有豸有不豸也憶癸巳夏四月余出獄供奉南書房一日

上召編修沈宗敬至命作大小行楷日下晡內侍李玉傳諭安溪公曰朕初學書宗敬之父荃實侍每下筆卽指其病兼析所由至於今每作書未嘗不思荃之勤也公因奏對曰此卽成湯改過不吝之心也苟自是而惡直言則無由自鏡矣時

上臨御天下已五十年英明果斷自內閣九卿臺諫皆受成事未敢特建一言惟公能因事設辭以移

上意故

上委心焉每內閣奏事畢獨畱公南書房暇則召入便殿語移時是日公晨入

上諮及民情公對曰方三藩播亂民心搖搖未知所歸今

上恩德顯信於天下矣往歲閩中旱荒郡吏不能體

上意所發帑粟多乾沒民飢且死獨歸怨於所司而鮮不信

上之志在於郵者嗣問礦事對曰今議開礦以避民困請著令止土著貧民無產業職事者許人持一銚而越

境者有誅則姦民不致聚徒山澤以生事端矣議遂定一時大豪輩金謀首事者皆齧指自悔先是江甯太守

陳鵬年爲大府所劾吏議當大辟無何

上問江督公對曰當官勤敏無害其犯清議獨劾陳鵬年一事耳戴名世以南山集下獄

上震怒吏議身磔族夷集中掛名者皆死他日

上言自汪霽死無能古文者公曰惟戴名世案內方苞能叩其次卽以名世對左右問者無不代公股栗而

上亦不以此罪公江督鳴禮與巡撫張伯行互糾獄辭

久不決

上忽罷鳴禮尋擊戮焉公實贊之其語秘世莫能詳以余所聞見如此公之設心豈猶夫世之容悅者與然自

公在位時眾多誦公既歿詆訐尤甚蓋由三藩播亂時

公適家居以蠟丸獻入閩策賊平以編修擢內閣學士

忌者遂謂公始固有貳心公恐爲門戶之禍故不能無所委蛇及得君既專常閉門謝客所往還及顯然薦達

者無多人由是眾皆深怨引繩批根播揚於遠邇然公

方柄用時朝夕入對

上所誣度惟尙書周易及朱子之書而一時海內所號爲廉吏無論公所習與否皆得安於其位則其實迹固有可按驗者自公告歸未旬月而忌者首攻公所薦舉

以爲傾公之地因揚言公恃

上恩植黨以要權重微

上信公之深禍且不測矣故公再入專務韜默及踰年

身歿

上出前後三章付內閣然後知公始至卽出苦言以求

退也嗚乎公之設心如此其於時事無所補救而得諂

乃過於恆人此古之君子所以難於用世而深拒夫枉

尺直尋之議也夫

敘交

余性鈍直雖平生道義之友亦多疑其迂遠不適於時

用志同而道合無若朱公可亭者而交期則近雍正元年公爲冢宰禮先於余是年冬語余曰

上將用我矣子尙有以開子余曰某何知公曰吾知子

乃鄭公孫僑超築毅之匹儔也子毋隱次年二月余請假歸葬始以周官餘論十篇之三示公及還相國張公曰高安持子周官論至

上書房手錄曰當吾世有此異人而

上竟不聞知可乎我數以子病久痼止之子將若何余急過公正告曰今

上信大有爲而士大夫結習未除凡吾所云必君相一德眾賢協心然後爲之而可成之而可久不然上求以誠心而下應以苟道民不見德反受其殃公志果大行異日以告於吾

君而次第布之不必知自僕也乙巳春公以實畿輔一篇致怡賢親王合辭請開畿輔水利余謂公曰近畿積水無歸久矣必以數年疏決支河俾伏秋潦漲下流無壅然後規下地擇良有司官治一區以爲民表使民覿其利而爭自營之苟少違其節次動必無功其後爲之數年果利害相半公由是益信余言自是以後凡吏疵民瘼辨賢抑姦胸中所知見壹爲公盡之且告以海內大事宜及時注措者莫如復明初大甯三衛兼求唐韓重華屯田故蹟自歸化城西連三受降城以達於甯夏及經略苗疆控制臺灣三事因盡出餘論七篇公皆慨然引爲己任會西事方殷度無暇部署三方而公尋遽沈疴久而弗瘳督力疾拜

賜有

旨命公毋勤自後卽有錫賚免拜受毋至宮門用此得上言嘗告漳浦蔡聞之曰吾伏枕吟呻望溪至輒心開而氣揚欲於天下事有所轉移支柱微斯人莫屬子謹志之聞之疾將革猶掩涕重言以勸余余困於憂虞屢欲告歸公固止之曰譬如巨室虛無人雖老疾者偃臥其中盜賊猶有戒焉吾輩三數人尙可以疾自引去乎及

先帝登遐

今皇帝嗣位公通奉

命巡視海塘自中途召還時

上方孜孜求治凡民心所願欲與善長沈抑者數月中設張搜擢計日無虛眾皆謂發其端者必公而公與余朝夕

南書房未嘗一言及此

聖孝性成依古禮經致行三年之喪諸王大臣屬余草具儀法及

制詔將頒復速余赴

雍和宮討論公常左右之惟恐余言之不盡用也乾隆二年公舊疾復作余就公榻前相視泫然將行公蹶然而興以手拄頤曰子所言三事及九篇之書吾未嘗一日忘以

聖天子布德推誠維世彌俗謂子所云禮義之明人材之興也有日矣而吾將泯焉命矣夫子性剛而言直吾前於眾中規子謂子秀衰疾支離於世無求假而年減一紀尚有國武子之禍欲諸公諒子之無他而不以世情相疑耳賓實既沒吾病不支子其懼哉公卒以九月十有八日前二日余在直房日方晚天氣清和俄而陰雲起風沙蒙霧忽心動曰公疾其變節乎使人問之果然賓實之疾之將革也亦然相去始浹旬耳吁異哉殆余與公一見如久故自戊申以後公行步亦艱約相送下堂盡階而止

先帝之喪公與余同次內閣雖入政事堂眾既退坐必下余行必後余余懼眾人之聞也公曰眾爭爲市道交卽此可示之以禮矣余經說公手訂者過半嘗序周官析疑春秋綱領二書以示聞之曰周情孔思不圖二千餘年後乃有如親受其傳指者吾嘗謂望溪灼見大原學皆濟于實用其斯以爲根柢夫嗚呼公今已長逝矣自公歿後余行身益不敢自苛惟公於九原之下與余心相鑒照耳曩公臥病連年每謂吾身後之文子當任之余既序公增纂戴記公曰吾於古文未之學也而以意爲之者亦數十百篇方自削斲異日子終訂之及公既歿而家人未嘗以二事屬余故獨敘次爲交之始末以志不忘久要之言其平生忠孝大節實德顯功嘉言

懿行概弗著於篇蓋公之行迹宜列於國史而狀與外碑廣銘已具義不得私爲之傳云

記長洲韓宗伯逸事

癸未春正月余以計偕入都會慕廬韓公將扈從南巡往省焉淑賓在堂獨肅余就西序坐始定卽謂余曰吾與子之相知不淺矣然子終謂我何如人那余曰公爲人天下之士盡知之况某那公曰世人多好吾文吾文不足言或目爲曠達亦似之而非也吾立身尚能粗見古人之繩墨耳吾爲亞卿未嘗一至官正之門也吾爲學士未嘗一至執政之門也自趨朝外與馬未嘗入內城吾好朋游常與酣嬉淋漓滴然貳冢宰歲未再終發吏之姦爲承禁者七百餘事錢諸版是誠沈飲人那余曰上於公意倦矣而公不告休何也公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吾後而失其時矣徒滋譴呵耳余曰雖然進退有禮譴呵非所避也是歲公果再告再被詰責而卒死於官始

上遇公最渥自爲宗伯屢與孝威熊公同召對忌者謂公且暮且入相會江南布政司張萬祿虧庫金三十餘萬制府阿山上言非侵牟費由南巡或謂張於制府爲姻家

上震怒下九卿議御史大夫某曰山之罪在大辟無疑也公正色曰果有連其情私而語則公也且斯言得上

筵所益不細忌者增語上聞公由是日替公天性與物無町畦而睢州湯司空數語人曰表裏洞然不可奪以非義惟韓公耳

上嘗親試翰林欲黜者二人時公與法公良同掌院事命劾奏公謂法公曰姑緩之此民譽也越日法入見

上怒命削職隨本旗供勞辱事眾皆趨公公曰法以吾言至此而吾乃苟免乎又數日召公詰責公徐曰此二人於院中不在應斥之列文雖不工惟

上竄假之

上齋顏爲公曲止焉公鄉試出崑山徐司寇門及徐與重人相失罷官而傅臘塔節制兩江承意興大獄構徐且爲別白於在事者公嘗乘小舟徬徬郊野閒會縣令出隸卒爭道覆公舟比登岸衣裘盡濡戰栗移時戒從者無聲竟不知爲公也余見當世名貴人能自忘其勢者有矣而能使人忘其勢者則未之見也惟與公習並忘其爲顯學人然用此世皆目公爲曠達而不知其植節守義深固而不可移也余與公相知深而聚處日稀及見公誌狀凡可以不殁於世者概乎其未有見焉乃記公言而略道其所知公自癸未春遂不復與余相見薄達中忽標白其平生若豫以相屬者吁異哉

記徐司空逸事

余始至京師長洲韓公安溪李公皆爲余道轍聞徐公之爲人時余方奔走衣食而公頗躋於宦途無因緣相見癸巳春余出刑部獄蒙

恩召入南書房嗣移蒙養齋與公一見如舊相識共事十年始灼知公所祈嚮具得其往事公始仕會明珠索額圖執政以利權相傾各樹羽翼中朝士大夫非陰自託各有主張宦不得遂當是時顯與爲敵者惟潛菴湯公環極魏公柴立中央而無所依附者韓李外可指數也索額圖生而盛貴性倨肆有不附己者常面折顯斥之明珠則與其黨深相結異己者陰謀陷之而務謙和輕財好施以招來新進及海內知名士公爲庶常李公掌翰林院事嘗薦公及德公格勒

上時召見講論經義德公嘗扈從巡行明氏使人奉萬金爲裝固辭裝已治無所用之公散館第二等例以科道用索額圖惡公不附己奏改部屬用此明氏尤欲致公公爲童子試京兆與明氏子成德名相次成進士同榜選庶吉士屢相招皆不就爲部屬時以公事見珠必徧贊於廣眾中及改官中允遷侍講

上一日詢公之爲人珠以誠實對選講官列薦名先於學士公終不一至其門而德公以摺著陳言大惡於珠天久不雨

上命筮遇夬問其占進曰澤上于天將降矣而卦義五

陽決一陰小人居鼎鉉故天屯其膏決去之卽雨

上愕然曰安有是遂以珠對時素氏已挫於珠矣始

上親政方冲齡額圖首建謀黜輔臣專橫者百僚懼伏

而珠善結左右親近爲腹心耳目其黨徧布中外雖有

賢者慎自守不求親媚而已終莫敢齟齬惟康熙十有

七年京師地連震

上晝夜坐武帳中魏公環極直入奏天變若此乃一相

植黨市權排忠良引用貪壬以剝繁蒸之應繼之者則

德公用此名震天下而珠亦駭遽不自安自是以後蜚

語時上聞謂公之父爲兩江制府麻勒吉僚屬贖貨不

實公與德公比議朝政適靈臺即董漢臣上書言時事

多所指斥下內閣九卿大學士勒公德洪尙書達公塔

哈及湯公謂書中豫教太子崇節儉宜施行而取陰撓

之駁議至再三以湯公尤珠所深疾也由是眾口喧騰

湯公不欲

上親教太子覲爲師傅公與德公亦然先是

上嘗詢公所學視德格勒孰優公自陳遠不逮也至是

復舉廷臣某與公相衡而德公奏公遠過之請

上面試忌者遂言公及德公交相推引湯公實陰主焉

越日

召試尙書陳公廷敬以下文臣十二人於乾清宮公與

德公方屬草有

旨責讓德公遂於試文後申辨公詩亦未成

上命同試諸臣按勘眾相視無言而湯公獨以公文爲

是又

命廷臣公閱湯公執前言且謂德公品學素優不宜以

文字黜是日翰林院奏劾德公削五級畱任時湯公爲

東宮講官

上遂命爲師而公亦爲

皇子師珠復使所親謂公此非福也惟歸誠於執政或

少安公不答是秋

上御瀛臺教諸皇子射公不能挽強

上怒以蜚語詰責公奏辨

上震怒命扑責被重傷

命籍其家父母皆發黑龍江安置然

上意終憐公其夜

命醫一人治其瘡翌日復

召詣

皇子書堂時大雨裏瘡至宮門跪泥中見御前侍衛卽

號泣求轉奏臣奉職無狀罪應死臣父廉謹當官數十

年籍產不及五百金望

明主察之且臣父母皆老病臣年正壯乞代父謫戍尙

能勝甲兵盡命力眾皆掩耳而去之有關公名保者最

後至斥公而入盡以公言奏

上立赦公父母則已繫檻車就道矣及諸途觀者夾路皆感泣遂復公官仍侍

皇子冬杪翰林院奏德公私刪起居注有

旨問公知否會

太皇太后升遐各以尉二人甲士二十人監守於私室次年二月下獄始至卽以雙木誑公旁逮也撞擊數十脛大如股禁親屬家僕毋通席地臥求水漿不得獄卒刻時以至提木索而搖之毒痛自分必死適侍衛某入視族姻公辨其聲大呼曰

上命問我非欲殺我也其人就視出謂典獄者曰此人死我必入告由是家人得入進食飲而湯公亦以教東宮議董漢臣事得咎桐城張文端相國嘗語余曰偉哉華野郭公人傑也往時蜚語數聞所陷有至死而不知其故者科道科參同僚舉首下西曹可使無罪者死於非刑而

上不知其所以死賴公訟言

聖主剛明故至於今王道蕩蕩吾儕得甘寢達旦耳蓋謂湯公及公與德公事也起居注故事數易稿然後登籍德公所刪易乃未登籍之稿公晨夕教

皇子守官分局無由與知而獄辭上當德公大辟立決

公監候秋後絞

上特旨改德公監候公免死鞭一百荷校三月妻子入

卒者庫遂年公主出降科爾沁公一子一女主旗務者遂以公女媵時德公遇放出獄歸本旗遂使盡室以從公不善騎某公主疾或請於

上遣公往視相去千餘里刻日反命從者二人一道斃公入反命出昏路兼旬不起蓋自郭公劾奏珠雖落職家居而所引用已盡列要津每承意觀色以求饜其忿好又善事勢貴與相應如影響也珠既老其黨亦漸散安溪李公日見親信

上亦久而察公之忠誠歲壬午復用爲內務府會計司員外郎是秋充順天鄉試主考官辰以內閣侍讀學士副左都御史趙公申喬爲會試總裁尋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特旨出辛者庫復旗籍甲午巡撫浙江丁酉遷左都御史兼掌翰林院事逾月晉工部尙書教習庶吉士自乙酉冬李公入相

上萬幾之暇時召入獨對同列無與班者李公南還公繼之恩遇幾與比並公與人敬以和貴賤老少如一長翰林數年物望所歸鮮不薦達老而篤學共事蒙養齋暇卽就余考問經義時江浦劉無垢泰州陳次園常在側交口而責余曰有是哉子之野也徐公中朝耆德且爲諸王師子抗顏如師而誨之如弟子可乎余應之曰吾以忠心答公之實心耳子視公遂出孔道輔下平諸

王侍衛中有年逾三十始讀大學而請余講以所聞者至泰誓作而言曰所云一个臣吾視徐公良然嗚呼卽是而公之誠於中而動於物者可見矣

上晚而信公甚篤嘗

賜詩稱爲同學老友時太夫人四體猶康彊屢朝

皇太后於慈甯宮禮賜備至而德公已老死微外矣然其部大人皆敬信將校尊事之身死猶善視其子孫公爲余言之未嘗不慘悽而顏變也

記開海口始末

自明萬歷中潘公季馴以河沙流墊無常非人力所能濬而引泲沂淮水以盪之於是河淮安流漕運無壅者百餘年

國初鄭成功之亂治東南海防凡入海津隘皆下巨木爲椿河流高性滿悍海舟本不能逆流而上而在事者不察下木雲梯關久之覆舟漂榷薪蓄之人海者經此輒凝滯而沙乘之由是海口隘河流壅洪澤湖漲而下河七州縣咸被其災康熙二十三年臺中相繼言河正道雲梯關海口旣日隘非別開天妃石闕海口不能洩湖流之漫於七州縣者

上南巡問淮揚水患河督靳輔奏宜用臺臣言乃命兵部尚書伊桑阿相視奏河臣議是

上以兩河難兼理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董其役始

議開海口執政明珠實陰王之定計屬役於河督及別設官大失所望而于成龍名受河督節制實相抵牾輔乃上言宜罷海口之役而別開大河自車邏鎮築橫堤抵高郵洩洪澤湖水於堤內自高郵東築長堤二歷興化白駒場束所洩水以入海請發帑銀二百七十八萬俟堤成丈七州縣故沈水之田凡在額外者官鬻之以補帑疏入廷議多是河臣言自明珠執政其黨余國柱等導以陰收天下利權凡督撫提鎮監司有不出其門者遇事輒陰沮之自九卿六垣臺中皆樹私人所欲興建及斥逐則臺垣執奏所欲引用則九卿保任之其已

被

上知而不附己者陰使他人毀之而若弗聞也者海口設官旣違執政本謀遂銳意別興是役私議雷帑銀百萬於內自國柱及其黨皆取分焉由是眾議莫敢齟齬而

上命訛淮揚人官京師者實應喬侍讀萊山陽劉選司始恢聚其鄉之齒朝者而告之曰是役也工未成其害二旣成害又二河延三百里堤內廣百有五十丈非壞圩隴毀村落掘墳墓不可堤河行磬折可東可西民實緣以避其害官吏要挾以牟其利令下之日七州縣之民鬪訟無甯晷矣害一也凡里甲雇役人日七十功令官給四十實不能半往例歲修邑役數百人數月而罷

猶病不支今三工並興邑役萬人是歲加賦錢二千餘萬害二也工未成水中之田民田也魚可捕菰蒲可採工既成則河督之田也濱地瘠率三四畝而當一或十而當一以起稅法一旦據額丈量而沒其餘於官奪其田之十七八而責以故稅民尚有遺類乎害三也往者漕河之堤雖屢決而河廣不過十丈今並注洪澤諸湖之水於百有五十丈之河獨特新築一線之堤以爲固而堤高於民居城郭人民化爲巨浸可計日而待害四也且湖流東注高寶則不能西出清口河當日淤而病漕議遂定越三日淮揚朝士十一人詣左掖門上四不可議

上意以爲然執政進曰此縉紳意也尙宜詢之小民又數日

上命工部尙書薩木哈內閣學士穆成格會江蘇巡撫湯斌總漕徐旭齡問民所欲時執政知輔議勢不能行因欲並罷海口之役二人復命稱百姓欲兩罷之而湯公尋內召

上問海口公力言宜早開

上大驚召九卿俾二人與湯公面質二人巧說公曰我故知此事重大汝行時卽書民狀及疏稿各二通一用巡撫印存總漕所一用總漕印存巡撫所可覆視也二人始相視語塞

上大怒立奪其官而以工部侍郎孫在豐督濬海口時二十五年六月某日也秋八月甄別翰林掌院學士庫勒納以喜事奏奪喬萊官又二年聊城郭公琇爲御史劾罷輔及在豐江南總督董訥總漕慕天顏亦交章論輔輔疏辨因互相劾並下刑部在豐與諸公皆降調而海口工用不成始輔開中河實便於漕而潘公成法亦自是而變車邏鎮大河雖未開而先是已開減水壩於高堰以洩洪澤湖伏秋之漲由是淮水力弱不能出清口以盪河沙而河沙倒入湖口及漕河所在墊淤後十餘年至丁丑戊寅漕河數決湖益漲而下流不通七州縣之民陷溺者不可計數

上親授方略命尙書張公鵬翮往治之塞高堰諸壩濬清口出湖流以盪河沙雲梯關海口故道始漸深廣而河患暫息焉

記所聞司寇韓城張公事

大司寇韓城張公自視學江南擢少宰列於九卿卽以明決敢言任事著聲其始爲司寇而罷也以提督九門陶和氣勢方熾司寇齊世武阿附據其讎人死刑獄公持不可因此譖公踰年

先帝燭其姦誅和氣投世武於荒乃思公以大司空徵既至改司寇公感

先帝灼知益以國是自任而眾亦知

先帝信公凡部事主斷者十之七九卿廷議待決者亦過半焉公性沈毅凡朝議親故門人子弟雖有問不告

性骨鯁爲世所駭異及利澤廣被於眾者尚載人言

先帝春秋高諸王門下人或因緣詭法有以負債訟准

商及吏民者命關逮公正言折將命者合堂變容公意

色愈堅事竟罷誠王屬長以文學信任朝夕

上側王府孟尙會斃甘肅平民事達部王再三切諭不

得闕於

上而公具以實奏眾皆危之公恬如也

今天子在藩邸優人徐采嫉傭者誣殺人部議以傭抵

公獨奏未罪在不宥事下九卿是公議者獨趙司農申

喬及

上嗣位衷勵諸大臣謂公伉直無何逮采於西邊以故

罪繫獄俟秋決天下悚然誦

聖德焉西事方殷急饋餉大將軍入覲以爲言內大臣

定議各途守選及遷補並停止專用捐貲運餉人事可

集已得

旨始下外廷公曰此關國體當以去就爭九卿會議數

四相視不言公乃昌言惟捐納所分員缺可避運餉人

其正途及遷補仍舊因手定奏議執政使人謂少宰張

公廷玉曰聞舉朝同議獨張公阻之不識何張公也少

宰曰首議者張公廷樞然余吏部也亦同此議少司寇

張公大有曰我亦同議者於是士論翕然歸三張遂甯

張太宰鵬胡爲不適者久之公復起事

先帝凡十年四方有大獄必使公往成大災大工役必

使往視所奏當及輿罷常合眾心康熙戊戌鎮將守令

激閱鄉四縣民變公奉

命往鞫時河南州縣困於歲徵黃糧中家以下鮮不破

產鸞子俱輓債巡撫楊宗義疏請改折而倉督及有司

陰阻之戶部九卿皆曰毋庸議公歸奏使事畢因陳民

艱退而具疏

上爲斥羣議特改諸州縣之遠水次者集可託爲司寇

滯雷論發黑龍江應赦免者二百七十餘人公謂宜檢

舉巢難之會巢罷公獨自檢受罰而囚家皆獲免直隸

各省視焉余嘗謂公前後朝議及出按諸大事宜札記

異日付史官乃

本朝憲令非爲公名也公曰吾議伸者幾且忘之矣公

已卯主江南鄉試己丑主會試所登半名後爲九卿任

舉皆民譽多未識面者其終廢也以陳夢雷久託誠王

府積罪惡發露

天子震怒姑免死發黑龍江而公循故事方冬停遣又

出其子使治裝於時人皆咎公然觀過知仁公之宅心

易直當官蹇然而不以身之利害與焉於茲亦見矣

記太守滄洲陳公罷官事

長沙陳公滄洲名跡尤著於江甯始到官榜於門曰求
通民情願聞已過未旬月而眾心翕然期年政教大行
嘗以公事與諸郡守集議大府前大府曰此公事也費
無所更奈何眾無聲而注目於公公曰吾官可罷民賦
不可增也議遂寢而自制府及諸司皆受其病會

上南巡使公主辦龍潭行宮故事自左右侍衛及閣寺
隸圍皆有餽公一切不問或以蚯蚓穢物置簞席間越

日
軍駕到江甯召公詰問先是予告大學士桐城張公迎

見

上問江南廉吏首薦公及是詔問張公鵬年守官狀公
對曰凡良吏才性治法尙或有偏惟鵬年吏畏其威而
不怨民懷其德而不玩土式其教而不欺廉潔其末也
上怒遂釋江干疊石爲步備

車駕御舟觀水師前期一日始徵公治步屬吏及胥徒
皆惶急公曰若皆有公事按部無動吾自辦之遂率子

弟躬運土石士民從者屬路詰旦步成
上由是益奇之公於官中不受一錢羣商歲供數百金

而芻米給幕士又嘗逐羣娼而以其地懸
上諭月吉與吏民講讀大府据此特糾落職聽勸檄下

禾移時士民填街巷揭帛鳴鉦環制府問太守見劾之
田門者重閉叫噉不退有司械繫數人制府欲并釋之

使謂曰汝偶行過此被繫那肯日非也願入獄與太守
同命及會鞫以金木訊商人商人曰歲餽自督撫及州
縣皆有之惟太守見卻耳有司以建亭於娼室故址懸
上諭爲大不敬公罪當在大辟一日

上問制府於大學士安溪李公對曰臣嘗與同僚廉幹
果於任事其失民心獨劾陳鵬年一事耳

上頷之公性彊直不能屈意上官於大府左右親近視
之蔑如用此毀言日間同時韓城劉公蔭樞爲監司於
江西性行大類公與公同時被劾江西士民號泣匍匐
叩制府爲請命者以千數制府故有賢聲用此頗心悔
之獄辭上

上特原公召入武英殿尋以蘇州太守攝布政使而劉
公亦登用於時天下知與不知皆爲二公躍喜且歎
天子明目達聰於羣下是非功罪一以道揆而無成心
也

記張彝歎夢岳忠武事

張君彝歎之卒也聞有異徵踰歲其邑子孔君端蒙至
曰彝歎爲諸生時夢入古廟見宋少保岳公與爲主客
之禮手文一簡屬刪定且曰吾更諡久矣而世人多舉
故諡願先生正之將別忽變色易容曰會相待於桃山
矣彝歎平生跡不出州郡其真成均試禮部恆閉戶不
接一人成進士應除縣令不就既老忽應徐中丞請主

杭州數文書院院中立碑工以舊石至按之則岳公墓碑也繇歎曰吾之茲行有以也夫因告中丞以昔夢補其文之缺漫而歸焉中丞還朝薦繇歎學行

詔下江南省刻日齋送行至桃山驛憩廟旁心動入視果夢中所見語從者曰吾死無日矣越三日至崔平縣館驛正衣冠端坐而逝余觀書傳所記死而有前徵者眾矣獨怪岳公志事與日月爭光故諡之不類何足爲公瑕疵而乃耿然自標白也嗚呼我知之矣世教之衰不獨小人敢爲誣善之辭卽所號爲學者亦多恣胸臆以顛倒前人之是非推其心蓋謂彼人與骨已朽而誰與證其得失也觀公之見夢於張君者如此則知自古仁人志士其精爽實不沒於宇宙以嚮照下人而可任其誣枉哉昔朱子論南渡人材謂公知義理非韓張所及公以上次第無人則嚮伏於公者至矣而其門人乃有曰公爲橫而假託於朱子之言者以公之志事與日月爭光猶不能免此况迹介隱顯蔽于讒慝之口而未由自列者乎傳其事使論古者有警也

記姜西溟遺言

余爲童子聞海內治古文者數人而慈谿姜西溟其一焉壬申至京師西溟不介而過余總其文屬討論曰惟子知此吾自度尙有不止於是者以溺於科舉之學東西奔迫不能盡其才今悔而無及也時西溟長余以倍

而又過焉而交余若儕輩其後丙子同客天津將別之前夕撫余背而歎曰吾老矣會見不可以期吾自少常恐爲文苑傳中人而蹉跎至今子他日誌吾墓可錄者獨三事耳吾始至京師明氏之子成德延至其家甚忠敬一日進曰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先生一與爲禮所欲無不可得者吾怒而斥曰始吾以子爲佳公子今得子矣卽日卷書裝遂與絕崑山徐司寇健菴吾故交也能進退天下士平生故人並退就弟子之列獨吾與爲兄弟稱其子某作樓成飲吾以落之曰家君云名此必海內第一流故以屬先生吾笑曰是東鄉可名東樓健菴聞而憾焉常熟翁司寇寶林亦吾故交也每乞吾文曰吾名不見子集中是吾恨也及翁以攻揚司空祇駮遷據其位吾發憤爲文謂古者輔教太子有太傅少傅之官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今詹事有正貳卽古太傅少傅之遺也翁君之貳詹事其正實睢州湯公公治身當官立朝斬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審諭湯公之德行以導太子矣翁見之慨然長跽而謝曰某知罪矣然願子勿出也吾越日刊而布之翁用此相操尤急此吾所以困至今也時西溟年七十餘始舉於京兆又踰年成進士適翁去位長洲韓公葵薦於

上得上甲巳卯主順天鄉試以目昏不能視爲同官所

欺掛吏議遂發寘死刑鄒獄中西溟之治古文也其行不若同時數子之盛而氣體之雅正實過之至不能盡其才則所自知者審矣平生以列文苑傳爲恐而未路乃重負汚累然非由他人人皆諒焉而發憤以死亦可謂捐隘而知恥者矣西溟之死也其家人未嘗以誌銘屬余而余困蹟流離與其家不通問者計數已十有九年姑傳其語俾眾白於其本志之所蓄云

書羅音代妻佟氏守貞事

節婦佟氏羅音代之妻也音代母微始生卽被棄少司空陳一炳養爲己子使妾蕭氏母之旣長受室而司空歿諸子爭產以音代非陳氏子也逐之與母妻出居或誑誘貨產蕩盡未幾疾卒一子在襁抱節婦母家貴盛憐節婦年少欲奪其志歸甯止之數月一夕脫身獨行歸依其姑其父母復使要之則誓不復通久之益無以爲生學士敦公拜司空故交也少繼其小宗與音代之父爲本生兄弟蕭氏猶知之使僕某往請自司空之及也學士與其家人久不通問至是始知音代死及節婦守志事急過之家徒四壁立節婦與姑相向而泣稚子在傍學士曰吾兄之孫兄子之婦可依余夫人陳氏母也義不可同宮吾雖貧請就屋糴米薪自今無缺但願婦志節有終以成吾義節婦泣而受命學士因就陳氏諸子合要爲券以稚子歸宗使節婦育子奉姑居別宅

初陳氏諸子逐音代時屢謂學士曰此君之兄子也貴產尙數千金君收之非無益於君者學士怒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若此子貧無依吾當引爲己任耳遂謝不與通至是卒如其言諸公用此皆高學士之義而學士每語人以節婦之義輒爲曩歎焉

記吳紹先求二弟事

吳紹先山西平陽府稷山縣人少讀書略解文義十三喪父十六喪母有二弟季年十一與從兄偶出遂絕蹤又數年仲以博塞失負逃紹先負販以迹之南出襄洛西歷劍州東至黑龍江積十有六年卒同時而得之其求仲也出塞抵甯古塔豪家以情請豪隘之乃冒公入入軍府訟軍吏庇豪欲威懾紹先以應對失儀捶其面血淋漓紹先辭愈強直卒白大帥持其弟以歸時仲冬洩寒夜經大臥磯行者皆墮指紹先與弟相推挽顧而曰此中人未有如吾樂者也比入塞爪甲脫爛無存者至京師待季偕行知其事者爭傳說公卿賢士聞多就而體貌之紹先赧然若無以容衣敝履穿或贈遺終不受有與同寓者聞其哭失聲就視之則讀管論父母之年章也嗚呼人知有父母則愛其同生賢人君子知尊祖則能敬宗而收族矣聖人知崇如天故能帥天地之性視天下疲癯殘疾俾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若恩薄於同生則是不知有父母人之道不宜有

是也而俗之偷昧此義者蓋累累焉故詔先所為甚庸無奇而名稱以動於時茲錄而傳之亦將使昧者自循省也

獄中雜記是篇傳貴刻本僅前一段後四段及劉鈞翁君所識先生自記皆得之於汪本者也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獄見死而由竄出者日四三人有洪洞令杜君者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時順正死者尚希往歲多至日十數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傳染違者雖戚屬不敢同臥起而獄中為老監者四監五室禁卒居中央爨其前以通明屋極有燧以達氣旁四室則無之而繫囚常二百餘每薄暮下管鍵矢溺皆閉其中與飲食之氣相薄又隆冬貧者席地而臥春氣動鮮不疫矣獄中成法質明啟鑰方夜中生人與死者並踵頂而臥無可旋避此所以染者眾也又可怪者大盜積賊殺人重囚氣傑旺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隨有瘳其駢死皆輕繫及牽連佐證法所不及者余曰京師有京兆獄有五城御史司坊何故刑部繫囚之多至此杜君曰邇年獄訟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專決又九門提督所訪緝札詰皆歸刑部而十四司正副即好事者及書吏獄官禁卒皆利繫者之多少有連必多方鉤致苟入獄不問罪之有無必械手足置老監俾困苦不可忍然後導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

為劑而官與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資取保其次求脫械居監外板屋費亦數十金惟極貧無依則械繫不稍寬為標準以警其餘或同繫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輕者無罪者罹其毒積憂憤寢食違節及病又無醫藥故往往至死余伏見

聖上好生之德同於往聖每質獄辭必於死中求其生而無辜者乃至此儻仁人君子為

上昌言除死刑及發塞外重犯其輕繫及牽連未結正者別置一所以羈之手足毋械所全活可數計哉或曰獄舊有室五名曰現監訟而未結正者居之儻舉舊典可小補也杜君曰

上推恩凡職官居板屋今貧者轉繫老監而大盜有居板屋者此中可細詰哉不若別置一所為拔本塞源之道也余同繫朱翁余生及在獄同官僧某遵疫死皆不應重罰又某氏以不孝訟其子左右鄰械繫入老監號呼達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汎汎之眾言同於是乎書凡死刑獄上行刑者先俟於門外使其黨入索財物名曰斯羅富者就其戚屬貪則面語之其極刑曰順我即先刺心否則四支解盡心猶不死其絞縊曰順我始縊即氣絕否則三縊加別械然後得死惟大辟無可要然猶質其首用此富者賂數十百金貧亦罄衣裝絕無有者則治之如所言主縛者亦然不如所欲縛時即先折

筋骨每歲大決勾者十四三雷者十六七皆縛至西市待命其傷於縛者卽委雷病數月乃瘳或竟成痼疾余嘗就老胥而問焉彼於刑者縛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無有終亦稍寬之非仁術乎曰是立法以警其餘且懲後也不如此則人有倖心主梃扑者亦然余同逮以本訊者三人一人子三十金骨微傷病開月一人倍之傷膚兼旬愈一人六倍卽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無不均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爲差曰無差誰爲多與者孟子曰術不可不慎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偽章文書下行直省多潛易之增減要語奉行者莫辨也其上聞及移關諸部猶未敢然功令大盜未殺人及他犯同謀多人者止主謀一二人立決餘經秋審皆減等發配獄辭上中有立決者行刑人先俟於門外命下遂縛以出不羈晷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倉法應立決獄具矣胥某謂曰子我千金吾生若叩其術曰是無難別具本章獄辭無易取案末獨身無親戚者一人易汝名俟封奏時潛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讞者儻復請之吾輩無生理矣胥某笑曰復請之吾輩無生理而主讞者亦各罷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則吾輩終無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決主者口吐舌擡終不敢詰余在獄猶見某姓獄中人羣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某一

夕暴卒覆皆以爲冥譴云凡殺人獄辭無謀故者經秋審入矜疑卽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殺人復以矜疑減等隨遇赦將出日與其徒置酒酣歌達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詳述之意色揚揚若自矜詡噫潔惡吏忍於鬻獄無責也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脫人於死爲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

姦民久於獄與胥卒表裏頗有奇羨山陰李姓以殺人繫獄每歲致數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數月漠然無所事其鄉人有殺人者因代承之蓋以律非故殺必久繫終無死法也五十一年復援赦減等謫戍嘆曰吾不得復入此矣故例謫戍者移順天府羈候時方冬停遣李具狀求在獄候春發遣至再三不得所請悵然而出劉大山曰望溪在獄思老監惟各屬於壁間氣可也吾輩死人也而憂生人氣鬱奈聞者笑何及出獄未兼旬蒙詔入南書房數日得七十金刑部主事龔君夢熊引爲已任禁卒可獄難之說言於六堂曰何從逃大盜重囚逸出皆禁卒執任龔君曰屬函木格因何從逃則不可沒也先生專編乃成望溪事無足異龔君之義司冠靜海關公繼之請獎皆除仍有身官文書以爲章下江西省者其駁稿乃韓城公所手定詰承行之胥伏罪命具奏翼日卽上本司正耶請日候參胥役例發五城兵馬司看守公從之胥以是夕遁蓋未定罪人犯逃司坊罰甚輕而所得過望故甘爲受罰也又言始至錄因有磨錢周郭取給者事可立斷而運之二年始致牽連佐證七十餘家矣司官遞代應參者至十數人同官持之中止每數恨人心抗敵典獄者雖悉其聰明致其民無冤痛也使

結感錄

康熙辛卯冬十月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江甯蘇侯奉檄至余家時吾母老疾多悻悻余入見具言

天子有詔入內廷校勘傳不得頃刻留是日下縣獄侯朝夕入視或夜歸必就榻上相慰勞時制府噶禮銳

意窮竟根株委某官搜余家書籍侯聞以暮先至部署不使老母得聞余北行值隆寒為具輿馬所出皆庫金

余固辭侯曰自吾為吏於此迫公事以虧庫金者屢矣獨為君累乎侯始之官即不惜妻子曰吾不能逢上枉

下歸有日矣江甯縣附省城而所治屬蘇松巡撫時巡撫儀封張公伯行賢者也而與侯亦不相知緣是歲鄉

試弊發儀封公疏糾制府制府委某官暨侯捕某胥陰令某官置金某胥空舍中隨發之以自解侯實不知而

儀封公謂侯亦與聞其事也甲午冬有名貴人之官過蘇余寄語儀封公蘇侯賢者不得以制府事相疑而侯

已以他事罷矣侯名壘字慕鞠庚辰進士福建南安人安徽布政使馬公逸字駿伯陝西咸甯人先公在官

死於寇公以蔭起家始至嘗介吾友白君琇玉通問願為交余謝不敢見及余被逮江蘇廉使以事出制府命

公攝理督糧道李公玉堂佐之公豫誠羣吏毋得繆純每見余親必盛語必稱先生李公亦然時制府欲得戴氏他書以上親鞠諸被逮者公入言某邦人之望每大

府及監司至必禮於其廬而固辭不敢交也雖在難願公毋操切以慰邦人之心制府實惡余其後與儀封張公相構掛余名彈章而親鞠時未嘗加聲色則公力也無何廉使歸亦欲得事端以自為功將以金木訊余公力阻之不可乃正色曰

朝命捕人非鞠獄也某儒者

上所知名今以非刑苦之設犯風露死孰任其責乃止遣解之日公與諸司及部使者坐堂上吏執籍呼逮人過堂下加械畢公起立離位諸司次第起使者亦起公

肅余升堂手解余繫謂使者曰方先生儒者無逃罪理君為我善視之母使困於隸卒既道使者每食必先饋余同逮者餘喙就逆旅必問安否既至京揖余曰吾

在江南惟馬公遇我獨厚問何以然則子之急也子今至矣為我報公子無傷也余告以未事時與公實未謀

面聞者莫不嗟嘆焉

張公丙厚字爾載號腹菴甲戌進士磁州人壬申癸酉開余至京師與相識或聞曰某甚輕君越數歲相見於

江南始得自解說而為交亦未深也及余被逮公適為刑部郎中時

上震怒特命冢宰富公甯安與司寇雜治富廉直威稜惱眾每決大議同官噤不得發聲余始至閉門會鞠命毋納諸司公手牒稱急事叩門而入問何急曰急方某

事耳遂抗言曰某良士以名自累非其罪也公能爲標白海內瞻仰卽不能慎毋以刑訊困於案旁取飲手執之俯而飲余長官暨同列莫不變色易容眾目皆集於公公言笑洒如供狀畢獄隸前加鎖迫扼喉問公厲聲叱之再三易仍用狹者時事方殷長官曰俾退就堦堦徐易之公曰下階終不得易矣旣易鎖親送至獄門諭禁卒曰某有罪彼自當之汝輩如以苛法相操者吾必使汝身承其痛是獄朝士多牽連雖親故畏避不敢通問公爲刑官之屬乃不自嫌而訟言余冤相護於公庭廣眾中諸公自是乃服公之義也旬餘公以他事奪官始公年少尙氣多聲色之好及罷歸益自刻砥讓型於家任卹比於鄉人自成童至艾葦背面皆稱腹菴公以語余者夏峰孫徵君之曾孫用禎也

宋夢蛟字德輝無爲州人余破迷戒友謀偕行者懷甯宣左人曰吾友宋君適在此可屬也是達於事而無欺勤力嘗送其友妻子自成都下峽凡逾月不脫冠衣因與劉古塘詣君言故時獄方起多枝蔓余在縣獄制府命入視者輒記姓名眾懼君聞言卽許諾旣行易姓名尾余後每就逆旅則閒厠左右在途事無違者君以辛卯十有一月偕余至京師次年秋歸視其家時獄久具

聖主矜疑每請決輒雷不下未知決時而君雅遊以余

故乏其家事且而歲矣眾謂事不可待請君且他圖以十金遺君家君卽用爲資至京又逾年三月余出獄隸旗下事定乃辭去君貌甚昂髮鬚皓然嘗咨司空熊公所又與學士宋公有連皆抗禮遇事卽面爭及偕余周旋隸卒聞甚自屈與主逮部使者家隸某爲兄弟將至京使朱先致賂於楛扑隸及至卽日會鞠余承罪免刑無所用之眾皆曰金不可得矣越翼日朱以金來曰宋君之義胡可欺也

楊三桐字千木諸暨人辛卯冬余在刑部獄同繫者與君善君入視必與余相見自通姓名踰月未嘗一接語言其後一語卽大相得故事凡獄重囚必閉獄門非在官者不得出入君因置禁籍冒羣胥入視獄中地狹自春徂秋疫厲作死者相望穢氣鬱蒸雖僕隸不可耐而君旬日中必再三至或淹留信宿道古今證以天道人事慷慨相助雖余亦忽不知其身之危與地之惡也是獄成於辛卯之冬而決以癸巳三月獄辭五上始下近畿有大姓延君爲經師君與要必吾友獄決始可就凡五易期至余出獄事定然後去當是時君名動京師士友皆延頸願交是歲秋特行會試諸公爭欲令君出門下君曰以是爲名非吾心也又因而利焉鬻取之道也吾恥之遂去京師自是不復與計偕始部胥奉行是獄者以求索不遂於余獨深文周內無何以他事黜易一

胥常陰爲余莫知其由君去京師踰年始知後胥君所謀置也爲是竭其資金壇王澍若霖云

結感錄者志辛卯在理時諸公爲余德者也余羸老蹇拙雖報德不敢自誓也惟感結於心而已其故交如同里劉捷古塘姊夫馮庚綬萬清澗白斑玳玉溧水武文衡商平高淳張自趨彝孽金陵朱文鑣履安翁荃止園不在列蓋感者以爲其道未可以得之也若諸君子則與吾爲友時早見其然矣今感而錄焉是輕諸君子之義而使古者爲友之道不明也考之於經凡諸父諸舅道同而志相得者皆名爲友旣爲友則有相死之義有復讐之禮况急難相先後哉始余與清澗白君一見如故交與之語連日夜至戚某詫焉余笑曰假余以急難叩門其坦相受者必白君也執而訴諸官者必吾子也語姻戚聞之皆以爲過言及余在難戚某果避余若浼然後信前言之不妄焉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七

墓表

禮部尚書韓公墓表

公姓韓氏諱燾字元少江南蘇州人少讀書通五經義疏性恬曠好山水朋游飲酒談諧終日不倦而處身特嚴其所不爲不可以禍福利害動也自明亡科舉之文日就腐爛公出始漸復於古世以比於昌黎而公未嘗以此自喜公以康熙癸丑成進士登朝不數年至學士或辦公使告歸公怡然曰是吾志也居吳中十年以詩歌古文開其鄉之後進暇則與二三遺民徜徉泉石間會有欲與公並起以爲名者復召掌翰林院未幾由吏部左侍郎遷禮部尚書旦暮且入相同列忌之適江南歲會失庫金數十萬督臣與典司者有連上言非侵欺費由公事

上震怒下廷議左都御史某訟言法當誅公曰是其情卽私而言則公也且

上得聞此其義足愧中朝士大夫忍因以爲罪哉忌者益增其辭而以聞於

上公由是得罪或謂公

上每含怒詰責諸大臣伏闕下請罪累日卽解公曰吾身可危臣節不可辱也始公未知名崑山徐司寇乾學獨重公及徐與要人相搆罷歸田里踰年復起大獄將

盡鉤其黨居門下者皆陰自貳甚者訟言攻之以自瀆
濂公時告歸獨旦暮造其門且爲解辨於在事者公之
再起也既爲人所擠某謂公當辭職公曰

上怒未忘書上且重得罪余曰雖然義不可以苟止也
公再疏告果蒙譴訶由此愈寃庵自余往還公卿間其
敢以古義相繩與用余言而不疑且悔者自公而外吾
未之見也公待士出於至誠士有道藝而不伸如疾病
之附其體余獲交實公禮先焉每聞余下第必面責主
司及鄉貢相見於京師愀然曰是非子之秀也子終不
遇學與行可成癸未正月公肺病甚劇飲酒不輟余勸
公少止公曰子知我者吾少不能自晦崎嶇仕宦碌碌
無所建豎負

聖王之知今老矣常恐未得死所以至再辱壽考非吾
福也是日引余坐特室自述生平甚詳余愴然心動後
數日公扈從南巡公入余出蹤迹相左遂不得繼見公
文學官績宜列於史氏其孝義質行鄉人子弟皆有述
焉故不具載獨著其進退大節與余之所私得於公者
公三試自鄉舉外皆第一博極羣書而與人居久之皆
忘其爲名貴人乍接之不知其蓄學問也公夙好余文
得余筆札必命諸子寶藏之其葬也家人未嘗以誌銘
屬余而余自表於墓之阡從公好也公生於某年某月
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妻某氏子二人其長者三人

已見頭角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其辭曰
公之生也眾以爲賢而自視乃缺然公之歿也人爲之
悲而樂之其如歸更千秋而萬歲孰能察公之時義而
識其心之精微

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劉公墓表

康熙丙戌夏江甯太守陳公鵬年被劾士民鳴鉦擊鼓
撞塘呼號叩制府問太守得過之由者日數萬人衢巷
壅塞居民不得出入於時江西父老拏舟東下爲贛南
道劉公蔭樞訟冤亦數千人遠近爭傳爲民所依而獲
戾上官者同時而得二公其後十餘年余給事內庭聞
劉公至自喀爾喀賢士大夫皆拊髀雀躍公年於是八
十有六矣韓城張大司寇余鄉試座師也數言公迫欲
見余而筋力不能自致余迫公事晨入暮歸又城隔內
外踰年竟未得一見又十餘年關中朱永濤以所爲秉
燭子傳示余公之昆孫乃均繼以行狀求表墓嗚呼余
與公生同時心相嚮旅同地而不得一見外碑之文尙
曷敢以辭公韓城人字喬南性樸直無游移康熙丙辰
成進士知蘭陽縣所興革大吏難之終莫能奪擢刑科
給事中丁內艱既終喪補戶科章數十上以抗直見知
於

聖祖仁皇帝每會議反覆爭執數梗要人所欲保薦者
轉贛南道郡守與城守將比重門稅以浚民公詰之陽

奉而陰違乃置酒邀守與將甫就坐僕二人白奉命市麥布門者索稅畱質在門二人色沮辭塞乃盡革之米市額稅溢數十倍公得其記簿別委人收之籍盈餘官買田以抵牙稅勒石示禁署按察司有重獄督撫各持所見公柴立其中央遂以失出罷官癸未

聖祖仁皇帝西巡公迎於潼關

上遙望即曰此劉蔭樞也傳至行宮奏對立起雲南按察使各屬府州縣例用親信人坐省與院司家僕胥吏交結呼吸相通公首革之有造蜚語謀叛者戮其渠散其眾姦豪屏跡訟獄以稀就轉布政司除科場雜派賑凶飢所指注皆順民心遷貴州巡撫年逾七十精力益強凡章奏皆出己手其地苗狎雜處民多僑寓自前明安播始禍

國初水西大開號難治公至撫軍民和吏弁洞苗以綏四川遵義民疾其吏赴訴於公具以聞郡守以下削職者數十人一時鄰省有司貪橫者多恐懼易行中人自修飭監司大府轉相告戒檢察所屬道路咸載其言黔多山少田每歲鄰省協餉二十餘萬稍愆期營伍號呶公請豫發二十萬貯藩庫格於部議者三密奏

特旨撥發會紅苗猖獗兵餉夙備眾乃服公深識撫黔五年以老乞休

上溫旨慰畱會烏蒙土酋與威甯土舍仇殺川撫問故

諸酋不出請以兵臨

欽命廷臣出會蜀滇黔督撫提鎮於畢節質其成公先至騶從數人萬荒寺中諸公繼至正告曰此小吏可了事耳命千總一人往招威甯聽命而烏蒙恃險且聞諸大帥皆集恫疑謀阻兵公使諭之曰欲求生早出質若拒命必滅汝劉公在滇黔久曾失一言之信於吏民酋長乎遂皆出服罪解仇私相語曰劉公眞天人也其明年乙未澤旺阿刺蒲坦掠哈密公疏言小醜無用大師但宜慎擇人核名實安內地重國本有

旨命公乘驛赴軍前周閱詳議公即日就道抵巴爾坤行視軍營上書言事宜凡數千言

上命更視雪山回奏尋改

命復原任公再乞休不允至黔士民攀援如見父母數月有

旨休致未幾下刑部部議阻撓軍務罪死再發博爾丹地方耕種時年八十有二矣居四年

召還京師

聖祖燕羣臣七十以上者公首坐

諭曰劉蔭樞批鱗直諫但不知兵耳

世宗憲皇帝御極召見愀然曰卿

先帝大臣朕欲大用然汝年力實不能勝矣公遂薦孫勳王沛慎陳時夏王璋四人乃

賜御視朝珠白金還鄉雍正元年九月終於家年八十有七公耄期好學不倦在滇黔各五年以教養斯民爲己任重儒官廣學額建書院義學朔日月半躬進羣士而誘迪之軒車所稅見農夫孺子必諄諄勉以爲善去惡雖苗獮亦然其在滇築池口六河開岸自是海水雖漲溢無傷田閭自賴南罷歸倡建韓城南郭石橋修石路數千丈民不病涉行旅晨夜無壅其自黔人京子弟請從不許曰死於道路與家庭何異自塞外歸鬚髮之白者多變而黑生兒齒二蓋實能以義理養心而不奪於外物也所著春秋蓄疑四卷易說二卷宜夏軒雜著二卷藏於家始公與陳公滄洲並以罷官名聞天下厥後陳公蒙

召入武英殿起霸昌道巡視南河

世宗憲皇帝賞授河督而公以衰老不復任用海內惜之然滄洲自守江甯復起攝江蘇布政使再起霸昌道多者浹歲少則期年未及有所設張及總督南河適當賈流橫溢以死勤事而不見其成功轉不若公於壯盛久任監司大府義事仁心得實播於民物也劾二公者實爲制府阿公山阿公厥歷中外以廉公著稱其始至也使親信人訪察江西官吏所至爭承迎惟公若弗聞也者毀譜日積故因事以斥之其惡陳公則以不從其令而公事滯壅及聞二公爲民所戴實深悔焉故余因

表公之墓而並揭之使當路而操威柄者知凡於已有拒違及左右親信所非毀者賢人君子多出於其間則即是爲聽言觀人之準則矣乾隆十年冬十有二月桐城方苞表

武強縣令官君墓表

君諱朝京字子孟泉州安溪縣人家福村近李文貞所居湖頭康熙丙辰耿精忠既就俘而山海之寇復起妖人蔡寅聚眾數萬行過不供資糧者輟以徇官氏聚族而居時君已舉於鄉爲族黨之望檄至子弟家僮環泣莫知所爲君峻拒之而戒眾保險會沈陰賊未至爲李文貞鄉兵所挫福村無擾由是義重於鄉逮其孫曾故老語及君猶肅然君始爲莆田教諭郡守知文貞重君聞君貧食少食而多糜俸攝縣令及鄰邑教官家人私慶衣食自是可少充而在莆九年盡室舖糜無改也戊辰遷晉州武強令會遼陽于公成龍巡撫直隸喜猛鸞吏急催科而君屏鞭扑下牒詰責不爲動方是時耗羨尙未歸公有司皆謂己物也而君獨自刻苦用代貧民輸不及額者終君之任邑賦無虧君歿五十年其曾孫獻瑤成進士改庶吉士歸葬其親以表君之墓請曰墓故有志皆泛語無可採者而瑤所聞於父祖者略如此叩以不載誌銘之由曰拒山賊不敢尸名以蓋鄉里先會大父之志也爲邑宰則事多忤於大府時于公貴盛

故銘者以爲難且曰瑤事先生久未有妄語於前武強近畿士大夫可周諷也御邦則耳目眾者敢以疑事謚言爲曾王父滋口竇哉瑤之請有辭其事皆有迹可稽故不辭而爲之表君子子舉人卒年七十有二墓在近村世雅山妻某氏耐子五人獻瑤世受重其父緝熙大父式攻系曰

余方成童見里塾中爭傳孝感熊公陳時事劾輔臣疏睢州湯公之歿也堯峰汪氏誌其墓於姦僉構陷直言無隱其後二家文集於疏中指要及雜無遺誌則目存而空其籍異哉告君之言銘幽之文當其時無懼也而事後乃欲泯其迹不亦悖乎自是以後昧者遂奉爲標準凡士大夫直節昌言概不敢以著於狀誌不知爲狀誌而蔽晦其先人不若無之爲愈而綴文者言之無物益膚庸不足以自存故因表君之墓而並著之使爲人子孫及受其請而筆之者知所裁焉

內閣學士張公夫人成氏墓表

吾友腹菴旣合葬其考妣而以書來曰先君子行迹應列于史氏而誌于幽墟者旣詳矣惟吾母之所以劬躬勛後有足著爲表儀而興起乎女教者不可以無傳也願子有表焉謹按夫人大名成氏相國太傅諱克章之子前相國諡文穆諱靖之之孫翰林院庶吉士尚若張公之冢婦而內閣學士樸園先生之妻也夫人少事父

母以孝聞旣嫁而舅姑安焉所以養生侍疾送死者一蹈乎禮經樸園先生爲諸生得一意于文學當官勤職不以家事自累皆夫人之助也二子長丙謙以篤謹聞於鄉次丙厚以廉公著於朝亦夫人之教也張氏自大司馬湛虛公爲名臣庶常公繼起與夏峰孫徵君講學河漳士大夫遊中州者皆歸張氏夫人自姑卒以冢婦理家政凡饋獻賓客以及僕御芻秣毫髮以上皆得其宜其後樸園先生官翰林爲國子祭酒視學江南生徒朋游日進丙厚成進士官刑部郎中所交多一時名雋凡服用所宜賓祭之式雖千里外夫人常爲之節制而內自宗族姻黨以及厮與婢妾無不得其懽心歲癸未樸園先生予告歸丙厚自交城內召需次於家與兄丙謙日捧觴爲樂時夫與樸園先生年俱七十諸孫繩繩五世一堂夫久忽悄然不怡丙厚問故夫人曰吾何所不足者但物盛而衰吾祖宗之積雖厚而受報亦過豐矣無嚟先德以長吾憂在若輩耳嗚呼夫人所見豈不類於知道者歟夫人性惠和好施與聞二子能緩急人或濟人于難則嗒然而喜二子因時勉於善以爲夫人懽夫人病革猶趣丙厚置義田千畝以周宗族之無依者夫人卒於康熙丙申九月二日後樸園先生凡三歲享年七十有九苞舉於鄉樸園先生實司科試爲門下生又嘗館苞於使院日接中州人士以及張成二姓

之族姻故得夫人之事爲悉而知丙厚之無溢言也於是据所述而表於墓之阡

墓誌銘

明故兵部郎中劉公墓誌銘

崇禎十七年春三月丙午賊李自成陷京師莊烈帝死社稷越日出殯東華門外有明臣辯踊號呼以前哭三日無停聲伏地昏然且死其家人迹之而負以去時眾方闕竟莫知爲誰其後李國楨死于山陵一時遂爭傳爲國楨事而習于國楨者又按時日以推其迹而以爲無有康熙己巳余遊真江遇蜀人劉孟易偶言明季事及此孟易蹙然曰是吾先子也甲申城陷失先子所在僕邱文求索數日以歸則昏然迷人事矣越日而蘇臥疾數月常忽忽自恨賣卜燕市居六年病且革泣而曰吾昔辨躡東華見大行皇帝短衣襖襦先后繼以小牀載至鼻有傷痕易棺再斂藉灰掩紙而已我死斂用灰數斗紙覆之加於此者子爲不孝戚友爲不仁因出公手書遺令示余又十年而孟易改葬公于金陵求銘於余余觀公之生也不欲以此自暴必不忍以垂死之言欺其子而國楨之事雜出于一時紀事之書著于南渡褒卹易名之典又非可苟冒也豈臨于梓宮者公死于山陵者國楨而世傳爲一人事歟此跡之眾著者經時未久而已難得其實如此古之人所以重于爲史而不敢自任也然吾觀百家所記往往同事而異其人而太史公之書有一事再見而彼此相抵者豈非傳聞異

辭無所据以考其信故並存以不廢歟然則公之義又惡可沒哉公蜀邛大邑人崇禎辛未進士由司理累官兵部郎中嘗讞大獄陳時事再忤莊烈帝特命謫官初娶金氏生子孟鼎再娶汪氏生孟京及一女子又娶傅氏生一子子即孟易女與前夫人子女皆在大邑蜀亂不知所終公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前夫人已葬大邑今耐者獨傅氏夫人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與公合葬京師某原今遷葬金陵某鄉某原從公遺命也銘曰

胡守道執義而仕再而顛胡遭變砥節而迹晦於人言苟魂魄之不愧諒無恨于重泉邵懿辰曰誌劉公不著其諱殊可怪按明史據魏碑言胡國楨死義之諱歸為降賊後為賊考掠死則與幸與月之為劉公明矣均衡曰太學題名碑錄崇禎辛未進士有劉養貞四川夔州府大邑縣人殆即此人歟

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湯公墓誌銘

公諱石曾字西涯先世海鹽人明永樂中遷仁和祖瑞州太守諱之奇始中乙科父諱頤和發聲庠序公少異敏既冠游京師聲華壓輦輩名貴人皆延頸願交丁卯舉京兆鄉試弁國子生戊辰成進士入翰林庚辰改刑科給事由右通政歷光祿太常卿遷通政使特授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尋遷吏部右侍郎兼掌院事公在諫垣所條議甚眾而豫荒政釐邊儲緩煖鑄糾督撫監司養姦蠹民其語尤著薦紳間丙子主貴州鄉試

丙戌充會試同考官皆廉公號得人及視學中州杜苞宜請託絲粟不取之官中勸學厲教終事無一語可瑕摘其司通政奉

命副少司寇某赴廣東讞楊津叩閹獄事成議傳法同官拱手受成歸報果當

上心及貳吏部其正乃白山富公遂甯張公二公夙廉辨有威稜得公協心相助甚歡而遇事或異議二公多矚已見以從公未嘗以為忤也自富公督師西邊惟公與遂甯公為眾望所注而遂甯公時承使以出則公獨當之公性明達凡案牘涉目即洞其姦弊選人有狹大力者以要必破其機關使終不得遂由是千進射利者皆蒙怨於吏部而遂甯公在事久見知於

上深莫可搖動遂爭為浮言以撼公公早歲知名交遊滿天下在翰林十年日與士大夫流連詩酒及改官諫垣列九卿則閉門謝親知孤立行一意以故館中後進及羣士亦不能無望焉辛丑六月

上命政府諭公解部職仍掌院事時公抱痲疾已踰年入秋遂劇次年正月竟卒始公以文學見知於

上院中擬撰祭告記序之文出公手或經改削奏必稱善其遷吏部赴熱河行在

上問公詩以旅舍所作文光果七言律一章進頃聞宣示

御製詩一章曰爲詩公聞者驚羨度公進用且不次而十年不調卒壽一官以公恃

上恩遇不恤人言又於故舊或不能無偏厚而眾遂指目爲口實也余與公交近四十年公既顯余勇於責善或眾人所難茹而公終不以是疏余故憫其困於八言不獲終

上之恩遇而略舉聞見所及以傳信於來者公有至性四歲時瑞州疾篤夢中驚呼或攫阿某去卽應聲曰某在此自是不離寢榻少孤自隱傷及貴置義田以收族所遺於子若孫者不能校豐也其詩既刻者曰使黔集餘藏於家公生於順治十二年正月享年六十有七元

配劉氏

誥贈夫人子六人在官在藻學植俱先公卒學聚後公卒今存者學基學顯也女子五人俱適宦族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胡達之易而行之艱謠詠抑損其徒乃實繁方其生也胥王以爲憤而君子亦責之備今其死矣賢者爲之恫而眾人亦有餘思幽靈有炯徵此銘辭

彭訥菴墓誌銘

君姓彭氏諱佑字承吉號訥菴始祖宋東京留守參軍忠扈隆祐太后南遷遂居南昌七世祖制使義斌眞定之戰與第五人同日死事載宋史家聲顯江右至明季

衣冠尤盛諸父昆弟多顯仕君旣冠而諸公皆次第罷歸父禹功尤砥學行深藏不市君遂力田以養且耕且讀書足跡不至城市父母歿年近四十始有四方之志君才略過人諸大帥爭致之幕府而名積尤著于粵東時三藩逆亂君與甯都魏際瑞以策說平南王不合遂遊諸方面閒而制府金光祖雅重焉劉進忠畔官兵台圍潮州議繞營掘濠而近營塚數百居民洵懼君詢知其俗多深葬語光祖掘濠計誠便第深廣踰常民且以役死莫如寬上狹下如釜形斜深丈許卽無傷墓中骨光祖稱善因屬役於君民大喜未幾城下君在軍數年倦遊將歸會海寇趙子龍犯肇慶欲招之降而難其人強君往至則露刃相向君屹然注視良久曰若非濠半街趙某乎趙屯甯涕泣立解甲歸順始趙居廣城取辱之子市君解之與白金爲生計故一見而屈云光祖將上功用君攝監司而君遂行抵廣州撫臺滅寇將軍傅宏烈以書幣迎謝曰公惟抗直輕信人勿蹈賊計吾二親未葬子幼不復來分憂矣己而賊詭計約傳入營果遇害君在軍諸公所遺金幣皆隨手散至家解裝僅買屋兩楹田數十畝而葬四世十喪凡族媼及朋友之子不能殮不能娶者多代營焉生平志節忼慷遇王公無所屈履險歷變坦然如平常及家居豪暴人侵凌詭諛避之如畏然君近四十始出遊旋歸數年復出至五十

竟歸始出遊娶夫人郭氏近四十矣後舉四子及孫皆登甲乙科一子官翰林君年九十有二夫人八十有二實親見之夫人江甯名家女善治家子貴後猶勤內事與君布衣蔬食蕭然如故云君生明天啟癸亥七月二十三日歿今康熙甲午九月十六日夫人生崇禎某年月日歿今康熙甲午某月某日子廷典廷諱並戊子舉人廷訓翰林院編修廷誥癸巳副榜女一適士人孫五長元理與廷誥同中副榜貢太學以某年月日合葬某鄉某原銘曰

既挾策以干時乃成功而不口嗟心迹之相判繫惟君其自知

顧飲和墓誌銘

君諱一本字飲和故編修江都顧公諱圖河三子公以詩振聲淮海間登上甲鄉人榮之故諸子皆近文章余曾試出公門公喪自楚歸始見君江甯舟次隨赴弔至君家君從諸兄後退然未嘗一接語言其後君師吾友胡襲參襲參言君好畫氣不類世俗人君娶于江甯巽氏其俗不親迎而母將女至婿家為苛禮以抑婿一夕稽首至二十有四妻之母坐而受之古者九拜稽首最重非君父無所施而數止于三見于傳者惟楚臣申包胥乞師秦庭九頓首而坐外此無有唐顯慶禮子拜父坐母立受事妻之母陸于君父最陋俗之宜革者獨

為君舉之君遂執禮以爭婦家陳說百方卒不可奪余自是知君植志果異于眾人君家大橋遠城市而多故家族姻比屋居林沼相錯余每至君家君兄弟常靜習宅後小園竹樹蒼翳誦讀聲鏗然開引余過旁舍亭無籬落泉石花蔕無不可愛余嘗謂君吾輩為衣食謀促促至衰老學不殖而落行潤于俗皆此之由于年少守先人田廬諸兄持門戶俯仰泰然用此學古人之學而企其行執相難者君忻然若有意於余言自余遭難北徙違離五六年未知君所造竟何似而君伯兄友訓以書來計君中暴疾死矣君侍母疾服勤贏其躬居父喪毀瘠稱禮邇歲約諸史之文欲自成一書絕筆于南史卒之前夕猶編錄不自休友訓云君生於康熙己巳二月卒於乙未七月年二十有七子季炎甫四歲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長甯縣令劉君墓誌銘

康熙五十三年冬山陽劉長籍主余家守選得廣東長甯令索余文贈所處余曰吾何言世有不必見其政而知為循吏者子是也侯子政成而書之所言不更有物乎君曰然長甯去京師水陸數千里計程當以次年仲夏抵治所而杪冬見除目則君死矣辛未壬申開余初

至京師士友爭傳太學生教習考滿有恥干謁而黜于吏部者曰一劉君一無錫劉言潔一君之兄紫函也時未得交紫函而從言潔悉其爲人及丙子始識君於京師一見如舊蓋余以夙知紫函故親君而君兄弟亦得余于言潔也君體羸好讀書善琴得雅聲余每疲疴輒就君聽琴一再鼓心常酒然其後往來南北過淮必館君家淹留信宿君與紫函牽子弟從問文章酌酒引琴每夜分猶不能罷及君就選余難後志氣益索老母沈疴君主余家凡數月而未得一聽君琴君顧余促促每悄然不樂將行謂余曰粵東物產爲天下饒而近羸敝中家以下舍姦盜無以爲生由吏者皆以爲沃區而多求以耗之也吾僑有舊業誓絲粟不取之官中而君之死忽焉豈此方之民當困于貪殘而不獲承良吏之休澤亦有數存乎其閒邪君晚學古文常出數篇示余簡而有意故欲得余文甚切乃竟不克及君之生而爲之故誌其墓以慰君子幽且以紓紫函之哀君諱永祿丙子順天副榜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妻某氏有女三人以弟之子某嗣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

銘曰

大原高陵生良材尺截寸斲人所哀况毀不用徒爲災

誥封內閣中書張君墓誌銘

君諱丙謙字爾牧磁州人自身以上數世皆顯仕弟及

二子舉甲乙科而君未三十卽絕意仕進君少與弟腹菴爲名諸生鄉人屬耳目焉張氏故華族自君曾大父司馬公顯功名于河朔大父庶常公與孫徵君講學漳潞爲海內士大夫所宗父樸園公復官翰林三世親賓造請醜餽無虛日而家清白芻薪常不屬君曰不可以憂我父母因自請治家而使腹菴一意于問學腹菴之舉京兆成進士也君如身有之其守官中外所至有能名君如身致之江南佳山水樸園公視學君獨以持門戶雷及公偶抱疾君聞馳省時河北山東大水昏驅宵涉刻日而至公大懼遂脫然愈太夫人成氏在江南遭未疾其後樸園公予告歸亦未疾而公念

國恩必欲腹菴宣力于朝君獨身調護二老人在視眠食毫髮皆節適其不脫冠衣久者至三月餘及二親皆篤老腹菴始得歸養而君自是憊矣君之卒也後樸園公百五十四日其疾也以哭踊足弱而顛時君次子坦官京師彌雷中無一語及之獨連呼曰負吾母君性慈良無畛域里嫗疾術者曰必哆囉呢大赤者灰之以和藥乃可療君聞褰所服而予之州尹某無故相陵侮適名貴人與君有世講奉朝命過州尹使人微伺君語及之終無一言毀傷遂慙服觀君之器量使得施用所就當何如然迹其隨境而自力者亦可以無恨矣君爲州學生以坦仕封內閣中書卒於康熙甲午八月二十七

日享年五十有七其先世名籍具有傳誌故不載前天人劉氏先君卒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某鄉某原子五人長塏辛卯舉人次坦壬辰進士餘皆幼女二人銘曰甯竭注而無餘抑深中而不見其所施知德者鮮惟君其近之

李友楷墓誌銘

康熙己亥秋七月余在塞上同年友李聖木自安德以書來為其從兄友楷乞銘曰先君子與先世父期之兄弟也以先君子後小宗為大功之兄弟而從兄少孤先君子視猶子也從兄無子先君子以吾之子襲光嗣焉以吾與子之交故襲光願有請也昔吾世父之歿也從兄年十有一事大母及母已能盡其懽長而於族姻無間言勤禮而務施鄉之人無不愛也每得時珍致遠物必爭先以餉遺死之日轉相告如失其所依先君子之喪從兄衣裳皆功布或託之曰雖降服猶大功也有姊適張氏病革以幼子女屬焉挈以還女有歸子授室成家而後反之年近五十矣先從兄著德而隱於時又不奢無年微吾與子之交法固宜銘嗚呼果若所云則友楷者豈不誠鄉之良士哉余與聖木違離久而各衰病重違其意又念其平生知義人也豈以未有之善誣其兄哉乃據所述而譜焉君諱斌字友楷先世商河人自高祖始遷德州曾大父諱大華舉孝廉為武強令大父

諱誠明即聖木本生祖也父諱深並州學生母呂氏妻趙氏子即襲光君生於順治己丑六月十有九日卒於康熙丙子正月十有七日以己亥九月晦日葬於城東老莊之新阡銘曰生可樂眾稱賢死無憂繼嗣延銘以永世亦何慰乎無年

楊千木墓誌銘

乾隆二年夏四月鍾君勵服自淮南告千木之喪乃帥子姪為位南鄉而哭浹日其子健書至曰先君子之終也遺令毋訃毋作行狀毋求誌銘且命曰吾游好皆在遠方計則喪紀難通吾官江淮河濟皆要綰水陸五會四達之區其詛其祝眾載其言久矣族姻朋游聞救患分災養生送死事微細不足播揚且難為受者地非所以處厚知我者惟望溪先生以死之時日告可也嗚呼惟余知君所以命其子之意而忍君志事之沈沒乎余少以窘空餬口四方常思得聖賢之徒而師友焉既不可得然後陰求負才能有濟於實用者中歲始得長沙陳公滄洲及關中白班攻玉又其後得君時攻玉已死每為滄洲道君之為人及君為河官而滄洲巡視南河以書來告曰楊君信天下士也洪澤異漲水冒高堰沒髀君使吏卒更番健葦茅以護堤而身督教之晝夜植立水中凡四旬有七日民以安堵聲績自是顯著遷運

河同知羅濟甯道獄訟者爭赴焉廉使所司案牘爲之
稀河濟間至今皆曰河官而兼民治實德在人者惟閔
中余公甸及楊公二人耳君少慕俠客之義常冒顛危
脫人於急難而不拘小節禮法之士多毀之余以戴名
世南山集牽連始識君於刑部獄中君名世友也以計
借抵京會獄起卽止不去有司以大逆當名世極刑
聖祖仁皇帝寬法改大辟而羣猶蕩恐刻日行刑親戚
奴僕皆避匿君曰孰謂

上必使人覘視者其然固無傷獨賃棧車與名世同載
捧其首而棺斂焉用是名動京師諸公貴人爭求識面
謝弗通以余盡室入旗老母北上復雷踰歲癸巳春特
開萬壽科諸公皆注意於君君喟然曰此之謂依乎仁
而陷利也吾恥之遂趣裝赴南河自効不復與有司之
試君爲河道時以父入鄉賢牒上禮部通書查侍郎嗣
庭嗣庭獲罪籍其家得君書遂坐黜君旣歸匿迹郊野
平生知故造門不見朱相國領京畿營田思得能者自
助余以君對君聞之以苦言謝公今

天子嗣位搜括羣材有宿負者多見湔滌朱公暨余將
合辭訟言於朝而君疾已沈痼矣嗚呼才足以立事而
不侵爲然諾尙有如斯人者乎嗚呼惜哉君諱三炯浙
江諸暨縣人少治時文疎朗無俗調中康熙乙酉科鄉
試第三名卒於乾隆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年六十有

七父諱式金縣學生母某氏妻方氏繼娶余氏子二人
次傳先君卒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交不附勢仕不墮名託儒行而偽孰與爲義俠而誠蹇
離尤以沒世耿無昧於平生

弟屋源墓誌銘

弟式濟字屋源與余共高祖以叔父都水公出嗣無屬
服而余世母則所嗣僉事公吳宜人之兄女也故弟總
角余卽數見之厥後叔母與吾母志相得兩門子姓睦
洽如同宮都水自守選卽挈家以北而余往來京師亦
十餘年時弟受學於吾友劉君北固余與崑繩數息北
固寓齋辨論經史衡量並世人材弟嘗輟業傾聽余閒
候都水入北堂弟適歸備舉旬月中吾輩所言參互以
相質移時忽仆而瘖目瞶齒閉大驚宅內人叔母搏膺
而呼久之始寤翼日余往視叔母曰汝毋懼而自嫌兒
樂聞汝言過於其師也戊子舉京兆己丑成進士制義
爲時所推又以其閒攻詩辭名稱益著而以南山集牽
連宗禍作都水下獄叔母在江南弟經畫注措皆中機
會獄辭上邀寬法外流自知不免則多方以脫族人始
部檄至三司會鞠天屬中有齟齬都水以求自脫者並
釐亡弟之殘余目擊駭痛堂下隸卒皆心非而竊訾之
及抵戍所軍吏議分成黑龍江墨爾根各路其人老無
籍惟懼不知所爲弟曰無相猶也澹裝齋稱貸於賈人

以移其議戍得無分都水盡室皆死於遼海而弟亡於父母及妻之前故聞其喪親暈朋好若疾疢在身疎逃者亦愴然而不適然弟身後長子觀永次子觀承以孤童勤營於內地而備蜀萬里以紀大父母母弟之衣食此出彼入歲相代以爲常卒遯

恩例身奉四喪挈幼弟而歸以定窀穸弟之身卽存所望亦至是而極矣其在戍篤志經學所著易說未定稿六卷藏於家祖諱兆及山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濟甯道父諱登嶧工部都水司主事有依園集葆素齋集行於世母任氏歲貢生壘文弟卒於康熙丁酉年二月年四十有二妻巫氏平和縣令元東長女卒於雍正己酉年正月年五十有四幼子觀本在戍所生也女一人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銘曰

履顛危義不疚處怨惡仁能厚家雖湮色養伸死歸骨隨二親惟天命之無欺知作善之不迷

刑部郎中張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丙厚字爾載號腹庵河南磁州人也自曾大父司馬公以下世爲名貴人君年二十餘舉甲乙科好射獵飲酒歌舞盛服玩而侗儻有奇氣君父學士樸園公視學江南余與魏忠節曾孫方甸同客使院其後方甸天死父老子幼余通書於君浹月而其父來告公子屬吾鄰郡通判歲給三十金去官乃止吾友崑繩歿

子兆符貧無依特君罷官家居余命抵君君曰吾田可分宅可割也立與百金俾迎母妻遠近親故孤棧聞之多盡室而往君皆館焉穴食者百餘人家人苦供億君曰吾平生妄費惟此少近正耳樸園公患君耗用陰命君兄爾牧守藏及爾牧病篤始命君稽其數而語不可辨其繼室曰吾不知君遂不復問樸園公及爾牧相繼歿爾牧諸子異母或不能平君戒勉而命各以意占田宅之近者腴者而自取遠瘠括餘財悉推予之自是母子兄弟無閒言置義田贍族鄉人緩急叩門未嘗以有無爲辭久之無老稚背面皆稱腹庵公始君令交城贖家財代貧民出賦爲刑部郎中凡勢家請屬長官力不能支則使君主斷眾皆避之年羹堯總督川陝與君故固請以往盧中丞傳語將委署內地監司君曰吾田宅園林聲妓圖畫足以休老何所不足者徒以少負氣世受

國恩常欲答兵絕塞爲是以來江東方望溪以書責余

曰子之西行危若朝露今乃以監司屈邪時巡撫總戎旅見羹堯盡階則膝行以前而君長揖屹然眾人中如是者三遂自陳願咨部候補尋卒於京師始君與余交余常落落而君暱就余或構曰方君謂子統袴全無知厥後君心賤其人且覺其憾余乃告余以構語及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至之日冢宰富甯安與司寇雜治命

閉門毋納諸司君手牒稱急事叩門而入問何急曰急
方某事耳因陳古義以勸富公聞者莫不變色易容語
具余癸巳結感錄中嗚呼如君者乃古所稱跡弛之士
也而不得一試其用以顯功名徒以貴遊豪侈爲眾所
識其知者亦僅目爲任俠故君遇非窮年非促而實賣
志以歿惟余知之不可以弗識也君卒以雍正二年某
月享年五十有九母成氏相國太傅諱克鞏之子前相
國文穆公之孫也妻崔氏早卒繼室王氏子長壬次堯
女一適宦族君之父母及兄余皆有表誌故系世不具
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命於眾爲豐過於材爲窮行於俗多誌志於古多同吾
爲君銘信而有徵

大理卿熊君墓誌銘

君諱暉吉字有號梅亭江西瑞州府新昌縣人雍正
癸卯舉人甲辰進士館選授翰林院編修沈靜無所知
名

今上嗣位詔編檢以上及六部郎中皆得上書言事不
由通政司一時傳君封事已付進奏吏而愛君者懼其
不自量而有過越之言代君徹還由是眾始注目於君
其後

上命翰詹科道按日分班劄進經史附己意論說君所
進無庸言乾隆二年

上親試翰詹君以侍講降原職及庚申七月復擢侍讀
轉庶子十月遷侍讀學士蓋至是而君之忠誠
上已灼見之矣辛酉充
日講官

召對尋改通政司右通政半歲中遷太僕晉大理卿君
久疾自改官益沈痾以大理事殷固辭且告歸有
旨在京養疾用此雖列九卿未嘗一日入官次而眾信
其必有以爲余自掌
武英殿修書事及三禮館皆引君自助數日不見卽缺

然如有所失君疾甚猶矻矻錄余文不自休見余言動
輒私記之壬戌孟夏余得告將行始以其稿視余時余
已心慙君疾之必不起而君體國憂民之志未嘗少衰
及余歸未浹日而見君之遺疏嗚呼以

天子之知人善任而不獲良臣之助以余之衰殘豈得
其學之友而終無以寄其志事其隱痛豈有涯哉君之
遺疏士多手錄而篋藏之而庸者則曰是乃公輔舊臣
之言疎遠新進豈宜及此嗚呼此君之死余所以重爲
世惜也君生於康熙三十六年九月卒於乾隆七年八
月年四十有六會祖迎龍縣學生國初邑被兵遇賊以
身蔽父受刃傷頰角自購鄉人稱孝義祖之震學優不
仕父夢求康熙己卯舉人彭澤縣教諭前母甯氏母蔡
氏妻漆氏繼室張氏自祖考妣及妻皆於君授侍講時

得

封如例子某某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來乞銘
銘曰

言已進而或止之仕已伸而疾已之君之所蘊世莫得
而擬之我求其儀古蓋臣其似之

少京兆余公墓誌銘

君姓余氏諱甸字田生福建福州府福清縣人也自為
諸生即以名義為己任好面折人於善類操之尤切用
此修飭之君子亦不樂與之居同俗趨勢利者聞其風
豫懷疾心康熙丙戌成進士初試江津令時西事起澤
望破藏連青海諸番謀窺川陝年羹堯巡撫四川加正
賦通私茶猶不足以奉戰士多額外急征檄再三至君
不應乃遣內丁持印文告諭自朝至日晡君不出使者
謹乃開門坐正堂命反接眾相視不敢動君馮怒乃共
推曳伏之地投六籤丞簿皆曲認為請須臾士民集堂
下者數百千人耆老數十升堂以身蔽使者告哀曰公
何難棄官但我民自今無怙恃矣望哀赤子無依寬使
者法久之乃命釋縛羈候越日使者因弁吏索原文君
日還報大人我無子閉門待劾原文已聞道付二三執
友矣遠近驚駭旬月聲震京師羹堯曰此民所戴也斥
之傷眾心不去百城玩令會行取遂以君應入為吏部
主事時冢宰張鵬翮久為督撫入掌諸部號為剛直少

宰湯右曾聰明辨察吏不能欺不惟官中無能異同九
卿廷議多取決焉及君至屢與齟齬固植不移凡會議
直前爭辨盈廷愕然終不能屈也主選二年權要富人
子求速化者多為所格長官喜得君以有辭而亦陰患
其意間細其議君怒求退甚力吏胥大喜私語求進者
日毋陳此君將去必可得也君聞之條列文書達部及
已駁議而未奏者十餘事曰凡此皆作姦巧法易為所
蒙必上聞吾乃去長官許諾乃探懷中出告歸牒旋丁
父艱既免喪猶廬墓側不歸集古金石法書作隸篆行
草徧考諸史與知故盤旋若將終焉湘潭陳滄洲每歎
並世無豪傑並少趨死不顧利害人余以君告曰斯人
其次矣其抗直大類吾子及滄洲督河首薦君為兗甯
道士民聞君至訟獄者爭赴焉幾奪廉使之政久之廉
使及巡撫所已弊亦赴愬於君君刺得其情反覆申列
必大當乃止滄洲歿齊蘇勒以工事劾君士民相隨聽
勸者數百千人蘇勒巡工至君所部父老結線手炷香
稽首於舫前請登岸受萬民瞻拜擁肩輿至廣原升高
座聚者萬餘人四面環拜投香於地高如邱陵齊呼還
我余公吾民萬世尸祝河督大驚慰以寬言眾皆涕泣
日吾民愚非得實據不敢退河督許拜疏出矢言眾乃
散

世宗憲皇帝聞之立召君入見退語執政日吾又得一

直臣矣擢山東按察使政聲少減於為監司時以君自始任意主以善感人又謂近聖人之居宜崇禮教輕刑罰不知頑梗不可遽化故長未見德也逾年入為少京兆君歷官皆盡革陋規其陳臬憐囚徒不能自衣食者酌取商人歲饋三之一以贖給之兼完圖圉修學宮書院聚教羣士委有司公用注籍會繆沉勾察山東鹽政列參君解官出質讞成回籍追補而閩人或私相訐摘怨家題楹詩句以為怨望乃君所書也唐張籍詩有官止作能開洞室幽有司欲假此自為功復致君於獄事未白而卒君為人辭色雖厲而虛中樂善出於至誠巡撫某嘗疏薦海豐令湯豫誠推知兗州府事謁謝曰此上意也子見堯窟道自知之及見君叩曰子與吾友望溪何交也豫誠曰某知世有方子方子未必知世有豫誠君曰吾蒙

詔入覲及邠方以書來曰恐不得與子相見山東廉吏無如海豐子何道與相知豫誠曰某不知也君甚喜已而相視泫然君既歿豫誠每流涕為人道之聞者感傷歷官之地父老子弟皆羣聚哭奠丙戌會試榜發余以母病遣歸未與殿試同榜生俱未面君入為吏部始造余出所刻四書文則序之者余也作而口甸之文子宜知之然子知吾文未若吾之自知故代子言遂相與為友其再入為京兆做屋近吾廬要言公事畢必相過余

退直少暮輒曰何為是栖栖者與及出就理執余袂而唯噓曰吾平生臨大難不懼此行自忖不宜有大咎而心搖搖豈吾氣衰死期將至邪余曰

聖天子在上子何憂君曰中外猜猜吾恐思見君而不再得矣又曰古之君子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吾輕用吾身以困於羣愚終無以報君父悔其可追子慎毋再誤哉君晚而有子方四歲君出質余間日必往攜持叩之閩人今長成將冠矣索君之行狀久不可得乃略舉人所共聞知及與余為交之始末譜而銘之以歸其

孤銘曰

有虎負嵎或編其鬚甘為攫網而得亨衢既結至知謂宜遠施張辟四設歿志長齋斯民則直士論惟公令名無隕是亦有終

高素侯先生墓誌銘

康熙三十九年春正月苞以鄉貢就試禮部而吾師宛平高公遽疾危篤踰月遂不起畢含斂淡旬而苞放斥以事兩歸公之弟若子就而屬曰銘公者子爲宜苞自惟草鄙樸學少混迹於樵牧之間知其異於眾人之爲人者實自公始所以教誨扶進周卹之勤十年如一日今其心之勤企而思報者旣無道可以自致卽欲復接公之形貌辭氣而道其憂喜合散之情終不可得而公往昔所篤好惟苞之文章苞忍不銘公之仁孝大節與夫文學治行之美白朝士大夫以及鄉里遠邇所嘗瞻蒞之吏士皆耳熟焉至於隱微所蓄積則雖故舊未能究知而公亦不欲自明也公少有至性生十二年而太公鵬飛先生以吏事被誣謫瀋陽公涕泣號呼欲上書闕下請以身代眾皆駭遽譁笑以爲孺子言莫與承聽香久之志不伸行訣時泣曰兒不能發憤致身使父生還十年後當獨身依戍所不復言歸矣自是日夜刻苦於問學丙辰遂成進士入翰林會以地震推恩寬在法者公請於朝

天子惻然感至情詔許贖歸而方是時家無絲粟乃涕泣曲跪告於同官暨鄉人傾身以營踰年而太公得歸方是時公仁孝之聲震天下而終公之身或有以此譽者輒顛性於外蹙然若無以容公於身所處確然識其

定分不可以利害奪也於事物微見其端卽知其後成敗得失苞嘗謂公才識使盡出之必卓然如古人之有立而公常深自晦匿守法循理效其職而不爲峻激過越之行苞嘗從容叩所以公曰吾固知子之不能釋然于吾也吾親篤老矣困於憂虞者越數十年而今乃有一日之安吾所以自奮者豈遂無日邪公侍太公至壯且老容色如嬰兒動靜作止語默之間所以承意觀色而處其宜皆古禮經所未嘗云而自公體之乃知眾人之多忽也公少善草書詩詞雅健有古作者風力可傳於後邇年亦不復置力侍太公之暇常居于內問之僕御則太夫人好公覽雜記陳說其義以爲歡樂率以爲常故也太公出塞時公貧無以爲生晝則從諸昆弟坐列販鬻夜中且泣且誦書每達旦不自覺嚴冬常服短布單衣寢食迷節氣滯腰脊閒過勞苦憂煩輒作凡二十餘年己卯冬太公考終公方有疾太夫人命勿備哭踊之禮公強承命而痛積於心數日氣滯處毒發知大孟醫者入視出而曰是氣結淤爲流痰所注久遠成形于內者亦數年矣法不可治也疾旣篤一日召苞入視苞奉公之手歛歎不自禁公曰子無憂某雖無祿亦當終事吾母苞爲心開乃踰旬公竟卒卒之晨太夫人就視猶強笑語自述旦日所食飲恐爲太夫人憂由公之歿溯公之生公之生也爲無憾於天而天之所以報

公者於公不爲無憾於知公之始終者不能使無憾也
公嘗分校禮闈典試秦中視學大江之南就爲廉直不
枉由通政司右參議五轉至大理卿所司纖細皆得其
理此當世所共知見而應列於史氏之籍者故不具載
而特詳其所獨知於公者公娶夫人田氏事舅姑一如
公所以事父母始歸時太公未入墓數年中與公相對
輒哽咽未嘗笑語有寬咨先公兩月卒公疾大漸適值
禮部試期命苞入試未得與公一言以訣公平生以古
義遇苞而苞乃以世俗淺意失師弟子始終之禮苞之
負公悔有終極邪誌公之墓亦所以志余隱于不忘也
公諱裔字素侯生於順治十年六月二十五日子時卒
於康熙三十九年二月十三日酉時子二長兆麟順天
府庠生次廕壽早塲女一字鴻臚卿太原姜公長子某
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謂公不得于天胡濟屯以亨而天屬之復完謂公能得
於天胡將母之不終而壽命不得以少延豈彼蒼之無
知抑將蓄終古之恨以暴其仁賢此蓋卽正集內高公
墓中所謂視喪畢
爲銘歸公二弟者也先生重作兩文時或此稿已失故
有前銘不復記憶云云今觀此文較後作事詳備而銘
辭則同因仿歐集濼岡阡表
之例重刻此篇云鈞衡識

全椒縣教諭甯君墓誌銘

廣文甯君既歿之七年其子世藻自穎以書來徵銘於
余曰吾父與母葬有日矣南豐曾氏所謂蓄道德而有

文章者今之世莫如子宜余懼且慙而不敢任也既又
自念與君之子世錫交幾二十年故知君爲詳而世錫
今死矣君之潛德隱行夙昔既耳熟焉而重以世錫兄
弟存歿之誼雖不文曷敢以辭謹按甯氏本季豐之裔
籍通州至明中葉始家於穎自江之北以屬於淮俗故
朴陋而風土人物推於古今者穎爲最自明以來穎人
以家法爲士大夫宗者甯氏爲最而以余所聞甯氏之
稱耆德而爲典型者君爲最君之賢行所以守於身施
於家而化於人者不獨君之子云其鄉人及遠邇之習
於君者莫不云昔朱子嘗嘆歷代之人材惟東漢爲最
眞其守官行法不避權倖者前罹禍災而後者躡接焉
而余觀范史所載獨行之士艱難危困懇懇於人紀之
中與夫守卑官安辱約而盡其道以化於人者不可勝
數也蓋自三王以道化天下使人明於性命之理故死
生禍福不足以亂其心而人道之當然者勤以守之而
不敢貳也秦漢以還士之乘時而見功名者眾矣而明
於性命之理者蓋寡焉獨東漢之興五經之教盛行故
上之人雖弗能以道化而士之潛誦默識以浸灌於身
心者久而深且固焉雖於性命之理知之未必能盡而
其大綱之所守抑可謂合矣君性篤於孝友執親之喪
哀毀過禮叔父在難傾身以赴之遂以毀其家其爲諸
生也辭成均之選而以讓其長老朋齒者至於三其老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八

論

方正學論

不得志而司諫於全椒也諸生化之及移於譙未至旬歲而卒之日市野人攜扶而奠祭者填於戶焉世錫嘗爲余述君之質行余以爲有東漢之風惜乎卒困於下而施不光而余之不文又不足以傳君於永久也雖然君於性命之理旣自得之矣則施與不施爲無聞而傳與否又曷足道哉君夫人李氏性明謹識大體事親治家及訓子姓於君皆有助其卒也先自知其期君諱擢字益賢生於明天啟癸亥五月十三日卒於康熙丙子八月二十七日夫人生於天啟乙丑十二月初四日卒於康熙庚申九月十二日子男七人女一人夫人以乙亥十二月晦前三日葬於潁南郊之臥龍岡越九年爲今癸未臘月初四日 下闕

道之不聞與粗知其大體而察之未精操之未熟其遇死生患難之交未有不震於卒然而失其常度者也若正學方公之事吾惑焉國破君亡縮劍自裁以無辱可也卽不爲避者得閉口絕脰不食而死可也何故帖帖於口舌之間以致沈先人之宗而枉及十族哉至燕王以周公自比使聖賢之徒當此必將曰王能爲周公是某之上願也卽不能一姓繼統與仇敵相兼者異王能卵翼吾君之子而比于諸孫則海內悅服而高皇帝之靈實嘉賴之計不出此而以輔其子爲言是置其君之子於鼎俎之上也燕王以盜賊之心百戰而得天下公誠望其取諸其懷而與之乎故公之任剛而自謂不屈者以聖賢之道衡之正所謂震於卒然而失其常度耳抑公之事失於終而始猶無病也方晉之亡中原裂於劉石劉廣武卽能建國北蕃以奉晉朔不過與張段慕容等於晉毫無加損而崎嶇暴人之間良誠造怨陷二親於死亡此於道概乎其未有聞而稱之者無異議甚矣其說也夫廣武豈以是爲利正學豈以是爲名者哉而殺身不足以成仁此君子之篤行所以必先之學問思辨也然則爲實武者宜柰何不能閒歸於晉則負

耒耜而耕於野庶幾身可全而親可保也

送序

送馮文子序

任者長洲韓公爲吏部聽事而歸喟然歎余問曰公何歎公曰昔有醫者與吾故且狎吾叩焉曰人皆謂子之醫能殺人何也曰非吾之醫能殺人也而吾不能不使之罷而死也吾固知吾術之不足以已其疾也而不能不利其酬不獲已以物之泛而緩者試焉其感之淺而與吾方相中者固嘗有瘳矣其浸尋反覆久而不可振者吾心惻焉而無可如何今某地告饑

上命發粟以賑而大農持之下有司核所傷分數夫民之飢朝不及夕而核奏議賑在三月之外有不罷而死者乎吾位在九卿與其議而不能辨其惑是吾負醫者之責也余曰公所見其顯焉者耳凡官失其職而事墮于冥昧之中皆足以使人罷而死而特未見其形也姑以所目擊于州縣者徵之水土之政不修而民罷死于早潦矣兩造懸而不聽情僞失端而民罷死于獄訟矣弊政之不更豪猾之不鋤而民罷死于姦蠹矣豈獨殘民以逞者有殺人之形見哉先已而後民枉下以達上其始皆曰吾不獲已其既皆曰吾心惻焉而無可如何此民之疾所以沈痼而無告也吾友馮君文子將令于禮縣爲詩四章自道其心與俗吏異因舉昔之所聞于韓公及相語者以告之蓋所望于良吏者謂能已民之

疾也非徒不益之疾而已也民之疾常伏于無形而大吏之爲民疾者復多端而難禦令之職環上下而處其中下以致民之情而上爲之蔽慮于下者不詳則爲民生疾而不自覺持于上者不力將坐視民之罷死而無如何其術不可不素定也君韓公之門人也能因是而目審其所處則韓公之言庶幾其不曠也夫

送韓祖昭南歸序

晉長洲韓公再

召列於九卿每廷議而歸輒頽然自沮喪余叩之曰凡吾有言眾若弗聞焉將爲

上別白之則更有陰爲掣曳者而其道必反矣欲告歸則上負吾

君而終亦莫能遂也欲畱則內負吾心而外報於友朋孰若曩者家居浩然有以自得哉公諸子皆好文術篤氣類而仲子祖昭常在公側故與公尤習方公盛時海內後進皆以不與門牆爲恥余亦勤接引而常患人材之衰曰鈞名之人無賢士焉孰是篤信斯言者乎祖昭庚辰成進士癸未散館改官甲申公歿御柩以歸營墓兆建宗祠敘譜牒暇則手一編教誨子弟凡二十餘年

今

天子嗣位詔修明史公卿交薦君至歲再周分纂列傳具完因告歸時君同年友多登要津館中後進皆願君

少畱而君意甚決將行余語之曰惟子爵祿不入於心視人人信有聞矣然君子之志事更有大且遠者焉子之先君常欲振起人材爲

國家樹根本而深患馳逐於科名者莫能應今子之歸也能奉此意學古人之學以成其身以陶鑄鄉之後進則所以成孝與忠者在是矣若惟逍遙山水閒爲忘世自得之人則非吾之所望於子也子之兄自成進士閉門而不出者亦二十年矣歸以吾言正告之

送吳平一舅氏之鉅鹿序

古者先王之世旣授田里以治民之生而又區四海之所環以眾建侯國使萬物連屬其鄉而聚其氣農夫耕於其土士仕於其國耕與仕俱不出於其疆其有工賈宦學聘問戍役之行者特千百之什一而又得以時還息生其世者率常父母兄弟白首權然保聚無一日離別怨思之苦而族黨親戚亦得攜持結連綢繆相濕洽以飽足其意嗚呼上之所以區畫計慮以求使其民之私者可不謂詳且遠與民之所得於其上而不自知者可不謂厚與自周之衰以接於秦破井田廢封建先王之澤不流民生迫蹙而其氣日以乖散農夫失其田畝以傭而耕卒有旱潦無以繫屬其身散而四方爲奴虜矣商賈眾而財匱得所欲者益寡或疲亡於道路去其鄉縣飄零失業而無所於歸矣仕者失其田祿或千百

里繫官于朝或散而出於荒邊側境無舟車僕賃衣食之資同居之親不得與偕愁居惕處而嗟怨矣至於士之學先王之道者無庠序以遊其身無廩給以贍其父母妻子坎壈失職羈旅浮游以謀衣食者徧天下故雖

天下無事水火盜賊之警不聞而民生搖搖常有離散之形踟躕悲憂之思一室之中父兄子弟自孩童至於白首惓然保聚無相離者十不一得焉而况族黨親戚之睽離而不可合并者豈可勝道與其所從來者久遠世未始以爲憂然上之所以待民者薄而心易搖自前世所以可憂者未嘗不在於此也辛未八月苞與舅氏相遇於京師踰年夏舅將之鉅鹿苞既爲文述二十餘年散聚悲懼之跡舅因太息顧苞而言曰吾窮於世竟以遊老每當山行水涉寒暑冰雪侵加飢疲困頓忽忽不知此身當所投措數年中儻得好事者少潤澤之亦欲息足金陵之野教誨子姪且得與而翁而母朝夕相見苞因自念以疾病之身迫於窮餓羈旅數千里外缺然其心不能一日以甯其欲歸而事親從兄耕田著書以自娛與舅之志略同未知何日以終遂也卽吾與舅兩人之身而皆不得自便其情若此以視古之爲士者潔居美服飽食而從容於庠序者何如其父母兄弟之保聚族黨親戚之渥洽不亦甚可慕悅矣乎嗚呼自漢唐以來儒者皆以謂先王井田封建之制不可復行

矣况陵遲以至於今豈尚有望與豈天遂忍斯民之苦而莫爲之所也夫吾與舅所志非甚奢私計或猶得以遂然民之生迫蹙其氣乖散而不得以自便其情豈獨吾與舅兩人也哉

傳

康烈女傳

烈女康氏通州人也其父兄以糴糶爲業女未嘗知詩書獨聞世俗人所道古者忠孝節烈事輒傍徨追慕時時誦述之幼許嫁鄰家張氏子京時張氏尙富饒後遷京師益衰落京父素無行京長市肆材故庸下又貧不能自存康氏戚黨轉相傳說聞於女女坦然無怨尤其父兄私謀奪女不與張氏女乃正色持大義詰責其父兄久之乃止一夕女夢張氏使者至若將致命者不知何祥私以告其母時兩家絕聞問已數年忽京父至通訃京已死叩之卽女感夢夕也女乃於邑悲哀素服號泣請於母曰兒聞古之女子有未嫁爲夫守義者後世以爲賢兒身雖未歸心屬張氏久矣願毋載兒從夫喪其父兄大駭斥之曰女乃狂邪凡女所稱皆古事豈今人所爲因環向女女因掩涕弛素服更容貌以前言動如平時其家人稍稍皆散去夜半乃閉戶悉焚所製巾帶綦履素服以練自結而死女有妹與同臥起女死妹寐未覺也兩家議論者皆曰以合葬爲宜其父母乃持女喪自通如京師歸張氏與京合葬郭西白石橋時康熙三十一年初張氏家微細至京父轉貧薄又無行其鄉人戚黨羞齒之自貞女之死京師皆竦動薦紳士君子多爲獻猷里巷感傷好事者傳之圖謳歌其事喧騰

兒童女婦聞於時京師之人咸知東門張氏云贊曰六經所著女子以節完者於詩則衛共姜於春秋則紀叔姬外此無有余嘗怪古者聖人賢人至於偶儻怪偉非常之材不可勝紀何獨其時女子之少奇也余家金陵見邑子楊瑞三妻方氏溧陽唐生妻某氏皆未嫁爲夫守義而康女志不得伸遂崎嶇不負其義以死以余所聞見如此是何奇女子之眾與昔震川歸有光著論以謂未嫁死夫於禮爲非取曾子孔子所問答女未廟見而死之禮以斷其辭辨矣雖然中庸不可能世之不賊於德者幾何哉以孔氏之道衡之女其今之狂獗也與

記

柏村吳氏重建宗祠記

大宗之法祖廟既毀宗室猶存則是別子之廟百世不廢也後世宗祠之建蓋取諸此而宗法之能行者百不一見焉蓋古者國子弟卿大夫之田祿既足以仁其族而四民各有職業其待大宗之收恤者不過鰥寡孤獨廢疾無大功之親者而已後世家無恆產人無常業衣食不足以自周者比肩而立而欲大宗之收族不亦難乎飢寒之不恤而欲執法以繩其不類孰能聽乎惟吳郡范氏七百餘年宗法常行而無或敢犯爲有義田以養其族故也余嘗以是風並世士大夫間有慕效者不再世而子孫族人并其義田而廢之然後知范氏子孫能常守宗法以食義田之福實賴其祖宗之功德學行以陰爲之保定而延縣焉抑又聞朱子之後之蕃育於閩者歷世繼承無貴者富者而皆能崇禮讓安貧而畏義閩之人至今誦之蓋道德之淵源流風餘思之所感發更非范氏諸賢之所能幾及也矣余平生不肖以文假人而承修周官甚賴吳編修絨能輸其力絨以宗祠之記請不可卻也謹按吳氏系出宋進士師古以荆胡銓劾秦檜奏疏謫死袁州其上祖曰國夫劉宋時以高行名於鄉事見南史袁村十里至而師古之孫政甫宗時都統興元與金人戰黃牛堡死焉又六世至湖明太

祖時以貢士爲後府經歷見殺終明之世子孫不仕及南都亡以諸生庶民殉國者尙數人豈非其先世義烈所漸者然與絨年六十有二始以文學爲官文正忠宣之勳庸非所敢望也若朱子之道與德則尤不可階而升然則爲絨審所慮惟自強於忠孝立名義以續其祖使宗人暨後生聞而興起庶幾延世以滋昌而於宗祊爲有耀乎吳氏雖故家歷南宋以訖元明至絨始起家爲別子故余因宗法而備論古今禮俗之變以及啟後承先之時義俾凡有尊祖敬宗收族之志者皆知自審其所處焉祠之中廢也主祔遷別宅康熙丙戌重建於故址至辛丑門塾始完其堂廡之規制興作之程期領事之族人絨自舉以列碑陰可也

家訓

教忠祠規

古者五廟七廟共都宮而各為垣墉堂室漢唐以後雖國禮未聞備此况羣下乎北宋文潞公知長安得唐杜佑舊廟于曲江一堂四室郭先夾室論堂三楹者中為室左右為房祭于東房西虛不用皆言高曾祖禰之寢廟耳今自太學及海內郡州縣學祀孔子皆位于堂之正中闕里亦然蓋天下之公祀非孔氏所得專也自是以後漢闕公唐張睢陽宋岳少保凡忠烈先賢皆正位于堂教忠祠禮亦宜然太僕公起家為大夫建小宗祠于祠以對始祖故稱小宗而於子孫則為百世不遷之別子故亦正位于堂而緣二祖之心春秋享祀不忍祖考之無薦也故室教忠祠左方龕奉始祖至四世祖神版至小宗祠左方奉六世祖至十一世祖神版時祭二祖以屏障左方為以薦翼日仍敬以為堂

古者祧廟主祧藏于夾室故時祭獨迎四廟之主於于太廟今二祠皆合堂比龕而獨祀二祖以子孫之不安知二祖之弗順也禮有祭有薦有奠有告薦奠儀甚簡告則惟用幣帛皮圭程子祭遠祖總設二位以權制也今師其意春秋祭二祖左室各設薦而不獻廟東向冬至祭始祖遠祖則左室不障德益公東面斷事公從昭穆之列席下繼六世分房之祖東面太僕公從昭穆之

列席下繼紳而右各三獻與時祭同

古者天子之卿大夫爵命視侯伯楚語諸侯之大夫特牛然今功令以太牢祀孔子諸賢不得用敢踰越哉主祭者由正途官翰林科道郎中知府以上者乃用少牢餘用特豕無登仕籍者則廩增附生以次主祭入國學而不由庠序者不得先

古者大宗百世不遷然在禮必有祿而後可祭安溪李氏有祿者奠獻而宗子之位參焉祝曰主祭孫某宗孫某以宗子或無祿或降為農工禮儀不能展也太僕公子孫在金陵者兩支副使公行三宮詹公行五副使公會孫苞為長宗子惟敬尚未冠苞宜主祭惟敬再獻長兄弟三獻苞身後子孫爵列相近則三房主之三房無爵則五房有爵者主之宗子有爵支子雖異爵不敢干支子爵列同行行輩則少長行卑齒少雖有異爵不敢干尊祖敬宗之義也其爵列以甲科乙科薦舉承廕副拔歲恩貢生為差武途降文途一二等官至提鎮者降一等捐資入仕與武途同

司馬溫公程子朱子家禮四時皆祭但漢人述王制天子植禘祫禘祫嘗禘烝諸侯禘則不禘祫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楚語曰國于是乎烝嘗家于是乎嘗祀周以前書未見大夫士冬夏祭禮今遵程子所定春秋之祭舉于仲月冬至祭始祖遠祖季春薦飴特著于禮

經故四月薦鱗以當良祭其餘新物薦于家凡俗節亦如之奠而不獻二祠惟朔望焚香設茗飲

古者時祭日必卜慮主人或感時疾宜俟其閒或期大功之服旬日未畢或祖考先妣忌不得干也今以時憲書所宜當卜冬至則或前或後比時而擇之古者祭必

筮賓立佐食分上利下禮重事殷非有贊者主人不能致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前期十日公議子弟年二十

以上謹慎安重者四人為上贊四人為亞贊前期五日

徧告與祭者皆出宿外寢前二日祭主宗子宿祠左特

至致齋前一日上贊佐祭主宗子濯器視牲宿祠左廂

詰旦其朝事

祭之前日啟戶子弟年十二以上者洒掃堂室及庭祭

主宗子卷簾拂塵拭神版及墮上贊助濯器視羊肉及

期夙興啟戶上贊焚香燃燭陳茗飲設茅苴燕柏葉祭

主宗子三拜稽首以酒灌茅苴出闔戶日中設羞具啟

戶焚香燃燭設長案饌祭物初獻進食羞羊肉滄豕肉

滄再獻進魚雞鶩從三獻進饗餽陳茗飲凡獻上贊執

爵以授獻者亞贊陳祭物奠而不授獻者要節而拜每

獻畢俱三拜稽首

吾鄉舊俗嘉平二十四日及除夕祭再舉特獻薦熟柏葉燭蕭遺意也以

五盆實土樹叢茅酌酒灌聖遠意也朱子家禮設茅沙

護者紛然不知廟地必甃以甃滌甃不能達于土故依

古茅苴之意植茅于沙甃

其潔白謂沙亦土類耳

古者臣之於君稽首至再而止晉大夫三拜稽首以要

言楚申包胥九頓首于秦庭重為之禮以申其請且

朱子家禮獻止再拜降神辭神則四拜蓋據儀禮升成

拜堂上下拜各二也無升降而四拜義無所取古者射

鄉喪祭皆三拜祝賓朝事降神祭主宗子三拜稽首初

獻爵祭主再拜稽首進食再拜稽首羞羊豕再拜稽首

再獻宗子再拜稽首羞魚雞鶩再拜稽首三獻長兄弟

再拜稽首進饗餽茗飲再拜稽首將闔戶祭主宗子三

拜稽首有頃啟戶徹與宗人共食春秋時祭左室薦而

不獻祭主宗子羣子姓皆三拜稽首冬至祫祭徧獻遠

祖禮儀與時祭同

古之祭者必夫婦親之以饋食獻薦必待之以展事也

女子未嫁三月教于公宮非獨四德宜嫻亦使講明乎

尊祖敬宗之義熟習夫禮相助奠之儀也今祠距家四

里而所祀皆子姓高曾以上之遠祖子婦分主祀事事

勢未便忱亦不屬嗣後來婦者于春秋時祭後三日內

舅姑率以拜廟焚香燃燭設茗飲為諱明大義女將適

人先期或時祭後或朔望辭于廟儀與來婦同妾之有

子者子將授室亦如來婦儀拜于廟以承先啟後亦與

有責焉耳惟再醮之婦不得入祠

二支子姓中擇正直不苟者一人以輔宗子族姻朋友

中擇老成練事者三人以助之惟敬嗣伯父為宗子道

承兼掌兩房家事道章亦兼掌道與家事惟道與端居

學誦其生也後二兄二十年故命專掌祠禁以祭違禮糾邪惡謹出納久于其任則家則可定也

致忠祠祭田條目

四時祭薦春秋墓祭費不過六十金蓮池既棄子孫生計日蹙余藥物及隨身用度不得不取之祭田余身後除祠規所列經用計每歲當餘二三十金子孫緡銖不得私用積至百金卽付相信典鋪取薄息至六七百金則以買上等沖田不可置雜業十年後可加良田一倍凡田契官印後房長卽集宗子眾子姓會同族姻友朋助理祠事者敬書余遺命于契末各署名字隨鈔板標教忠祠續置祭田詳載畝數錢糧買價并原契續本置祭田後每至十年必總田契呈太守照今漳浦蔡公例契縫加印批懸注冊存案

范文正公義田子孫守之七八百年不失家法可謂善矣但計口給糧則不肖者或以長情古惟四民使之交能易作終戍所入無以相過蓋盡人之力則財用不匱順天之道故安享樂利而無禍殃戰國秦漢以來并兼游食之民多耕夫終歲勤動穀始登場廩無餘粟織婦胥旦苦辛身無完衣浮淫之人則安坐而享之實與不祥之氣相感召故每至大亂遭殺戮蒙垢污者皆通邑大都雄鎮之貴家富人荒村小聚鴛鴦繩樞之細民免于難者十常八九天之道也吾家蓮池雖有祖命以界

首續科名者而歸贖在余未舉于鄉之前吾兄之心力瘁焉桐城廬江高淳之田余銖積寸累以置之余賣桐廬田以建宗祠以蓮池賣價置江甯沙洲圩田木廠併高淳永豐圩田爲教忠祠祭田四時祭薦而外以周子孫窶艱嫁娶喪葬不能自舉者以遵吾兄臨終異居同財之遺命道希道永道章道興之子女婚嫁子五十金再娶者減三之一娶再醮者不給妻及子婦成人之喪亦如之諸孫行則子三十金力能自舉者不給道章備歷艱難子女眾多故先期陸續給銀使早營運後此不得爲例必待納徵有吉日始付之以防妄耗

十年後祭田加倍同祖叔父楓麓府君之子孫嫁娶及喪致十金曾祖副使公之子孫半之高祖太僕公孫在金陵者慶弔各一金寡婦孤子近親不能相養者春秋各一金製衣服兄及余子孫疾淹久給醫藥延師于敦崇堂以聚教貧者飲食膏火公給其住居遠子幼不能赴堂者成給附學之資四金至年十五以上不願來堂就學者亦聽惟止其資給寡婦孤子無生產及近親不能相養者公給衣食俟其子成立而止其讀書無成能貿易力田者各給三十金爲資本怠荒其業而沒其本者勿再給

二十年之後祭田又倍楓麓府君子孫嫁娶及喪致十五金副使公子孫十金太僕公子孫在金陵者慶弔二

金孤寡衣服亦如之在柩者各一金兄及余子孫安分守業口多而食寡者量給口糧女子寡而無依無子者生養死葬公任之有子而無依者必教養之使克有成非甚不肖勿輕棄

三十年之後祭田又倍則太僕公子孫在金陵者慶弔三金孤寡亦如之在柩者一金副使公子孫六十壽一金七十壽一金八十壽三金斷事公以下七支鄉試于金陵致卷價一金會試春官者十之兄及余子孫歸試于院者給五金鄉試倍之會試春官者十之不問其家之豐歉也惟登仕籍者必量力增置祭田以仰答祖宗優異屬望之意見今兄子道希嗣子惟敬爲宗子其本生父道承爲房長余長子道章長孫超爲宗子次子道興維持家法可三十年三十年後更得良子孫守之百年則祭田增加可數倍于吳郡范氏潤澤可徧斷事公之後七支吾子孫尙憂衣食哉豈惟受命于先人事必宜終卽爲子孫計訂謀遠猷亦無善于此者矣

助理祠事三人歲終各贈十二金輪赴高淳收租祠田歲收稻穀除賣以供

國課祠祀墓祭外必留百石以備凶荒之歲周子孫之困乏者太僕公子孫在金陵之貧窶者量貸之而免其息貸而不歸者再值歲勿更給

隨墓宜置祭田數畝子孫秋收可環視塋域又宜計道

路支溱築室墓旁逢雨雪可信宿邵村石嘴三房莊三墓相去皆十里而逆石嘴墓左地勢寬敞周村石潭沙場三墓相去皆十里而近沙場居中必相楊姓村內營爽塏地築周垣構瓦屋七架者三間兩廂五架草房四間瓦屋中隔之中爲堂左室可居停右室爲板倉豐年買稻百石近墓農家貨種每石歲取乾稻二斗爲息歲歉弛其息之半近村人來糴每石照時價減四分歲大祿存百石爲舉本餘盡散之近墓貧民人性皆善墓木庶無毀傷

教忠祠禁

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以鄉八刑糾之闔胥掌旆撻罰之事惟學校射飲罰用旆撻則施于庶民爲多古者大宗小宗皆有收族之責白虎通義大宗小宗通其有無以理族人者而仕者祿皆足以仁其族故教可行刑楚吳越聚族而居皆有宗祠而自吳郡范氏而外宗法無一行者饑寒之不恤而責以過愆故其心不服而勢亦不能行凡茲祠田皆余孤行遠遊疾病屯邇敝精神于寢淺之文術以致之者盡以歸祠以歲入十之三供祠墓遵先君遺命也憶先兄疾革命二支子姓下逮曾元始得異居同財及吾之身而不能禁其分析每歎以白傷放用祭田經費所餘以合之凡婚嫁喪疾不能自給者使得取分焉而立祠禁違者撻之以不資其乏困爲罰且禁不得入祠以

斷事公不樂有此後人亦非先兄與余之族類也戒之慎之

孔子論刑罰之原起于不孝不孝生于不仁不仁生于喪祭之禮不行祭者喪之哀慕不能忘而申之以追養者也喪禮而不行則人道息矣周官之法不睦不姻不任不恤皆有刑焉今吾子子孫不敢求以人道之備也惟喪禮必大爲之防而已亦不敢責以喪禮之全也惟人宿于內則閉不得踰而已古者三年之喪非殯奠葬祭夫婦不相見貧家米鹽瑣細勢必相關惟宿必于中門之外相語必以晝不得入房室犯者不許入祠撻四十婚嫁喪疾費皆不給古者期大功並三月不御于內禮廢既久人性日漓今酌定期三月大功浹月犯者不許入祠撻三十喪疾費不給

父母忌辰前五日率子孫與奠者齋宿外寢祖父母伯叔父兄弟三日高曾二日薦新俗節亦如之以不潔之身而對鬼神罪莫大焉撻罰與期大功犯禮者同

吳郡范氏宗法行之七百餘年鄉人有以事爭辨者不之公庭而之文正祠堂宗子雖襁褓正位于上掌祠事者四人奉之苟不直雖諸父諸祖父行解衣伏地受朴以謝鄉人故子孫奕世無受官刑者此雖其家法之明抑亦文正忠宣德行動庸有以大服眾志而儀式于後昆也余碌碌竟世閒居亦不自知其非但每拜斷事公

于正學祠則身心怵然自愧其鄙薄故祖立祠禁子孫有犯者宗子及房長縛至祠右敦崇堂撻如數隨注籍罰必行不許入祠有桀驁不服罪者卽抱祠禁質于公庭以不孝治罪

古者既葬君大夫父之友食之梁肉不辟今酌定二年之喪期不飲酒食肉期之喪浹月大功終月違者撻二十罰不行

先王制禮小功糲麻食肉飲酒不禁御內無明文以期大功準之亦宜終月姑姊妹之子女恩非甚親也然姑姊妹方痛不欲生而晏然于閨房于吾心無缺乎妻之父母義非甚重也然妻之痛如斬如剗而卽安于媵御尙可責以致孝盡慤于吾父母乎以此知總小功之喪禮實亦不可廢也然人道之薄甚矣故撻罰不及

生監與聞外人戶婚田土事出入公庭庶人不勤力治生酗酒賭博不許入祠撻三十喪疾費不給充書役卑隸及爲輿臺亦如之實心改悔十年無過行合族公議許拜小宗祠

宿娼或下漁色其染惡疾構斃亡身不足惜也而失先人之種姓于娼家或父子兄弟聚磨而不可辨惡莫大焉雖改行永禁不許入祠撻四十婚嫁喪疾費皆不給居官以陰狠致富雖悉免

國法不許入祠宗族共屏棄之非其罪而濫凶害者雖

罷斥祭仍從其爵

先兄卒時道章方在娠遺命異日汝子與道希道永相視如同生服以期乾隆六年道希卒于京師道興從余宿外寢六閱月于古禮有加以道希爲宗子又寡兄弟也甲子八月晦道興之婦歿道章長子超從余命隨道興宿外寢三月世世子孫當以爲式爲父兄者必以身帥之

雜文

自訟

舒君子展告余曰聞之喬氏子子之妻黨某云人之倫五方君獨二而又半焉既與於進士而不廷對是無君臣也自始婚日夕嗚嗚終世羈旅而家居多就外寢是無夫婦也一子形甚羸而扑擊之甚痛蓋父子之倫亦缺其半焉余聞而惕然曰其然是不知余之恨於父母兄弟朋友也久矣夫余之有欺德也吾父剛直寡諧常面詰人過大吏有索交而不能拒者與之言時多傲慢余每切諫先君子甚鄙余而竟爲曲止然不怡者久之先君子素無疾及將終遽疾若厲噎是不肖子悻直自遂而不能順親之驗也余北徙歲從

駕塞上繼室之父母無狀吾母憂憤成疾小妹及家人常覆匿至彌留始自言之是余之慮心無以信於妹與家人而戕吾母也弟林疾將革余以小疾避居野寺不與敏是愛其身而情垂死之弟也計數師友則厚於余而恨焉者多矣若某所疵則有說焉始之不俟廷對也以母疾再以父喪既而及於難矣責妻以禮教子以義不忍棄於惡也相提而論於亡妻小有過焉後婦有罪牽於親朋之俗議不能決絕平生隱慝顧影自慙心摧而志絕無逾此者書以自訟俾吾子孫知教不行於妻子則父母陰受其戕賊而不自知且於父母兄弟日自

勉而常愆於禮於妻子日自省而常清於思也

擬除泰安州香稅制

古者山川能出雲雨則天子秩而祀之而五嶽之禮尤崇非朝命不得致祠然王立大社而州黨亦各有社則春秋禱賽庶民各就其所敬信而竭誠焉亦禮俗之可以情假者也泰山舊有碧霞靈應宮遠近瞻禮者軌跡相望例輸稅於州乃許登山茂約萬金自前明相沿未革朕思萬物出乎震天地盛德之氣之所發也故傳稱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則春祈秋報黎庶輻輳亦其情之不可遏者若使力艱於輸稅而不得登山非所以從民之欲也其永除香稅富民樂施守祠者貯之以待修葺舍宇平治道塗有司不得干預勒到鐫石樹祠用垂永久

禮闈示貢士代

世宗憲皇帝特頒

聖訓誘迪士子制藝以清真古雅為宗我

皇上引而伸之諄諭文以載道與政治相通務質實而言必有物其於文術之根源闡括盡矣然清非淺薄之謂五經之文精深博奧津潤輝光而清莫過焉真非直率之謂左馬之文怪奇雄肆醜郁斑爛而真莫過焉歐蘇曾王之文無艱詞無臭句而不害其為古管夷吾荀卿國語國策之文道瑣事述鄙情而不害其為雅至於

質實而言有物則必智識之高明見聞之廣博胸期之闊大實有見於義理而後能庶幾焉是又清真古雅之根源也時文之為術雖淺而其從入之徑塗用功之層級亦莫不然必於理洞徹無翳而後能清非然則理無發明為淺為薄而已矣必於題切中而後能真非然則循題敷衍為直為率而已矣必高挹羣言鍊氣取神而後能古雅非然則琢雕字句為澀為贅為剽為駁而已矣必貫穿經史包羅古今周察事情明體達用然後能質實而言有物非然則勦說雷同膚庸鄙俗而不可近矣自科舉之法興王錢諸先正始具胚胎謹守理法至於唐歸然後以古文為時文理精法備而氣益昌其後金陳章羅輩出借經義以道世事發揮胸中之奇以及國朝諸名家則取法於諸公而稍變其壘壘其於清真古雅質實有物雖不能盡究其根源未有不少有所得而能發明於一時垂聲于久遠者也夫文章之道所以與政治相通者蓋因此可見士人之心術故柳宗元曰即末以操其本可八九得今與羣士約以四書文為本其閒講已盡通篇之義更端再起及填寫排偶膚泛之辭於題不切者經藝襲舊論仍對股表判直鈔坊刻策不條對而鋪敘古事以游辭結束者概不錄諸生祈嚮夙定則勉盡其所長師承或異則繼自今亦望灑心而各易其故轍焉

哀辭

舒子展哀辭

舒大成字子展先世江西人遷京師自身以上皆守閩
 閩祖某犯法出亡父某自投官司承罪謫戍踰年死母
 劉氏寡艱屢勉使就鄰塾年十三補博士弟子富室女
 焉自居室奴婢資用皆饒給既冠成進士入翰林族黨
 榮之而君常蹙蹙每語所知曰吾豈若生田閒身耕妻
 汲爨以樂吾母也某士文學實優而為鄉人所排乙未
 會試出君門為臺中所糾用是十餘年雖知君者不敢
 舉君不得意因肆力於詩風格近唐人及與余交乃棄
 舊學治毛詩周官戴記矻矻恐後時君年少而意緒頗
 然閒脫冠形神似老僧嘗曰吾夙世必髡緇每聞鐘聲
 鈴聲響則惘惘然造物者俾余一識宦婚之况耳君卒
 以雍正四年季冬十有八日是月之始余得疑疾君日
 夕冒風雪相視一日不見而疾作旬有五日遂不起故
 在余尤難為懷乃為文以哀之其辭曰

連蹇以當官兮恂恂以居室務學誦以自鎮兮詎短期
 之已畢有毋莞莞兮稚子噫噫信人生之至酷兮儻死
 者之無知

余石民哀辭

自余有知識所見人士多矣而有志於聖賢之學者無

有也蓋道之喪久矣人紀所恃以結連者惟功利而性
 命所賴以安定者惟嗜欲一家之中未有無亂人無逆
 氣者一人之身未有無悖行無隱慝者吾不識周孔復
 生其尚行以轉之否與康熙壬辰余與余君石民並以
 戴名世南山集牽連被逮君童稚受學於戴戴集中有
 與君論史事書君未之答也不相見者二十餘年矣一
 旦禍發君破家遭疾死獄中而事戴禮甚恭先卒之數
 日猶日購宋儒之書危坐尋覽觀君之顛危而不懟其
 師是能重人紀而不以功利為離合也觀君之垂死而
 務學不忘是能絕偷苟而不以嗜欲為安宅也始吾語
 君所以處患難之道信得矣雖然子有老母毋以嗜學
 忘憂君默無言而卒以膈噎蓋其內自苦者人不得而
 識也君提解傾邑父老子弟出送郭門外皆曰余君乃
 至此今君破家亡身而不得終事其母吾恐無識者聞
 之愈以守道為禍而安於邪惡也於其喪之歸也書以
 鳴吾哀君諱湛字石民生於順治某年月日卒於康熙
 壬辰四月十六日其辭曰

履道坦兮危機伏人禍延兮鬼伯促母遙思兮望子歸
 子瘞死兮母不知身雖泯兮痛無涯天生夫人也而使
 至於斯

祭文

祭徐幼安文

嗚呼物生誘然惟氣所委瘁榮淹速孰知其紀木為犧尊敢憚其災中道折泄是良可哀嗚呼幼安誣茲清門靈根夙植質厚材良如珪如璧克祇厥父克恭厥兄服勤盡瘁以羸其躬自嗟無特泣踊過禮風哀雨思卽遠猶毀燥雪肺腑肝膽披露信于友朋靡新靡故沈疴疊嬰經時歷歲種學績文未嘗暫廢鬱為善華厥聞滋盛美見于人中以自病在歲三月士將朋試君開特室朝攻夕礪作為文章劇心鉢目形神荼傷患氣積伏秋風動容謂宜少蘇孰謂淹忽就彼泉途君有愛子聰明秀異先君而殤旬未十易親號于室婦啼在室靈魂營營總帷浙浙作善致殃行者心惻況于同盟能無悱息大專樂物生者暗噫百年委形一蛻以逝壽夭相去介若毫芒苟有合問死而不亡君之文章久籍藝林君之氣誼刻著人心士友作謚銘藏于幽存順沒甯亦又何尤嗟理則然情胡能已掩涕陳辭以薦牲醴

祭某公文

嗚呼我公巖廊所資應時而生為國羽儀公胎前光少
有嘉譽稽經誼史日充以飭弱冠登朝趨承殿陛惟慎
惟勤天子所異爰自替御改官禁林材與職稱厥聲有
壬年未三十遂歷班聯謫謫吉士惟治惟甄既領學士

復長御史內秉絲綸外持風紀公在翰林日宣

聖訓以育羣材如物得潤公司臺府廉靜以鎮祇躬率
屬莫不敬順歲更一紀夙夜在公乘輿所莅惟公必從
天子倚公股肱心膂繼居鼎鼐眾望所與孰期大造獨
斯以年中道脆促命不少延公中退然如不勝衣威儀
自力終日無鼓吾儕聯事遊從久熟精爽音容悽其在
目公之訃聞

天子震悼官治喪紀諸王臨弔恩數惟優勞臣是報萬
口咨嗟聚觀周道良材之生高山大原文為犧樽天廟
是陳才用既伸壽夭非遠生浮死休亦復何恨嗚呼哀
哉尚饗

祭彭夫人文

嗚呼洪鈞塊坳生物以屯億變同則誰非墮孽隲窮憔悴
阨也如何孰謂榮盛而悲孔多嗚呼夫人始歸彭氏
翁宦於黔夫人居守盡室南轅踰歲迎取微路深蕪往
歌來哭喪車在途荒野墳圯陰飈慄承凶萬里泣涕
漣如蠶瀧浮漂楚山前劫霧宿風殮斷水積雪山哀浦
咽坎坼鬼呼日夜號惕以從其姑未其安樂已同憂毀
崎嶇苦辛佐營喪紀天祐彭君身享道光游從禁密委
蛇巖廊魚軒載弗竭來京師黃麻攸錫象服是宜室家
熙熙日月緜緜謂宜禔福以安大年鬼伯好禍虐戾不
仁愛子雙札空帷無人天屬綴心膈臆敗摧歸甯母氏

以遺煩悲行謂彭君我尙速來豈知永訣命止於斯夫
人之生榮祿悉備而長轍軻沒猶實志彭君有文述彼
哀懇惻然感人聞者心軫况於朋游能無惻傷馳辭致
遠以侑奠觴

銘贊頌

象尺銘

體方直經緯均相得度己用此應無忒

硯銘

磨而不磷靜以守黑

硯銘

廉而不剝中心坦然

澄泥硯銘

甄之陶之久益堅琢之磨之好且完善而藏之德乃全

胡蘅洲像贊

而容盎然而腹充然豈野服以混俗而遂能自隱其賢

浮屠髻珠小像贊

俗之遊而眾之嗜其心則畸佛之徒而儒之師其行不

疑吾不見其髻而緇

北征頌

先生正集內有 聖主親征漢北頌此乃
有序文以與正集頌前序文大指相同故剛之
而特刊其頌辭後一首則本無序也鈞衡識

上天垂祉陰隲下民巍巍我

皇萬邦之君光天之下至於海隅仁風翔洽庶物熙熙

邇融遐暢外薄窮荒黃支百棘烏弋烏章慕思喁喁延

頸內向駕海梯山舟車相望蠹爾虜酋昏迷天紀集彼

宛頑爲蛇爲豕提兵跳踉近我北徼陵我屬國肆其愚

暴謂鞭雖長不及馬腹經冬涉春以田以牧

皇帝曰咨虜為不順背德硬化自顛厥命一夫橫行時
子之責覆天之下曷敢有越咨爾在廷各敬爾司朕張
六軍親往殲之羣公上言虜居絕地川原莽互風雪凌
厲遷徙鳥舉不知東西草蕪泉濁敢勤乘輿

皇表淵塞斷以乾剛天策內運以遏猖狂乃命揚古汝
摧其西以角以掎與我路之乃詔師克屯師土刺絕其
歸塗使虜狼跋乃繕鎧胄乃總矛弧乃峙糗糧乃簡車
徒季春初吉既類既禡乘石既洗琬輿乃駕百官按部
六軍受律萬旒中央重英奕奕義聲先路士氣載揚如
川斯注如機始張陰山早過瀚海飛渡壁壘星羅行宮
雲護京甘草豐士馬飽騰天眷有德百祇效靈遂次拖
林虜勢大驚進逼虛倫播逃隱越

皇揮天戈躬帥虎鬪逐北河朔電擊風馳虜棄老弱匱
裘車甲晝伏夜奔更蹂互踏西過昭水就我西師如鼠
入囊如螳柱車三帥協心左右五角長戟交橫短兵相
薄我士桓桓大呼衝擊虜眾不支刃傷駢殪流血潤野
布骸滿阜虔劉斬刈盡厥根苗三帥奏功

皇帝曰咨蠢茲羣醜實黠而愚根莠不鋤嘉穀曷殖故
將天刑與民休息飲至於廟策勲於朝用九醞鼎陳
百牢灌燧於邊戢兵於府萬官億姓式歌且舞在事之
初羣言糾紛惟

皇明斷制以一心永清大漠收功萬里刻日而還如掌

可指九垓八紘以莫不同於鑠懿戎我
皇之功

北征頌

天祐庶物付畀

聖皇百嘉暢遂受命溥將以蓋如天以容如地仁涵九
區風馳四裔在昔三叛阻兵縱憑威厥所指煙沈燼滅
南收島逋景員踰海回首面內羣獠樂愷北際窮荒悉
臣悉主奔布星羅如藩如堵含生載氣以莫不庭蠢茲
醜虜為騰為螟提兵叫囂陵我藩服襲盜貪慄經時駐
牧我

皇赫怒乃詰戎兵躬行天罰以遏亂萌眾言糾紛
皇心自定斷制不疑以發大命咨爾在廷子非究武擊
芽不除將尋斤斧昔寇烏瀾勢已成禽縱之林藪猖狂
到今乃類皇穹乃宜豕土乃告師期於
宗於

祖三方命將如羅載張我

皇發縱控彼中央七萃雲屯五營星列張皇若神戒嚴
有赫黃鉞親把元戎自涖三辰耀光百靈備御乃出天
闕乃臨大漠鳶載前旌輦謹應角爾徒爾車惟
皇第之以屯以牧惟

皇示之大庖不豐饌及下卒

皇有恩言朔風其煥彼漠之外黃沙赤磧

皇之至矣水甘泉列彼漠之外宿莽夏蕪

皇之至矣春葭苗途十有餘勇馬有餘力鋪敦瀚海如
行衽席既逼厥疆如探囊橐猶布德威通彼狂惑虜昏
不思謂復可逃禽奔獸竄棄委倪旄豈知

聖皇明兒萬里豫設三覆是角是掄西師受律短兵迎
擊我武斯張羣醜盡屈折馘執俘彌山竟壑掩捕三時
一空其幟

皇振厥旅邊民安堵黃髮垂髻式歌且舞自始出師暨
功之定事無小大

皇心畢運虔劉猾賊永清絕域時未十旬既往而復窮
天所覆悉地所載昆蟲喙息惟

皇是戴言灌我燧言韜我弓陽春煦溥震且攸同萬物
皞皞垂祉白天我

皇樂胥於萬斯年

賦

七夕賦

歲云秋矣夜如何其天澄澄其若拭漏隱隱以方移試
一望兮長河之韜映若有人兮永夜而因依彼其躔分
兩度天各一方會稀別遠意滿情長欲渡河兮羌無梁
空鳴機兮不成章叩角餘哀停梭積恨四序遠以平分
寸心撫而不定悲冬夜之幽沈迷春朝之霽潤觀夏日
之方長盼秋期而難近爾乃商聲淅瀝素景澄鮮重輪
碾而尋地破鏡飛而上天漢影彌潔宵光轉麗翼聯烏
鵲之羣橋現長虹之勢逝將渡兮水中央若已需兮雲
之際於是躡纖步以輕揚舉羽裳而潛泳玉珮露融羅
紉冰淨摘華星以爲璫對明蟾而若鏡笙竽則天籟紆
徐帷帳則綵雲掩映素娥彷彿以行媒青女飄飄而來
滕古歡更結離緒重陳望迢迢而愈遠情脈脈而難親
翫宿離之不忒際光景之常新允惟茲夕樂過千春况
復嚴更警逝流光迅驅別當久遠來不須臾念雲端之
重阻眷天路之無期莫不願秋夜之如歲悵秋情之如
絲乃有繡闌名姝璇宮麗女徒倚階除駢羅椒帽開耽
時物之新巧乞天工之與愛秋華之臨空快冷風之送
暑婉轉芳夜之歌密昵長生之語惜光景之常流恐歡
娛之無處况乃家辭南漢戍繫幽都望沙場之淒寂憶
庭草之深蕪方擣衣而身倦乍緘書而意孤望星河之

乍轉驚日月之相疎值天上之佳期觸人閒之別怨立
清庭以無聊痛河梁之永限腸膠轉以為轡意氛氳而
若霰激長歌以心摧展清商而調變歌曰樂莫樂兮相
於悲莫悲兮新別離今夕兮不再晨光兮已晞重曰秋
夜良兮秋河皎度秋風兮長不老蓀一歲兮一相過勝
人生兮百歲多

詩惜抱軒文後集劉海峰傳云方侍郎少時嘗作詩
以視海甫查慎行查曰君詩不能佳徒奪為文力
不如此專為文侍郎從之終身未曾作詩又先生作
喬紫淵詩序自言見時學為詩家君飛之日二十
容京師偶為律詩三章經陽劉破子毀之日二十
清文茂內外完好何故以詩自取吾生乎不多作
自是絕意不為詩蓋詩非先生遺文其裔孫恩露錄
海內學者罕傳之子刻先生遺文其裔孫恩露錄
家藏詩稿十五首見寄義正辭雅附刊
之俾學者見所未見亦快事也鈞衡識

擬子卿寄李郁尉

沉淪委驚端隈任所觸大冶自鎔金焉能順其欲羈
鴻隱朔漠飛翔翼常縮獨鶴棲瑤林長鳴念谿谷不聞
鸞鳳音時恐鷹鷂伏百年會有盡沈憂日夜續寸心遙
相望萬里見幽獨

裴晉公

不去為無恥不言為不忠正告中興主漠然如瞽聾以
茲至晚節心迹有異同出入任羣小將相如萍蹤宮庭
臣天氛邊疆多伏戎宗臣在東洛夕命朝可通綠野餘
清興精神已折衝安敢謀一身高舉思明農

明妃

漢帝惜艷色明妃出後宮曲中畱哀怨橫塞詩人胸萋
蘿隨蔓引性本異松眾口不瑕疵多憐所遇窮若使
太孫見安知非女戎昭陽為禍水豈讓傾城容

嚴子陵

君臣本朋友隨世分汚隆先生三季後獨慕巢由蹤真
主出儒素千秋難再逢故人同臥榻匪直風雲從孤高

一身遠大猷千古空豈伊交尚淺將毋道未充臥龍如際此焉敢伏隆中

將之燕別弟攢室

詰旦將戒徒獨步登山岡淚枯不能落四顧魂飛揚往時重暫別而今輕遠行豈忘帖妃詩言此裂中腸死者不可留何況客異鄉家貧無儲蓄老母甘糟糠翁性嗜醇醪客至羞壺觴所恨爾長逝出門增惘惶爾能奉晨昏細大無遺亡長兄雖篤謹不若爾精詳日夕下山去身世兩茫茫

赴熱河晚憩谿梁

羣山作秋容蕭然如靜士月出烟光融山空疑遠徙解鞍步河梁高天淨無滓儻值身心閒景物觀尤美因羨耦耕人銷聲向雲水

薄暮自樅陽渡江赴九華

名山如勝友未見意難忘卽事得餘隙扁舟下夕陽閒情戀雲水浪迹暫家鄉身世何終極空嗟去日長

送楊黃在北歸

吾衰駒隙短君去塞雲高嘉會生難再離心別後勞風霜隨客路藥餌仗兒曹何日還三徑音書附羽毛

展斷事公墓二首

不拜稱元詔甘爰十族書壯心同嶽柱寒骨委江魚天壤精英在衣冠想像餘拜瞻常怵惕忠孝檢身疎

高皇肅人紀義氣懷環瀛作廟褒余闕開關送子英微臣知國恥大節重科名嗚咽窮泉路應隨正學行

川姑墓

欲踐曹娥迹孤嫠誰保持門樓中有變節孝兩無虧七十不環墳千秋作表儀忠魂應少慰有女是男兒

輓李餘三方伯三首

盛夏軒車至精強倍往時誰知交手別永與故人辭六郡暹膏雨三吳滿涕洟衰殘失素友愁病更難支金門同載筆玉墨數遺詩萬里面如覲千秋事所期官移臨震澤天與豁離思再會無私語勗躬答

主知

公既爲邦伯翻稱門下生自慙無道術焉敢正師名抱病仍求益憂民實至誠斯人苦苒苒終古志難平

別葉爾翔

四海故人盡爲君一繫舟衰殘良會少警咳宿心酬八十苦無食千秋豈暇謀自慙籌莫助別後重離憂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十

尺牘

與陳占咸 大受

始春得手札聞來使已回是以久未得復愚臥病閉門一無聞見惟鄉來眾論謂十餘年閒大府廉靜愛民者未嘗無人而多不能察吏是以民不見德凡為吏者三年以後貪廉仁暴明昧本難掩民口其是非失實大抵寄耳目者非其人惟實按以政事多採人言而參伍之去其尤患民者則百吏革心而民實受其福矣往者湯又正于清端及目今德濟齋所至得民譽皆由於此又陳總憲在東夏時曾有一事至今民歌思之濟甯州土棍聯衙臺武舉劣生為害陳公訪問懲其尤者放流二人其餘六七十人張榜通衢令州縣註冊不能改過仍與聞外事即時申報紐解治罪至今屏息雖欲為患於鄉里而不能此天下通患不可不留心訪察也邇來頭目痛不可解亦懶於作字餘不贅

又

得來示及與兄子某札具悉賢者察吏安民事事實心且曲盡苦心私懷欣暢愚札所以汎言治體者離鄉三十年土俗民情之變易末由深悉即有所聞恐係愛憎之口不可信也賢既得之實見貴聞又能公聽並觀不以耳目寄一二人自各得其條理近都下亦罔白於所

勅之皆當矣過嚴之疑正由去重從輕未能察君子之用心耳凡治法莫如內寬而外嚴目前尤為要道若不能大畏貪劣者之志則遺實害於民愚前亦聞過嚴之語而不以告者深信其當如是也聞今歲各屬秋成尙好未審鳳廬何似言不盡意臨風神溯

又

凡大府清明嚴肅而又能安靜然後實德及民賢自秉節絀官吏士民相安即此見真實力量但聞事無細大必親裁決自是古賢用心昔武侯固然但聞見中有傲而為之者久之則重以自困蓋小者一一致詳則大者或轉疎略幕中必求得信心人小事一一以委之然後精神休暇日力有餘可專一以治大事今移鎮江蘇事雖煩而臬憲陳公深鍊世事實心為民一切刑獄可不大費心力矣運司朱公耿直樸實蘇常道王公雖未知其吏治何如而共事書局時知有志為好官崇明總戎陳公心術坦白頗有識見吏疵民瘼可備諮訪欲得州縣官仁刻廉貪昏明敏罷之實必先於道府中得二三公正誠信人參伍其議論考證所見聞乃得無誤下江風氣與上江異士大夫商旅伎術人聲息日至京師如潛菴湯公大服其心者甚少儀封之廉公尙噴有煩言顧用方專以公誠簡靜處之數月中亦頗無異議愚今年來舊疾時作幾不能支恩不盡欲言臨楮曷勝馳溯

又

來書所言事事皆處之得宜至謂歷事多利害甚明則受病卽在此真古名賢語可爲庸庸者藥石也用方處行時愚囑一切吏疵民病漕運弊竇與賢商論必大有益昨力堂問救荒實政亦告以誠心與賢經畫必得其宜力堂忠國愛民直辭正色爲中朝第一別札中三條以其行速已告以大略晤時錄原稿付之當與公同心

且

聖主鑒其忠誠或可爲斯民福也陳札卽當作字封致聞仲夏始得回又沿江居民大害莫過於糧船東下所過之地遇蘆洲則結束之柴必搶大半所駐之地近魚蕩塘偃則恃壓強取居民不能敵有司不敢詰卽大府亦不能禁以其爲別省之船惟漕督嚴責連弁運丁尙可少斂戢若訪於賢亦望切言之愚自聞祖墓積水起預寢食不安舊病竟難支不知終作何狀貫一事古義可風去臘已進周官顏蒙嘉許將以三月中告歸營葬餘不宣

又

先斷事公諱法苞五世祖也明洪武初設制科中己卯御試出正學先生門爲四川都使司斷事不拜燕王詔本省羈囚又以正學先生十族赴詔獄至三江口自沈戶骸不得以衣冠葬事載

方望溪先生全集 集外文卷十

欽定明史正學傳配享江甯南門外正學祠專祠在桐城有司春秋時祭而自先太僕公葬金陵子孫居江甯

者不能歸展墓拜祠苞擬建宗祠於江甯名曰教忠祠

其地或於先曾祖副使公舊園或於壽州族祖處孺虎踞關山房

中室祀斷事公西室祀始祖以下四祖東室祀斷事公子某孫某爲分支之

祖太僕公之祖某公爲積德累仁之祖先太僕曾建小宗祠於桐城子孫典守者竊擇棄之今擬於三室之後

更作三室爲小宗祠祀太僕公以下三世祖考程子云

凡士大夫皆宜祀高曾祖禰本世所通行特大僕則不

祇耳教忠祠祭田二百畝在高淳縣乃苞爲鄉貢士時

所置康熙小宗祠祭田百五十畝在江甯苞爲秀才時

陸續購得拙集中所記泉井祭田其一也項與必敘入未增

望賢爲作教忠祠記而小宗祠及祭田亦附見焉每見故家祭田多爲子孫所鬻而敝族井及宗祠若

得大府名碩爲記其事則不肖者妄念不生而買者亦

有所顧忌苞平生夢多奇應七月杪夢或告我來年將

委說記文祈速就及余之見其勒石則必俟賢總制鄰

省後不敢躁也又明初方景二公祠宋楊忠烈祠皆在

江甯南門外相去不過百步內外正學墓無古木楊祠

與墓數十圍木下闕 下闕

又

前一札託程世兄致想已達近聞王次山老先生丁外

艱古者三老在學吳門老輩如韓祖昭葉爾翔皆精於時文兼明古學且人品端正年近耄而視聽不衰愚往年曾為道其人尚記憶否若延為義學師實可不愧望酌之又義學不宜專教府城貧士貧士無才學者始宜宜用于清端遺法移會學院送三十內外屢試前三名義學中飲食之費

兼通經史者更善相其材質于公所取止屢試第一不向古學試以時

古文而後留之則當有人材出但彼時義學中費用甚饒近則不能如有高才積學而以授經為生者必商度能以二三十金給其家然後能遠出耳于公所教四十

餘人以專課時文其後未成進士而以舉人拔貢者不過十許人耳若兼課以經學古文而賢大府暇日時親臨進諸生而告以行身植志之方激發其志氣則所成之人材必有遠過於公時詞章之士者矣恩惠不盡欲言

又

南歸後得賢二札大為心開每見士大夫平居陳義侃侃及肩事任遇小利害輒自背其初心而不顧人之非笑滔滔者皆是也賢能以義制事當其時不以世故人情亂心曲既事不以成敗利鈍生恫疑此老生夙昔相期而未敢必其果然者今日見之愉快為何如憶昔安溪李公以直撫入相余叩之曰自入

國朝以科目躋茲位者凡幾公屈指得五十餘人余曰

甫六十年而已得五十餘人則其不足重也明矣望公更求其可重者時景州魏君璧在側退而曰斯人吾未前見無怪乎見者皆不樂聞其言也三代以後雖君臣志合如孔明之遇先主猶不能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安敢妄意伊傅周召之事業但既自獻其身又荷

王知則宜有一二大節使後世聞而興起其次則許謨壯猷功在社稷又其次則禦災捍患實德及民若碌碌奉其官恥莫大焉往歲徐鳳淮揚水災萬口同聲謂能體

聖主之心父母斯民者首濟齋德公次吾友安撫張公而感頌未若二君子之殷以鳳屬是賢於三者已一有之災未若徐及淮揚之廣且酷也是賢於三者已一有得矣然歷觀唐宋名賢必堅持此志類之盡之以終其身然後奕世無疵焉步山椒者數盤以後登陟愈艱齊

統之潔偶觸脂垢雖數浣濯不能去其暈然則成敗利鈍賢能不以為憂而不可不以此為憂也先賢祠一簡李老先生書一封程世兄札一封望驗收分致餘則賈一能口云臨楮不勝懷念

又

每得手札懷抱為之一開所慮人材日少大吏以敢作為能或耽吟咏薄案牘使萬事墮壞於冥冥中若左右輔弼有能入告我

后者尚可矯除曾為賈一切言之邪人多易變總由既

得而患失湯睢州亦不過能不變耳愚與賈一常欲以睢州望賢近來人望日重可見人心之同但行百里者半九十洵有如來札所云耳愚散體之文從不以示人惟賈一輯得十八賢慮其沈沒古人之用心當命兒孫鈔寫冬初寄覽諸經解說其九十餘萬言必得一通人能寫能對與愚同寓有疑即問然後無譌舛但非終年不能畢事愚平生心力所竭惟在別擇先儒經義若能購善本照樣刪取點次俾令嗣秀敏者治之兼傳其學於湖南北之學者其事大於存老生一家之說其費適相等不若舍彼而爲此也又黃岡杜于阜先生遺集舊爲曹棟亭所得後不知其所歸滄洲竟世詎訪未得其蹤近金陵一貧家婦出一二冊求售索價百金并古文

幾二尺許雖無關於世教亦百餘年來一文獻也若能約貴鄉中有心者四五人共購之各鈔一部亦大快事以久已湮沈而復見也前使者至當即以子參參丁付之昨已付程世兄百金據程云往年係百九金而來札止四金俟程回蘇時再報與圖已封付程臨楮不勝馳

又

仲秋出訪地師兼尋舊友知醫者地師他往醫亦無效脛腫如故頭痛轉加將若之何連得二札中云閱積多則此心漸昏一則乃古賢治心治事身體有得之言

國初圖大將軍海羽傲旁午觀書不輟湯文正之在秦中亦然與賢所見略同其他論人論事皆有深識卓見近見羣賢志事皆蜚搖無定將來繼武睢州惟賢是望耳發來書籍收到儀禮經傳通解印點甚難其人別簡所條舉留意辨察餘不宣

又前九札朕垣自郵寄到云得之陳公裔孫此札乃厚子自雷翠庭請書偶記錄者今合刊之鈔

知老生志事者莫如賈一與賢天秀兩賢並爲聖王所特知望重自砥礪爲國家擔當世教爲天地保護生民各竭力所能致以歸潔其身並告同學諸君子平昔不病老生爲迂闊者此札閱過即確寄賈一

與魏中丞定圖

及門劉生大樹者天資超越所爲古文頗能去離世俗蹊徑而命實不猶弟舉以鴻博已入設而或檢去之兩中副車今以親老不忍遠離止得暫圖教職公見其文自知其異然而異於儕輩弟復先言之者以其數奇耳其所著小稱集謹以呈教

與雙學使慶

劉生大樹不但精於時文即詩古文詞眼中罕見其匹爲人開爽不爲非義爲學幕中最難得之人

與雷賈一錄

大臣體國莫急於得賢必事能不詭隨志在忠君利民

者三四人以告

聖主見西林以此告之方世白

與族子觀承

得來札重承節鉞

寵命惟有悲懼古賢獲自天佑而身名俱泰者其根源皆自此一念始興利除弊施實德於民乃所以答

主知而開子孫以五世十世之福餘各一箋惟審察之姪言文集中尚有宜商論者無緣相見忝詳列一單封寄餘不贅望老人字

又

序必姪親行書刻本必歐字原本皆准上江甯拙工所為也愚於祠堂之左老屋數間名曰敦崇堂有楹聯欲姪書俗稱姪非古也署伯父望溪先生命書後但書名酌之餘不贅望溪老人白

又

連得手札久之始作答衰疲可知清涼寺碑記未知有暇為書否又太僕公小宗祠欲姪楷書盥若曾相聞否適潘道兄過我乃我搜會試卷所得士為人老成開爽告假葬親及其兄返山陰故附書通問餘不宣望老九月二十九筆

又

得來札甚喜所見與愚不謀而同下糧道誠曲盡事理

言中冓絜皆稱量而出非幕中人所能代也略易文移中字面便似古人教令以後凡有關於教文字必自為之久之便可成集矣葉君增俸不獨余心為之一寬以安老儒實盛德事也清涼寺碑記行楷一聽擇便江甯刻工甚拙若得好手於浙中刻之一水易達也望老白

又

扁聯並嘉即付康在雙鉤鈔版序內增入七十子之文一段更覺醜至此語老夫胸中常私以自助不意自姪發之李漢序退之集則以弟之子序伯父集不用以改跋餘列別簡不贅望溪期老人白

又

望溪集偶鈔如姪所云更定再寄一部並經子七種周官解辨聖人經世之法春秋通論聖人斷事之義乃擔當世道為

國股肱者所宜用心非經生之業也時人於喪禮百不一行非惟不行亦竟不知老夫痛之故為或問一書甚有關於人紀

聖主大孝實行三年之喪願用方總督漕務時刻之淮上三年前閩中監司並讀經史子集一册刻頒各州縣儒學嗣後關中河南粵西中丞學使監司各鈔版以示諸生姪若作一序述尊公與老夫雖遠兄弟而居相近少小相親及水部公官京師延劉北國教尊公時文而

老夫適入試京兆每過寓齋尊公卽從問經史或問及書後諸篇手錄而藏之篋笥者過半姪叨爲岳牧宜履聖上之孝治故錄版以示書院羣士及各州縣生童將以助流政教而亦以終先人之志事也此書徧布於百城則尊公之好學親賢亦不沒於後世矣

又自魏中丞以下十札皆厚子按錄者鈞衡議

接來札惻惻感人兼旬以後不得已仍治儀禮營祠堂未竟之工築以自遣惟夢覺及清風朗月尤難爲懷靜思賦命坎屯竟世在悲憂窮蹙中自告歸獨坐山崑身心少覺安泰故昊天不弔俾餘生常戚戚耳姪短札古雅老夫皆篋藏公餘隨意以小箋書平生稱心詩句備各體字俾裝册子時一展視復梅少司寇書到日若己回京望卽命奏摺人確遞王生語盍若口之餘不贅期大功望老人白

與從弟雪泉雪泉曾孫某出示此札前路殘缺錄其後半如此亦略見先生篤親之篤一也對

楊樹灣田價又從新債百餘金尙未得成功以鮑甥在省從陽存稻近百石貴時不賣近則不可賣矣助叔父葬事十金賣此稻時鮑甥自送上又命以十金付六弟爲五弟典租四石意欲明後年積至三十金未知衰殘之軀此志得遂否也二兄又白

與顧震滄從春秋大事表錄出

承示春秋表諸序乃知老先生始仕而顧乃天心玉成使有得於古有傳於後也僕戒爲時賢作序三十餘年今必破例爲之老病不能爲揖讓之禮故不見一人先生若存自當披豁泉石聞

答尹元字恩露藏本

得手教一切具悉爲母編年譜古未之有而太夫人志事與賢士大夫略同乃婦女中特出之人不惟今世希聞卽在古亦罕見則孝子創例以爲世法播流海內可與可觀人不能善也如苦窳蕪時事皆瑣細不可條舉則總計家道息耗人事吉凶改移或數年或十數年而括之曰太夫人於是年幾何矣此史記孔子世家義法也略者略之詳者詳之唐宋名賢年譜多如此不必以前事簡略爲嫌也望溪方苞白

方望溪先生集外文補遺序

予聚望溪先生全集既成之秋往揚州道金陵見湯丈
兩生兩生爲言竇應湯品三曾持望溪遺文冊子求題
走訪之則得記湯玉聲所書周官經文後一首既屬徐
懿甫騰書山東求高密單徵君藏本壬子春入都過合
肥得之獲文十有九篇讀書筆記數十則邵映垣比部
又摘先生史記評語歸予既旋里將合蔡之復檢得先
生時文稿自記二則與沈晚叔尺牘三通彙爲集外文
稍遺先生之文至是按羅殆盡未必先生之所許也而
天下好先生文者則莫不以爲快焉其故何也良由先
生躬程朱之學本其心得發爲經說文章義理精深醇
正多洽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乾嘉時漢學攷證家矜
其強記博聞往往以細故微誤指斥先生經說并及文
章而卒其所自爲者瑣碎支離悖義傷道其優者亦第
分學中格物之一端於聖道爲識小求其開通義理周
浹旁皇如先生之有益於學者身心實用不可得焉而
其文章鉅釘帶拙更無當作者平心論之宇宙間無今
漢學家不過名物象數音韻訓詁未能剖析精微而於
誠正修齊治平之道無損也而確守程朱如先生者多
一人則道著於一方遂以昌明於一代先後承學之士
私淑之徒猶能挹其緒餘端其趨在卽用以讀漢學家
書亦能辨精粗知去取不流爲尾瑣無用之學彼世之

譏先生者自謂能傲以所不知而豈知彼之所知以先
生之學衡之固不必其皆知者哉先生學行歿宜祀于
鄉也而方其歿時中朝媚嫉者多鄉人未以爲請予昨
刻文集蘇厚子以呈方伯李公兼言未祀鄉賢方伯欣
然命桐人舉請予與厚子所爲於先生無增益也獨後
進宗仰之衷至是始慰焉爾映垣又爲細審刻本誤字
云是書將傳久遠必求毫髮無憾房掖垣王研雲蘇厚
子亦先後讎校今悉依而正之單徵君名爲鐔字伯平
所弄遺文云得之其族祖紫漢公諱作哲者望溪先生
之弟子也數君子者皆有功於先生不可以不附識也
咸豐二年壬子十月後學戴鈞衡識

卷一

書後五首

記湯玉聲所書周官經文後

書諸公贈黃尊古詩後

書李雨蒼札後

記時文稿與於詩三句後

記時文稿有爲者譬若掘井一節後

書六首

與德濟齋書

與陳中丞書

答翁止園書

答劉月三書

答梁裕厚書

與梁裕厚書

送序二首

送德濟齋巡撫甘肅序

送張絡文省親序

墓誌銘四首

邵抑齋墓誌銘

李舉侯墓誌銘

李世黃墓誌銘

張巖舉墓誌銘

墓表二首

黃耕山墓表

張文端公墓表代

哀詞一首

喬又泓哀詞

尺牘四首

與顧用方

與沈晚叔三首

聞見錄三則

卷二

讀書筆記

史記評語

記湯玉聲所書周官經文後

萬物之聚散皆在周官其端緒條理不可以遽通也余中歲始學焉其職或分或聯其事或列或否或詳或略其辭或損或益或先或後參差相抵而精意與事實皆具於空曲交會之中而先儒多各就本文以爲之訓故其覆之未發者爲多程子有言春秋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必異是卽記所稱屬辭比事之教而治周官者所當取法也昔朱子以春王正月不可遽通遂絕意於春秋之學及今攷之周人卽以子月爲春義具經文顯然可徵以斯知二經之微指隱義非熟於本文其端緒條理不可得而見也余晚學周官苦其難熟欲書經文爲六冊日挾其一候公事之隙及服車中時發而誦之恨衰疲不能手書閒與寶應劉生道此會湯君玉聲客劉生所生因以相屬逾月以所書天地二官來余爲心開白日中至嚮晦玩而不能釋也湯君以善書著淮南求索者跡交於戶日不暇給今爲余書六七萬言而不以爲煩又探予之情而速就焉自顧無可以得此於君者倘天假余年得補舊學之缺俾是經未發之覆次第開通而無遺憾則君之就此豈獨爲德于余者鉅哉

書諸公贈黃尊古詩後

余自中歲以後交遊日稀雖當世知名士或不聞其姓字近益衰病自弛親知故舊以文墨相屬十無一二應者雍正六年孟冬寶應劉篁村持一軸一帙過余曰黃君尊古奇士也年今七十矣少學繪畫嘗獨身行萬里徧覽海內山川面勢以發其奇名公卿賢士皆樂與之遊爭爲文與詩以張之獨自念與先生並世而未得面必句一言而歸老焉余固辭篁村委而去歲旣晏偶展其軸則高山深林余意中所欲觀之氣象也發其詩平生執友並前輩知余深者凡六七十人與焉余生山水之鄉幼而樂之願終身栖栖比邑連郡數百里閒塚所熟遊未得一遇目每當舟車奔走遙望林泉中心輒惘惘然又閱諸君子詩其言笑音容宛然余前而無一存者用此始而欣然旣而益愴然也因書以附諸君子之語後黃君名鼎虞山人

書李雨蒼札後

吾友永城李雨蒼年七十有八而好學不衰乾隆二年冬以書求言有孫廷直聰明質仁甫成童徧誦五經而天死念所學其之能承每發書輒隱慙而中轅焉憶余出刑部獄過所知其人初授館職飭之曰君自是可一意於古人之書矣作而曰吾不能未敢爲違心之議也特人爭傳余行後某立招狎客吹竽擊鼓號噉竟夕以破除不祥他日以實叩之曰果有是敢匿情乎吾輩於善特陽浮慕之耳若誠好之不祥孰甚焉嗚呼觀廷直之天枉豈得以斯言爲妄哉在昔吾弟椒塗及亡友張樸村之子直方李剛主之子習仁皆然未其爲之者而不得也及觀程邵公誌乃知人之賦生精一者閒值而難久焉又觀邵子所云而知天之生人其精神固不能以數聚焉嗚呼二子其知之矣豈書能爲之崇哉

記時文稿與於詩三句後

海南許公視學江左時余在京師公遺宛平高先生書稱爲江東第一能文之士遷江南謁公于澄江未嘗執諸生之禮稱謂用後進所施於先達者越日公招飲使院同謁者聞之大駭余乃自悔失禮而公愛余益厚居門下者乃莫能先焉突未榜揭公見韓城張先生言闌中得曠九號卷淵懿高素有陶鄧之風必海內老學細叩則余文也二場屬對工者尙能舉其詞余時南歸薄遽未得繼見踰歲而公出理北河每見朋游必屬曰爲我語方君家貧親老乃爲舉世不好之文以與羣士競得失將以爲名邪何所見之小也今年入試禮部易爲嚴整明暢之體蓋感公相責之語而自悔曩者辨義之未審也此篇乃臨場揣摩之作故并記所由以識余之鄙劣而數爲賢者所器重蓋深懼其無以稱焉

記時文稿有爲者譬若掘井一節後

此乙酉江南鄉試題表弟鮑季昭文抑於同考而爲主司所賞刊入鄉墨余未之奇也攜入京師潛虛大山北固皆嘆賞安溪李公以爲天下奇才當勉以著述余歸寓覆視之仍無奇還江南偶以三題課兄子道希因自擬作審察題義取鮑作再三視其首篇詞義俱拔出先輩之外次篇理備法老更無從出其範圍惟三作精神未旺因握筆爲之含意聯詞便覺其文亦親切有味中幅竟沿其意惟前後稍展拓耳夫以親戚暱好之文再三審視猶幾失之世之司文章之柄者未必有過人之明而一不當意遂棄如遺跡他人善之轉生媚妬何其用心之不忍也記此使聞者省焉

與德濟齋書

臺灣未開不過島夷一蟻穴耳既開之後沃野千里粟溢泉漳物產豐盈盜賊覘覷故叛亂頻作幸而速平若措注失宜不惟七閩之憂乃濱海九省之劇患也雍正

年督撫請築郡城僕爲駁議視鄂朱二相國

先帝尋改成命特降明諭以覺羣愚乾隆二年大吏復請九卿中無一知有前諭者僕檢示然後相顧愕然公今作督若不能遠慮則終無可望矣蓋郡城一築設有變亂官軍雖入鹿耳門必坐困於賊僕前議所已詳也然計萬世之安非削除鹿耳門之險終無完策往者鄭克爽朱一桂之平

王師皆連勝澎湖之澳以伺風潮風潮時激水高港平眾艘齊入故功成於旬日若賊先設守於澎湖則我師不能暫停況久伺風潮之便哉其餘南北路不過打狗東港淡水鹹水笨港巨舟可入而大洋中舟無所泊拒守甚易攻入則難若有雄傑多智數者竊據其中擁百萬之眾粟支十年我入則難彼出則易北至登萊天津遼東南至廣東乘風帆皆旬日可到豈獨閩浙江南前此數遭寇掠哉僕問之閩人多云是乃天險巨石互盤下皆鐵沙不可疏鑿此庸人之見耳龍門蜀江上古皆能開通況後世器械益備人功益巧山海關立鐵於海中端溪之石穿泉以取鹿耳雖險石出水面者可火焚

而醴解也隱伏之沙俾沒人下鑿深丈有五尺則無不可入之舟矣公試集土人叩以自鹿耳門通安平港焚石壘沙廣五十丈用人工帑金之數懇切入告先開門左右各二丈以爲式然後次第興作積以歲月何患無成其然則如廣東之瓊州少建城堡分設州縣永永無患否則一旦有故欲如前此候風潮而入不可得也

與陳中丞書

僕常痛自先兄歿尋常言動不復有所畏忌自劉君月三張君彝歿歿雖有耳不得聞其過忽得手書責以循不肖子道章之妄舉且誦且懼爲感爲愧欲具列所以則不肖子無以自比於人欲隱而不言則僕之惡亦有難自任者是以涉月經時而無辭以對也雖然執事乃不肖子所宗師而僕之畏友也敢匿情乎往年八月僕遊熱疾而醫者以爲寒藥物誤投幾死者數矣至仲冬望後稍蘇聞道章關墨兒之始大駭詰其故曰此諤廷先生所刻同門卷也先生削定首篇章謂與後二篇不類請存其真而以先生所定爲改墨先生從之章未嘗自刻也問其出幾時則已徧流於朋齒矣是子也愚而自用卑幼而自尊其顯過則不聽於師而隱隱則不告於父一舉而四惡備焉此僕所以隱痛而不忍言也然僕未前見其文則有不待辨而明者其首篇多誹語惡調其誤用經書者四焉使僕見之肯眾播其謬醜乎今經書誤用者已屬諤廷先生改刻其明徵也抑更有恨者士競文術而忘行義其邪惡藏於肺腑欲酒而濯之師不能得之徒父不能得之子不肖子聞經書之誤用則目笑而色沮而失禮於師取愴於父則未見其內慙而食不下也往者京師士友知僕時危疾頗有私責章者章聞之蔑如及見執事教督之言始知以冥行上累

其父乃稍有懼心焉使過此以往終不能校則不惟執事宜揮之門牆僕亦將舉古放逐之禮庶其困而悔乎後曾屬楊君致周官集注邇年時復改易將更寫並所著喪服或問及辨正周官戴記詩書子史爲劉歆所僞亂者十餘篇相質然非得信使慮有浮沈未敢輕付言不盡意勞積何如

答翁止園書

往歲聞流言已達於山右其恨之致書梁君以釋其疑而杜謗者之口不以告者以吾兄之請介而鄉人每反其事以相謗傷不言其故則無爲通書直言之又恐爭辨滋彰如泥中之鬪獸今年得兄子希及兒童家書復告梁君敎貼諸經亦非吾兄不可屬卽以鄙意相聞又附書家郵中以報豈俱未達邪前後來示僕再三推究竟不識指意所屬鄙意止就崑山刻本存其可者而不雜以注疏大全俾購者易得而用功亦有節次始事時已詳言之矣至編纂則通論大體者別爲一編或弁於前或附於後章解句釋各列本文下此一定之法吾兄所編易解既有成式矣所謂詳閱者欲吾兄於僕所採芟其支蔓於已所增明注其旁又已詳言而屢屬之矣不知吾兄所謂立一主宰設諸條例者更有何等義法是以難於置對耳僕嘗欲每經匯漢唐至元明義疏爲一書其通論大體最要者爲綱領其次爲總論章解句釋者則分八類首正義次辨正次通論次考定次考證次餘論次存疑次存異存異則加辨斥焉但專錄崑山刻本除去所載注疏大全則所謂綱領者絕無而正義亦罕有吾兄幸酌度若正義尙多則總論別編不必標綱領敘列八類於章句每條之下不復以時代爲次亦可使覽者開卷了然自今先編春秋次尙書望切究之

不宣

答劉月三書

連得手示皆感不孝子以哀致疾此不孝子平日飾行
隱情以致久故如兄猶未察其薄戾冥頑之實也傳曰
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故先王制禮
哭泣辟踊所以達哀愠而安心下氣於養生之道非有
所遠不孝子所內自恨而不容於心者少壯無良重微
利而輕色養計數生平在二親之側日月甚稀繼又自
作不典使衰疾之母北來就養未獲數歲之安而禾棄
其孤不孝子心絕志摧宜十百於恆人而自忖乃不及
十一此心頑然與禽獸無別故不敢匿情於執友之前
望語二三君子使知不孝子不得復置於人數中其辜
殃不可少減此義惟吾兄必灼見其然是以敢私布之

答梁裕厚書

聞足下南行專爲排纂宋元經解不獨信義著於朋齒且使七百年先儒苦心耿著於世而有功於先聖之遺經非足下志力邁過眾人豈易成此來示欲並刻僕所刪取五經大全足覘所志闊遠但大全行世近四百年家有其書且崑山刻本中所刪取有不能違過大全中所芟雜者矣並刻之恐轉生學者之疑果能不惜工費僕有批點補注史記刪定補注管荀二子半大全之費便可刻三書其行世尤速將期月而徧布於海內可使學者因文以嚮道益信經解之刪爲不謬而爭先欲觀也止園編次易說尙未郵致鍾勵暇從其父於江西適有書至尙未見足下手札僕復書期以事畢卽過江南又聞中雷孝廉名鉉頗好古近官國學聞此舉自天明春不得於禮部將告歸其成之其學識亞於止園而微勝勵暇若有意相招幸示復便與要言此事非得二三人不能速成僕始意總標全節而序列各解於後蓋恐細分則有僅存經文而無解說者既思小象傳無解者甚多且此書本以補注疏大全所未備止列經文亦可使學者知羣言放紛皆黃茅白葦多駢旁枝而一無所取也不如壹仍注疏編次大全所分節段以便學者已作札告止園未審足下所見若何惟切究之

與梁裕厚書

發憤以十月朔閱崑山刻宋元經解刪本而事殷日短涉月三日始畢周易第一冊更清寫并原本寄覽望校勘無訛仍寄示俟卒業再議發刻此書成然後以僕所刪大全益以所擇注疏及折衷內羣儒語及是編切要者別爲一書則此經之義訓粗匯矣止園用古易編次其說雖本朱子但孔子始作十翼時文王家辭周公爻辭本各爲一編安敢以己所作與先聖並列後世既以程朱及羣儒語注彖辭爻辭下則以孔子之傳近附彖爻俾先聖相承相變之義後儒引伸辨難之辭開卷了然未嘗非治經之法況自注疏大全流布海內學者日習而心安之久矣今必分之使覽者既畢爻辭而後別觀孔傳則前說遺忘義意無由泐洽欲尋其相承相變引伸辨難之意緒則方覩於此而又檢於彼反耗精而費日凡此皆立異求名非灼知治經之體要而親嘗其甘苦者也止園精神血氣日衰仲秋抱疾至今未全愈大懼薄祜未能久留於世以觀是書之成也愚悃不盡欲言

送德濟齋巡撫甘肅序

孟子言士能尚志而居仁由義則大人之事備而求仁取義則自無願於膏粱文繡始嗚呼伊傅周召之事業不可以望之漢唐以後之名臣其根源以此而已惟漢袁安楊震諸葛亮宋王曾范仲淹天資近道故其志亦粲然特出於二代然皆家世儒素初未染於膏粱文繡及學之成行之堅則雖富貴而無改於前度耳吾友德濟齋系出

太宗少藝勇絕人年二十棄弓韜劍籌志聖賢之學閉戶窮經三十年其學尤專於易所為圖解能引伸先儒之緒而自發其心得其躬行則以養大體為宗而實踐之常避所應承公爵仲兄子嗣焉

世宗憲皇帝知其賢雍正十有三年起家為兵部侍郎乾隆元年秋出為古北口提督二年春

特簡巡撫甘肅蓋以此地控制西域固抱秦隴師旅初罷民氣未復而武備又不可弛布德壯猷非公莫屬也夫治法兵謀要本於仁義仁者愛人則惡人之害之義者循理則惡人之亂之一路數千里之閒牧民訓卒不得不寄之令守將校其中可信其愛人循理者未必十四三而當防其害之亂之者十常六七大府以一人穹然於其上耳目思慮不能悉周而左右親故又未可深信故朱子提舉刑獄猶受誑於奸民事久而後覺之以

公之篤於仁義平生所實踐設誠而致行之吾既為公必之矣至於情偽百出變詐之設能使東西易面而人不知必能深以通天下之志幾以成天下之務剛柔迭用動靜不失其時然後能極於仁之至義之盡而無憾焉昔孔子嘉管仲之功許以仁而惜其器小子產為政至於嚴猛而稱為惠人又曰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以是參互而求之則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子所云有志焉而未逮者其根源與氣象規模皆可得而見矣叔父嘗述先君子之言曰武侯學伊傅則召其功之未成而道亦微缺蓋其遇為之管仲才君正與相匹而本原則未請子產之規模亦近之而視武侯之志氣煥乎上下則迥異矣以惻誠不及也漢袁詡公楊伯起李子堅宋王孝先范希文皆顯學伊傅周召者其志事與武侯同而才畧則遜焉此不及子堅以非儒素耳道承謙

送張輅文省親序

余嘗遭瘧寒疾幾死於羣醫劉生大櫬借其友張君輅文至曰此不知病之陰陽而方與脈反也和劑飲予數日而愈自是衰疾恃君以無恐乾隆五年冬君以再世窀穸未營兼圖兄弟之孤嫠以安其母請假歸省乞贈以言以君之久故而德於予予言可苟易哉始君治舉子業久不得入庠序遊京師無所遇自効於北河浮沈卑散一旦以相國西林公之薦

天子擢爲兵部職方司主事計卽弱冠登科歷州縣循階而升爵秩不過與今等耳相國之義

天子之恩豈易稱哉凡國家設官分職皆以除政之蠹去民之疵也譬之於醫最上者消疾於無形其次治之不失其方若方與脈反則日殺人而不自知然醫者之失術與仕者之曠官事同而情則異焉其視政之蠹猶鄰有敲器棄材謂匡而飭之非吾事也視民之疵猶行見路旁之廢疾心亦哀之而謂非吾力所能及也而凡可以謀進取便身家者則思極慮周而無微之不達蓋其精神心術併注於斯則外此自有所不暇詳不能顧焉耳嗚呼醫之失術眾共棄之矣而巧宦者則陰敗其官而眾爲之蔽上莫由知此政之蠹民之疵所以滋深而不可救藥也君行篤於家信彰於友朋果能以自力於家者殫心職業以無負於友者勤恤民依則豈惟加

於容容者一等哉余老矣不獲見君志業之成自今以往守官守道時以吾言反躬而實驗之

邵抑齋墓誌銘

君姓邵氏諱煥字抑齋其上祖曰朱康節先生高宗時子孫南遷居慈谿明初自慈遷鄞九世祖玉始舉乙科遂世爲士族君父力學不治生產家貧君童稚常與兄荷畚挾鋤取草根以爨息則倚樹倍誦所受書既長並爲名諸生而君家居教授以養二親餘三十年雖足不出里閭常苦爲生徒羈不得朝夕色養其暫歸左右無遲每夜分父母趣就私室至再三乃退父母沒逾大祥猶泣血目病久不瘳食於人遇珍異終身不茹蓋私痛禾之能以養也通周易尙書詩禮自漢唐宋元諸儒義疏以及周秦以來成體之文莫不研究而皆用爲帖括故其精光迥出於眾一時名輩見者多傾心而數困於有司癸巳始舉於鄉畢禮部試遭疾遂客死京師浙東西生徒聞之號哭而赴弔者數十百人君既沒六年而子基成進士官翰林浙士大夫曰此其父務學敦行所鬱積也時余領

武英殿修書事請基自助基操行不苟乞余文以奠幽宮懇款而有辭乃敘而銘之君父諱梅歲貢生母顧氏生四子君其仲也妻郁氏有賢行能操作躬鹽饋佐孝養後君數年卒君之卒也基在鄞孺人卒基官京師故雖宦遂而恆以茲自痛君卒於康熙某年月日孺人卒於雍正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克惇厥行終寔其生惟學之遺既沒而光亨茲銘無盡眾言可徵

李卓侯墓誌銘

君諱清江字卓侯安溪人兵部主事訥菴公之孫吾友
抑亭三子也自文貞公治易詩書季弟躬卿先生治三
禮而訥菴公徧覽九流百家之書由是子弟皆興於學
自文貞伯仲迺籍六十年間親屬舉甲乙科者三十餘
人故余於李氏子弟不問其文學而獨考其實行及才
之有以爲雍正五年抑亭視學江西君試禮部一再見
余體恭而氣和誠溢於言貌不異子弟之承父兄蓋心
知其父與余深也踰歲而得君之凶問黃生世成抑亭
所貢士也介抑亭以請業於余常留使院見君鷄鳴而
起夜分不息檢攝官中文書獄訟以及賓從隸圉米鹽
凌雜細大不遺又以餘力論定試藝而刊布之其卒也
父兄失所倚院中士友莫不感傷邇時而不能已嗚呼
余兄弟三人弟性篤孝兄則隱厚而剛明惟余劣且愚
乃弟早夭兄中道亡而余獨存自有知識行遊四方所
聞見多如此明道程子有言賦生之類雜糅者眾而精
一者間或值焉則其數宜不能長謂儲陰陽之精而將
爲成德者也而以余所見資才之少出其類者亦多不
及其成豈凡書傳所紀功見言立而有聞於後者天之
所畀固非偶然用此多不及其成而中毀與是不可得
而推也君既歿黃生輯其遺文言多成理者卒年二十
有六妻萬氏聞喪哀痛成病浹月而亡有子曰本端方

五歲雍正八年九月初二日合葬本鄉之卑烏尖山其
兄積齋請誌墓銘曰
力盡於父兄愛遺於友朋身之不祿而行則有終茲銘
不敵愾無隱於幽宮

李世黃墓誌銘

雍正七年秋閏七月二十一日余韓歸聞安溪李世黃過余越日往視之則故疾作不能聲再往視之則慄以衾將襲矣乃啟其面執其手而三號焉始吾兒君於相國文貞公所李氏子弟在側者多不知其誰何其後與君二昆友善乃少辨君之名字丁未春君復至京師就春官試時仲兄世邠視學江西君與伯兄世來居無何詔選翰林教諸王子世來與焉君獨居曲巷入其室圖書秩然所手錄儒先語及周秦以來古文凡數百帙叩之應如響余欲別擇唐宋雜家古文屬君先焉所去取同余者十九兒余周官之說篤信之時有辨正必當於余心其自爲說去離舊解而於經義有所開通者以十數余病且衰平生執友凋喪殆盡得君恨相知晚常悔曩者交臂失之而君用此益傾心於余旬日中必一再見君之年長矣家世貴盛有子五人其長者已露頭角而每接余貌肅而言恭如見其所嚴事者他日世邠曰吾弟性簡傲於時聞人相視恆漠如然後知君於余蓋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君以仲春遊末疾甚劇及夏世邠至自江西始能強步循階除不出門庭者數月矣前卒之三月疾若蘇駕而詣余詰旦氣動語閉遂不起其喪之歸也余欲爲誌銘以付其孤每執筆則心惘焉如有所失而止既踰歲乃克舉其辭君諱鍾旺康熙戊子舉

人卒年四十有六所著周官說詩古文雜錄藏於家曾祖諱先春不仕以好施能急人難聞鄉里祖諱兆慶成貢生遭亂曾入賊壘以口辨活千人並以文貞公贈光祿大夫考諱鼎徵康熙丙午舉人戶部主事妣莊氏妻陳氏子濟泰雍正丙午舉人道濟己酉舉人清翊始受書清翊清翊幼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進之蹟而學乃通志之宏而業不終嗟所命之自天匪於君而獨然

張巖舉墓誌銘

君諱若霖字巖舉相國贈太傅文端公冢孫詹事府少詹事諱廷瓚之子也余遊京師與邑子劉北固并爲文端公所知公曰侍南書房歸必嚮晦余與二三君子過公必信宿時君未成童見客視端而容恪非問不對及少長閒就客問起居意獨親余吾鄉之俗士大夫既貴必曲下於鄉人冀爾邑族姻皆聚焉弔唁慶賀饋問造請無虛日少疎忽則責讓隨之惟文端公終世無違言方公暨少詹在朝今相國實理家政相國既達少宗伯繼之學士又繼之君與從弟激中繼學士分理并不失家法用此行比於鄉君家方盛隆羣季舉甲乙科第官翰林侍從及監司郡守者相踵君工制義爲諸生試輒高等而壯年卽不治舉業敦睦族姻而外閉戶寡交良時佳日或招同好從容觴詠有異客至卽默無言余與君交四十餘年雖朝夕會聚不見親暱或違離數年十數年一見亦不見疏間以事屬則千里外應答如影響余謬爲海內士君子所稱許親交中行輩同年齒近及年先於余者稱謂多過自抑下惟君終不易稱用此益心敬焉君之喪不遠計余聞而惻傷追憶平生故交零落幾盡矣乃自爲誌銘以歸其孤君卒於雍正十年五月晦日享年六十元配姚氏江西縣丞諱某女繼室姚氏詹事府贊善諱士藹女子三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

鄉某原銘曰

未登而求降執虛以守盈吾以概其身之行

黃耕山墓表

君姓黃氏諱虞世居江西贛州信豐縣新田鄉賴介閩
廣

國初寇盜數駭君父一爵屢帥鄉兵捍禦有功授以官
不就君幼與羣兒嬉獨據上座無少長皆聽指揮既成
童念家世農田非自厲於學無由發聲篝燈夜誦鄰父
飯牛歸叩其戶始知晨光已啟常慕范文正公之爲人
時誦其言若將以自任者聞者多不信及爲諸生清學
宮明徵教官之罪無可抵冒諸生或與縣胥鬪傷焉眾
訴之語侵令令怒與大獄君獨身爲眾受難直於大府
乃信其才與志之有以爲嘗與吳門張大受遇於南昌
志相得稱於慕廬韓公因是入太學有聲而以疾未得
試京兆尋歸教授近邑從者數十人所至必率門人
子弟窮巖壑之勝或夜深從者皆色倦而君長嘯星月
中益浩然自得嘗遊鴉山塗遇老父異之與語留旬餘
終不道姓名後每自稱詩易之學得於老父爲多君之
孫世成及余門數道先世事請表祖墓君之行旣無所
徵信而詩易無成書故屢請而未之諾也今年春來吉
曰成聞教於先生有年矣先生視成豈全無知者敢以
無實之言欺吾師誣吾祖以召鄉人之訾警乎乃略道
其所嚮及事之眾著於鄉而無所容其僞者俾碣於阡
以示言之不可苟焉君字耕山康熙二十五年拔貢生

卒於四十八年年五十有六所著墨耕堂集藏於家母
陳氏妻何氏繼室俞氏子四人文汾文澍文沅文涑孫
十人世成汾出也

張文端公墓表 代李厚菴相國作

康熙五十四年秋余請假歸拜行有日學士張君廷玉持其先人相國文端公行狀請殫余成進士入館間後公三年而比肩趨朝凡數十年雖不文曷敢以辭蓋自癸丑甲辰逆藩播亂三方征討凡出師運餉制謀決勝無一不斷自

聖心而

上於是時益孜孜於經史之學公首入直南書房自昔經筵有常期而

上曰御乾清門聽政後卽適懋勤殿召公入講辰而進終酉而退率以爲常因賜第瀛臺之西詞臣賜居內城自公始公小心慎密久之

上益器重每幸南苑及巡行四方未嘗不以公從公自翰林歷卿貳踐政府雖任他職未嘗一日去

上左右旣爲禮部尚書仍掌翰林院及詹事府詹事蓋二職

上所甚重難其人以爲非公莫屬也公莅官隨地自盡不務表襮有所薦舉終不使其人知以是所居無赫赫之名及觀南書房記汪然後知公在講筵凡生民利病四方水旱知無不言

上嘗語執政某有古大臣風然則公之立身與所以自結於

上者可想見矣公爲人忠實無畛域自同官及後進士皆傾心相嚮其家居族黨鄉鄰下逮僕隸常得其和雖奸僉小人無所寄怨惡用此知與不知皆號爲長者然性實介特義所不可雖威重不能奪與物無忤而黑白較然此則余之所獨知於公者也公立朝數十年上委心始終無間恪居官次無頃刻懈惰而自壯盛卽有田園之思見於詩歌往往流連不已

上亦曲鑒焉年六十有三卽致歸嚙於林泉者凡七年內外完好身名泰然自公而外蓋未之多見也公桐城人諱英字夢敦其歿也距今八年矣世系歷官學行之詳具載前諸公誌銘及神道碑故不復云某地某人述

喬又泓哀詞

吾友崑繩少時流轉江淮寓揚州之寶應近二十年每言其地故家曰喬氏而雲衛最賢余倦遊欲休足於近地而喬君介夫招予以丁丑五月至其家崑繩適至諸喬飲之酒余與焉坐有饒然白鬚眉者余以爲雲衛叩之則又泓也介夫曰是吾家善人也雲衛老惟此子行不肯於所聞踰年春予將歸介夫曰子客此踰年矣而未嘗一過又泓又泓望焉以吾爲能得此於子願子之在也因偕往飲酒歡余偶敘述楊左諸公逸事又泓獨注視矍然余忽心動叩之曰君年未五十鬚髮如此血氣衰退也抑中有不自得者邪君曰吾容雖不逮中未衰也又曰吾見公晚不日鄉試歸尙欲就公閱所聞以自廣越日介夫而來告曰又泓死矣余因之有感焉余近宗子弟數百人實可任道者獨吾弟林而竟早夭及行四方歷齊魯燕趙所見閩士君子及閩閩之細民其天昏者皆美良也還江南喪吾友言潔益爲善善者懼而復見君之死豈賦生之類雜糅者眾而精一者間值焉故不能久長程子所云理固然歟抑自生自泯於天地之閒造物者固一視之而人於善者則不禁痛惜而見爲多歟余聞君賢蓋踰年與君交未旬日而君死可哀也已君諱瑩生於順治某年月日卒於康熙某年月日其辭曰

胡君之作德心逸而貌不侔年胡君之四體不遺而絕若翦弦在籬揭而早夭兮懼椒蘭之蕪穢亦微君之故兮創余心其如瘡

與顧用方尺牘

凡大府不受賄不聽請託一以理斷老吏揣摩十得八九儀封張公撫江蘇老吏諛稱幕客有小徑可通曰本官受賄囑乃能如約批斷一字不移幕客擬批本官或改易字句無法可禁但或行或止或勝或負或準或駁如約所封財物卽日判割用此大得所欲道路喧騰公猶不信曰凡事皆吾自決於心奸何從生久益有徵乃深悔之僕思得一法先期出示曉諭向來奸胥有誑稱幕客小徑招搖詐財者惟予於一切文書辭狀俱手自批定幕客不能參議且立內號凡所批斷未發以前書使無由聞知定例清晨先發示單批辭逐一開明實貼照牆直至薄晚始命巡捕官於大門外發批回文書次日始發內單使書吏登簿並發所準辭狀下行各屬自今吏民毋聽誑詐並不必探寫批語其後滄洲陳公君璧魏公行之弊果絕于清端公督兩江數命田中軍傳諭屬吏田抑揚其辭而家累巨萬其他督撫兩司清正無私而堂管傳宣官假託取利者不可勝數宜除堂管用惡蠢不識字人守宅門而託道義之友或至親不容相負者監之門外置雲板凡屬官以公事求見巡捕不得過卽時擊雲板門外卽達簿記或速或少遲限日傳見則此弊可除

一朝夕相見屬吏及書吏僕從萬不可少假以語言色

笑卽不聽其言而外人多求自通者矣

一本城屬吏及巡捕官口角便利善會人意者卽當遠之雖不聽其言外人數與之接必謂能言事於左右其人必乘間招搖無從防備

一大府道在察吏吏服民自安然最忌者寄耳目於左右親近蓋小人無不好利其是非必恃於公論惟於辨事之明暗寬刻誠僞察之而博訪於民言乃可無誤

一進一善人民未必遂受其利以善人或無才或不能盡行其志也惟退不肖則吏皆革心而民免於害矣但恐所謂賢不肖難得其實必驗民所向背乃可憑而欲

知民之向背亦難得其實卽私行親訪左右先必反售其詐術莫若參伍於眾言凡州縣屬吏及教官得暇必面見必先問以地方利病且明諭以泛詢非一塗言若不實將來卽以爲大計優劣聽其言觀其貌其公私明暗可大半得矣然後訪以鄰境之吏治民生隨卽簿記

以三五人之言相參驗則可漸得其實矣

一凡監司最惡文深不顧吏民甘苦專以己之進取爲急者

一言語樸直不善承迎上司者其中多正人宜留神察之

一州縣有仁心辦事平允者宜恕其小過

一數年來紳士頗畏法而武斷鄉曲爲民害者皆土豪

光棍以能賄通有可結交胥吏也自南宋以來爲小民患者皆在胥吏天下同然能確訪光棍衙蠹一一置之重法則政可行民可安

一人命盜案固當留心而有司牟賄多在戶分田土有上控者必親提數事得其實情則重懲有司民間冤抑庶幾可減

一特造小書屋於宅門旁小圓窗繫對傳榻高麗紙糊旁開徑三寸小窗陷以玻璃私語可聞關目畢見從內室作夾道高數尺直通此屋無事則躬坐焉有事時亦時命樸實人坐此可使欲作私弊者怵然爲戒

與沈晚叔尺牘

賢居臺中所由已得正路當久而益堅然讀書人心血不足易至羸弱退之云先理其心小小病自當不至愚雖一生在憂患疾痛中惟時時默誦諸經亦養心衛生之術也

又與沈晚叔

老生初謂賢溫溫文士耳及服官風采可畏愛私心甚快望益振技雖家貧祿薄而有道者稱願曰有子如此則所以慰賢尊於九原而揚太夫人之清譽者遠且大矣惟良食善保有用之身

又與沈晚叔

聲山吾故交賢以身後文相託從前未許作者以多事

無暇且愚爲文亦有數存其間如夏重之誌多年廢置頃刻而成是也但愚卽爲文亦不能多述狀中語惟聲山居禁近無忌嫉心歿後公論在人卽是表之足矣二狀爲賢討論附去

聞見錄 先生此錄蓋別自爲書單氏祇得共不全稿也今附文後約而識

尹太夫人李氏博野文學公弼之妻副都御史會一之母也公弼卒年二十有四太夫人同庚會一生始決成家無舊業勤身營衣食會一九齡出就外傅四子之書及毛詩太夫人已口授成誦矣自爲諸生登甲乙科鄉人莫不稱太夫人之賢及以吏部郎中出守襄陽太夫人日夜勸勵苟利於民知無不爲每遇早暵太夫人必躬禱自暴於庭中移時不起久而亦然常應時而得所求士民聞之亦羣聚爲太夫人祠祝由是會一治行日著而太夫人賢聲亦遠聞會一雖洗手奉職所歷皆廉仕正祿及經賜甚豐太夫人節儉家用僅十二三歲置義田收族城中郊外並立義學以教鄉之子弟又以其餘潤姻黨雖窮時族姻相視蔑如及有夙怨者亦善待之而子婦無私財雖錄金匹帛非請命不可得也會一政績尤著於河南乾隆五年開歸諸郡五十九州縣同時大水懇請發賑流民所至有司隨地而籍之庫給以俟發春資送反閭里用此民雖蕩析離居未有踰鄰境而流亡於他省者方是時河南北音耗日至京師皆曰非獨大府賢也太夫人惶惶憂廢食靡甯撫軍安得不竭心與力乎四年冬呂學士克昌陳司農雲倬并去予太夫人見予禁烟酒第三疏喟然曰吾聞即報十餘年未見如此奏章如其言十年後天下無寒與飢者矣

因北鄉再拜稽首時予方輯聞見錄寄語黃副使玉園錄太夫人德教復書曰是中丞所心冀也而太夫人難之曰婦人無求名之義吾前者乃感發於卒然可因是以爲名乎吾不願其聞於外也吁異哉太夫人之言然則母教婦德又微乎其末迹矣傳其言使吾儕爲義而近名者特因之以自省焉

汪起謚字書農嶽歛汪僉事思白第三子也思白以文學名江介仲子誠與余往還雍正初令榮澤巡撫田文鏡惡之以朋黨劾破逮時起謚年近五十矣無子新亡其妻聞報卽倍道從兄赴獄辭成罪在大辟幽繫凡七年起謚每歲初夏入都至十月秋審畢歸視其母誠家人以吉語相慰俾無省眠餐母年八十餘至屬續不知仲子之屢濱於死也起謚在都非以事故拘緝入獄侍兄日無閒每至勾決旬日中意色似非人兒者莫不爲翁歎焉數與余相見非家事切身者不言余重其行而不知其優於學也雍正己酉誠命就試京兆得舉其闈墨有先正風格癸丑春誠痲死御極歸遂絕意進取尋卒以兄子某嗣士友公誄之易其名曰孝恭先生王裕號大江江甯人少不羈忌者囑教官以劣行報試之前夕始聞之酣寢達旦入試冠其曹遂獲免柏鄉魏相國聞而異之招至京師初甚相歡嫻傳楮紳久之相國亦苦其兀傲南遷土苴載籍日夜沈飲將老著孟莊

軼事以視先君子曰此王氏之書也故不襲孟莊一語而二子若相見舍此無可言者先君子嘗戒苞兄弟曰毋視王先生爲放達人吾與交久爲諸生時過其門時爲母滌褻器見客無作容也

讀書筆記

先生說經史雜記數十則得自高密單氏并非全書原本凌亂無序蓋當日隨筆記錄者故未編次予略爲類其先後正其脫誤去其不必存者名之曰讀書筆記昔人謂前輩讀書一字不肯放過觀此可見先生讀書之苦心矣因附蔡之鈞衡識

易

五有不可以君位言者旅與明夷之類是也坤純陰五不可以君位言明矣然或遭時之變君方冲幼天下事皆聽於攝主雖居人臣之位實執人君之權故周公特取象於黃裳黃色之貴也裳衣之下也象以黃者執人君之權而又有君人之大德義取於位之尊德之中也象以裳者守人臣之分而常存事君之小心義取於性之柔地之道也孔子復以黃中通理正位居體釋之而義益顯矣黃中義取於德之中正位義取於位之尊通理義取於德之順居體義取於地之卑也美在其中以下又合黃裳之義而極贊之盡此義者其惟伊周乎霍光則剛而不中亢而不下禍災無所避矣失黃裳之義故也此條單本標題讀易偶章先生是書已佚蓋說易之僅存者耳鈞衡識

書

底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王巽功曰謂至於成王能與文武齊而爲天下所信也此說甚善蓋羣臣可言新陟

王而康王不得為是稱也曰先王則即遠之辭故以底至虛涵其義而齊信則承上不富不務咎而言謂與文武齊而信有此實德美功用能昭明於天下也

詩

蘇子瞻謂三良殉君猶齊容之從田橫蓋據應劭之說其實非也果爾詩不宜曰臨其穴惴惴其慄矣

周官

周官太宰五曰刑典以刑百官注家釋以刑罰非也苟子彊國篇刑范正又曰剖刑而莫邪已

禮記

古者君薨而世子生三日少師奉子以衰見於殯宮子拜稽顙哭踊少師實代之則小子王受諸侯之朝必攝王奉之可知矣公羊成十五年傳曰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則自周公以後世守為憲典矣先儒皆知周公負展朝諸侯之妄而未有以抱成王正之者今證以家語尙書荀子宜出明堂位於禮記而凡言周公踐阼者皆雜芟焉可也 漢武帝畫周公負成王以朝諸侯之圖賜霍光則自西漢以前絕無周公踐阼之誣可知矣負王於背非所以為儀乃自後擁之使王背負已即家語所謂抱荀子所謂屏成王負展而坐也成王立公跪而擁其後故負展耳禮曰子始生卜士

負之始生之子豈可負於背亦謂襁抱使子面向前而背倚抱者故謂之負耳

朱子曰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按禮記祖歿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即父歿而後為母三年之義也後世父在為母三年則祖在亦可為祖母承重矣

問居喪尊長強以酒朱子曰勉徇其意亦無害食已復初可也按記曰既葬君大夫父之友食之不避梁肉有酒醴則辭

問祭傷幾代而止朱子曰禮經無所見按祭法王下祭殤五諸侯三大夫二士庶人祭子而上

或問主祭者不可以祭及叔伯之類朱子答之云云尙恐未安按禮支子為大夫當立曾祖祖廟祖廟於世嫡之家而已獨得立父廟庶子則父廟亦立於嫡子之家士亦然支子祖廟之廟本不立於承曾祖嫡孫之家朱子所謂子不得祭其父母與次日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父似皆祭於曾祖之廟又以祖廟之廟皆立於承曾祖嫡孫之家誤矣

春秋

周官司服為天王斬衰吳越語稱天王說春秋者謂孔子制制立名繫王於天誤

春秋經魯有二單伯猶王使至魯者有二榮叔乃其子孫行次同而因以為號者

莊元年文姜去氏以淫於同氣又會濼已明著姜氏則孫齊雖去氏而眾知其爲姜也哀姜孫邾若獨稱夫人則不知其爲姜氏而疑於邾女之爲魯夫人者矣

莊十二年紀叔姬歸於鄫胡文定謂紀宗廟在鄫叔姬歸奉其祀非也記曰舅沒則姑老家婦所祭祀賓客每

請於姑姑不至祭而屬之家婦以祭必夫婦親之故也季奉祀祀叔姬何與焉案杜注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守節義以終歸道故繫之紀而

以初嫁爲文賢之也鈞衡議定八年從祀先公不言大事有事示陽虎所爲而不出於公也

左傳

僖五年秦伯不從是以不嗣先儒或以秦伯不從證太

王有翦商之志非也仁山金氏胡雙湖已詳辨之

僖十五年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注瑕呂姓非也瑕

河上邑蓋飴甥采地而呂則其姓故下稱呂甥既舉瑕

復舉陰者並食二邑猶季子稱延州來也

文六年引之表儀表謂會朝表著之位儀謂動則威儀

之節

宣十二年軍行右轅左追尋周官齊右王乘則持馬道

石王出入則持馬牽之戰鄭邱緩爲右曰苟有險余必

下推車則右轅者謂遇險及登阪下阪右必下持轅以

防傾側也 廣有一卒謂二廣中每乘有百人也卒偏

之兩謂偏旁相輔每卒又補以二十五人也

成二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物物色之

也周官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

襄十七年晏嬰莒莒帶杖謂首絰要帶及杖皆莒也注

襄二十三年美疾不如惡石當從蘇子瞻所引用作豕

國語厚味實腊毒故曰炙之美其毒滋多

襄二十五年楚蔣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古者山林

藪澤不賦於民而官守之故度其廣狹鳩其民人而爲

之守禁於山林言度於藪澤言鳩互相備也注誤

襄二十九年詩曰洽比其鄰昏如孔云晉不鄰矣其誰

云之據此云當以稱說爲義蓋小人私厚所親其瑣瑣

之姻姬必甚稱其德美也

昭元年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茲當爲滋

昭五年叔孫昭子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

庶注使從於亂非也從順也立適順也殺適立庶是亂

大順也

昭六年亂獄滋豐本周官訝士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

之

昭九年傳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弁即縉布冠始冠之

冠與始作之髦皆置而不用久則敝壞故曰因以敝之

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天

道不諂不貳其命言天道不以諂媚而改其所命之禍殃也注誤

定四年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用水謂乘舟用革謂乘革車楚濟漢而陳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是知用革為革車也舟載資糧百物故可久車則芻秣脫駕勞眾費材故利速吳舍舟於淮汭資車糧於唐蔡也

哀公三年傳桓僖災命周人出御書蓋先王所賜之書傳所謂典冊是也故司典者命之曰周人 自大廟始外內以倭倭當作竣齊語有司已於事而竣注竣退伏也蓋退伏其所以待上命注誤

公羊穀梁

公羊莊四年傳然則齊紀無說焉承上文諸侯相見說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而齊紀則無可稱說以有不其戴天之讎也

公羊文六年傳趙盾就而見之則赫然死人也赫然可畏怖貌注誤

穀梁昭四年傳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謂子姑一息而不言我亦且有言也

國語國策

晉語士景伯如楚章夫以回鬻國之中中謂成獄之辭周官小司寇登中於天府士師受中協日刑殺是也

楚語左史倚相見子亶章倚几有誦訓之諫即周官誦訓也注誤

趙策或謂建信君章葺之軸令折矣令當作今

魏策秦召魏相章舍於秦舍當作合

韓策秦剛宜陽章是自為貴也貴當作責

史記

汲鄭傳言刀筆史以勝為功謂以求勝於民而自為功也又言御史大夫張湯內懷詐以御主心御迎也詩百兩御之曲禮大夫士必自御之

韓安國傳備載王恢之逗撓受誅以安國盡護諸軍追兵至塞度不及而罷及恢自度不敵而罷兵安國皆與有責也正與後文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相應非枝贅也

貨殖傳夫天下物所鮮所多至大體如此矣應移置燕代田畝而事蠶下此錯簡也

漢書

景武昭宣元功臣表稱春秋列滯子之爵應劭以為列諸會盟雖經文未嘗檢校唐以前經學之疎如此

綱目

周安王十一年齊田和遷其君貸於海上和遷其君及命為諸侯皆不書大夫與三晉之封異文何也和遷其君而求為諸侯不待書而知其為齊臣若命三晉為綱

自立文之始其逼君竊國之迹未前見不書晉大夫則不知其爲何人而與建國以崇德報功者無異矣

赧王十年魏冉弑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歸於魏不書姓氏與諡者姓氏無所考諡則惠文后悼武后非名也即春秋不書吳君葬之義

赧三十一年齊君地出走其相淖齒殺之劉氏書法謂失地不書弑非也君父失地臣子遂得相戕乎蓋傳寫之誤耳淖齒楚所使相齊也陳莊秦所使相蜀也而皆正其君臣之名所以立人紀絕詐諉也

赧三十四年楚謀入寇於楚書入寇於韓書伐東周破其例矣

諸子

莊子人閒世外合而內不訾言貌相承而心漫不訾省也

屈子離騷騰眾車使徑持舊說持當作待非也周官旅賁氏車止則持輪案今本作待蓋後人所改朱子注待則徒期反由未知此義也鈞衡識淮南子道應此所謂筦子泉飛而維繩者管子宙合篇云不用其區區飛鳥準繩此蓋引其言而字訛也

淮南子稱婦人產子爲就草北人臥炕以草藉席將產則去席就草也

淮南子曰禹勞天下而死爲社蓋周末雜家因商以後以棄易柱而爲是說與內外傳異於他書無考無稽之

談也

淮南子曰金目可以望遠古書多以音近而字譌金當作晶即今眼鏡以水晶爲之也或曰金石本一類即以金爲晶也

荀子勸學篇爲其人以處之謂尙論古人必設身以處其地也注誤

荀子修身篇庸眾駑散則剋之以師友按周官申車職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校人職駑馬三良馬之數此以車之散馬之駑比人之庸眾也

荀子解蔽篇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墨通作默謂劫之使默使言也

雜記

傳曰謂吾姪者吾謂之姑退之以稱兄弟之子似因史記竇田列傳列跪如子姪但漢書承用史記作子姪則本非姪可知矣

儀禮小功傳注長婦謂稱婦爲娣婦婦謂長婦爲姒婦據左傳叔旃之妻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伯華之妻稱叔向之妻長叔姒是娣姒皆據婦之年以爲大小也而記曰坐以夫之齒何也夫若再娶則有列長而齒最少者矣故坐以夫之齒所以正夫家之位而彰公義稱以婦之齒所以明女德之順而洽私情兩行而後

各得其分也

楚語士庶人不過其祖則庶人祭寢得兼祖明矣

周官入於罪隸者盜賊之子也鬪土所收教者罷民也

歐公唐書刑法志引用合而為一誤矣

柳子厚晉問以韓厥之言繫魏絳

歐陽公灌罔阡表劔汝而立於旁劔當作初今石本模

糊亦作劔蓋字形相近文集既誤劔故其子孫洗碑亦

承誤而鑄之也案曲禮負劔辟咎詔之鄭注負謂置之於背劔謂扶之於旁歐公蓋用此容慶

隨筆已言之先生蓋未見也今歐文則或易為抱矣鈞衡議

史記漢書所謂起家乃罷官復就其家起之也後人多

誤用

史記株送徒及入財為郡二事也綱目合為一事誤

朱子謂鄉遂之兵擁衛王室不使征行與周官不合

又謂都五百二十家出七十五人為常調之兵悉調者

不用用者不悉調皆不合 又謂遠郊二十而三等皆

并雜稅不知周無雜稅也

司馬相如長門賦妾人痛自悲兮二字本管子戒篇蓋

古有是稱

曹孟德對酒歌雨澤如此此當作比

安世房中歌象來致福象謂周官象胥掌傳蕃服之辭

言於王者

嵇康幽憤詩恃愛肆姐姐當作徂謂恃母兄之愛而肆

其所往也

崔實政論馬駘其銜駘當作給即莊子詭銜竊轡之義
晏子曰吾見句屋在房心之閒地其動乎叩之天文家
未聞此語

史記評語

盧召弓嘗言望溪先生評史記真本藏北平黃氏甲辰乙巳之間馬平王定甫買得史記評本不著評者名氏細察之與望溪集中讀史記諸文語意相應知是望溪評而他人傳錄者亟錄存之望溪別有史記注補正而茲評所開發尤多學者由是可悟作史為文之義法宜編附文集而記其所從得如此仁和邵懿辰識

五帝紀後具列三代世繫陳杞世家後具列十一臣之後及三代間封小不足齒列者乃通部之關鍵陳杞以後不復總束以衛晉鄭出於周宋出於商楚出於顛項越出於夏趙魏韓瓜分於晉田氏襲奪於齊孔子出於宋無庸更著也五帝本紀

左傳所載過氏滅相事見吳世家而夏本紀則無之豈少康復位史遂弗籍而散見他說者姑別出以傳疑邪夏本紀

敬王以後赧王以前二百年無一事以史記獨藏周室遭秦火而滅所據獨左傳國語國策耳此邇所以深惜之也 晚周事少故詳錄國策而義鄙辭佻不似本紀中語且與篇首嚴重深廣之體不稱不若略取事實芟其蔓辭為得體要周本紀

秦紀多夸語其世繫事蹟獨詳於列國而於他書無徵

蓋秦史之舊也 不載國策一語體製遂覺峻潔蓋由國史具存有事蹟可記故也秦本紀

後世碑銘有序本此此載羣臣之語故繫後後世序列時君事蹟故以冠於前而私家之神銘亦式焉皆法以義起而不可易者泰山石刻無後語封祠祀天不敢列羣臣名爵也下諸銘無後語舉一以例其餘也備載則贅矣秦始皇本紀

與李斯傳異蓋傳聞不一無所據以徵其信故並存而不廢也秦始皇本紀

楚與秦合兵由趙而怨結於齊羽之東歸又二國首難而其國事亦多端故因與齊將田榮救東阿入諸田角立之舉於救趙入張耳陳餘其持趙柄以為後事張本然後脈絡分明韓魏及燕於秦楚到項與亡無間輕重則於羽分王諸將見之先後詳略各有義法所以能盡而不蕪也項羽本紀

高祖紀獨舉趙歇而不及張陳則羽紀之詳以標前後脈絡明矣項羽本紀

因甯昌使秦未還而側入章邯之降因邯之降而追敘羽之救趙破秦然後以趙高來約遙承秦使未來以襲攻武關遙承攻胡陽降析鄠參差斷續橫從如意章法頗似左傳邲與鄆陵之戰高祖本紀

項羽本紀高祖留侯項伯相語凡數百言而此以三語

括之蓋其事與言不可沒而於帝紀則不可詳也高祖與項伯語必載羽紀以見事情則與留侯語宜以類相從故於留侯世家亦略焉且留侯世家實傳體也既載立六國後問答復載此則辭氣近複而體製亦病於重腿羽紀則開架闊遠不病於重腿矣晉語齊姜語重耳凡數百言而左傳以八字括之蓋紀事之文去取詳略措置各有宜也高祖本紀會項伯欲活張良

劉呂之禍成於分王諸呂故具列舊封則後此地勢事情了然在目與秦紀將敘孝公修政廊士先列六國疆界及擯秦而不與盟同長沙獨標非劉氏以功而王正與呂氏無功相對呂后本紀是

諸詔皆帝戰戰恐懼克己循道以懷安天下之大政他書則各入本傳觀此可識本紀列傳記事與言之義法孝文本紀

以下所敘列視前諸大政為小故總束於後韓歐墓誌多用此法孝文本紀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

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十二諸侯年表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

六國并於秦史記為秦所焚所表六國事迹獨据秦記故通篇以秦為經緯六國表序

自漢以後所用皆秦法史公蓋心傷之而不敢正言故微詞以見之非果以秦為可法也六國表傳曰法後王

通篇以世數年紀為章法 桓叔受封紀年武公得國紀年卒又紀年 武公即位追敘其父大父悼公即位亦追敘其父大父故文公之立覆舉獻公之子因以為章法 文公少而得士紀年其出也紀年入而得位紀年因以為章法 標齊威王元年見亂臣不謀而同惡

乃天道人事之極變也言世 句踐先世無所考子孫事亦甚略實傳體也范蠡謀吳霸越具見句踐語中其浮海以後事不足別立傳而史公惜其奇故用合傳體附載於後非常法也句踐世家

秦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故五國事迹春秋傳國語國策外見者甚稀而趙先世事迹獨詳豈與秦同祖故簡襄以前之史記無所刺譏者特存而不廢歟趙世家

首舉天下大勢傷天下不能用孔子也次舉魯國禍變傷魯不能用孔子也孔子世家

首舉收秦律令圖書進韓信鎮撫關中而功在萬世可知矣末記與曹參素不相能而舉以自代則公忠體國具見矣中間但著其虛已受言以免猜忌雖定律受遺概不著於篇觀此可識立言之體要蕭相國世家

條次戰功不及方略所以能簡治齊相漢止虛言其清

淨不填實一事曹相國世家

留侯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三語著為留侯立傳之大指紀事之文義法盡於此矣雷侯世家

六出奇計陰謀也其後遊讒偽聽呂后亦陰謀也故用此總結通篇陳丞相世家

絳侯安劉氏之功具呂后孝文本紀故首敘戰功承以可屬大事其後獨載懼禍遭誣二事條侯亦首敘將略後獨載爭栗太子之廢抑王信徐盧等之侯其父子久任將相豈他無可言者乎蓋所記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乃得體要子厚以潔稱太史非獨辭無蕪累也明於義法而所載之事不雜故其氣體為最潔也此意惟退之得之歐王以下不能與於斯矣絳侯則高祖預識其可任大事條侯則文帝決其可將兵絳侯氣質之偏則東鄉責諸生條侯則顧命尚席取楮微小處亦閒出相映其法蓋取諸左氏絳侯傳世家

何母者為宗親明其異於古之宗法五宗世家

著首傳伯夷之義言下隨務光雖見於他說而六經孔子所不道無從考信言孔子謂夷齊無怨而觀軼詩之意似亦不能無怨也因伯夷餓死而歎為善者有時得禍為惡者有時得福天道無知此人情所以不能無惑也言聖賢所重在行成名立不以一時之豐瘁

榮辱而亂其德也言人事無常天道難知即沒世之名亦有不可強者或有所附而彰顯或無所附而湮滅其窮於當時而又無稱於沒世者尤足悲也本紀世家列傳後皆有論惟伯夷孟荀合傳與論而為一故無後論伯夷傳

管仲之功焜耀史籍於本傳敘列則贅矣其微時事則以稱鮑叔者見之此虛實詳略之準也其書不可多載故揭其指要其事人所共知故著其權略晏子之事亦人所共見故本傳不復敘列與管仲同而總論其為人即於敘次其顯名於諸侯見之與管仲異此章法之變化也於管仲傳舉鮑叔能知其賢於晏子傳舉其能知越石父及御者三歸反坫正與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反對觀此可知文之義法無微而不具也管晏事迹見於其書及他載籍者不可勝紀故獨論其軼事管晏列傳

孫武吳起論兵具有書闔閭破楚入郢北威齊晉武與有力楚悼王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以相起則武與起之戰功不必言矣故以虛語總括而所載皆別事孫臏在齊田忌之客耳其再破魏毛兵者皆田忌故詳著其兵謀此虛實之義法也武與起之書世多有於論見之臏之書則無傳焉故於傳曰世傳其兵法楚之戰功吳起實專之吳則申胥華登之謀居多故曰

武與有力焉蓋古人之不苟於言如此孫子吳起列傳

荆蠻吳越更強齊晉伯統並絕惜魯用孔子而不終也

伍子胥列傳 孔子相魯

管子治齊蕭何定律皆略而不具而詳記商君之法著

王道所由滅熄也商君列傳

馮驩事見國策而語則異蓋秦漢閒論戰國權變者非

一家史公所錄與今傳國策異耳孟嘗君列傳

平原君所喜策士也而終以著書談道之士因與虞卿

著書相映平原君列傳

毛遂定從雖不見國策而辭頗近信陵君傳則全然太

史公意趣豈游大梁得諸故老所傳而自為敘次者與

信陵君列傳

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與晉世家終書是歲齊威

王元年也同義春申君列傳

樂氏多賢故詳其前後世繫因以為章法 結趙破齊

具毅報惠王書故敘次不得過詳樂毅列傳

李牧顯功趙邊久矣至此始書以相如病篤趙奢死廉

頗奔所恃惟牧也書趙奢破秦後即具奢始末書李牧

攻燕後乃詳頗居魏楚事者牧誅而趙滅矣更綴頗事

於其後則文氣懈惰故頗事既終而後著牧之始述焉

頗奔牧將事已前見而覆舉之以為前後之關鍵兼

著頗既亡而牧又不能自安趙之所以速亡無救也

趙奢李牧將略及趙括之敗具詳始末假而牧再破秦

頗破齊燕復一一敘列則語蕪而氣漫矣變化無方各

有義法此史之所以能潔也廉頗藺相如列傳

借諸人不能直諫而繫以楚之劑與滅通篇脈絡皆相

灌輸 屈原賈生列傳

夏太后華陽太后薨葬不應載不韋傳以夏太后有後

百年旁當有萬家邑語史公好奇欲傳之而以入秦本

紀則無關體要故因莊襄王之葬牽連書之而莊襄王

之葬所以見不韋傳又以後與莊襄王合葬芷陽者乃

不韋姬也但此等止為文章波瀾而設據史法則不宜

書 呂不韋列傳

觀史公所增易乃知國策之疎刺客列傳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

此篇乃太史公所自作編國策者取焉而及其首尾蓋

以軻居閭巷閒事不可入國策高漸離扑秦皇在秦并

六國後故也後論自言得之公孫季功董生所口道則

非戰國之舊聞明矣且先秦人敘事皆廉峭紆餘曲暢

自史公作乃有此好學深思者當能辨之 田光之死

不載太子往哭恐與樊於期事複也刺客列傳 荆軻事

趙高謀亂入李斯傳以高之惡斯成之秦之亡斯主之

也其始述入蒙恬傳以蒙毅曾治高當其罪死而高因

此有賊心也李斯列傳

漢初文臣御史大夫與丞相並重張蒼中屠嘉兼兩職

故合傳其餘爲御史大夫者五人具有聲績故列敘之爲丞相者六人皆無所發明故總記其名以爲妮妮備員者戒焉 漢興爲御史大夫者五人皆在張蒼之前張蒼旣相而申屠嘉代之故於蒼相淮南預書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然後五人之爲御史大夫脈絡相貫而主客之分判然蒼以前爲丞相者名跡顯著故不復言嘉以後爲丞相者六人別無所表見故最其名氏而以妮妮備員蔽之別有見者不列皆義法之不得不然者

張丞相

列傳

賈與尉他語入南越傳則傷國體且紀其五君九十餘年事而漫及此枝且贅矣再使南越語不復詳恐復也

鄭生陸

賈列傳

禮書痛漢用秦儀三代聖制由是沈湮而成之者實邇然時王之所用也不敢斥言其非故於後論隱約其辭若褒若諷而希世之汚則假魯兩生以發之篇首載秦二世之善其對以爲面諛之徵也未載原廟之立果獻之興著其憑臆無稽以示所言漢儀法皆此類也

劉敬

通列

益忌刻錯刻深而鄧公持議平故得善終因以爲章法其子修黃老言亦與錯學申商相映

袁盎

錯列傳

此篇側入逆敘處酷似左傳蓋以吳及六國之敗亡必牽連以書設篇終更舉周邱之師及漢制詔則爲附贅

懸疣故因敘吳兵之起而及周邱之別出因周邱之勝而側入吳王之敗走因吳王之敗走而及天子之制詔然後追敘吳楚之攻梁及亞夫之守戰吳王之走死六國之滅亡而弓高侯出詔書以示膠西王亦自然而合節矣凡此皆義法所當然非有意側入逆敘以爲奇也

吳王濞

列傳

魏其灌夫生平事跡並正敘於前故武安事迹皆與魏其夾敘其初起也著魏其方盛而卑事之其益貴用事而下賓客進名士也以欲傾魏其諸將相其讓魏其爲丞相也以天下士素歸之而用以鈞讓賢之名其好儒術興禮度也與魏其俱其益橫益驕也以言事多效天下史士皆去魏其而歸之吏士去魏其歸武安則魏其與灌夫相歡相倚之由也武安益橫益驕則怒魏其激灌夫之由也中間魏其夫婦治具旦及日中與武安往來侍酒跪起如子姪相對灌夫尤敬諸士貧賤者與武安折詘諸侯王坐其兄南鄉相對好陵貴戚有勢在己之右者爲後爭酒罵坐張本而魏其初致名譽及後鏡身救灌夫則以沾沾自喜多易蔽之章法蔽邊俾覽者心怡目眩而不知其所以然所謂工倕旋而蓋規矩也

魏其武安

厥列傳

三語括盡安國平生管子韓非文有置樞紐於中間以要箱前後者後來惟太史公韓退之能爲此

韓退之

人多

以恢奇多詐蔽宏之為人惟恢奇故多詐而天子以為

敦厚也惟天子以為敦厚故不惟汲黯之詰不能動即

左右佞幸之毀亦不能入也其稱人主病不廣大及陽

屈於買臣之議陰禍主父徒董相詐也而使匈奴還報

不合上意數諫通西南夷築朔方置滄海郡汲黯廷詰

反稱其忠使天子察其行而以爲敦厚所謂恢奇也黯

詰以背約不忠則曰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

爲不忠黯詰其儉以飾詐則曰管仲侈擬於君而桓公

以霸晏嬰下比於民而齊國亦治所謂辨論有餘也淮

南衡山之反泛引傳記使覽者莫識其意向而究其隱

私則自引咎以釋人主之愆所謂習文法而又緣飾以

儒術也凡此類皆以恢奇行其詐也天子報書一則曰

君宜知之再則曰君宜知之而其曲學逢君飾詐不忠

之實不可掩矣

平津侯主
父列傳

史記所載賦頌書疏甚略恐氣體爲所滯壅也長卿事

跡無可稱故獨編其文以爲傳而各標著文之由兼發

明其指意以爲脈絡匪是則散漫而無統紀矣

司馬相
如列傳
備著淮南二王逆節見漢法非過也厲王反迹皆於獄
辭具之故安之事既畢敘乃曰伍被自詣吏告與淮南
王謀反蹤跡如此而獄辭則甚略觀此傳益信淮陰之
枉始則詐而禽之而告反者無聞也既則詐而斬之宮

中而上變者無徵也使果有蹤跡何難具獄而明徵其
辭哉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俾百世以下可尋迹推理而
得其情此之謂實錄也

淮南衛
山列傳
循吏獨舉五人傷漢事也孫叔順民所欲不教而從化

以視猾賊任威使吏民重足一跡而益輕犯法者何如

子產既死而有遺愛以視張湯死而民不思王溫舒同

時五族而眾以爲宜者何如公儀子使食祿者不得與

民爭利以視置平準籠鹽鐵縱告緡以巧奪於民者何

如石奢李離以死守法以視用愛憎撓法視上意爲輕

重者何如史公蓋欲傳酷吏而先列古循吏以爲標準

故序曰奉職循理亦足以爲治何必威嚴哉然酷吏次

雖實由武帝侈心不能自克而倚以集事故曰身修者

官未曾亂也

子產事具左傳故略舉其成功

循吏
列傳
黯治東海爲九卿徙內史居淮陽不填實一事止虛言

其性情氣象略舉其語言及君臣上下之嚴憚遂使千

載下可聞風而興起必如此乃與黯之爲人相稱

黯

學黃老之言好清靜正與武帝及諸臣好興事病民相

反

治務在無爲而已語近複然前郡守之治後九卿
之治也其體各異故分言之且與張湯文深小苛武帝
分別文法反對面折犯顏云云亦與公孫宏懷詐飾智
阿諛取容反對

此傳傷武帝有社稷臣克知灼見而
終不能用也篇首稱黯以數直諫不得久留內則進言

多矣爲右內史守東海淮陽列九卿事迹眾矣而見於傳者止此蓋非關社稷之計則不著也其直攻武帝之多欲社稷臣所以格君也矯節發粟以振貧民奉使東越不至而返諫征匈奴迎渾邪罪民匿馬及賈人與市者社稷臣所以安民也面詰宏湯責李息社稷臣所以體國也始仕爲太子洗馬卽以莊見憚及列九卿與丞相大將軍亢禮致天子敬禮不冠不敢見社稷臣所以持身也史公於蕭相國非萬世之功不著於黯非關社稷之計不著所謂辭尙體要也黯之爲社稷臣不獨莊助知之淮南謀逆者憚之武帝實自發之而終不能用則內多欲之故也黯之爲人不獨衛人憚之大將軍賢之卽武安侯亦不聞含怒而宏湯獨深心嫉之欲擠之死則宏湯爲人又出武安侯下矣 人果不可以無學篇首稱黯好學正與此語反對以黯爲無學故以儒術任宏也

汲黯列傳

甯成周陽由之前不過吏之治酷而已趙禹張湯而後則朝廷之用法益刻由上以爲能而丞相宏數稱其美也 因湯與禹共定律令而及其交驩因交驩而及其爲人以其後湯敗天子使禹責之因以爲章法也故不與禹事連書而入湯傳 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湯所以敗事緒多端非用此爲關鍵則散漫無紀 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句法與先揭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同

禹與湯同起而死在湯後故牽連以書 縱守南陽甯成奔亡而其跡終焉故敘列於此 後一歲張湯亦死湯誅在縱後以天下事皆決於湯故連書其敗露誅死之由不暇書其年至是始補記年歲也 尹齊與溫舒相代爲中尉而死又相次故牽連以書 減宣出前早而繫於篇終其死後也 禹湯尙能貧而周則家豈累巨萬矣邳都尙能死節官下不顧妻子而周且爲子孫營窟故以是終篇

酷吏列傳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漢伐大宛在張騫死後而此篇前幅乃通西北諸國事非此二語首尾不能相應 諸國地勢道里皆以大宛四面言之列序諸國皆牽連大宛以爲征宛立傳也 騫因分遣副使云云大宛之跡見自騫使月氏其兵端起於使西北國者稱宛多善馬故用此爲關鍵 此篇前半記通使西北國後半記以通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二語非多駢見烏孫富人馬至數千匹則其王以馬千匹聘漢女未爲重幣使起兵端而終於伐宛故因烏孫獻馬預入後得宛馬以爲中間之關鍵而通烏孫乃騫本謀故特書自博望侯死後與篇首相應然後首尾脈絡併相貫注 烏孫而漢君臣廷議要以必先納聘始遣女大辱國也 使端無窮每遣齎金幣直數千萬而所得僅此與後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而僅得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三千

餘匹相應大宛列傳

此篇文氣類班孟堅非積少孫所能作余至江南以下

義支辭弱或少孫增入耳龜策列傳

嗜欲既開勢不能閉民欲利之心而反於至治之極故

善者亦不過因之利導之而已其次教誨整齊猶能導

利而上下布之最下者與爭以心計取之所謂不加賦

而國用自足也 古者國有分土民安其居無遠商大

賈故略舉各地所出此善者之所因也農而食之云云

此因之利導之之事虞夏以來之政術也太公管子教

誨整齊之事王道之始變也 太公管仲富國之巧者

也計然以富家之術施於國則少貶矣故別之於太公

管仲 陶朱公子貢白圭富家之巧者也故並以能試

所長許之倚頓而下則商賈之誠壹者耳 時富商大

賈得與王者同樂而封君低首仰給所謂得勢益彰也

不敢顯言故陰以子貢之事當之謂子貢之所以顯聞

乃不以其學而以其財也 秦皇帝客巴清與尊卜式

略同漢興海內爲一舟車無所不通故詳載行賈之地

道里疆界所湊及其民性質習俗貨殖列傳

韓厥陰德事於傳無考太史公自序

附刻望溪先生年譜序

鈞衡既案望溪先生全集遂取吾友蘇厚子所編年譜

增後梓既成爲之言曰年譜之作昉於宋人自後千餘

年世所誦大儒文人歿後類必有年譜增集第作者或

及其門或年輩略相後先從遊久故或孫子述追祖考

乃能詳而無缺信而不誣若夫時代間隔典冊亡徵言

之必不能詳詳者未必無誤此仁傑與祖所致憾于靖

節巨黎者也夫譜之不詳與無譜等詳焉不信則如勿

詳詳矣信矣爲之者或識不足以知其人之深於學行

大小重輕繁簡失要則猶不足以鑿塞乎尊信者之心

吾鄉望溪先生舊傳其門人王兆符編有年譜兆符卒

先先生二十餘年其譜缺不備世亦絕未之見以故習

舉業者第傳誦先生時文治古文者則奉以紹八家之

統治經學者則謂大義炳然非章句小生所及而其修

身立命幽隱不欺與夫忠國愛民經世大體則千百中

無二三知者再閱數十載人遙風往文獻就湮承學之

士不過卽所誦讀者想像大略而已又先生守道不阿

與世多梗自安溪長洲江陰高安諸公先後繼逝同朝

媒嬖快其嫉心海內學者苟無據以考其真將使讀先

生書信爲大賢君子而無以解於當日傳聞轉疑明道

晰理如先生者尚不無可議或遂恣爲僞學蠢聖道而

壞人心豈獨先生一身之顯晦已哉嗚呼此厚子年譜

所由作也厚子於先生之學信之篤而愛之深其爲年譜也積十數年乃成博而不雜瞻而有體舉先生立身行己出處本末學問源流一開卷昭然若揭其爲功祿周益公之於歐陽李公晦之於朱子劉伯繩之於山陰殆有過焉惟其初意在單行故於先生經說諸序及奏議大者闕錄全文以諸家集後年譜例之可從割削然而厚子之意則欲他年有子長孟堅其人者得是譜卽已洞其實行經綸毋待遍窺全集又欲天下未見先生經說者因是求讀其書以興學向道其用心可謂至矣豈好爲漫冗複疊者哉余故依而刊之爲述大指如此辛亥五月戴鈞衡序

方望溪先生年譜序

學不足以修己治人則爲無用之學文不足以明道析理則爲虛浮之文有行而無學則其行無本有學行而無文章則無以載道而行遠故孔子教人行有餘力則學文又以文行忠信四者並教然則學行文章固不可偏廢也吾鄉方望溪先生少時論行身祈禱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閒竊觀先生爲學固徹上下古今一出於正而其學行大綱則符乎程朱之旨至發爲文章則又合四子而一之其行足以副其學其文足以載道而行遠先生少日之志固畢生力學而允蹈之顧先生之著述行義未能盡顯奏議載於家譜世所罕見或知先生之文章而不知其學行經濟或徒愛其文之醇潔而不知其文之載道或知先生經學之宗宋儒而不知其有心得之實先生居官雖未顯著政績而其憂

憂國之忠直言於大臣潛挽

朝廷大事頗多在書局三十年承修各書亦皆頒列學官其所以扶樹政教嘉惠士林實有古大儒名臣之風矣惇元壯歲始知篤好先生之書十數年間常率以爲師愧未能希其萬一而於先生遺文逸事不憚集錄惟先生門人王兆符所編年譜及先生劾子道興所撰行狀今皆無傳本其他傳狀碑銘又不能具其學

方望溪先生年譜

同邑後學蘇惇元輯

行之詳用是惜之竊嘗論近代大儒宗法程朱精詳親切者以楊園張先生之學為最末以後文家能合程朱韓歐為一而純正動人者以先生之文為最昔曾增訂楊園年譜以備考鏡年來因更搜輯先生學行編為年譜庶亦自備楷模又以俾天下學者知先生學行文章經濟之詳并知為文必以載道為貴毋徒為浮靡奇詭之辭而已也道光二十七年冬十二月同邑後學蘇惇元謹序

康熙七年戊申夏四月十五日先生生於六合之甯稼

邨先生姓方氏諱苞字鳳九一字靈皋老年自號望

溪學子稱望溪先生江南安慶府桐城縣人見本集家譜桐城志上元志始祖號德益於宋元之際由休甯遷桐城

縣市鳳儀坊德益生秀實為元彰德主簿秀實生謙

為元望亭巡檢謙生圓為元宣使圓生法明建文元

年舉於鄉為四川都司斷事永樂初不具賀表被逮

行至望江自沈於江事載明史法生懋懋生瓘成化

元年舉於鄉瓘生圭圭生綱國子監生綱生夢賜為

南安縣丞夢賜生學尹縣學生學尹生大美見家譜

美字黃中號冲含萬曆十四年進士官至太僕寺少

卿是為先生高祖見桐城志及家譜曾祖諱象乾字廣野號

開庶明恩貢生官按察司副使備兵嶺西左江明季

避寇亂倚居江甯府上元縣由正街後移居土街見桐城志及本集家譜祖諱職字漢樹號馬溪歲貢生有文名官蕪

湖縣學訓導遷興化縣學教諭見桐城志及家譜父仲舒字

南董號逸巢國子監生好讀書習無畦畛與黃岡杜

于皇濬杜蒼畧畧同里錢飲光澄之族祖龔山文譜

先生唱和所作詩三千餘首以遺逸名見桐城志及本集沈廷芳家譜

所撰傳前母姚氏母吳氏紹興府同知諱勉之女吳

公莆田人寓居六合畱稼邨逸巢公贅焉見同知紹興府事吳表兄舟字百川長先生三歲寄上元縣籍廩貢生

性孝友好學以制舉文名天下又善古文而自以為

不足疾革時自焚其稿早世年三十七後崇祀鄉賢

祠見百川墓誌及四君子傳刻弟林字叔塗亦孝

友好學善時文早天年二十一見弟椒塗墓誌及家譜

十年辛亥先生年四歲父嘗鶴鳴起值大霧以雞聲隔

霧命對先生即應曰龍氣成雲見雷鉞所撰行狀及沈傳

十一年壬子先生年五歲父口授經文章句見台拱同墓碣

十二年癸丑先生年六歲隨父自六合歸上元見吳處士妻傳

十三年甲寅先生年七歲祖有舊板史記父固藏篋中

兄百川時年十歲百川偕先生俟父出輒啟篋而潛

觀之故先生所得於史記者多百川發其端緒云從見弟辛元評書史記十表後

十六年丁巳先生年十歲從兄百川讀經書古文家貧

甚冬無絮衣旬月中履不再食益厲學其後兄為講

經書注疏大全擇其是辨其疑相與博究經史百氏

之書更相勸以孝弟見先母行畧兄百川墓誌與呂宗華書及雷狀沈傳始

作時文前輩一見輒異之評讀孟子

十七年戊午先生年十一歲兄百川往蕪湖侍大父學

署太公課先生及弟椒塗誦讀甚嚴先生嘗曰五歲

吾父課章句稍長治經書古文吾父口授指畫焉見拱岡墓碣及百川墓誌先生未成童易詩書禮記左傳皆已能

倍誦見程銓儀禮析疑序

二十二年癸亥先生年十六歲隨兄百川求友閭巷間

交同里劉古塘捷見劉古塘墓誌

二十五年丙寅先生年十九歲交高淳張彝歎自起見四君子傳

傳序 太公攜歸安慶應試交宿松朱字綠書同里

劉北固輝祖見朱字綠墓表過樅陽宿草舍晨光始

通錢飲光先生扶杖叩門而入太公驚問錢先生曰

聞君有二子皆吾輩人欲一視所祈嚮恐交臂而失

之太公呼先生出拜錢先生答拜太公跪而相支拄

為不甯者久之見田開先生墓表先生嘗曰苞童時侍先君

子與錢杜諸先生以詩相唱和慕其鏗鏘欲竊效焉

先君子戒曰毋以為也是雖小道非盡心以終世不

能企其成而耗少壯有用之心力非躬自薄乎苞用

是遂絕意於詩見鷹青山人詩序

二十六年丁卯先生年二十歲循覽五經注疏大全以

諸色筆別之用功少者亦三四周其後崑山刻通志

堂宋元經解出先生句節字劃凡三次芟雜取其粹

言而會通之二十餘年始畢唐宋以來詁經之書未

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偶舉一節前儒訓釋一一

了然於心然後究極經文所以云之意而以義理折

中焉年三十以前有讀尚書偶筆讀易偶筆朱子詩

義補正見與呂宗華書及程 秋七月丁大父憂

一十八年己巳先生年二十二歲夏四月歲試第一補

桐城縣學弟子員受知於學使宛平高公素侯諱七

月公招入使院先生素不好作時文後此皆高公敦

率之見書高素侯先生手

一十九年庚午先生年二十三歲春三月四日弟椒塗

卒 秋應鄉試房考將樂廖公蓮山諱新鄉暢公

素庵諱得先生文大異之交論力薦不售見給事

墓 冬十一月娶夫人蔡氏先是先生以弟椒塗卒

服未終不娶妻父母趣之始娶禮齊衰期三月不御

內時七閱月計已過時先生猶不忍成婚入室而異

寢者旬餘族姻大駭物議紛然先生乃勉成婚畢生

恨之見與兄子道

三十年辛未先生年二十四歲作讀孟子文杜蒼畧先

生見之評曰前儒所未發卻婦人小子所共知方郎

十歲初為時文先兄即勸以何不舍此而發憤著書

不意十五年後所造至此見本 秋從高公素侯如

京師館於高公所見書高素侯 交宛平王崑繩源

無錫劉言潔齊青陽徐詒孫念祖見四君 遊太學

安溪李文貞公諱光 見先生文歎曰韓歐復出北宋

後無此作也長洲韓文懿公諱 以文名海內見先生

文至欲自毀其稿評先生文曰廬陵無此深厚南豐

無此雄直豈非昌黎後一人乎當是時巨公貴人方

以收召後學為務天下士集京師投謁無虛日公卿

爭相汲引先生非先焉不往於是益見重諸公間見

傳及韓公 評諸家譜 一意為經學先生入都萬季野先生名

同 獨降齒德與之交季野告之曰子於古文信有得

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號為文家者八人其於道粗

有明者韓愈氏而止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

於世非果有益也先生於是輟古文之學一意求經

義焉見萬季 始讀宋儒書先生嘗與劉拙修書曰

僕少所交多楚越遺民重文藻喜事功視宋儒為腐

爛用此年二十日未嘗涉宋儒書及至京師交言潔

與吾兄勸以講索始寓目乃深嗜而力探焉二十年

來於先儒解經之書自元以前所見者十七八然後

知生乎宋五子之前者其窮理之學未有如五子者

也生乎五子之後者推其緒而廣之乃稍有得焉其

背而馳者皆妄鑿牆垣而殖蓬蒿乃學之蠹也見本

三十一年壬申先生年二十五歲作高素侯先生壽序

舉蘇老泉上高鄭公書為壽懼公循致高位而碌碌

無所成高公揭先生文於壁觀者皆駭多相戲曰碌

碌無成至為門生媿笑先生請撤之公曰吾正欲使

諸公一聞天下之正義也見壽序及書 高公手札後 姜西溟先

生名宸 見先生文乃曰此人吾輩當讓之出一頭地

者也見全紹衣祖望所撰神道碑及姜與王崑繩書先生與姜西溟王崑繩

論行身祈壽先生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

之間見王兆符所撰文集序

三十二年癸酉先生年二十六歲授經涿州見書歲寒章四義後

秋應順天鄉試不售見送吳東巖序

三十三年甲戌先生年二十七歲授經涿州見與劉言潔書

三十四年乙亥先生年二十八歲館涿州滕氏疾屢貼見教忠祠祭復至京師虛墓表

三十五年丙子先生年二十九歲居京師館於汪氏王

兆符來從學見查詹事墓表及王生墓誌交同里左未生待未

生乃忠毅公之孫也見左未生墓誌作讀周官文姜西溟

見之評曰余近四十始遊諸經之樊方子未三十而

所學造此讀之眼明心開已而汗下見本集秋試順

天報罷擬不復應舉見高素侯大理手札冬南歸見吳處上妻墓表

三十六年丁丑先生年三十歲授經寶應喬氏見喬紫淵詩序

三十七年戊寅先生年三十一歲館寶應冬學使滏

陽張公樸園諱椿招至使院見贈魏方何序高公素侯以

書督應鄉試見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

三十八年己卯先生年三十二歲舉江南鄉試第一主

考為韓城張公景峯諱廷太原姜公崑麓諱房考為

宗公見張公逸事及吏部侍郎姜公墓表

三十九年庚辰先生年三十三歲春正月如京師試禮

部不第夏四月南歸見兒百川墓誌秋七月兄百川自安

慶歸疾遂篤見兒百川墓誌

四十年辛巳先生年三十四歲冬十月二十一日兄百

川卒百川疾逾年先生常雞鳴時起視治藥物以進

見妻蔡氏哀辭及兄卒執喪過禮過期猶不復寢父曰親親

有殺與父在為母無別矣先生自是殫心於所以制

禮之義有得則以教諸子見兒百道希喪禮或問跋

四十一年壬午先生年三十五歲春正月三十日長子

道章生側室楊氏出見家譜三月葬兄百川弟椒塗

各為墓誌銘其後以陰流入壙起攢見兒百川墓誌

四十二年癸未先生年三十六歲春至京師再試禮部

不第交蠡縣李剛主塔聚王崑繩萬與剛主論格物

見李剛主恕谷後集

四十三年甲申先生年三十七歲秋七月移居由正街故

宅之將園先是副使公遷上元始居於此其後定居

土衍宅出質園無主遂盡毀先生因太公年老不能

出遊乃謀復是宅至是入居修葺浚築有高樹清池

蔬圃太公曰召故人歡飲其間太公歿後又構室室

奉太夫人居之每飯後先生扶太夫人循廡觀僕婢

蔣花灌畦或立池上觀月出而名之曰將園取詩人

將父將母之義也見將園記

四十五年丙戌先生年三十九歲春至京師遇李剛主

於八里莊再論格物不合見恕谷後集應禮部試成進

士第四名總裁為大興李公山諱錄深陽彭公竹

如諱會房考為江都顧公書宣諱圖屆

殿試朝論翕然推為第一人而先生聞母疾遽歸李文

貞公馳使留之不得見雷狀沈傳家譜過揚州有鹽商吳

某求定明歲教其子以百金為贄及抵江南總督藩

臬公延先生主講義學先生乃返吳贄吳曰非先生

辭我勢不能也贄者見也已見何返先生不可三往

返卒還之見恕谷後集秋七月三日夫人蔡氏卒作哀

詞見本集夫人歿後薦紳慕先生名競聯姻相國熊文

端公諱欲妻以女先生謝之又有鄭總兵家巨富

欲妻之女願以萬金助妝奩使可贍九族三黨之餽

問者先生峻辭之熊尚書一瀟其子本為先生同年

進士密謂先生曰鄙人有妹家君願使侍箕帚先生

曰盛意感甚惟苞家法亡妻偕娣姒日夙興精五飯

酒漿奉厄匱一親左右令妹能乎本昨舌無以應見恕

集後

四十六年丁亥先生年四十歲歸桐城省墓見己亥四月示道希

弟秋月繼室徐氏夫人歸夫人上元人內閣中

書時敏之女見家譜冬十月四日父卒先生以母老

疾酌禮經築室宅之西偏以奉事焉而不入中門見

古糖所撰表禮或問序

四十七年戊子先生年四十一歲冬歸桐城省墓便入

龍眠山公祭先母文後

四十八年己丑先生年四十二歲歸桐城省墓便至浮

山見再至浮山記

五十年辛卯先生年四十四歲是年以後潛心三禮因

以貫徹諸經見王兆詔冬十一月以南山集牽連赴

詔獄是時左都御史趙公申喬劾編修戴名世所

著南山集語多狂悖先生以集序列名牽連被逮下

江甯縣獄旋解至京師下刑部獄其序文實非先生

作也見本傳及結威錄恕谷後集

五十一年壬辰先生年四十五歲在獄中切究陳氏禮

記集說著禮記析疑其序曰自明以來傳註列於學

官者於禮則陳氏集說學者弗心饜也壬辰癸巳間

余在獄篋中惟此本因悉心焉始視之若皆可通及

切究其義則多未審者因就所疑而辨析焉蓋禮經

之散亡久矣羣儒各記所聞記者非一時之人所記

非一代之制必欲會其說於一其道無由第於所指

之事所措之言無失焉斯已矣然其事多畧舉一端

而始末不具無可稽尋其言或不本不當義或簡脫而

字遺解者於千百載後意測而懸衡焉其焉能以無

失乎注疏之學莫善於三禮其參伍倫類彼此互證

用心與力可謂艱矣宋元諸儒因其說而紬釋焉其於辭義之顯然者亦既無可疑矣而隱深者則多未及焉用此知古書之蘊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學所能

盡也然惟前之人既闕其徑途而言有端緒然後繼事者得由其間而入焉乃或以己所得瑕疵前人而忘其用力之艱過矣余之爲是學也義得於記之本

文者十五六因辨陳說而審詳焉者十三四是固陳氏之有以發余也既出獄校以衛正叔集解去其同於舊說者而他書則未暇徧檢蓋治經者求其義之

明而已豈必說之自己出哉後之學者有欲匯眾說而整齊之則次以時代而錄其先出者可矣見本方集

爰書上時同繫者皆惶懼先生閱禮經自若同繫者厭之投其書於地曰命在須臾矣先生曰朝聞道夕

死可也見沈傳及顧用方所撰周官辨序 金壇王若霖澍閉日入獄視先生解衣般礴諮經諷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

諷曰君縱忘此地爲園土身負死刑奈旁觀姍笑何見送王若霖南歸序 著喪禮或問其後劉古塘爲之序稱其於先王制禮之意有灼知曲盡而非傳注所能及者發人心昏蔽而起其善端莫近於是書初先生居喪準禮里中戚友有感而相倣倣者古塘刊是書示朋友生徒而江介服行者又漸多也見古塘序及兄子道希城 五十二年癸巳先生年四十六歲春二月獄決先生蒙

恩寬宥免治出獄隸籍漢軍先是獄具論死

聖祖矜疑李文貞公亦力救之獄詞五上五折本至是章始下

聖祖素知先生文學三月二十三日 硃書戴名世案

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下武英殿總管和素翼日

召入南書房命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越日命著黃鍾

爲萬事根本論越日命作時和年豐慶祝賦每奏進

聖祖輒嘉賞再三曰此卽翰林中老輩兼旬就之不能

過也

命以白衣入直南書房見本傳沈傳兩朝聖恩恭紀 遣人迎母至

京寓侍養見雷保所撰名臣言行錄 秋八月移直 蒙養齋編

校樂律麻算諸書先生與渾渚徐公蝶園講元承修

樂律

聖祖命與諸皇子遊自誠親王以下皆呼之曰先生時

誠親王爲監修王性嚴承事者多獲訶責先生偏偏

不阿遇事持正爭執王敬之乃延爲王子師先生置

王子座東向己南面坐始就講見本傳雷狀沈傳公

墓先生雖不與朝政而密勿機務多得聞之是時李

文貞公在閣徐公蝶園尋以總憲兼院長皆傾倒於

先生先生時時以所見數陳某事當行某事當去其

說多見施行先生苦口直言不自知其數難不能盡

從而二公能容之欲薦先生則辭曰某本罪臣不死

己為非望公休矣但有所見必為公言之倘得行則拜賜多矣見全碑周官辨成先生在館中徐公蝶園

及混同顧公用方諱時就問周官疑義先生詳為辨

折遇館中後生則為講喪服間而持行者數人顧公

與河閒王振聲謂筆之書然後可久存先生乃出其

在獄所作表禮或問又為周官辨浹月而成見顧用方所撰

周官其自序曰凡人心之所同者即天理也然此理

之在身心者反之而皆同至其藏伏於事物則有聖

人之所知而賢者弗能見者矣昔者周公思兼三王

以施四代之政蓋有日夜以思而苦其難合者以公

之聖而得之如此其艱則宜非中智所及也故周官

晚出羣儒多疑其偽至宋程張二子及朱子繼興然

後知是書非聖人不能作蓋惟三子之心幾乎與公

為一故能究知是書之精蘊而得其運用天理之實

也然三子論其大綱而未嘗條分縷析以辨其所惑

故學者於聖人運用天理廣大精密之實卒莫能窺

而幽隱之中猶若有所疑異焉蓋鄭氏以漢法及莽

事詰周官多失其本指而莽與歆所竄入者實有數

端學者既無據以別其真偽而反之於心實有所難

安故其惑至於千數百年而終莫能解苟非折以理之至是而合其心之同然則是經之蠹蝕終不可去夫武成之書周人開國之典冊也守在官府傳布四

方不宜有譌而孟子斷為不可盡信亦折之以理而

已余懼學者幸生三子之後而於是經之義猶信疑

交戰於胸中是公之竭其心思以法後王者將蔽晦

以終古故不得已而辨正焉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

聖人之徒也以余之淺見寡聞豈足以有明而志承

乎三子則知道者或猶能察其心而不以為妄也夫

五十四年乙未先生年四十八歲春刑定容城孫徵君

年譜書成序之尋作徵君傳 冬十二月九日母卒

先是疾篤

聖祖加恩賜醫診視見示道希兄弟

五十五年丙申先生年四十九歲冬春秋通論成先生

自癸巳後供事書局公事之暇輒致力於春秋周官

前後幾三十年見程荃撰儀禮折疑序先生在書局徐公蝶園

日請先生講春秋疑義每舉一事先生必數全經比

類以析其義顧公用方與二三君子謂非筆之於書

則口所傳能幾且所傳者遂能一一不失其指意乎

屢敦促始成此書其自序日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

也凡先儒之說就其一節非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也而比以異事而同形者則不可通者十八九矣惟

程子心知其意故曰春秋不可每事必求其異義但一字異則義必異焉然經之異文有裁自聖心而特立者如魯夫人入各異書之類是也有沿舊史而不

能革者稱人稱爵稱字稱名或氏或不氏之類是也其間毫芒之辨乍言之若無可稽尋及通前後而考其義類則表裏具見固無可疑者抑嘗考詩書之文作者非一而篇自爲首尾雖有不通無害乎其可通者若春秋則孔子所自作而義貫於全經譬諸人身引其毛髮則心必覺焉苟其說有一節之未安則知全經之義俱未貫也又凡諸經之義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義則隱寓於文之所不載或筆或削或詳或略或同或異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間所以考世變之流極測聖心之裁制具在於此非通全經而論之末由得其間也余竊不自忖謹師戴記與程子之意別其類爲三十有六而通論其大體凡九十章又通例七章使學者知所從入至盡其義類與聖心同揆而無一節之不安則願後之君子繼事焉耳徐公每語人曰自程朱而後未見此等經訓他日必列於學官

見顧用方撰本書序

五十六年丁酉先生年五十歲秋作四君子傳其序略曰余弱冠從先兄百川求友得邑子同寓金陵者曰劉古塘於高淳得張彝歎歸試於皖得古塘之兄北固於宿松得朱字緣辛未遊京師得宛平王崑繩無錫劉言潔青陽徐詒孫其志趨之近者則古塘彝歎言潔詒孫也術業之近者則崑繩字緣北固也余平

生眠好志趨術業之近與諸子比者有矣然其年或先後生於余而自有其儔或年相若而交期則後惟諸君子同時並出而爲交皆久且深故世莫不聞癸巳春金壇王若霖曰吾與諸公每私議南士之相引爲曹而發名於世者其朋有三焉行修而學殖者莫如子之徒其遇之窮而無一得其所者亦莫如子之徒也因屈指死者七人皆齋志也存者三人則余羅於罰古塘中歲遭无妄之災病且躄彝歎老而無子相與痛惜者久之先兄之歿余旣爲誌銘詒孫北固有哀辭字緣有墓表故弗更著今作王張二劉四君子傳 春秋直解成其序曰自程朱二子不敢以春秋自任而是經爲絕學矣夫他書猶孔子所刪述而是經則手定也今以常人自爲一書其指意端緒必有可尋况聖人之不得已而有言者乎蓋屈摺經義以附傳事者諸儒之蔽也執舊史之文爲春秋之法者傳者之蔽也聖人作經豈預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舊史所載事之煩細及立文不當者孔子削而正之可也其月日爵次名氏或畧或詳或同或異策書旣定雖欲更之其道無由而乃用此爲褒貶乎於是脫去傳者諸儒之說必義具於經文始用焉而可通者十四五矣然後以義理爲權衡辨其孰爲舊史之文孰爲孔

子所筆削而可通者十六七矣余之始為是學也求之傳注而樊然殼亂按之經文而參互相抵蓋心殫力屈幾廢者屢焉及其久也然後知經文參互及眾說殼亂而不安者筆削之精義每出於其閒所得積多因取傳注之當者并己所見合為一書以俟後之君子其功與罪則非蒙者所能自定也

五十七年戊戌先生年五十一歲春二月命兄子道希道永權葬父逸巢公母吳夫人於上元南都石觜之

台拱岡見台拱岡墓碣命長子道章就學於李剛主見李伯

五十八年己亥先生年五十二歲夏四月遇疾自危作書示兄子道希字師範兄弟定祭禮擬置祭田定敦家

之法見敦忠祠祭田條目序

五十九年庚子先生年五十三歲冬十一月周官集註

成其序曰朱子既稱周官徧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謂頗有不見其端緒者學者疑焉是殆非一時之言也蓋公之兼三王以施四事者具在

是書其於人事之始終百物之聚散思之至精而不疑於所行然後以禮樂兵刑食貨之政散布六官而

聯為一體其筆之於書也或一事而諸職各載其一節以互相備或舉下以該上或因彼以見此其設官

分職之精意半寓於空曲交會之中而為文字所不載迫而求之誠有茫然不見其端緒者及久而相說

以解然後知其首尾皆備而脈絡自相灌輸故歎其徧布而周密也余嘗析其疑義以示生徒猶苦舊說難自別擇乃並纂錄合為一編大指在發其端緒使學者易求故凡名物之纖悉推說之衍蔓者概無取焉蓋是經之作非若後世雜記制度之書也其經緯萬端以盡人物之性乃周公夜以繼日窮思而後得之者學者必探其根原知制可更而道不可異有或異此必蔽虧於天理而人事將有所窮然後能神而明之隨在可濟於實用其然則是編所為發其端緒者特治經者所假道而又豈病其過畧也哉 十二

月二日幼子道興生側室楊氏出見家譜

六十年辛丑先生年五十四歲周官析疑成其序曰周

官一書豈獨運量萬物本末兼貫非聖人不能作哉即按其文辭舍易春秋文武周召以前之詩書無與

之並者矣蓋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葉而是書指事命物未嘗有一辭之溢焉常以一字二字盡事物之

理而達其所難顯非學士文人所能措注也凡義理必載於文字惟春秋周官則文字所不載而義理寓

焉蓋二書乃聖人一心所營度故其條理精密如此也嘗考諸職所列有彼此互見而偏載其一端者有

一事而每職必詳者有畧舉而不更及者有舉其大以該細者有即其細以見大者有事同辭同而倒其

文者始視之若樊然淆亂而空曲交會之中義理寓焉聖人豈有意爲如此之文哉是猶化工生物其巧曲至而不知其所以然皆元氣之所旁暢也觀其言之無微不至而曲得所謂如此况夫運量萬物而一以貫之者乎余初爲是學所見皆可疑者及其久也義理之得恆出於所疑因錄示生徒使知世之以周官爲僞者豈獨於道無聞哉即言亦未之能辨焉耳

冬十一月間李剛主長子習仁天乃作書與之其畧曰此子天民之秀非獨李氏所恃賴也僕不能自解豈能爲吾兄解然有區區而欲言者言之則非其時而重傷吾兄之意不言則於交友之道爲不忠是以敢終布之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僕平生所遭骨肉閔凶始人理所無悲憂危蹙中每自念性質迫隘語言輕肆與不祥之氣實有相感召之理以吾兄之德行醇懿而哀暮罹此語天之道有不當然者竊疑吾兄承習齋顏氏之學者書多警警朱子習齋之自異於朱子者不過諸經義疏與設教之條目耳性命倫常之大原豈有二哉此如張夏論交會言議禮各持所見而不害其並爲孔子之徒也安用相詆訾哉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後心與天地相似而足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與若毀其道是謂戕天地之心其爲天之所不祐決矣故自陽明以來凡

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僕所見聞具可指數若習齋西河又吾兄所自擊也君子省身不厭其詳論古不嫌其恕倘鑒愚誠取平生所述警警朱子之語一切薙芟而直抒己見以共明孔子之道則僕之言雖不當而在吾兄爲德盛而禮恭所補豈淺小哉

見本集

初先生與王崑繩論學崑繩不信程朱盡發其失且曰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罪也先生曰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閔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崑繩聞先生言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先生出刑部獄剛主來唁先生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板者削之過半先生因舉顏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愜心者告之剛主隨卽爲更定至是先生復作此書與之

見李剛主墓誌

六十年壬寅先生年五十五歲夏四月扈

蹕熱河 六月奉

命回京充 武英殿修書總裁

見兩朝聖恩恭紀及本傳

雍正元年癸卯先生年五十六歲以

世宗嗣位覃恩赦歸原籍

見本傳先是滇遊紀聞案先生

近支族人皆隸漢軍至是肆赦

上曰朕以方苞故赦其合族苞功德不細先生聞

命驚怖感泣涕泗交頤見本傳雷 秋八月宛平門人

王兆符為敘次文集見集 高安朱文端公諱來定

交志同道合無與比者見敘

二年甲辰先生年五十七歲春二月請假歸葬親蒙

恩給假一年五月十三日抵上元越翼日展墓初歸以

卜兆未定不即私室寓居北山僧舍中葬畢乃返見

拱岡墓碣清涼寺記沈傳

六月丁酉視台拱岡父母墓穴負土

定封岡墓碣 七月作台拱岡墓碣 八月歸桐城

奉大父柩至上元且省在桐各先墓便過浮山時左

未生已故弔其子秀起見再至浮山記 作書示道希兄弟

訓教家法 作大父馬溪府君墓誌

三年乙巳先生年五十八歲春三月二十四日還京

召見 上憐弱足 命二內侍扶翼至 養心殿顧視訓慰者

久之有

先帝持法朕原情汝老學當知此義之論并賜茶芽二

器見聖訓恭紀及本傳

命仍充武英殿總裁尋欲用為司業先生以老病力辭

見全碑

六年戊申先生年六十一歲冬仁和沈廷芳來受業先

生日師所以傳道授業解賦生欲登吾門當以治經

為務廷芳謹受教先生以所著喪禮或問授之曰喪

祭二禮事親根本世罕習者生其研於斯見沈廷芳所撰先生傳書

七年己酉先生年六十二歲夏四月作書示兄子道希

葬兄百川必遵遺命與弟椒塗同邱道希得札從命

葬於蔣甸大父司諭公居中百川椒塗同封居右嫂

張氏及夫人蔡氏同封居左見示道希書並跋 其後復以陰

流入壙俱遷葬見熊借呂余東木時文序 司諭公遷葬江甯縣石

潭高蒲山見家譜

八年庚戌先生年六十三歲是年議開博學鴻辭科尋

詔三品以上諸臣各舉學與行兼者諸公問先生以所

舉先生以執友南昌龔孝水纓歛縣余西麓華瑞遊

好之久者嘉善柯南陔煜淳安方文翰蔡如四人應

之見送余西麓序 安溪官獻瑤求受業見官獻瑤所撰讀經史文序

甯化雷鉞見先生於漳浦蔡文勤公諱世之齋文勤

即命受業於先生先生固辭而答以儕輩之稱者三

四年後始受而不辭見送雷錫序 秋疾作命諸子曰

如我歿斂時須袒右臂昔余弟椒塗疾革時余因異

疾醫者令出避野寺弟卒弗獲視含斂心常悔之以

此自罰也見七思注及沈傳

九年辛亥先生年六十四歲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

見本傳 與常熟蔣文肅諱廷錫 桐城張文和諱廷玉 兩相

國論征澤望事宜書

十年壬子先生年六十五歲與西林鄂文端諱爾桐城

張文和兩相國書論制準鳴爾澤望事宜凡十二條

西師征討多年至是復猖獗先生之意欲為嚴軍屯

守撫士蓄力以待可勝之虜勿為輕舉深入以邀難

必之功厥後鄂公奉

命馳往軍前傳諭大將軍旋於十二月奏請邊地屯田

事宜五條其間多採先生之論奉

詔從之見文集及東華錄借抱軒集

夏五月遷翰林院侍講見本傳

秋七月遷翰林院侍講學士見本傳九月長子道

章舉順天鄉試見家譜及桐城志冬十二月興縣孫文定

公諱嘉以刑部侍郎為順天府尹兼祭酒勁挺不為

親王所喜有自朱耶來屬先生急奏劾之當即以代

孫公先生拒不可其人以禍恤之先生以死力辭不

日竟有劾孫公婪贓孫公下獄先生謂鄂文端公曰

孫侍郎以非罪死公復何顏坐中書於是鄂公以百

口保之孫公遂得免見全碑及雷鑑鄂公逸事

十一年癸丑先生年六十六歲春三月奉 果親王教

約選兩漢及唐宋八家古文刊授成均諸生其後於

乾隆初

詔頒各學官

見本書并學政全書

夏四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

侍郎先生以足疾辭

命仍專司書局不必辦理內閣事務有大議即家上之

先生不能隨班趨直俱荷 矜容先生感激流涕以

為不世之恩當思所以不世之報然自是益不諧於

眾矣見本傳全碑及謝授禮部侍郎劄子

六月教習庶吉士見本傳

秋八月充一統志館總裁見本傳奉

命校訂春秋日講見顧用方春秋通論序

十三年乙卯先生年六十八歲春正月充

皇清文穎館副總裁見本傳秋九月

高宗嗣位有意大用先生時

高宗方欲追踐古禮議行三年之喪 特下詔命羣臣

詳稽典禮王大臣令禮部尚書景州魏公廷珍偕先

生擬議魏公與先生為金石交以諮先生先生因欲

復古人以次變除之制隨時降殺定為程式乃作喪

禮議其畧曰臣等謹按夏商之禮自孔子已歎其無

徵周衰典廢后王不降德司徒不懸象籍藏故府黎

獻無聞是以諸侯喪禮孟子亦未之學漢興河間獻

王得邦國禮五十六篇上之而武帝使安秦儀莫能

承用自東漢魏晉六朝以逮唐初羣儒議禮之文尚

有引用者而其書遂亡自是以後皇王喪紀類皆隨

俗傳會隱情失義與禮經不應用此顯學之儒深惜

庸臣淺識雖有賢君不能將順其美坐使天經地義

曠絕不行猶幸先聖遺文散見周官儀禮戴記及七

十子所傳述者猶未盡泯臣等謹詳考經傳參互相證擇其無戾今制而可存古義者具列九條以聞竊惟我

皇上徇齊典學凡聖經賢傳及儒先所論辨

聖心洞然具見表裏伏望立中制節定為 本朝國郵

之經俾四海臣民惟

皇之極觀感率由自飭厥性永永年代守為典法臣等

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魏公上其議大臣有不便者

遂格不行見全碑江甯志先生時領 武英殿修書事請於

親王就直廬持服未再期先生不出焉見尹元字墓誌先生

所教習庶吉士二十七日內齋宿館舍無敢飲酒食

肉者他部院未嘗有也見汪師韓跋劄忠祠禁及家譜冬十一月

上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疏其畧曰邇年徵收地

丁銀兩四月完半十月全完此於 國課無分毫之

益而農民苦累不堪蓋自三月至六月正農民耕田

車水刈麥插秧之時舉家男婦老幼雜行兼雇閭民

助力尙恐後時乃今奔走鄉城經營借貸伺候官府

延接吏胥以奪其時力為累大矣計一州一縣富紳

大賈紳有餘資者不過十數家或數十家其次中家

有田二三百畝以上者尙可挪移措辦其餘下戶有

田數畝數十畝者皆家無數日之糧兼樵采負販僅

能餬口正當青黃不接之時而開徵比較典當無物

借貸無門富豪扼之指苗為質履畝計租數月之閒

利與本齊是以雖遇豐年場功甫畢而家無餘石不

厭糟糠者十室而七也在有司初為此議不過慮歲

有豐凶四月已徵其半則後此徵收為易耳不知秋

成果有四分五分小民本不作拖欠 國課之想而

守土之吏亦不容其拖欠若在三分二分以下則我

皇上視民如傷方且憂其流殍蠲租賜賑豈忍預斂其

財而不顧其後哉臣伏念自

大行皇帝時寬陝西四川徵收之期六月完半十一月

全完數年以來未聞其有逋賦則少寬徵收之期於

國課分毫無損可知矣又上請定常平倉穀糶糴

之法疏其畧曰常平倉穀定例存七糶三有司奉行

失宜必穀價既貴各州縣始得申詳府道藩臬請督

撫定官價并示開糶之期一處文未批發不敢開糶

不知平糶本以利民而穀貴早晚無常若商販眾至

則旬月之間價復大減是以胥吏得借此要索苟或

上官失察批發後時穀貴之期既過不獨窮民不得

邀平糶之恩而官定之價且不能充伏乞我

皇上特頒諭旨嚴飭南方各省督撫察州縣存倉之

穀不用盤倉三年全然不變然後可歲存其半兩年

不變則糶七存三但逾一年底面卽有霉爛則春盡

糶而秋糶之其或年歲大歉本州縣及鄰境穀皆騰

貴春糶之價不足以糶充原數則詳明上司銀交部
庫俟次年有收或鄰境豐穰如數補糶至河北五省
倘遇歲歉春夏穀貴亦聽各州縣詳明上司不拘糶
三之例督撫司道郡守止於歲終實覈入倉之數一
至開春一任各州縣照所定存糶分數隨時發糶永
杜詳請定價示期之弊竇則胥吏絕無要索之因窮
民實邀平糶之澤見在有司可無變爛賠補之累新
舊交代永絕彼此相持忿爭告訐之風此臣積年博
訪周諮灼見情弊而後敢入告者伏乞

聖鑒施行又上請復河南漕運舊制疏其畧曰河以南
祥符等五十州縣共徵米十二萬六千七百餘石康
熙二十二年改令全漕折銀自雍正六年督臣田文
鏡疏請改徵至今槩徵本色於運次交兌河以南各
府州縣俱遠水次又中隔黃河厥土墳壤一經雨雪
牛車淖陷日行不能十里而漕期刻不容遲雇夫盤
駮價且十倍中家破產貧民鬻子恆由於此請悉照
從前折徵定例解交糧道在衛輝水次官爲採買三

疏俱下部議行見本傳
及奏議

乾隆元年丙辰先生年六十九歲春

命再入南書房見本傳

三月上請備荒政兼修地

治疏其畧曰竊思救荒宜豫故周公設保章氏之官
以星土之法五雲之物先期而知水旱降豐荒之祲

象以修救政雖其法無傳然每至夏末秋初則水旱
豐歉之情形十可八九得矣舊例報荒必待八九月
後眾口嗷嗷情狀顯見然後入告被災之民朝不及
夕而奏請得旨動經旬月流殍者已不知其幾矣故
備荒早則民無流殍而國費亦不致過多救荒遲則
勞費十倍而功猶不能一二伏乞

皇上勅下督撫嚴飭州縣凡有水旱五六月卽據實奏
報七月中旬卽覈定災傷分數并乏食人數造冊上
聞蓋一州一縣之中田有高下傷水旱被災亦有淺
深但得實報無欺則災小之地不過量免被災之戶
本年正供錢糧十分中幾分發常平倉穀招商通糶
勸諭富民挑塘築堰賑恤孤寡無告者而災可弭矣
其災大者則許動庫金修城浚隍整理倉廩官署以
招集附郭貧民於四鄉相度支河橋梁大塘大堰招
集各鄉土人官給廩穀使任浚築惟老弱孤寡力不
能任土功者乃計口給粟則爲數無多易周而可久
自古救荒之政莫善於興工築而其事宜早若待民
已飢疲則雖壯者亦力不能勝工築矣見本傳
夏

六月
上憐先生老病 命太醫時往診視見本傳

上以先生工於時文 命選有明及 本朝諸大家四
書制義數百篇頒布天下以爲舉業準的見本傳 充

三禮義疏館副總裁見本傳乃上擬定纂修條例疏曰

臣竊惟明初五經大全皆各主一人之說且成於倉卒不過取宋元儒者一二家纂輯之書稍摭眾說以

附之數百年來皆以為未盡經義不稱大全之名是以

聖祖仁皇帝特命重修四經頒布學官昭示羣士然惟

周易多裁自

聖心所取至約而前儒未發之蘊開闢實多故特名折

中餘三經則曰彙纂我

皇上躬履至道重念先聖遺經未盡闡揚 詔修三禮

乃漢唐以來未有之盛事而三禮之修視四經尤難

蓋易詩書有周張二程以開其先而朱子實手訂之

典謨以下亦抽引端緒親授其徒胡氏春秋傳雖不

免穿鑿而趙啖二陸劉孫胡程之精言採錄實多諸

經大義已昭然顯著故折中彙纂但依時代編次先

儒之言而不慮其無所歸宿也陳澹禮記說自始出

即不屢眾心詆議紛起周官儀禮則周程張朱數子

皆有志而未逮乃未經墾闢之經欲從大全之例則

無一人之說以為之宗欲加折中彙纂但依時代編

次羣言則漫無統紀學者終茫然莫知其指要必特

起凡例俾大義分明而後兼綜眾說始可以信今而

傳後臣等審思詳議擬分為六類各注本節本句之

下一曰正義乃直詰經義確然無疑者二曰辨正乃

後儒駁正舊說至當不易者三曰通論或以本節本

句參證他篇比類以測義或引他經與此經互相發

明四曰餘論雖非正解而依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

所發明如程子易傳胡氏春秋傳之類五曰存疑各

持一說義皆可通不宜偏廢六曰存異如易之取象

詩之比興後儒務為新奇而可欺惑愚眾者存而駁

之使學者不迷於所從庶幾經之大義開卷了然而

又可旁推交通以曲盡其義類伏乞

聖誨鑒定施行以便排纂又奏請出 祕府永樂大典

錄取宋元人經說俱從之見奏議及程峯儀禮折疑序 秋七月

剛定管子荀子成是二書先生少時嘗刪錄茲復審

定而序之見本序 冬上請定經制疏其略曰伏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發政施仁敦典明教無一不本於至誠

惻怛之心用此期歲之中四海喁喁嚮風懷德人心

之感動未有過於斯時者也但土不加廣而生齒日

繁遊民甚眾侈俗相沿生計艱難積成匱乏欲其衣

食滋殖家給人足非洞悉其根源矯革敝俗建設長

利而摩以歲月之深未易致此臣嘗通計食貨豐耗

之源詳思古今政俗之異竊見民生所以日就匱乏

之由實有數端矯而正之即漸致阜豐之本但人情

狃于所習立法之始必多為異說以相阻撓愚民無

知亦未必皆以爲便而斷而行之三年以後飢寒之民可漸少十年以後中家資聚漸饒二十年以後則家給人足而仁讓可興矣一請禁燒酒一請禁種烟草一請飭佐貳官督民樹畜一請禁粟米出洋外一請令紳士相度浚築水道臣所陳五條皆民間日用細微之事然通計物材民用生長撙節之分數則植其甚廣而取數多驟視之若迂遠而無近功然漸而行之以久皆有一二可徵之實效蓋天地之生財有數不在官則在民民生之用物有經少所損即多所益惟廣開生物之源而節其流俾菽粟日多畜產豐饒百物皆賤致銀錢雖難而足衣食則易然後可積久而致富安也臣非不知致治之要在官恥貪欺士敦志行民安禮教吏稟法程然是數者不可以法聖而威禁必萬邦臣庶無貴賤貧富各守其分而仰事俯育寬然無憂然後曠之而易明導之而易赴伏惟

我
皇上審察詳議而斷行之見奏議

二年丁巳先生年七十歲夏六月擢禮部右侍郎先生仍以足疾辭

詔免隨班趨走許數日一赴部平決大事先生雖不甚入部而時奉獨對大除授并大政往往諮先生先生多密陳於是盈廷側目矣見本傳上請矯情債習

興起人材疏其略曰臣伏讀三年中前後諭旨於臣所陳之積弊亦既洞晰於

聖心而思有以矯革之矣然所以矯革之者則有本統焉文武之政非其人猶莫舉而知人則哲帝堯猶難之治道之興必內而六部都察院各得忠誠無私深識治體者兩三人然後可以檢制僚屬而防胥吏之姦欺外而督撫兩司每省必得公正無欲通達事理者四三人然後可董率道府辨察州縣以切究生民之利病能如此者乃有才有識有守而幾於有德者也雖數人十數人不易得况一旦而得數十人哉然不如是終不可以興道而致治也自古聖君賢主未嘗借才於異代亦惟我

皇上勤心以察之依類以求之按實積久以磨礱之信賞必罰以勸懲之而已所謂勤心以察之者一則明辨部議會議是非之實也凡一事之興廢其利害常伏於數轉之後故雖周公之聖猶有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而未得者况庸常之人雜以私意而揣摩瞻徇乎而姦邪文法之吏每能巧飾偏僻變亂是非言之鑿鑿使觀者難辨孔子所以惡佞之亂義惡利口之覆邦家也今內閣擬票雖有兩簽從未有摘發部議之非而奏請改議者古者御史之外別設給事中專駁宰相成議上及詔旨而南宋以後舊典寢廢以故

朱子屢歎之以臣所聞見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暨我

皇上時有盡屏廷議而獨斷其行止者 命下必大服

眾心故臣愚以為凡部議會議有關於國體民生者

勿遽批發必再三尋覽以究其事理之虛實意見之

公私微有所疑必召素信其忠誠無私通達事理者

盡屏左右每人而獨問之參伍眾說然後內斷於

聖心此卽虞舜好問好察以輔其惟精惟一之學而孔

子所歎爲大智也抑又聞用人之道惟知之爲難凡

人之智識必叩之而後知其材勇必試之而後見其

忠邪誠僞必久與之習而後得其真太公望文王之

師也武王用之猶反覆窮究相與問答者凡數萬言

管夷吾齊國之望鮑叔牙所深知也桓公用之猶每

事諮度相與問答者凡數萬言方今四海九州萬事

百度皆總歸於六部而決於卿貳五六人每日文書

到部最少亦一二百件苟一事之失其理則姦心必

滋於蠹吏實害必被於兵民此卽五六人皆至公至

明虛己和衷日夜講求尙慮其有失誤而我

皇上於六部卿貳中灼知其才識深信其忠誠者凡幾

人乎古聖王用人惟己必先勞於求賢臣伏願

皇上惟盛暑嚴寒宜安養

聖躬不可過勞外此少有餘閒卽延見廷臣凡六部都
察院奏事披覽之下微有所疑卽召見問訊使各陳
所見聽其語言則明昧可知矣觀其氣象察其心神
則公正私曲大略可見矣卽有利口而飾爲忼直那
媚而貌類恪恭者以我

皇上之至誠至明久與之習必有呈露於幾微而不能
自辨者矣其餘京堂科道條陳屢合事理翰林敷奏
深富

聖心者亦宜慎選其人俾輪班侍直事有疑難隨時召

問以習察其志行而劑度其材能至於大僚中已爲

我

皇上所深信者尤宜朝夕燕見與議論天下之事以窮
究其底蘊果能忠誠無私而又通達事理則於同官

百吏皆能助

皇上以檢察而得其實矣所謂依類以未之者天下惟
君子與小人性情心術如水炭之不相入小人所悅

必諛佞側媚者雖有才智而爲國患更深樸直清慎
者雖無才智尙可奉公守法竭力自効是以周公立

政之篇所三致意者惟勿用佞人而求吉士以勸相
國家而已所謂佞人諛佞側媚而有才智者也所謂

勸相樸直清正之士雖才智不足而率作策勵尙可
以有輔於庶政也自古有君子而誤信小人者斷無

小人而能進君子者故求賢之道必以其類爲招保舉舊例臨時按品秩資格俾各舉一二人法本無愆而人多難信我

皇上於在內之九卿在外之督撫深信其忠誠無欲者必各有數人伏願 特下密旨命盡舉所知而別其材之所宜然後考覈試驗而次第用之比之按資格以汎舉者必爲得實而聽請託利身家之結習不禁而自除矣所謂切實積久以磨礱者自漢唐以後雖仍六官之名而職事多非周官之舊矣而就今功令所宜秉承者則吏部之職非獨按籍呼名循例黜陟也其實在使請囑者望風而自止巧法者百變而難欺戶部之職非獨謹守管鑰會計出納也其實在明於萬貨滋殖之源生民實耗之本禮部雖奉行舊典而事有特舉必當酌古準今可爲後法且寅清端直無玷其官兵部之實在輯將校之驕氣以綏靖兵民消禍變於無形以折衝萬里刑部之實在時情罪之寬嚴以砥維風教辨四方之僞獄以震懼職司工部之實在識海內山川之形勢以知疏鑿之宜敷水土人功之等差以定工程之度至於都察院之設本以肅朝廷之綱紀儆百吏之官常劾中外文武大臣之不法伏願我

皇上於部院卿貳必慎簡忠誠而以明達者佐之辨其

材之所宜而各責之以實使日夜訓勵其僚屬而隨時以進退之則中材以上咸自矜奮數年以後公正之風可作而練達事理者亦漸多矣所謂信賞必罰以懲勸者凡中人之志行多以獎進激勵而成平時主部議者不過正卿中一二人主會議者不過九卿中數人順從緘默者長得自安據理直言者必遭忌嫉積習爲常所以靡靡日趨於瞻徇而非果竟無人

也儻我皇上時時延見一一考驗忠誠者篤信之明達者褒嘉之懷私者廢斥之庸昧者退罷之則旬歲之間勃然而興起矣

世宗憲皇帝於大計保舉之員職罪敗露督撫降調司道革職條例甚嚴而奉行不實惟奉 特旨獨舉一人者降調甚多而督撫司道之計典無聞焉蓋以所舉眾多不能盡詰而姑從寬貸耳用此賂請陰行舉劾顛倒無所顧忌若一依雍正六年定例執法不移則孰敢徇私任意以自累乎自耗羨歸公以後州縣之繁劇者養廉至千數百金猶不足以延幕各辦公事在內諸司雖蒙加俸一倍猶不足以僦屋賃僕秣馬供車伏願通計天下之耗羨及經賦所餘詳加籌畫必使州縣得備其公事諸司得贍其身家然後一犯贓私嚴法不貸其聲績顯著者則時賜金帛進爵

秩而使入於其任如此則凡為吏者皆得俯仰莫然
 潔己以奉公孰可苟且行私以自取終身之墜陷乎
 信能行此四者則忠良有恃以不恐姦邪有術而難
 施中外大臣日夜孜孜以進賢退不肖為己任庶司
 百吏皆知奉公守法潔己愛民之為安數年之後眾
 正盈廷官守經法民無佞心雖大艱猝投無難其濟
 而况舉先王足民之大經布前代屢驗之良法尚何
 慮其阻撓廢格縱私生事以擾民乎至於民食既足
 則當漸為禮俗之防官常既修則當實講敦土之法
 內治既定則與屯衛於邊關設軍田於內地使精神
 可以折衝立制防於海嶠謹治教於苗疆使惠害消
 於未兆皆宜次第修舉而不敢以為言誠以積習
 不除人材不足官常不立則為之而必不可成之
 而必不可久也凡所陳奏皆臣五十年來所耳聞目
 見確知其狀不得不入告者臣老矣生世無幾時如
 以臣言為可用伏望聖 此摺以驗羣情以考治法
 時復 賜覽如用臣 言而無利於民無益於 國雖
 死之後尚可奪臣 之爵命播臣 之過言以示懲責
 也味死上陳不勝悚息瞻企之至見奏 秋七月教
 習庶吉士見本 先生嘗慮辭章聲律未足以陶鑄人
 材轉踴其志氣使日趨於卑小欲做朱子學校貢舉
 議分詩書易春秋三禮為三科而以通鑑通考大學

衍義附之詩書易附以大學衍義春秋附以通鑑綱
 目三禮附以文獻通考以疑義課試當路者多謂迂
 遠惟高安朱文端公江陰楊文定公諱名 所見相同
 亦以違眾難行止之先生猶欲發其端乃上請定庶
 吉士館課及散館則例疏其略曰翰林一職專司文
 學河北五路及邊徼遠省與運者甚稀臣 自有知識
 竊見內閣九卿出於翰林者十常七八蓋因職親地
 近材識志行之美易達於
 天聽若散在州縣則或挂於事故或抑於上官雖有介
 節長才或趨起以終老故天下士尤以翰林為清華
 而恨不得與本科進士 朝考取備庶常之選者三
 十有六人江南浙江江西湖廣四省數已三十其餘
 僅六人耳豈吳越三楚而外材識志行可以登清華
 列侍從者竟無其人與徒以聲律辭章素所不習者
 多耳臣 請嗣後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仍課以詩
 賦其餘各省則專治本經義疏及資治通鑑綱目所
 載政事之體要散館之日試以所專課各二篇其兼
 通者亦得自著所長而不相強如此則東南之士益
 留心於經濟之實用而河北五路以及邊方之士亦
 不至困於聲律之末諳可以陶冶羣材使爭自淬礪
 蓋政事文學皆人臣所以自效而政事之所關尤重
 使海內昭然知

皇上取人不專以文辭而必求其實濟則有志之士當益思自奮於

聖明之世矣疏下諸臣議格不行見臚石仲子序及奏議先生館

課不尚詩賦工麗務覘人學識根柢經刮目者多克

以名節自立祁陽陳可齋相國名大受其一也見雷字占咸

見九月疏陳九卿會議二事一九卿中有異議者

宜並列上聞以俟

聖裁一詹事科道宜仍與九卿會議所議不符亦隨九

卿議並奏疏下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駁不行見本傳

上請定孔氏家廟補祀先聖前母施氏祀典疏又

祠疏皆格於廷議見本傳及雷狀全碑十二月復以老病請

解侍耶任

詔許之仍帶原銜食俸教習庶吉士見本傳先是河督某

夙與先生善既而違眾議開毛城舖臺省二臣爭之

言其不便坐下獄先生言於徐公蝶園為

上言不當以言罪諫官

上即日釋之先生獨具疏陳河督之愆河督大恨亦思

傾先生禮部薦一賞即入曹親王蒞部已許之先生

以故事禮部必用甲科不冒平署會新拜泰安為輔

臣起河間魏尚書為總憲忌者爭相告曰是皆方侍

郎所為若不其排之將吾輩無地可置身矣自是凡

先生所奏疏下六部九卿議皆合口梗之河督亦劾

先生禮部中又有挺身與先生為難者先生自知孤

立乃密陳其狀且以病為請焉見全傳

三年戊午先生年七十一歲冬過遵化州訪薦青山人

李階未遇薦青以詩投之見李山人詩集序及薦青集

四年己未先生年七十二歲春二月

詔重刊十三經廿二史先生充經史館總裁乃疏請

勅內府內閣藏書處徧檢舊本諭王大臣及在京各官

家藏舊本并

勅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五省督撫購送舊本詳校

改正又前侍講學士何焯曾博訪宋版正前後漢書

三國志遺說請

勅就其家索原書照式改注別本其原本給還從之見本傳

夏四月四書制義選成奉表以進

命頒行天下見本書五月庶吉士散館先生補請後到

者考試忌者劾之謂有所私遂落職

命仍在三禮館修書見本傳雷狀先生罷職謂沈廷芳

日老生以迂謏獲戾宜也吾兒道章數以此諫然吾

受

思重敢自安容悅哉見沈廷芳記沈性傳後先是丁巳秋朱文端

公疾革謂先生曰子性剛而言直吾前於眾中規子

謂子垂衰疾支離於世無求假而年減一紀尚有國

武子之禍欲諸公諒子之無他而不以世情相擬耳

賓賓定字既及吾病不支子其懼或及今忌者媒孽

文端已先見之矣見說

上意終思先生屢顧左右大臣言方苞惟天性執拗自

是而非人其設心固無他也見雷一日吏部推用祭

酒

上沈吟曰是官應使方苞爲之方稱其任而旁無應者

碑全

六年辛酉先生年七十四歲春正月十八日兄子道希

卒作墓志見道希夏四月作七思感傷兄百川弟

椒塗伯姊仲姊三姊妻蔡氏兄子道希也見本冬

周官義疏纂成進之

上畱覽兼旬命發刻一無所更見雷

七年壬戌先生年七十五歲春先生以年近八旬時患

疾痛乞解書局回籍調理

上許之賜翰林院侍講銜四月出都歸里杜門著書不

接賓客江南總督尹文端公諱繼踵門求見者三皆

以疾辭見本重爲司諫公及百川椒塗卜兆

先是再卜葬再以陰流入壙起攢先生歸後急求兆

域不以高年自寬野處誠求連歲而後成事見熊

本時文序及 同武進揚農先椿考訂輯補湯文正

公年譜十月成序之 始營建教忠祠於清涼山麓

并將己所置田盡捐爲祭田祀遷桐五世祖斷事公

以公殉節故祠名教忠其側又建太僕公小宗祠歲

時率族人致祭其祭田經費贏餘則以周子孫窶艱

嫁娶喪葬不能自舉者定祭禮作祠規祠禁及祭田

條目以示後人其祠規序曰宗法祭禮之廢久矣唐

宋諸賢所討論當其身不能盡行而欲世爲天下法

得乎禮雖先王未嘗有可以義起者以協諸人心而

眾以爲安也古者建國始得立五廟北宋以前猶有

四廟三廟二廟之制自程子謂人本乎祖服制以高

會相屬則時祀宜及高曾冬至宜祀始祖遠祖自是

以後學士大夫及庶民皆遵用而功令亦不復爲之

程以人情所安不可強抑耳而朱子於始祖遠祖則

不敢祭非獨疑於僭也蓋內反於身覺哀敬思慕之

誠達於高曾已覺分之難滿又進而推之遠祖始祖

恐薄於德而於禮爲虛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

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

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此物此志也蓋程子

以己之心量人覺高曾始祖之祭闕一而情不能安

朱子則以禮之實自繩覺始祖遠祖之祭倘舉而誠

不能貫義各有當並行而不悖也苞性頑薄少壯遠

遊祭多不與難後涉公事朝夕促促有祭而無齋撫

躬自思惟父母兄弟忌日必爲愴然耳春秋秩祀布

几筵奉薦而進雖吾父母亦未嘗如見乎位如聞
乎容聲况王父母以上未逮事者乎用此將祭之先
既祭之後以臨尸不作及變其所親之義內訟乃知
無作於祖無作於高曾之難爲之怵然而因此見朱
子之心焉又思若竟廢高曾之祭則愧作亦無由而
生是又程子使中人以上各致其情自勉於禮之意
也茲酌定祭禮兼立祠規皆以愚心所安依古禮經
而準以眾人所能行吾子孫能恪守之則於古者立
宗收族之義猶有什一之存焉其或愈於蕩然不爲
之制也與其祠禁序曰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以鄉
八刑糾之閭胥掌旒撻罰之事惟學校射飲罰用旒
撻則施於庶民爲多古者大宗小宗皆有收族之責
而仕者祿皆足以仁其族故教可行荆楚吳越聚族
而居皆有宗祠而自吳郡范氏而外宗法無一行者
飢寒之不恤而責以過愆故其心不服而勢亦不能
行凡茲祠田皆余孤行遠遊疾病屯遭蔽精神於蹇
淺之文術以致之者盡以歸祠以歲八十之三供祠
墓遵先君遺命也憶先兄疾革命二支子姓下逮曾
元始得異居同財及吾之身而不能禁其分析每歎
以自傷故用祭田經費所餘以合之凡婚嫁喪疾不
能自給者使得取分焉而立祠禁違者撻之以不資
其乏困爲罰且禁不得入祠以斷事公不樂有此後

人亦非先兄與余之族類也戒之慎之見本集及家譜先生
嘗曰祭田乃余爲諸生爲鄉貢士時陸續購置服官
後未增一畝也見與陳占感尺牘

八年癸亥先生年七十六歲秋八月尋醫浙東因作天
姥雁蕩之遊爲文記之從行者爲鮑甥孔巡見記文

九年甲子先生年七十七歲秋九月長孫超舉江南鄉
試見家譜及桐城志
試超係道章長子

十年乙丑先生年七十八歲夏六月洛陽李餘三學裕
來謁時爲安徽布政使未受印屏騶從造北山參戶

而八執弟子禮曰固知先生遊客之深也自獲見於
先生始知所以爲人之道備官中外幾二十年自省
尚無負於

君國無慙於吏民皆先生之教也所懼民隱壅蔽有過
不自知今適在先生之鄉故甫入城未受印象而願
聞緒論望先生知無不言見李公墓志

十一年丙寅先生年七十九歲冬十一月歛縣門人程
登始爲編刻文集見集序

十二年丁卯先生年八十歲秋八月博野尹元孚會一
來受業時元孚視學江南莅江甯待諸生入闈乃徒

步操几席杖屨造清涼山下潭亭執弟子禮北面再
拜曰曩在京師母命依門牆先生固執不宜使駟駭

遽今里居無嫌且身未及門心爲弟子久矣蒙授喪

禮或問吾母之終寢處食飲言語得無大悖成身之德豈有既乎先生辭不獲越日元孚又獨來先生畏人疑詫乃掃墓繁昌八九華山避之見尹志

十三年戊辰先生年八十一歲十月十六日長子道章卒見家譜及全碑

卒見家譜及全碑

十四年己巳先生年八十二歲秋七月儀禮析疑成先生以此經少苦難讀未經倍誦恐不能比類以盡其義又世所傳惟注疏及敖彘公集說二書其永樂大典中宋元人解說十餘種皆膚淺無足觀 國朝惟張稷若李邦卿各有剛定注疏間附己意發明甚少

先生大懼是經精蘊未盡開闢而閉晦以終古故七

十以後晨興必端坐誦經文設為身履其地即其事而求昔聖人所以制為此禮設為此儀之意雖臥病猶仰而思焉有心得乃稍稍筆記十餘年來已允治

猶自謂積疑未祛乃十治早夜勤劬迄今始成見程文雷狀沈傳 八月十八日甲午先生卒於上元里

第疾革數舉右手以示子孫蓋以弟做塗亡時抱歎

普戒子以斂時必袒右臂子孫遂遵遺命以斂焉見雷

狀沈 先生貌怯瘦身長面微有痘斑目光視人如

電臍弱者當之輒心悸不能語見熊寅泰謁為人敦

厚生平言動必準禮法事父至孝父嘗曰吾體未痛二子已覺之吾心未動二子已知之其先意承志如

此見潛虛集事母尤孝年四十餘宛轉膝下如嬰兒辛卯以南山集案逮赴 詔獄時母老疾多悻先生

偕縣令蘇君堽入見母言安溪李公薦入 內廷校勘不得頃刻留拜辭出即下獄及癸巳事定迎養北

上先生已

召直南書房居賜第故太夫人至京竟不知其事見條

目及結威錄道 與兄百川弟椒塗相友愛不忍違離希墓志家譜 百川約曰吾兄弟三人異日當共葬一邱不得以妻

耐見示其後葬先生於江甯縣建業三曷沙場村龍塘辰戌兼巽乾向與兄百川弟椒塗同邱見家譜 先生

每遭期功喪皆率子姓準古禮宿外寢見祠 先生痛

兄高才不壽後得任子恩請授兄子道承見沈 居家

有客至必令子弟奉茶侍立左右或宴會則行酒獻香俾知長幼之節見魏舒叔評沈 每遇己生辰必避

居郊原野寺不受子孫觴酌祭田羨餘以贖合族生徒饋遺輒予姻族之婁者見沈 生平於貨財不苟受

金陵有王生執金為贅求教介某姻來先生以金即贈某姻已而王生卒先生曰教未及安受其贖因自

出金如其數使人奠而不使某姻知也又有某富人

家資百萬遭喪延先生點主以百金為壽先生曰吾豈可屈膝於守財者慕耶嚴卻不應見怨谷 先生自視常若下於桓人見隸圍臧獲愛親敬長一事一言

之善輒反躬自責愧不能行有以過規則誠心以爲

德見張文和長洲何肥瞻言古文推錢牧齋與先生

論不合肥瞻好詆人短朋游多苦之先生獨喜聞其

言用以檢身時置所著文於朱字綠所使背面發其

瑕疵先生嘗嘆曰如斯人未可多得也見讀管子先

生與朋友責善亦甚嚴當其盡言無隱多人所難受

故雖與肥好者亦竊病其迂見澄懷先生自爲諸生

名輒動京師雖在難時王公皆嚴憚之性剛直好面

折人過交遊中宦既遂必以吏疵民瘼政教得失相

責難由是諸公頗厭苦之見雷惟朱文端公篤信先

生言先生所知見壹爲公盡言之見教與諸大臣言

常以天下之公義古賢之大節相砥淬而未嘗一及

於私見澄懷李文貞公以直撫入相先生叩之曰自

八國朝以科目躋茲位者凡幾公屈指得五十餘

人先生曰甫六十年而已得五十餘人則其不足重

也明矣望公更求其可重者時景州魏公君璧在側

退而曰斯人吾未前見無怪乎見者皆不樂聞其言

也見與陳占先生幼聰穎好讀書而尤篤嗜經學其

爲學不喜觀雜書以爲徒費目力玩物喪志而無所

得見需撰言行錄論學一以宋儒爲宗說經之書大

抵推行宋儒之學而多心得名物訓詁皆所畧見

志見耄期猶嗜學日有課程治儀禮十易其稿年八

十日坐城北湄園砑砑不置見雷先生於六經皆

有撰述所尤用力者春秋三禮也三禮中於喪禮尤

研究精微所著喪禮或問學者以爲粹然同於七十

子之文見家先生引誘後進與之講論娓娓不倦雷

撰言行錄及家譜先生少與兄百川以時文名天下世稱二

方其古文嚴義法言必有物必有序論文不喜班孟

堅柳子厚見韓文統序管語人曰文所以載道也古

人有道之言無不傳之不朽文所以佳者以無膚語

支字故六經尙矣古文猶近之至於四六時文詩賦

則俱有牆壁窠臼按其格式填詞而已以言乎文固

甚遠也見雷又訓門人沈廷芳曰南宋元明以來

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

或沿翰林舊體無一雅潔者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

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佛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

雋語南北史俳巧語老生所閱春秋三傳管荀莊駢

國語國策史記漢書三國志五代史八家文賢細觀

當得其槩矣見沈傳先生生平慎於文不輕爲人作

表誌尤必於其人而難以情假也先生所著書仍有

剛定通志堂宋元經解春秋比事目錄左傳義法舉

要史記注補正離騷正義聞見錄等書皆不知其撰

著年月茲附及之見本夫人蔡氏生二子早殤生

二女長適廬江舉人宋嗣葵次適上元生員鮑孔學

先生年三十三四尚無子乃納側室楊氏生二子道

章道與生一女適金壇王金範官蒲臺縣丞繼室徐

氏夫人無出蔡夫人葬江甯縣石潭菖蒲山與嫂張

氏同邱道章字用闈號定思揀選知縣生七子超惟

一惟醇惟稼惟寅惟和惟俊超為英山教諭道與字

行之號信芳安慶府學廩膳生生四子惟清惟恂惟

慈惟憲見家譜孫曾多為諸生或舉於鄉至今不替茲

未備考焉

方望溪先生年譜附錄

文目編年

康熙辛未年十四 讀孟子 書潘允慎家傳後

壬申 高素侯先生四十壽序 送母舅吳平一之鉅

鹿後序 康烈女傳

癸酉 與王崑繩書

甲戌 與劉言潔書 甯晉公詩序

乙亥 與徐詒孫書 二貞婦傳

丙子 聖主親征漠北頌 北征頌二首代 讀周官

與謝雲墅書 與萬季野先生書 祭徐幼安文

丁丑 陳馭虛墓誌

年二十至三十 書太史公自序後二首 書韓退之

學生代齋郎議後二首 書祭裴太常文後 記時

文稿行不由徑三句義後 與韓慕廬學士書 送

馮文子序 高節婦傳 七夕賦

戊寅年十一 文昌孝經序代 築子嬰隄記 與閻百

詩書

己卯 書時文稿歲寒章四義後 贈魏方甸序 明

兵部郎中劉公墓誌 徐詒孫哀詞

庚辰 高素侯先生墓誌

辛巳 與韓慕廬先生書

壬午 與喬紫淵書 喬紫淵詩序 兄百川墓誌

弟椒塗墓誌

癸未 劉篤甫墓誌 全椒縣教諭甯君墓誌 祭張

母吳夫人文

甲申 吳宥函文稿序

丙戌 與熊藝成書 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 杜茶

村先生墓碣 亡妻蔡氏哀詞

丁亥 與吳東巖書 傳信錄序 教授胡君墓誌

年三十至四十 書淮陰侯列傳後 跋石齋黃公手

札 記百川先生遺言 記吳紹先求弟事 刻百

川先生遺文書後 附刻弟椒塗遺文書後 答劉

拙修書 與龔孝水書 與賀生葦禾書 與劉函

三書 與章泰占書 周公論 方正學論 朱字

綠文稿序 張彝歎稿序 劉巽五文稿序 溧陽

會業初編序 奈西麓文稿序 送劉函三序 張

母吳孺人七十壽序

戊子^{年四} 左仁傳 劉北固哀詞

庚寅 灌嬰論 鮑氏女球壙銘

辛卯 與劉大山書 何景恒遺文序 朱字綠墓表

壬辰 獄中雜記 大理卿高公墓碣

癸巳 湖南洞苗歸化碑文^失 黃鍾爲萬事根本論

失 時和年豐慶祝賦^失 結感錄 與白玫玉書

禮記析疑序 周官辨序 絃歌臺記 泉井鄉

祭田記 王大來墓誌 許昌禎妻吳氏墓誌 宣

左人哀詞 阮以南哀詞

甲午 記夢 長甯縣令劉君墓誌 封內閣中書張

君墓誌

乙未 書羅音代妻佟氏守貞事 與孫以甯書 與

安溪李相國書 與陳滄洲書 孫徵君年譜序

送吳東巖序 孫徵君傳 顧飲和墓誌 兵部尙

書范公墓表 婢音哀詞 先母行畧

丙申 春秋通論序 將園記 內閣學士張公夫人

成氏墓表 僕王輿哀詞

丁酉 春秋直解序 春秋直解後序 蔣詹事牡丹

詩序 胡母潘夫人七十壽序 四君子傳 劉紫

函墓誌 龔君墓誌 奈君墓誌 葛君墓誌 內

閣中書劉君墓表 完顏保及妻官爾佳氏墓表

武季子哀詞 王瑤峯哀詞

年四十至五十 左忠毅公逸事 記長洲韓宗伯逸

事 轅馬說 記太守滄洲陳公罷官事 與徐蝶

園書 與劉古塘書 與翁止園書 與劉紫函書

伍芝軒文稿序 儲禮執時文序 徐司空詩集

序 蔣母七十壽序 修復雙峯書院記 彭訶菴

墓誌 廣東副都統陳公墓誌 同知紹興府事吳

公墓表 杜蒼畧先生墓誌銘 武商平墓表 禮

部尚書韓公墓表 祭白侯文 祭顧書宜先生文

祭張文瑞公文 余石民哀詞

年三十至五十 讀古文尙書 讀儀禮 書剛定荀

子後 讀管子 讀史記八書 書禮書序後 書

樂書序後 詁律書一則 書封禪書後 書史記

十表後 書史記六國世表序後 書孟子荀卿傳

後 讀伍子胥傳 書儒林傳後 書刺客傳後

書陳氏集說補正後 書柳文後 書邵子觀物篇

後 書朱注楚詞後 書歸震川文集後 原人二

首 原過 先天後天圖說 釋言 高陽孫文正

逸事 石齋黃公逸事 書曹太學傳後 書王氏

三烈女傳後 書萬烈婦某氏事 呂九儀妻夏氏

與安徽李方伯書 再與劉拙修書 答喬介夫

書 與程若韓書 與某書 漢高帝論 漢文帝

論 蜀漢後主論 宋武帝論 于忠肅論 明御

史黃公文集序 考槃集序 楊千木文稿序 巖

鎮曹氏女婦貞烈傳序 王彥孝妻金氏墓碣 祭

某公文 祭彭夫人文

戊戌年十一 記姜西溟遺言 逆旅小子 送徐亮直

冊封琉球序 送王翊林南歸序 遊豐臺記 遊

潭柘記 謝母王孺人墓誌 萬季野墓表 劉烈

婦唐氏墓表 張彝軟哀詞

己亥 安溪李相國逸事 記張彝軟夢忠武事 書

先君子家傳後 書公祭先母文後 四月示道希

兄弟 送左未生南歸序 汪孺人六十壽序 李

友楷墓誌 潘函三墓誌 巡撫福建黃公墓誌

沈氏姑生壙銘 吏部侍郎姜公墓表 駙馬孫公

哀詞

庚子 周官集注序 左未生墓誌 季瑞臣墓表

祭左未生文

辛丑 萬年寶歷頌 明禹州兵備道李公城守死事

狀 與李剛王書 周官析疑序 送黃玉圃巡按

臺灣序 白玫玉墓誌 王孺人墓誌 李伯子哀

詞

壬寅 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湯公墓誌 羅

烈婦李氏墓表

雍正癸卯 聖主躬耕藉田頌 聖主親詣太學頌

兩朝 聖恩恭紀 王生墓誌 贈通奉大夫刑部

侍郎黃公墓表 祭滄洲陳公文 兄孫仁壙銘

甲辰 示道希兄弟 再至浮山記 蒼溪鎮重修三

元觀記 封氏園觀古松記 刑部郎中張君墓誌

朱履安墓表 大父馬溪府君墓誌 台拱岡墓

碣

乙巳 聖訓恭記 表微 別建曾子祠堂記 贈淑

人尤氏墓表 鮑氏姊哀詞

丙午 左華露遺文序 劉古塘墓誌 顧友訓墓誌

陳依宣墓誌 沈孝子墓誌 韓城張公繼室王夫人墓誌 王處士墓表 舒子展哀詞

丁未 陸以言墓誌 張樸村墓誌 廣文陳君墓誌

族子根穎壙銘 李世得墓表 劉中翰孺人周

氏墓表 曾孺人楊氏墓表

年五十至六十 江南闈廣積貯議 書老子傳後

通蔽 書孝婦魏氏詩後 湯司空逸事 記所聞

司寇韓城張公事 與呂宗華書 與徐司空蝶園

書二首 答某公書 與李覺庵書 學案序 重

訂禮記纂言序 送奈西麓序 贈潘幼石序 贈

淳安方文軒序 贈李立侯序 李母馬孺人八十

壽序 李剛至墓誌 鄭友白墓誌 胡右鄰墓誌

梅徵君墓表 黃際飛墓表 祭王崑繩文

戊申年六 金陵會館記 釋蘭谷傳 工科給事中

楊公墓表 趙處士墓表 中憲鄂公夫人撒克達

氏墓表 鮑氏妹哀詞 嫂張氏墓誌

己酉 記王巽功周公居東說 四月又示道希 送

李雨蒼序 尤祿卿呂公宜人王氏墓誌

庚戌 喜雨說 青要集序 隱拙齋詩集序 送鍾

方望溪先生全集 年譜附錄

辛亥 與常熟蔣相國論征澤望事宜書 廣州府張

君墓誌 兄子道希婦岳氏誌

壬子 爲秦門高貞女科舉本引 與鄂張兩相國論

制馭西邊書 七月示道希書 贈宋西垣序 李

抑亭墓誌 工部尚書熊公繼室李淑人墓誌 汪

武曹墓表 宋山言墓表 雷氏先墓表

癸丑 與一統志館諸翰林書 古文約選序 并凡例

翰林院檢討賈君墓表

甲寅 禮部侍郎蔡公墓誌

乙卯 喪禮議 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劄子 請

定常平倉穀糶糴之法劄子 請復河南漕運舊制

劄子 東昌鄧嶧亭墓表

乾隆丙辰 請備荒政兼修地治劄子 擬定纂修三

禮條例劄子 請定經制劄子 剛定荀子管子序

再送奈西麓序 高烈婦傳 禮部尚書楊公墓

誌 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 高登善妻方氏墓誌

刁賡君墓表 秦仲高墓表 謝孺人葉氏墓表

丁巳 謝授禮部侍郎劄子 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材

劄子 請定庶吉士館課及散館則例劄子 論九

卿會議事宜劄子 請定孔氏家廟祀典劄子 請

以湯斌從祀孔廟及熊賜履郭琇八賢良祠劄子 請

辭禮部侍郎劄子 敘交 寄言 送韓祖昭南歸

四六九

序 長鄉縣岡窪村新建通濟橋碑記 楊子木墓誌 少司農呂公繼室王夫人墓誌 田間先生墓表

年六十至七十

請禁燒酒事宜劄子 請除官給米

商印照劄子

請禁燒酒種烟第三劄子 論山西

災荒劄子

論考試翰林劄子 修 祖陵廟寢議

塞外屯田議

渾河改歸故道議 臺灣建城議

貴州苗疆議

黃淮議 記徐司空逸事 與孫

司寇書

王巽功詩說序 李穆堂文集序 送張

又渠守揚州序

送官庶常觀省序 沛天上人傳

光祿卿呂公墓誌

弟屋源墓誌 刑部左侍郎

王公墓表

吳處士妻傅氏墓表

年五十至七十

諡法 湯潛庵先生逸事 書熊氏

家傳後

記李默齋實行 書直隸新安張烈婦荆

氏行實後

答申謙居書 答程起生書 與陳密

旃書

與某公書 畿輔名宦志序 仁和湯氏義

田記

孫積生傳 謝季方傳 理藩員外郎贈資

政大夫席公神道碑

高仲芝墓表 余處士墓表

戊午年十一

聖王躬耕藉田頌 聖王臨雍禮成頌

禮部侍郎魏公墓誌

己未

論重刻十三經廿一史事宜劄子 進四書文

選表并凡

廌青山人詩序 送雷惕廬歸閩序

庚申 知甯國府事黃君墓誌

辛酉 書楊維斗先生傳後 書高密單生追述考妣

遺事後 潮州知府張君墓表 吳宥函墓表 兄

子道希墓誌 七思

壬戌 論明史無任邱李少師傳 湯文正公年譜序

贈瑞人鄒氏墓誌 大理卿熊公墓誌 陳西臺

墓表 方曰崑妻李氏墓表

癸亥 余東木時文序 題天姥寺壁 遊雁蕩記

記尋大龍湫瀑布 趙瑞人翟氏墓誌 陳太夫人

王氏墓表 林母鄭孺人墓表

甲子 題黃玉圃夢歸圖 書烈婦東郭氏事畧後

答尹元孚書 熊借呂遺文序 贈石仲子序 尹

太夫人李氏墓誌 兵部王事龔君墓碣

乙丑 安徽布政使李公墓誌 兵部尚書法公墓表

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劉公墓表

丙寅 重修清涼寺記 莊復齋墓誌 程贈君墓誌

少詹事查公墓表

丁卯 重建陽明祠堂記 重建潤州鶴林寺記 江

南布政使陳公墓誌

戊辰年八 楊黃在時文序 赫氏祭田記 尹元孚

墓誌 與黃玉圃同祭尹少宰文

年七十一至八十二 書孫文正傳後 書盧象晉傳

後 答問 與顧用方論治澤河事宜書 與鄂少保論修三禮書 與鄂少保論喪服注疏之誤書

與鄂西林少保論治河書 與西林相國論薦賢書

與宋學圃書 答程夔州書 答禮館諸君子書

答禮館纂修書 與顧震滄書 教忠祠規并序

教忠祠祭田條目并序 教忠祠禁并序 柏村

吳氏重建宗祠記 白雲先生傳 二山人傳 金

陵近支二節婦傳 廬江宋氏二貞婦傳 光節婦

傳 少京兆余公墓誌 禮部尚書陳公神道碑

贈右副都御史趙公神道碑 武強縣令官君墓表

和風翔哀詞

年歲未詳文目多在五 多福硯銘 讀大誥 讀尚

書記二首 讀君牙罔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讀二南 讀行露 讀抑鄒至曹檜十一國風

讀邶鄘魏檜四國風 讀王風 讀齊風 書周頌

清廟詩後二首 周官辨僞二首 書考定儀禮喪

服後 辨明堂位 書考定文王世子後三則 文

王十三生伯邑考辨 咸王立在襍祿之中辨 讀

經解 書周官大司馬四時出法後 書辨正周官

戴記尙書後 書蕭相國世家後 書貨殖傳二首

書漢書禮樂志後 書漢書崔光傳後 書王莽

傳後 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 書韓退之平淮西

碑後 書柳子厚辨亢桑子後 書李習之平賦書

後 書李習之盧坦傳後 異姓爲後 書涇陽王

僉事家傳後 記開海口始末 自訟 西鄰愍烈

女 跋先君子遺詩 題舒文節採梅圖說 檄濟

甯諸生會課代 移山東州縣徵羣士課藝文代

禮闈示貢士代 擬除泰安州香稅制代 答楊星

亭書 與吳見山書 贈介庵上人序 鹿忠節公

祠堂記 三山林淇傳 胡蘅洲像贊 浮屠髻珠

小像贊 象尺銘 硯銘二首 澄泥硯銘

諸家評論

釋文諡公 諱炎字元少號蒙廬長洲人官禮部尚書 曰以一心貫穿數千年

古書六通四辟使程朱並世得斯人在復議論則諸

經之覆所發必增倍矣 評讀尚書記

又曰義理則取鎔六籍氣格則方駕韓歐 評時

蔡文勤公 諱世遠字問之號梁村漳浦人官禮部侍郎 曰其說皆前古所未

有而按以經義揆之事理無一不合於人心之同然

此之謂言立 評周官辨僞

陳恪勤公 諱鵬年字北溟號滄洲長沙人官河道總督 曰望溪可負天下之

重觀其讀周官儀禮孟子管子可知所見闕廓深遠

此等文可徵其平易詳慎不能平易詳慎則闕廓深

遠非真而用之必窒矣 評書李習之 曰方子行身方嚴出語

樸直眾多見謂迂闊余獨知為鄭公孫僑趙樂毅一
流人每與之言心終不忘觀此等文有志者宜深求

其底蘊評議管子

又曰老謀雄畧一歸經術未審韓范規模視此何似評與

鄂張兩

陳文恭公諱宏謀字汝咨號箴箴曰望溪經說不惟經義
開明可以蕩滌人心之邪穢維持禮俗評議

張舜歎進士名自起曰探孔孟程朱之心擷左馬韓歐
之韻天生神物非一代之珍玩也評時

王或菴孝廉名源字克曰宋以後無此清深峻潔文心
唐以前無此淳實精淵理路評議

李恕谷學正名埶字剛曰門下篤內行而又高望遠志

講求經世濟民之猷沈酣宋明儒說文筆衣被海內
而於經史多心得且不假此媿要侯門為名譽此豈

近今所能得者私心頌禱謂樹赤幟以張聖道必是

人也與先生書

顧用方河帥名球曰方子之文乃探索於經書與宅
心之實與人之忠隨所觸而流焉者也故平生無不

闕於道教之文文集

胡襲參司業名宗第號嘉曰望溪說經文宋五子之意
皆在其中而文更拔出六家之上余嘗謂方子乃七

百年一見之人知言者當不以為過其實也評議

全謝山庶常名福望字翰曰古今宿儒有經術者或未
必兼文章有文章者未必本經術所以申毛服鄭

之於遷固各有溝澮唯是經術文章之兼固難而其
用之足為斯世斯民之重則難之尤難者前侍郎桐

城方公庶幾不愧於此然世稱公之文章萬口無異
辭而於經術已不過皮相之若其倦倦為斯世斯民

之故而不得一遂其志者則非惟不足以知之且從
而掎擊之其亦悖矣神道碑

雷翠庭副憲名鑑字實曰先生之文非闢道翼教有關
人倫風化不苟作書
沈椒園廉訪名廷芳字晚叔曰先生其今之古人與
廷芳昔受經邸第見先生著緇布小冠衣緇袍凭白
木几箋經不稍休與門弟子講論腕腕以六經之言
質諸行弟子若侍伏生申公側穆然起忠敬也及立
朝蹇謬多與時抵牾然
天子獨鑒其心無欺非先生之碩學忠誠惡能得此哉
費傳
又曰方先生品高而行卓其為文非先王之法弗道非
昔聖之旨弗宣其義峻遠其法謹嚴其氣肅穆而味
淡以醇湛於經而合乎道洵足以繼韓歐諸公矣先
生之文海內或知宗之特平生以道自重不苟隨流
俗故或病其迂或患其簡且多謗之者雖然能擠於

生前而其人其學卒不能掩於歿世也文集後序

程夔震兵部名夔歙縣人曰先生之文循韓歐之軌述而運

以左史義法所發揮推闡皆從檢身之切觀物之深

而得之不惟解經之文凡筆墨所涉莫不有六籍之

精華寓焉而無一不有補於道教也文集序

姚鼐塢編修諱範字南青桐城人曰望溪文於親懿故舊之閒隱

親惻至亦見其篤於倫理而立身近於禮經有不可

掩者已評文集

韓理堂大令名夢周字公復濼縣人官來安知縣曰論文於程朱未出之

前與論文於程朱既出之後其說不同程朱以前聖

道否晦雖有一二豪傑之士窺見大體未能使此理

燦然較著於世立言者苟持之有故即高下淺深醇

駁不一君子皆將取之使學者擇焉自程朱出而聖

賢之道復明學者舍是無以為學立言者舍是何以

言哉將背而去之乎則適以自陷於淫詖將以文為

小技而戲出之乎則又可以不作矣是故生程朱之

後而謬援古人駁雜以自解皆無當於斯文者也望

溪先生之文體正而法嚴其於道也一以程朱為歸

皆卓然有補於道教可傳世而不朽其於所易忍者

亦不苟蓋可以識先生之所學矣書後集

彭允初進士名紹升號尺木長洲人曰少讀望溪方先生文服其

篤於倫理有中心慘怛之誠以為非他文士所能及

逸稿

姚惜抱先生諱鼐字姬傳桐城人官刑部郎中曰望溪先生之古文為

我朝百餘年文章之冠天下論文者無異說也稱

為先生邑弟子誦其文蓋尤慕之文集外序

又曰望溪宗伯與鄂張兩相國書論制準夷事憂國

忠友之情則皆可謂至矣於公平生風義所關頗重

政與鄂張兩相國書稿